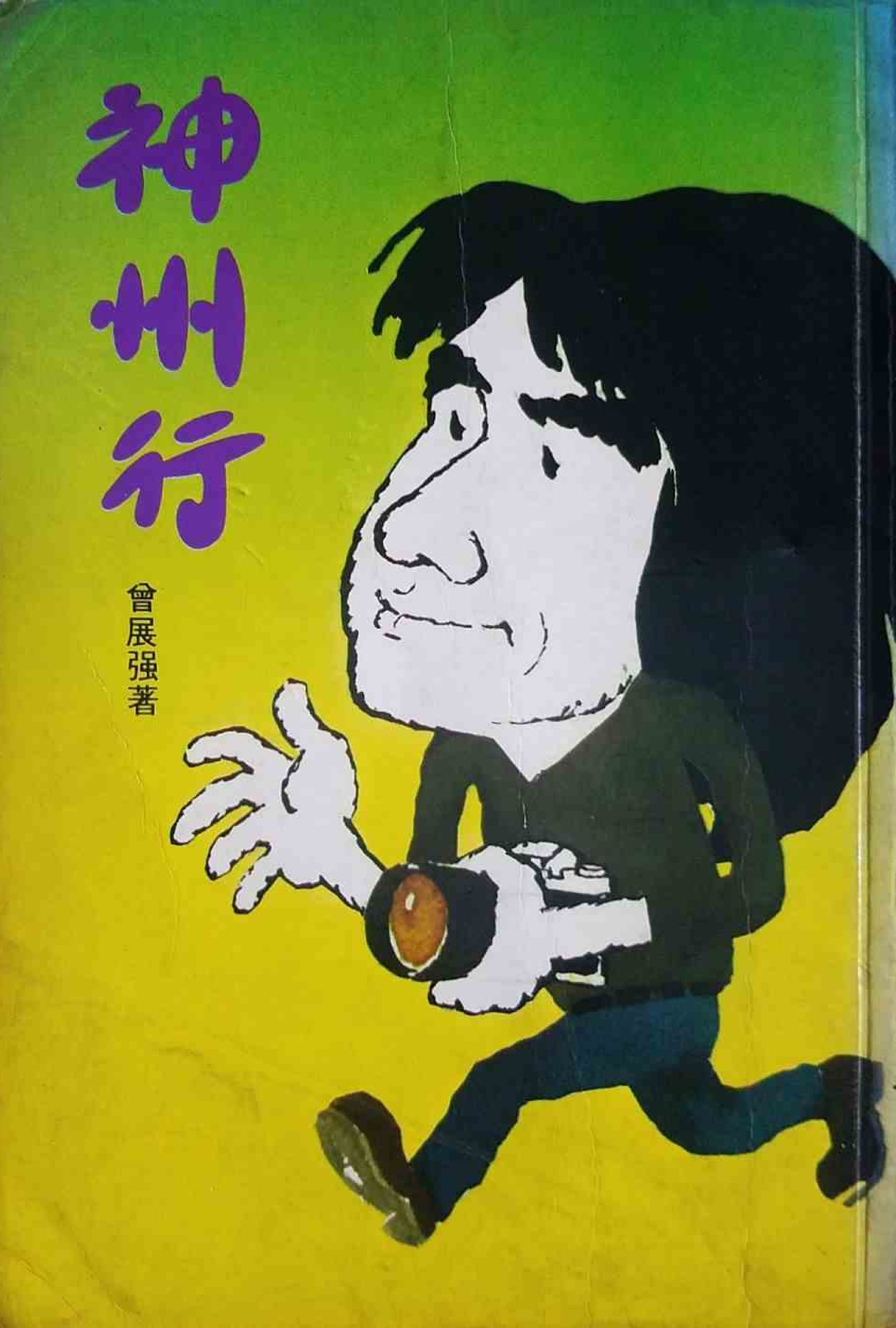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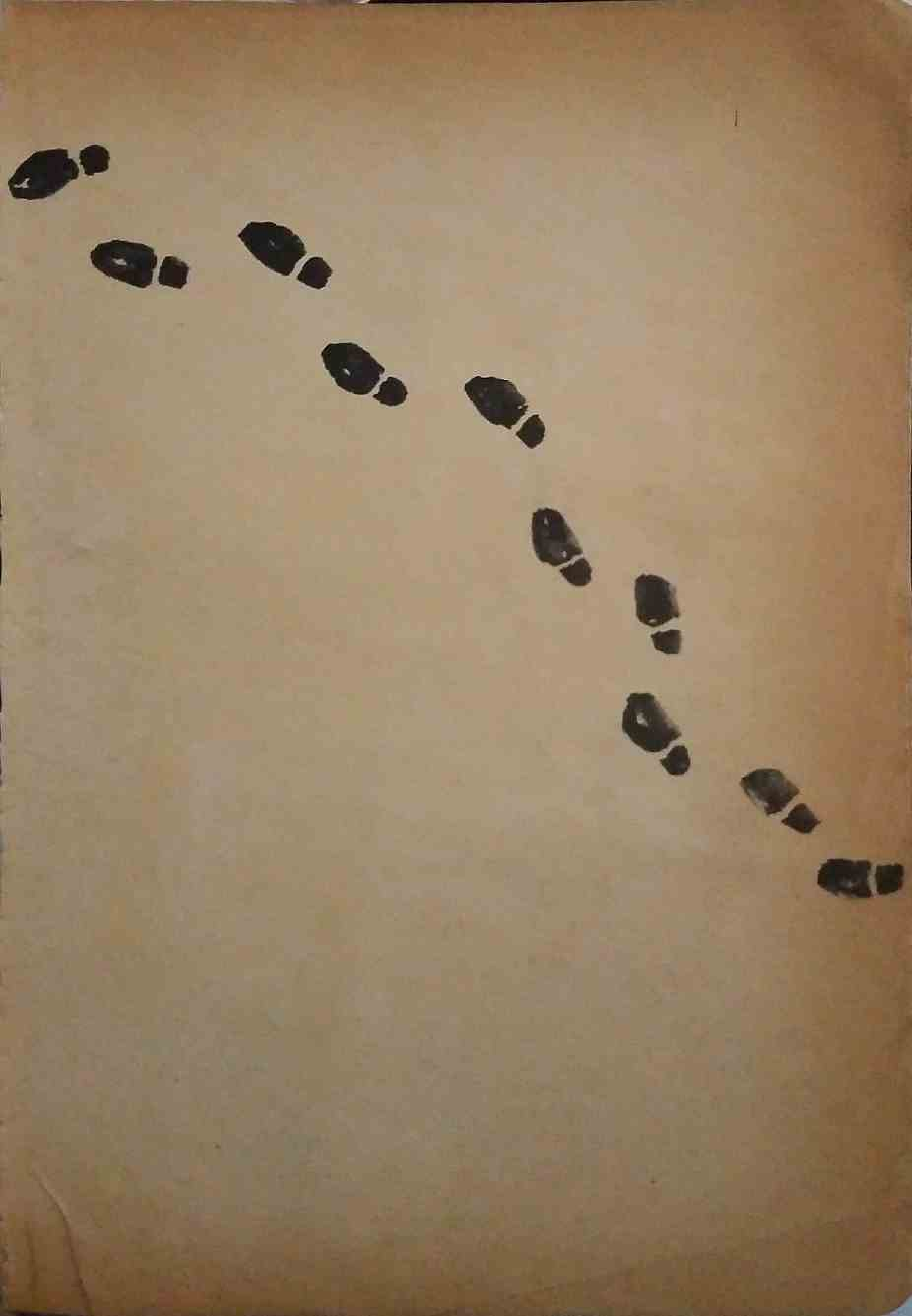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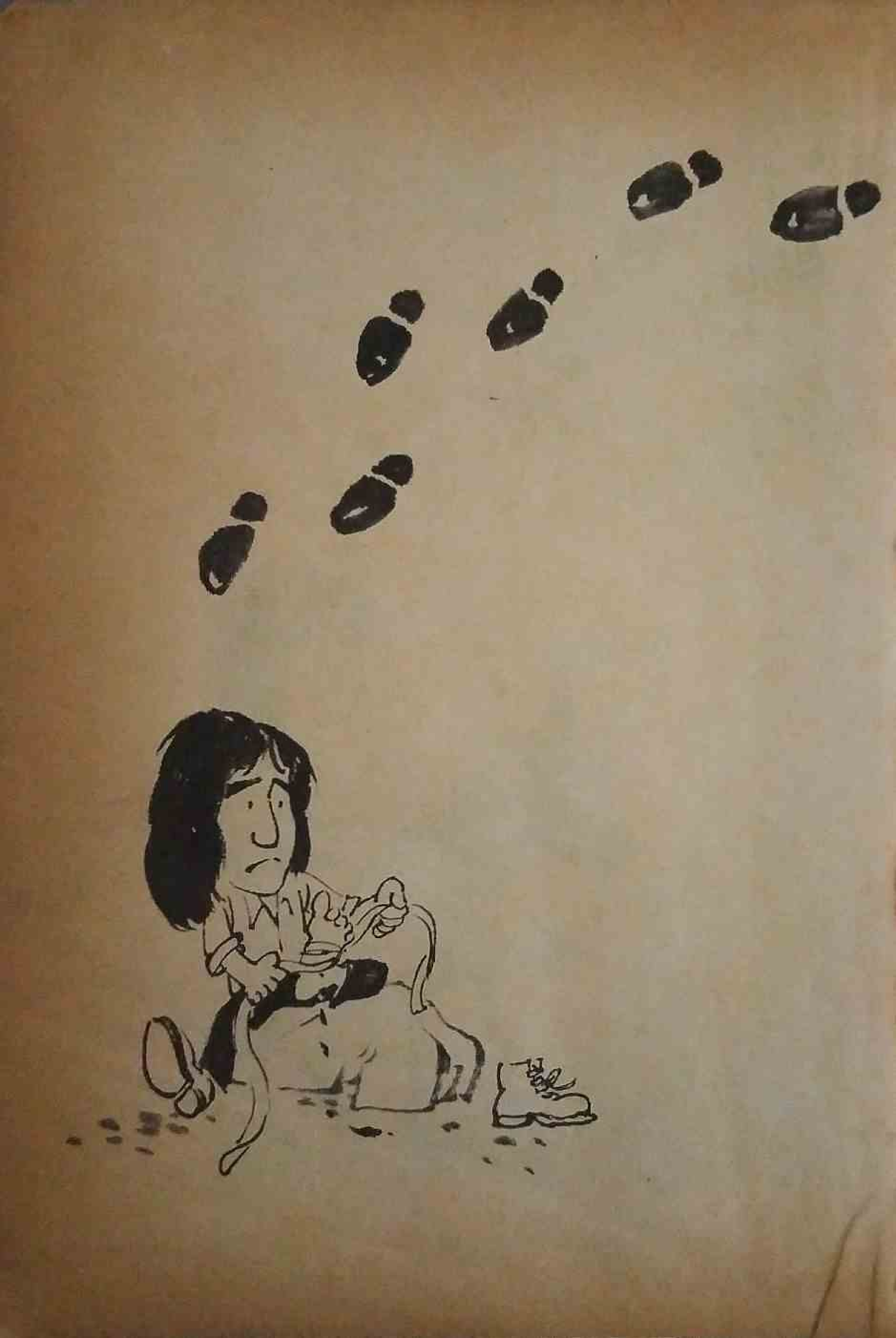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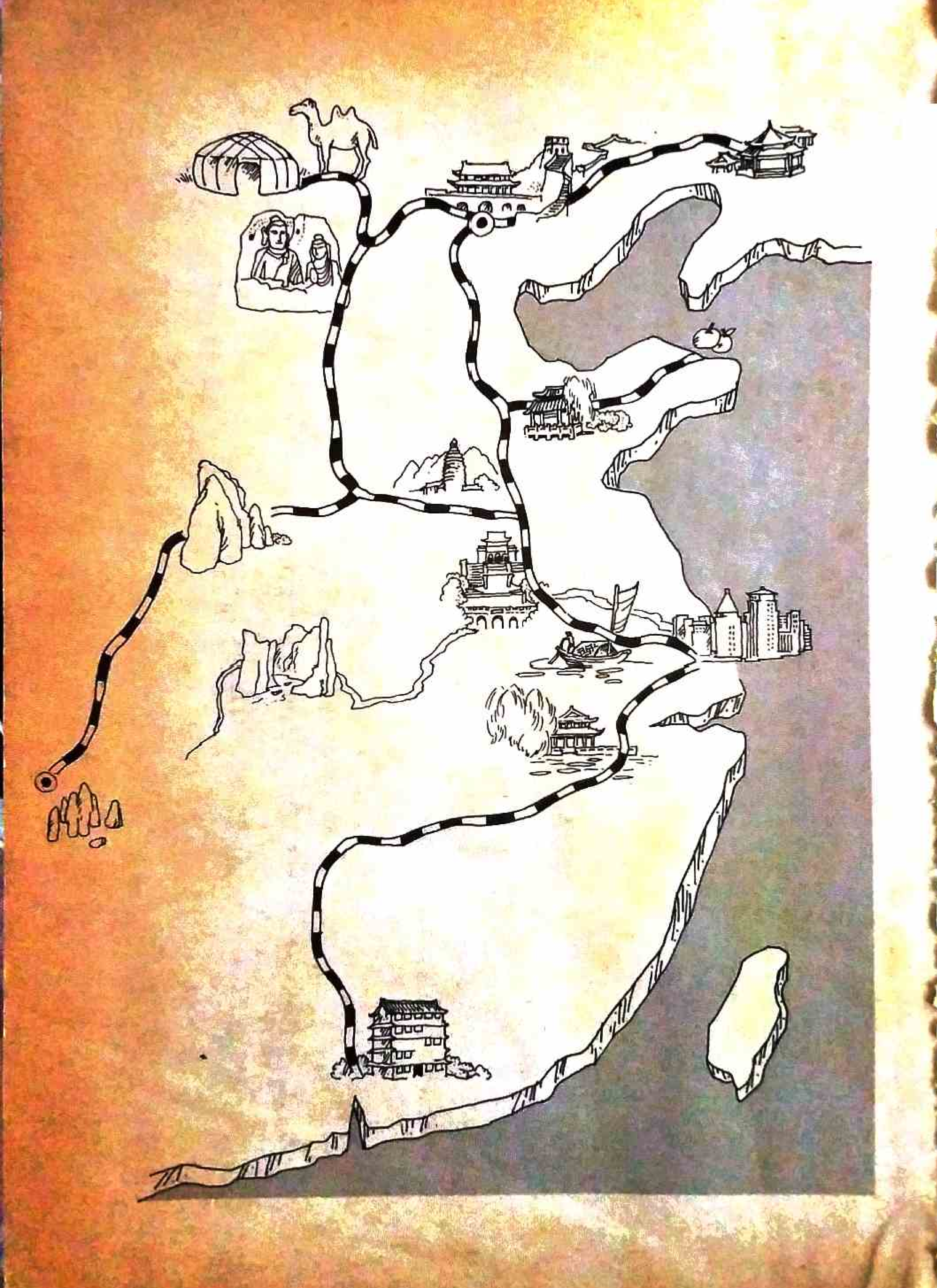

神州行
曾展強著





神州行





那個年輕的孤單影子

說出來，這股悵惘似是難言，却又是二十世紀以來一直困擾現代人的一種思緒——自我追尋、自我肯定。

尤以六十年代始，整個世界都被一般失落風吹上了，大家都不其然旣熾熱、又無奈地去追尋眞正的自我。

「神州行」之可貴，不僅因爲作者娓娓道出了中國大陸的風土人情、名山大川，令熱愛北上漫遊的旅遊人士，作爲日後參考的有力資料；他更深切描寫出一個遊子的心聲——獨自承受那份默默的哀愁與歡樂、從四方八面侵襲而來的寂寞與孤獨、與及跟死神作心靈上和肉體上的搏鬥，當然還得忍受別人有意無意間投來的怪異與同情的目光。他從容地描寫出「流浪」並不是想像中的浪漫與新奇，撕開了它的表皮，內裡其實包含了人間的一切喜、怒、哀、樂。

在「神州行」中，作者先節衣縮食的籌足二千四百元港幣的旅費、刻意強迫自己作機械化的體力訓練；繼而打緊算盤，獨啃豬仔飽、「消化餅」，捱硬座位，與風雨和陌生環境糾纏，以至面對死亡，甘受寂寞與無援的艱難……這種種固非遊山玩水走遍中國大陸十七省市、四十二處地方那末簡單，如同作者所言：「其實終日不停的闖蕩，並不是時常都那麽清醒，那麽滿懷理想的，很多時自己都弄不清是爲什麽，沒有期望要看什麽奇景，也沒有抱什麽象征的宏願，我只知自己已將旅程變

作是一項「必然要完成的使命」——這種木然的迷惘，或許就是獨行所無法避免的吧！」

神州萬里，可謂到處都是智慧的啓示。今天大部份的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印象，要不是卅三年前的，也是新聞報導、耳濡目染的一鱗半爪，或是隨旅遊團北上看到的浮光掠影而已；因此作者這回隻身北上，獨自探索、體會，撇開任何因素，也是一次可貴的經驗。

「神州行」最可愛的地方，是他以一腔赤子之情，反映出今天中國大陸的風貌，旁徵博引的寫出故國的風土人情、河山景象，比之一般的遊記又添一股馥郁的情意。加上作者身爲年輕記者，文中在在洋溢着敏銳的觸覺，他恰當而巧妙地加插了很多有趣的小人小事，這些觀察入微的描寫，勾掛出活潑生動的畫圖，使人讀來不時發出會心的微笑。對於讀者，這是很好的享受。

可以這麽說，「神州行」不獨可作爲一篇遊記看，其可貴處是可以看到那個年輕的孤單影子如何利用有限的金錢與時間，作無限的精神上吸收與領悟，對於年青一輩的讀者，這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作爲日後上路的參考；而對於更多內心艷羨，徒嘆無勇氣獨闖流浪的人，則「神州行」又是一種最佳的精神舒暢劑。

編者

前言

一把勁的去衝去碰，有人說是魯莽，亦有人說是勇敢，但無論如何，我深信青春並不是屬於深思熟慮的歲月，只要去嘗試，不管成功與失敗，總會有所收穫，而最重要的收穫，或許就是感到曾眞正地生活過……及至很久很久以後，更或許因而感到此生無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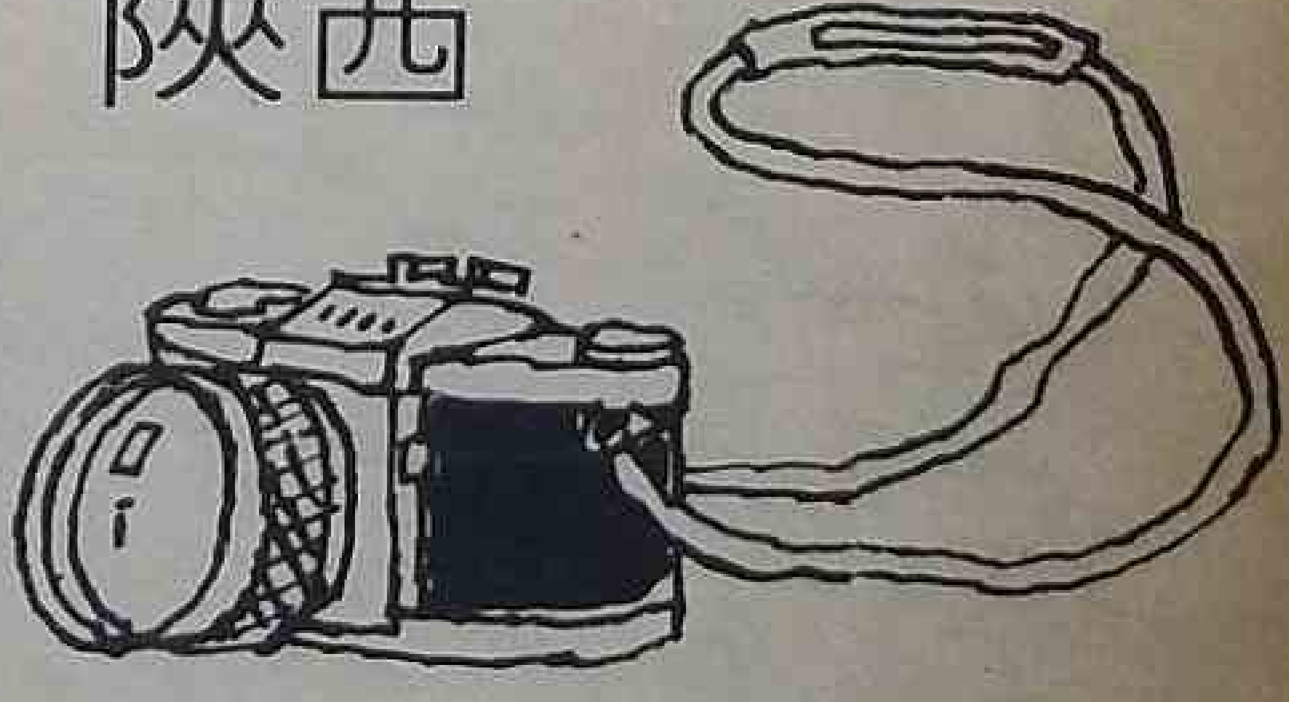
兩個餘月的單獨旅程，對許多人來說，或許根本算不上是什麼，但對於二十歲的我，此行却留給我無窮的回憶，多種的磨煉，以及幾分的成長。

目錄



廣州

第七章　內蒙
第八章　山西
第九章　河南
第十章　陝西



作別神州

神州行

楔子

筆者在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日清晨，在巔峯的體力狀態下，以飽食不求色味、牛宿旅館、牛宿火車站，以二千四百元港幣，走遍中國長江、黃河兩岸，攀過東嶽泰山、中嶽嵩山、西嶽華山，翻越嶽山、黃山、嶗山、峨嵋山，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十七省市、四十二處地方。

途中飽嘗人情冷暖，盡舐生活辛酸，爲的除了是要一睹中國名川大嶽，更重要的是給自己獨立的機會；然而，當踏過深圳橋後，筆者對祖國的河山風貌，却感到異樣的陌生、異樣的迷惘……。

雲遊第一站——廣州



回想廣州兌黑錢的嘍囉、小王的率直純真，
盧山居民的親切熱誠、現在這新相識的
討外匯卷用心……人性就是這般可愛與可惡，
而人性終歸是人性，並不因地域限制而有所不同。

我的信念是：人愈受困苦，便愈硬朗。

第一章　雲遊第一站——廣州

踏過深圳橋，便揭開我單獨旅程的第一頁。

我計劃由廣州出發，沿着華東北上，轉向遼東半島，再往內蒙進發，折返華中邁向洛陽，再沿西安直下昆明，折上長江沿江而下，直抵武漢轉回南遊，然後返回香港。

因「預期」要遊的城市多達五十個，故在入境塡報旅遊目的地之一欄，只得向海關人員請教，得來的回答竟出乎我意料之外：原來中國大陸的旅遊手續已簡化，就是只塡報往廣州，也可憑此簽證「雲遊」全中國大陸。

登上往廣州之列車後，莫名的恐懼竟油然而生，只覺前面漫漫長路，一片惘然……我努力的告誡自己：「不能退縮！不可回頭！」……但我實在害怕！

到達廣州後，馬上預購明天往南昌的車票，但售票大堂却擠得水洩不通，人群都在你推我撞地搶購車票，爲免四處亂撲，那只好向「同志」垂詢應往那條人龍排隊。

那「同志」立時擠起一副不經爲意的神態說：「買票？我看全已售空了。」

「同志」向我打量一下後，續以「大發慈悲」的口氣對我說：「好吧！拿你的港幣或外匯劵來，我姑且替你弄來車票。」

但由於在港時，早聞內地常有此等非法之徒，專門騙拚香港遊客的港幣和外匯劵，若遊客不知內情，妄然和他們作黑市兌換，便會獨犯中國大陸的兌換法例而會有被控之虞。

在廣州，因人生路不熟，不敢妄然直斥此等嘍囉，故還是婉拒了他的「好意」。

自己鑽入人叢，好不容易才擠上售票窗前，一問之下，往南昌的車票果然多的是！

由於旅費有限，只可入住兩元人民幣的牀位，卸下行囊，洗擦一番後便溜到珠江橋畔看日落。

黃昏下的珠江江面，經殘陽之餘暉照得一片緋紅，平靜的江水，襯着那渾天凝霞，給人一陣安祥閒適的感覺，遠處偶有小渡輪沿江而下，把寧靜的江水，輾起道道銀波。

坐在江岸兩旁的滿是閒坐乘涼的居民，他們有的三四知己圍坐下棋，有的憑欄遠眺，有的則在折豆角以備下菜，身處如斯閒逸的江畔上，早些時的惶恐亦在不覺間被淨化去了。

夜幕低垂，但廣州市却一點也不見寂寞，叮叮噹噹的單車聲，生菓檔前的討價還價聲，戲院門外散場的喧鬧聲等，給市面平添不少昇平景象。

但穿過熱鬧的人民路，到達從化公園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雙雙對對的男女，在微弱的星光月映下，喁語淺笑。斯時，眞不禁自歎形單影隻——還是走回那燈火通明的鬧市吧！

走在鬧市，邊吃香瓜，邊看熱鬧，但悠然之間，老是隱約覺得被人盯着似的——就看看那是什麼的一回事。下定決心，立時來個煞馬轉身。果然給我發現不遠處的一位小姑娘正凝視着我（我眞有如斯「魅力」？倒有一絲自我陶醉），但當她觸及我的目光後，隨即便轉入人叢中失去影踪。

那怕是自己的目光太猙獰，把姑娘嚇跑吧！

於是便繼續在街上東闖西撞，但行不了一會，身旁忽然傳來一聲生硬的呼喚：「吖！先……先……」驀地側身一看，那竟是剛給我嚇跑的小姑娘，年紀約有十六、七歲，身穿淺橙色的恤衫，一條藍色的百褶裙，正羞人答答的向我走近來。

「先生，可不可以給我拍一張照？」

：但當時的我，雙手滿是香瓜汁，口中且還餬着大塊香瓜，樣子實是狼狽不堪；而另一方面，又想起有人說過：

廣州常有此等妙齡女郎，專向單身的遊客搭訕，當然非止于彼此間聊閒聊這麼簡單，念及至此，一時間實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胡亂扯說：「哦……呀……對不起，太髒……我的手太髒，拿不起相機，對不起。」

此時，可見她一面靦覥。為了使她好過點，我只好安慰說：「下次有機會再拍吧！」

正欲離去之際，她却又在我身後輕喚：「你是一個人來的？」

我實在不擅於應付此等場面，更怕使她再難堪，故簡單的應她一聲，轉頭道別便匆匆而去。

六月二十一日，乘着早上八時零七分的快車往南昌去。

找着了臥鋪後，便翻開厚厚的旅遊資料，一邊翻着，一邊便以普通話讀出，藉以練習，不料左右的外省「同志」，却聽得目定口呆，竟還以為車廂來了位日本人。

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半抵達南昌。

寒冷的夜風撲面而來，將睡意一併吹走，我走到火車站前的廣場，坐以待旦，又是一陣無援的感覺。

由於往九江的直快火車，每日只開六時三刻一班，於是決定改為先到九江，再上廬山，然後再回南昌重遊。

南昌往九江的火車上，因只我一人是外地遊客，故難免惹來重重本地人「圍觀」。給他們評頭品足的打量着，可真尷尬。於是突然靈機一觸，取出數排香口膠，半強半求的請他們一嚐。此招「以退為進」，果然把怕陌生的鄉下人一一嚇跑，而較友善的，見我這般熱誠便開始與我交談，惟獨自己的普通話實太富「創作性」，故聽得他們一時滿腦子問號，一時又掩嘴竊笑。

最後惟有改以筆代口，雖是麻煩點，但可又「講」得頭頭是道，三小時的車程中，我給他們表面的介紹了香港的生活，可有點像香港小姐般負起「親善大使」之義務。

火車之上，更結織了小王，這位新朋友可貴非常熱情，抵達九江後，他不但請我到他的家小坐，更帶我四出找尋旅店投宿——因九江沒有地圖出售，若不是得小王作「盲公竹」，可眞不知如何是好。

我倆一路找旅館，小王便一邊給我介紹九江名勝，如烟水亭、能仁寺、鎮江樓、東林寺、娘娘廟等，此外他又對我訴說自己的工作和家人，一切道來都是如斯毫無保留、如斯無機心……，那份熱誠而率直的鄉下人性格，不禁使我想起大都市那虛僞而浮誇的一面

因我是市內惟一的外地人，故走在街上，總引來不少從窗口探頭出來「看熱鬧」的人兒，有些更興奮得拍門通知鄰居，也來見識一下我這「天外來客」！

儘管如此，我還是深深被九江那片鄉土氣息所吸引着！

在小王的帶引下，我先後到東方旅店，南湖賓館二處投宿，可是那些「戰前舊樓」般的旅館，竟日租十二元，雖幾經討價還價，但租金仍是與分文不減。

由於語言不通，故駁得既氣急且吃力，一氣之下，頓生棄遊九江與廬山之念，幸得小王相勸始沉下氣來（在以後的旅程中，類似這樣的阻滯實不勝枚擧）。

最後決定先上廬山，見步行步，兩人於是又撲到長途汽車站趕乘上午的尾班車，經小王和司機咕嚕咕嚕的一番交涉，才得擠上已客滿的車廂。

由於時間倉卒非常，故雖感激小王照顧，但謝語未及脣邊，長途車便匆匆揚塵而去。

長途公共車迂迴曲折地盤着山徑而上，因剛下過雨的關係，滾滾濃霧如潮湧般迎車而至，車子就有若開往蒼穹般；長途車爬至山腰，雲濤漸隨風而散，迎面的景色逐漸重現清晰，公路兩旁，連綿不絕的小野菊像地氈般鋪滿整個山野，加上陣陣撲面之幽香，更令人神往不已！

車行約兩小時便抵廬山山頂。

出乎我意料之外，山頂竟如一個小市鎮，有公路、戲院、百貨商場等，那雖不是我想像中的「廬山眞面目」，但廬山居民所給予我的親切態度，却暖我心頭。

好不容易才找得廬山賓館，這兒的客房，疏疏落落的全建在山崗上，四週蒼松聳立，綠茵蒼翠，到處洋溢着無窮生機。

而我的房子，就在一間兩層高的石屋內，屋內屋外均漆上白色，房內設計充滿歐洲色彩，而最特色的可算是兩面大紗窗，一面對着剛入房經過的客廳，另一面却對着遼濶空曠的大峽谷，有着此等幽雅的環境，一應俱全的設備，但房租祇不過是七元而已！

一切安頓妥當後，便走到山頂的觀光區。在這兒，你不會感到陌生，因這裡的每人每事都顯得熟絡、顯得眞摯；街上行人，對我聲聲的「小兄弟」，眞使我有回到童年故鄉之感。

走在山徑上，可見到跳蹦蹦的孩童在追逐嬉戲；蕩至街心公園，則可看到年老一輩無憂無慮的圍坐清談下棋；穿過清爽寬敞的橫巷，又可碰見一排一排坐在街邊石欄上的婦女，優閒地在織毛衣造針黹，儼然一片「桃花園」景象。

山上居民多是精神煥發，臉露緋紅，這大概是與當地天氣有關吧，這裡的夏季平均溫度爲攝氏二十二度，冬季則爲零下四度；山上乾爽清涼，却無山嵐瘴氣之弊，眞不愧爲中國大陸的著名避暑療養區。

至於山上的民居，全部均屬平房式建築，外型給人一種窗明几淨之感。在石屋之側，是一道一道淙淙溪水，加上路上兩旁婆娑樹影，故雖在炎暑之下，仍覺清風撲面。

走在這樣的山間市鎮，根本不會覺得有一絲極權國家的色彩——這兒的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彷彿與世隔絕。

我一直閒蕩至黃昏。然後伏伺山頭，靜觀日落，除了面前的景色和侍候左右的清風，其餘的一切都不再顯得重要……，實在太寫意不過！

返至賓館，管房的小姑娘便催着我到飯堂用膳；走上這鋪上紅地氈的豪華飯堂，只見坐着兩桌遊客，再見他們桌上那極豐富的菜式，心知道這趟可不簡單了！

不一會，一個溫文爾雅的女服務員便來招呼，咕嚕咕嚕的說上幾句，弄得我一頭霧水，惟有點頭說：「好！好！」，心想那大概是問我要不要菜牌吧！

那知服務員不久竟直接端上餸菜來，而且一來便是七個菜，有豬、牛、魚、菜……且還有飯後甜品，噢！我的旅費……。

但既然「米已成炊」，於是一於吃個片甲不留，好待飯後等人「開刀」！可是飯後遲遲未見服務員來結賬，再環顧四周，又是一室無人，心想七元的房租，莫非也包括這頓膳食？管他的，我就是這樣「天真」！於是便施施然而去。一路上可幸又無人大叫「食霸王飯」。就讓我忘記這頓飯吧！

六月二十三日清晨，依據「廬山參觀圖」從街心公園出發，開始我那廬山之行。

在街心公園，可俯瞰廬山附近群峯、山岩幽谷之間，盡是一片茫茫薄霧，而在翻騰不休的雲濤上，卻屹立看日

峯，更顯其卓爾不凡。

踏過清幽的大林路，是一個新闢的人工湖，沿着靜謐的湖畔而下，便是花徑，徑上花卉，盡是淡素色調，完全沒有一絲誇張刺眼的大紅大綠，而相傳這花徑便是昔日白居易吟咏桃花之地。

步遍花徑，遊畢動物園，便到仙人洞。

據說，此天然石洞正是當年呂洞賓「修仙」之地，洞上石形如手，故又名佛手岩，在仙人洞附近，還有御碑亭、石松、觀妙亭等名勝，皆可列入必遊之地。

距仙人洞不遠，有一塊從山腰伸出的蟾蜍石，岩壁上刻有「縱覽雲飛」四字，沿山徑再向前走，又屹立着另一塊勢若「縱覽雲飛」之懸崖峭石，於此可瞭望整個孤寂遼濶的大峽谷，更自覺有「峯中行、雲中走」般之飄然。

再沿着上上落落的山徑走，可見不少騷人墨客之墨寶，詞中盡是讚嘆廬山景色之幽。

行約二十分鐘，便到梵青泉，此泉泉水清澈涼快，且含豐富礦物質（就是一角的錢幣也能浮起），故途經之遊人，皆必俯首低嚐泉水。

奈何要趕及十二時半開行的公共車下山，故前面雖有大好景色，也不得不飛奔折返賓館收拾行裝，致使連午飯也趕不着吃。

匆匆結賬退房，此時才知昨晚那餐「九大簋」和今晨的一頓早飯，現在才連同房租一起付——也樂得剔除「食霸王飯」的「良心」譴責，且讓他們「開刀」吧！

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兩頓飯的收費才是四元八角，連同房租才十一元八角，如此的低廉收費，據悉原來是國內爲爭取海外僑胞認識故國風貌，故特別優待海外學生。

離開廬山折返九江，因不想再麻煩小王，於是便獨自四處亂撞。

盛暑下的九江，街上黃沙滾滾，加上背着那四十公斤重的背囊，好不容易的行了約一公里，始找到昔日周瑜點兵的烟水亭，這個座落在湖邊的亭子，由迂迴曲折的橋樑接連着，亭子除隱約散發着些許歷史氣味外，外型倒也不見有什麼突出之處。

至於其他「柴桑」名勝，如能仁寺、鎖江樓、東林寺等，却因手無地圖，只得在市內到處溜溜，雖然如此，所獲見聞亦算不少。

這個位於鄱陽湖畔的小市，每年魚產異常豐富，爲中國的著名魚米之鄉，近年來加上工業的發展，故民生也頗爲安定，遺憾的是，市內風沙太大，尤以有汽車駛經時，每每都刮起陣陣沙塵，使人鼻孔怪難受。

處身這充滿泥土味的九江市，不知怎的總覺有點像在魯迅筆下的中國舊社會中，身邊的人物，就像閏土、水生、吳媽等農村小人物，可是聽小王說，近來民生雖較好轉，但在新的物質誘惑下，竟有黑市娼妓出現，三至十元的代價，便可享受一夕風流；但盡現眼前的，却是如斯樸實無華的一個小市，那怎能聯想到如小王所言的一回事！

由九江，只乘三小時的火車便回到南昌，由於撲不到當夜經杭州的火車票，故不得不留在南昌遊覽。

斯時的南昌，已是夜幕低垂，而腹內更是餓得隆隆作響，加上因上午在廬山的趕跑，雙腿累得實在舉步維艱，但在這舉目無親境況下，也不得不拖着極其沉重的步伐，到火車站附近找下榻之所。

可是東拐西轉，一連好幾間的旅館均拒絕接待外賓。

已轉了一個多小時了！

徬徨無助下，我呆立車站　的廣場中，看那些年青男女在散步，看那一家大小在乘涼。

晚風吹來，好給人一種落寞的感覺，不知怎的，我竟打了個寒噤。

但呆立着總不能解決問題，那只得再拔出那已長根的脚，一拐一拐的再往碰碰運氣。

又是另一個大半小時，始得悉「附近」還有一所可以招待外賓的江西賓館，在一個年輕「同志」的帶領下，我又在市中左竄右插，我感到背上的行囊愈來愈重，雙肩只覺如被火灼，但却已痲痺了。

當我累得快要倒下來之時，始發覺連那熱心「同志」自己也弄不淸方向，在一聲「對不起」後，我又得再撐起疲憊不堪的身體，繼續……繼續去找。

最後終給我打聽到還要乘十多分鐘的公共車，始可到那江西賓館，踏進賓館大堂時，我已累得不支跪下來；再一問房租是二十元一天，更覺四肢癱瘓，遺憾自己平素不喝「花生鷄脚湯」，現在只好任由宰割。

我入住的是一雙人套房，設備當然是應有盡有，祗是一想起二十元人民幣睡一覺，又「肉痛難眠」！

躺下不久，浴室竟突然傳來「嘀嗒嘀嗒、咕嚕咕嚕」的怪聲，心想那大概是浴室的水喉開關鬆掉，於是關緊水龍頭後，便跳回牀，倒頭大睡。

不一會，「咕嚕」聲却愈傳愈響、愈傳愈急，且不時還夾雜有「唬唬」之聲，於是再到浴室看個究竟，但却又見毫無異樣，那只好假設怪聲是樓上住客在不斷冲廁所致吧！

再返回牀後，那恐怖的怪聲又響個不停，心想：「儘管那是妖魔鬼怪遠來問候，一於少理！」況且，房內還空着一張牀，縱使是鬼物造訪，也可給它自便用牀。

夜來睡得太壞，但爲爭取每一秒遊覽的時間，早上還是六時起牀。

走出賓館，便是八一大道，沿着這條十多米濶的林蔭大道而下，便是八一起義紀念碑，它聳立在市中心廣場，

勢若一柱擎天，但在宏偉外型背後，却掩不住那陣陣的淒情！

遙對紀念碑的是一個紀念館，館內詳盡地介紹周恩來的生平，由周的學校生活開始，至他與世長辭爲終，每一段期間，他穿過的衣物、用過的家具、行軍時之用品，均一一陳列出來。

在紀念館參觀之際，還結識了一個從南京跑來遊覓的「同志」，談上兩句後便結伴而遊，我們一塊走過省革命烈士紀念堂、朱德和周恩來曾住過的房子……等。

到南昌，若是抱着欣賞湖光山色的心情而來，那可是找錯了地方，這裡有的只是一連串革命和起義的歷史文物，走遍這滿是革命味道的市鎮，恍如上了一課「中國現代史」般，市內每一角落，都像洒遍烈士之熱血，隱約中只覺「英魂猶在」，若對八一起義此事有所認識，那便更覺在英烈的革命中，還夾雜着不少悽酸。

因賓館規定，若過了下午二時才退房，那便要多付半天房租，於是和新相識的朋友用過午膳後，便匆匆趕返賓館收拾行囊；離開這座比香港喜來登酒店還要寬敞的江西賓館後，雖距火車開行時間尚早，但却提不起勇氣在攝氏三十四度烈焰下，背着大背囊到處跑，還是直接到火車站候車爲上算。

火車臨開行之際，料不到那位新相識竟趕來送行，那份溫情滿溢人間正覺世界眞美麗，誰知在他臨離開車廂前，竟向我討一塊錢外匯券，大概是用來買名牌香煙吧！

一塊錢雖是頂少的數目，可是却在萍水相逢的友誼上，留下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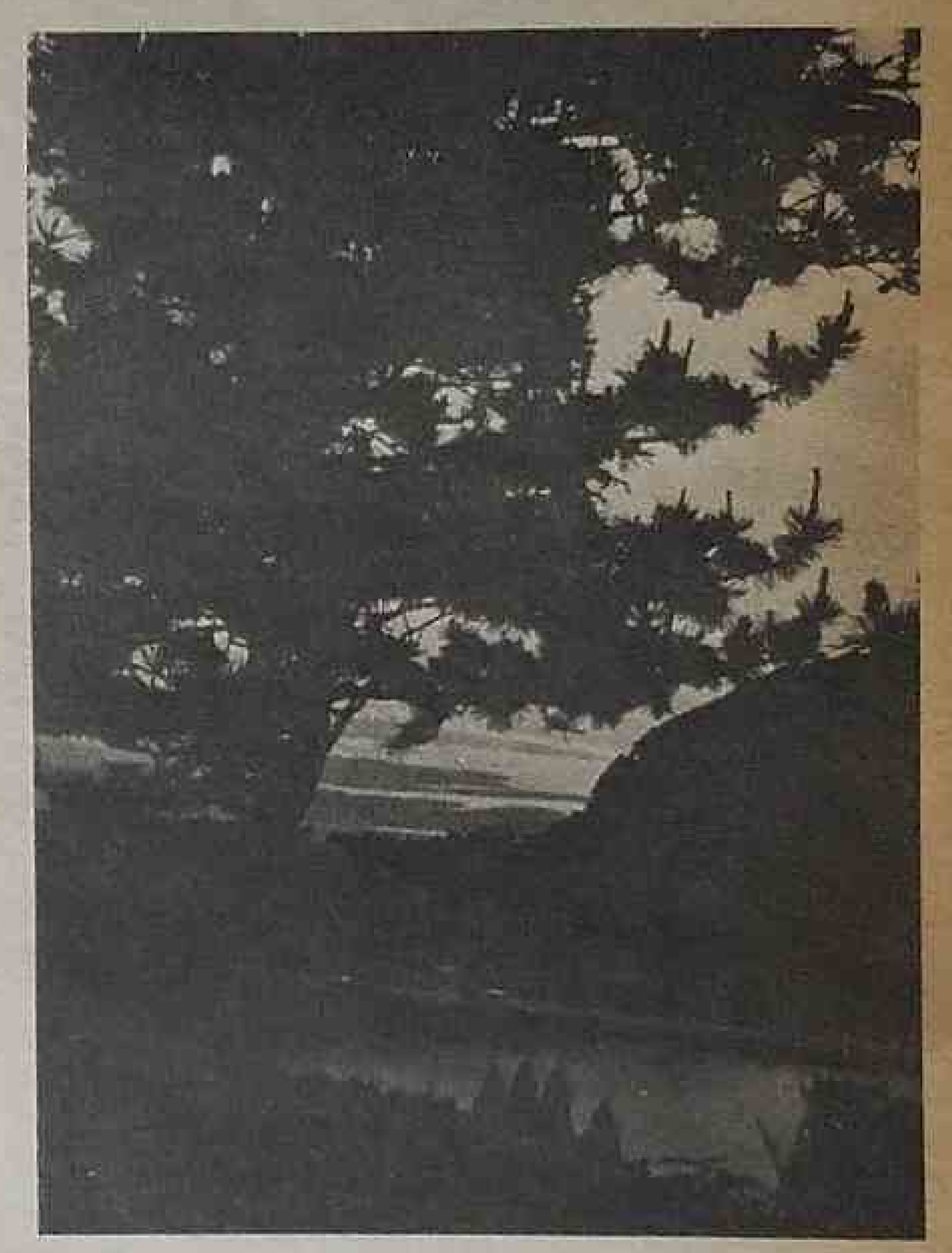
回想廣州兌黑錢的嘍囉、小王的率直純眞、廬山居民的親切熱誠、現在這新相識的討外匯券用心……人性就是這般可愛與可惡，而人性終歸是人性，並不因地域限制而有所不同。

找到臥鋪後，本準備好好睡一覺，但對面臥鋪的幾個上海人却喋喋不休的在竊竊私語，從他們的目光和表情，我可以猜想他們言下之意，大概是替我單獨旅行而感難堪。一副同情憐憫的臉孔，實使我「不忍卒睹」，但我深知

要體驗到多一點，便得付上更多一點——包括忍受這些難受的「同情」。

我的信念是：人愈受困苦，便愈硬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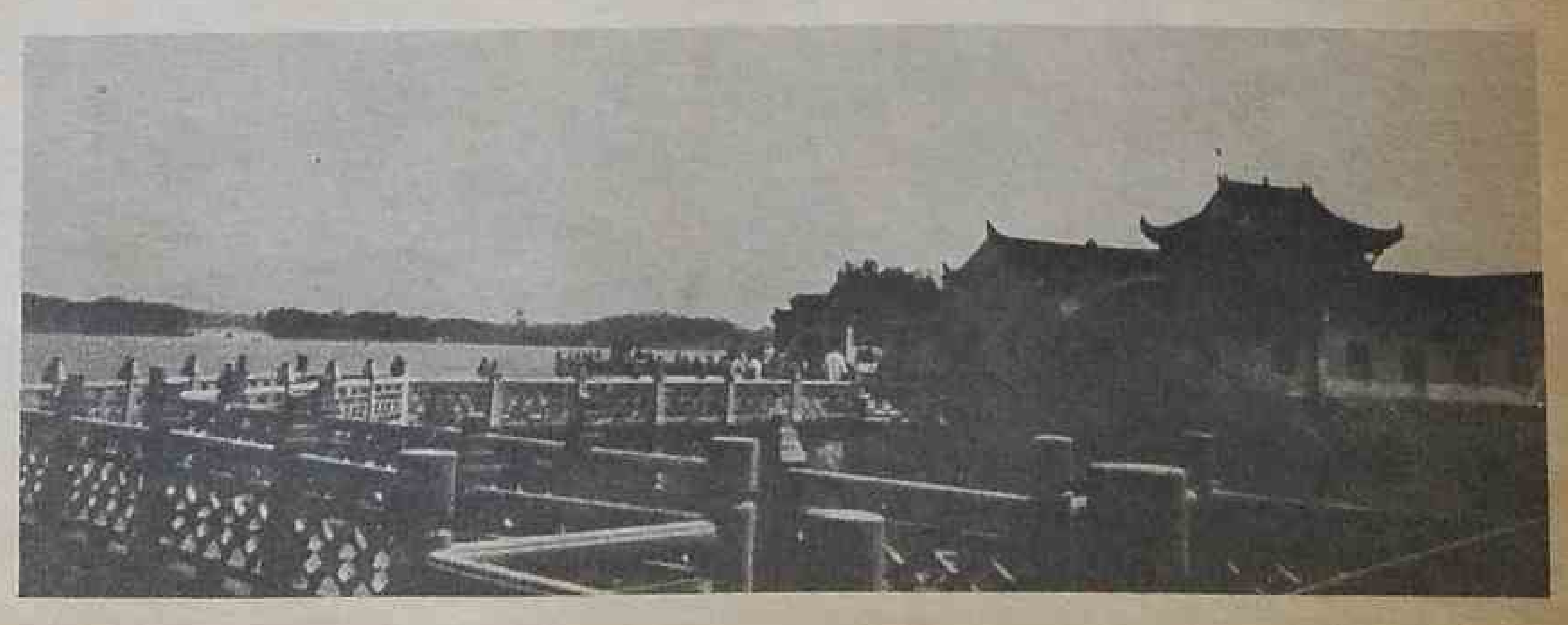




上・ 珠江畔，夕陽斜照，一片閒適景象。

中・ 街心公園湖畔花徑。

下・ 昔日周瑜於此點兵調將的烟水亭。



杭州



紹興市似乎一直沒有受到時代的薰陶，它仍保留着
二十年代的舊市鎮氣息：石板路上鋪着薄薄的黃沙，
小童還多是穿着寬闊的「開襠褲」在街上走。
我雖嚮往這種鄉土味，但在八十年代裡竟呈現着
「二十年代的風貌」，畢竟教人有一種時空凝固六十年代的
無奈，尤其是對體內流動着中華血液的我。

第二章　杭州

六月二十五日清晨五時三刻，火車抵達杭州。

依着地圖，乘上七號公共車便直往位於西湖湖畔的華僑飯店，這兒的房租雖是八元，但那已是全市最廉宜的單人房價錢了。

晨曦中，西湖的景色更覺迷人，故連漱口洗面的工夫也省得，抓起相機，便開始杭州之行。

經過湖畔的六公園，便到西湖十景之一的「斷橋殘雪」，這一景看來倒也不覺什麼，只是幾座亭子湊在一起，亭中有一石碑，刻着「斷橋殘雪」四字而已，大概要待大雪紛飛之際，始覺此景之「秀」吧。

沿着環湖北路走，一路盡是湖邊垂柳，放眼可見西湖之後湖，遠眺便是孤山，在此柳蔭樹下，西湖之恬靜更覺怡人。

跨過西冷橋，却不見蘇小小墓，原來小小之墓早已被剷平；於是便轉入岳王廟，廟內橫廊盡掛着的是對岳飛歌功頌德之詩辭文句。正殿置有岳飛的巨型造像，據說，此像是杭州藝術學院的一群師生經細心揣摩，再配以幻想塑造而成的英雄雕像，岳飛像造工雖然細膩非常，但臉容却令人感到少却一點豪邁氣概。

岳廟之右側，便是岳墳，墳旁是岳雲之墳，墳前兩邊是石人和石獸，而在岳墳階下，分左右兩旁跪有四具鐵像，安們分別爲謀害岳飛的奸臣秦檜夫婦、萬俟卨和張俊。

相傳此四人之子孫，曾屢次盜走鐵像以減難堪，而在文革時期，鐵像更遭散失；現在跪着的鐵像，只是仿照河南岳王廟內的造像重鑄而已。

離岳王廟不遠，就是玉泉，泉內養着二百多條青魚和鯉魚，不少青魚身長竟達三呎多。

據聞玉泉是利用川流不息的泉水截流而成，但泉水看來，倒不像是流動着；而塘內四周更有魚網，大概是準備喜慶之日網個青蒸大鯉吧。

玉泉位於北高峯之下，而遙對北高峯的便是美人峯，大概「雙峯插雲」，就是指此二峯了，可是今天的雙峯已非插雲，而是被插上兩座發射塔。

在北高峯的另一面山脚，便是杭州最大的古剎——靈隱寺。寺內寺外均感莊嚴肅穆，正殿置有一用樟木雕成的巨型釋迦牟尼像，像後爲一大屏風，上面刻有百多個羅漢像，這兒的佛像、羅漢像，可說是我遍覽中國大陸十七省市寺廟中，鮮見的精細巨型木刻。

至於寺前的飛來峯，更是蒼翠挺峙，山腰之處，還有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所建的翠微亭，亭上有楹聯：「路轉峯廻藏古迹，亭空人往仰前賢」，是爲悼念其戰友岳飛之慘死而咏。

正欲離開靈隱寺，却遇上一香港來的青年，這青年與我說上兩句，便顯得異常熟絡，這大概是由於他的遊伴早因工作先行離他返港，而現在他就只得與其內地的「親戚的親戚」結伴而遊，此時恰遇我這異地「鄉里」，難免顯得份外熱情，但我總覺得此份「直率」的熱情竟來自一個在高度機械化和經濟化的香港成長的教育青年時，便不禁產生抗拒之感；這或許就是所謂「現代人」的自我保護吧。

另一方面，我總覺他只將那略具土氣的「親戚的親戚」視作大海浮泡：獨遊納悶時便與他同遊；遇見有着相同文化背境的「鄉里」時，便有意無意間疏離這同遊的「浮泡」——概言之，我不大喜歡此香港青年。

踏出靈隱寺，便是蘇堤，此堤橫跨西湖，使之分作裡湖和外湖。在蘇堤，可遠眺西湖中的小瀛洲；在這小島之前，湖水之中，是三個空心石塔，石塔爲昔日蘇東坡開濬西湖時所置，用以標緻西湖最深水處。

三個瓶形小石塔上都分別有五個圓孔，據悉每逢中秋佳節、皎月當空之際，塔內便會燃上蠟燭，然後再在孔外

封起薄紙，燭光於是通過小孔投影湖面「印」出十五個月影，那便是「三潭印月」。

踏過鎖瀾橋，便到花港公園，園內到處是溪流湖泊，在池沼區中，還飼放着大量金鯽魚，若隨手撒下餅碎，即可引來三十多條巨型金鯽魚蜂擁而至，此正是觀魚之好法，怪不得這處稱爲「花港觀魚」！、

跨過蘇堤，便乘公共車到南屏路，看看那「南屏晚鐘」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但那兒却連「晚鐘」也不見。惟有轉到附近的淨慈寺蹓蹓，不料又遭吃「閉門羹」，於是敗興而轉往「柳浪聞鶯」。

「柳浪聞鶯」之景是位於柳浪聞鶯公園內的，公園沿西湖而建，湖畔植有垂柳多株，閒坐湖邊石櫈，柳絮迎風飄拂，放眼西湖，淡淡水氣盈盈從湖面冒起，西湖更見秀麗。

在公園內另一面的大草坪上，有一座朱紅色的聞鶯館，遺憾館內不聞黃鶯鳴却聽麻雀聲，原來聞鶯館內竟有內地「同志」在搓麻雀——自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便正式禁制「同志」們作此等有賭博性質的耍樂。

返回旅館，那位在靈隱寺認識的「鄉里」——小林，竟還專誠到來找我聊天，且還給我正式介紹他那位內地「親戚的親戚」——許先生。

許先生乃一三十來歲的化工廠幹部，與妻女、岳母同住在蘇州，但因經常公幹出差，故內地之湖光山色，他亦遍覽不少。

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我沿西湖旁的寶石山山脊而上，不久便得見那飽經風霜的保俶塔，此座七層高的古塔，建於宋代，是吳延爽爲祝福其主錢弘俶久留汴京未返而建的。

與保俶塔隔湖相對的夕照山上，原聳立着錢弘俶爲其寵妃而建的雷峯塔，是爲「雷峯夕照」；可是雷峯塔却早

成陳蹟，現在的夕照山上，就只落得一片寂寥。

踏着曲折的山徑，登上山風呼嘯的初陽台，遺憾初陽台正值修葺，否則這處應是觀日出和俯瞰西湖最佳之地。往山徑而下，便是黃龍洞，這兒有一依山鑿成的龍頭，山泉便是從龍口傾吐潭中，「卜通卜通」的濺起水花，好不優雅；在水潭四周更置有一些古雅的亭台樓閣，院內還植有方型枝幹的竹樹，此乃世間罕有的「方竹」。

下山後，乘公共車往龍井，此處不獨盛產龍井綠茶，井水更是大異奇趣；祗需用竹枝在井中轉幾下，井面便會呈現多條清晰的水綫，即爲傳說中的「井中龍」。

由龍井往九溪，必經一條稱爲「九曲十八彎」的山徑，相傳沿着這條「彎彎曲曲」的小徑，穿過「高高矮矮」的樹叢，便可聞「叮叮咚咚」的泉響，觀那「層層叠叠」的山丘。

經過龍井村，便抵九溪；每至農曆八月，在此更可得覓有若雷霆萬鈞之勢的「錢塘江潮汐」，若嫌站在此堤觀上觀潮危險，亦可登臨六和塔俯瞰江岸兩面景色。

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天上忽然括起狂風暴雨，本想趁機攝下雨中六和塔便可提早回旅館休息，不料發現相機之菲林指標，竟已轉至第四十一幅，於是馬上揭開相機蓋，一看恍如五雷轟頂，菲林原來因脫了齒輪，以致菲林一直都未有轉動過，那麽辛辛苦苦跑了兩日所拍的照片，就全部告吹了。

乍雨還晴，可能就是杭州天氣的特色，待至下午三時半，天色又再放晴，那只好趁日落前，沿西湖再轉一圈——重拍西湖「全部」照片。

振作點！儘管勞累，總不能頹然罷休。

紅日西沉，總算把西湖沿湖景色重拍了，但寶石山和九溪一帶的景色，只好待從黃山歸來後才補拍；至於雙腿却可眞受罪不少！

第二天因遲了起牀，連跑帶跌的才趕及清晨五時四十分開往安徽省黃山的長途公共車。

由浙江省杭州至安徽省黃山，車程共爲九小時；沿途山路崎嶇，對老爺公共車來說，可眞是一項考驗。車開行不一會，便下起雨來，至抵中途站安順吃午飯時，雨下得更厲害；可是到安徽省後，大雨却又停下來。大雨初霽，正是觀賞黃山雲海最理想的時候，於是和同車的一名攝影師，他的兩位姪女，以及另外三位小姐，一致決定下午便即上山。

他們兩組人分別到黃山管理局導遊服務部，各請一名導遊，而我却爲着省錢，只有面懵懵的尾隨他們上山。在山下的溫泉賓館寄存下行李，並訂下在山上及下山後的房子和回杭州的車票後，便於下午四時開始登山。大雨後的黃山，景色一時如洗，黃山之上，千岩競秀、萬壑爭淨，好不靈秀！

我們一行七人沿慈光閣，經靑鸞橋，至半山寺，翻過龍蟠坡，越過天門坎，始抵小心坡，斯時天色開始入黑，且狂風翻動，逼得雲霧也要蜷伏群峯之間，但聖泉峯與蓮花峯却仍昂首而出，以顯其脫俗不凡。

黃山素有「無峯非石，無石非松」之稱，遍山盡是蒼翠奇特的馬尾松，山風呼嘯，松濤瑟瑟，蒼松或昂或俯的從峭壁危岩間破石而出，松姿各顯勝場，雄渾蒼勁中，却又是千嬌百媚，可不愧爲黃山「三奇」之一奇。所謂黃山「三奇」，印爲奇松、怪石、雲海，再加上溫泉，堪稱黃山「四絕」。

戰戰兢兢的踏着小心坡，「蓬萊三島」漸從吹拂不定的雲霧間油然而現，可是三島在瞬息間却又淹沒於霧靄中，身處其間，恍如在滄滄雲海中得見蓬萊孤島，那種喜悅簡直不能言諭。

攀上玉屏樓，那株挺立樓側文殊洞上的迎客松，便有若好客之主人，向遠來訪客迎接一樣。

下午六時半我們便抵玉屏樓，時已天色昏暗，狂風大作，就是要穩立樓外也非易事，至於氣溫更驟然下降至約

攝氏十度，故非披上從玉屏樓旅館租來的棉襖，也難以伏伺山頭細觀黃山夜色。

第二天清晨四時半，便起來準備觀日出，怎料窗外仍是皎月當空，心想反正早點起來也好，大可觀過月落，再賞日出！

黃山之上，晚風括得異常猛烈，非伏伺岩隙間不能穩持身體，待得明月低沉，繼之而起的，便是一輪緋霞浮現天際蒼山，可是紅日一直都無法衝破雲霧而出，而大地却漸漸明亮起來，遠山近處，盡是白茫茫一片，旁觀大自然變幻，我雖冷得瑟縮山頭，却感興奮萬分。

直至十時許，微風乍起，遠處連綿山脊漸從銀濤飛霧中冒現，黃山之秀又更見不群。

吃過早餐便攀登天都峯，此峯雖祇爲黃山第三高峯，但一向却以陡峭險峻聞名，故有「不上天都峯，來到黃山一塲空」之說。

沿着筆直的天梯而上，每攀一步便愈覺山之險峭，故非緊拉石梯旁的鐵鍊不可，經過觀音石，便是天都峯最峭的鯽魚脊，此塊形同魚背的巨石矗立於天都峯之上；在「魚背」上攀爬，若一不留神，不難便會被刺骨的山風吹落崖下，因此不少女遊客至此均不禁望而生畏。

鯽魚脊之端便是天都峯之絕頂，屹立於此，只覺山高雲低，群峯俯首，油然而生「我欲乘風歸去」之念。

在玉屏樓用過午膳，下午一時便起程往北海進發，翻過鰲魚峯，便達光明頂，站在海拔一千四百米高的光明頂上，九龍峯、飛來石……等盡入眼簾。

經過光明頂，以後的路便平坦得多，加上山上天氣特別涼快，故走來一點也不吃力，下午三時許便抵北海賓館。

賓館的房租均是按人頭計算，上起十一元，下至六元，適隨君便，至於食用方面，則有六元和八元兩種包餐以供選擇（包括一日三餐）；若要淋浴，就要另加四角錢。

雖是六元的包餐，但菜式已算不俗，有肉有菜，君復何求？

飽餐一頓後，山上所有的遊客都聚集到清涼台看日落。

看日落、觀日出、賞雲海，似乎已成爲「黃山客」每日之「公事」，此外便是爬山、睡覺和吃飯，生活雖簡樸，却寫意；彼此似是受黃山靈氣之感應，大家都忘却塵世凡俗事，只談山河秀麗，不述考試上班之煩；人與人之相處，因而更顯眞摯熱誠——這可就是異鄉人之可愛處。

六月天的清晨四時，披上大棉襖，踏着「明月松間照」的山徑，便登上獅子頂以待日出。

不到片刻，整個獅子頂便擠滿大群意氣盎然的「黃山客」；可惜當天的旭日却不大賞面，一直羞人答答的躲在雲霧後，待得露面之時，却又目露兇光的直瞪過來；萬度金光直迫瞳孔，使人一時目炫，這樣佻皮的日出，不禁惹來漫山的鼓噪聲。

吃過早餐後，便再到西海四處瀏覽，步至排雲亭，西海之景色已一覽無遺，連綿數百哩的大平原上，只有少許疏落的小山丘，其狀若垤若穴，可眞如一片翠綠汪洋，身陷如此景物中，素淡的超然感覺不禁悠然冒升，無怪明代旅行家徐霞客遊罷黃山後，也不禁說一聲：「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午飯後便道別北海，踏向雲谷寺下山之路，因沿途盡是石級斜坡，行來份外輕快，但回望踏着相反方向，由後山挑着日用品和食物上山的脚夫，却每踏上一步便加添一串汗水。

脚夫有男有女，有老有幼，他們每天都得將百多公斤的貨物，挑上北海和玉屏樓，經年累月的苦幹，都給脚夫

膊上印下一道瘀痕，而担挑正壓着的，又是另一道快要轉成瘀黑的瘀紅。一道跟着一道的瘀痕，脚夫們的肩頭究竟還有多少地方可供烙印？

下午三時許便步抵山下的溫泉賓館，本欲一嘗堪稱「黃山四絕」之一的溫泉水，無奈溫泉館內的缸邊盡是陳年「老泥積」，故還是淋花灑便算。

第二天早上六時半，乘長途公共車離開黃山，下午三時半便返抵杭州，經九個多小時的舟車勞頓，眞恨不得倒頭大睡一覺，怎料華僑飯店內的廉價單人房已全部客滿，剩下來的就只有日租十四元的房間。

正於猶疑不決之際，幸得在黃山重逢的小林之關照，於是改往專供內地公幹人員住宿的招待所投宿，此全拜小林那位幹部親戚許先生的介紹，始得入住。

招待所的牀位租金是一元三角，房內侷促悶熱，而且蚊子異常猖獗，但無論如何，總算有下榻之所了。

因招待所內設備簡陋，故要淋浴或洗滌衣服，便殊不方便，於是只得和小林「屈蛇」到華僑飯店冲洗個痛快。

翌日清晨起來，便匆匆的到寶石山、龍井和六和塔一帶，補拍當日在抗州錯失的照片，然後又匆匆的趕到火車站，乘搭兩時半開往紹興的特快列車。

車廂內你推我撞，人頭湧湧，彷似一片戰亂走難的情景；混濁的煙霧，夾雜着縱人欲嘔的汗臭，好不容易才熬上近兩小時，始抵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

可恨市內根本買不着紹興地圖，況且亦問不到可供招待外地遊客的旅館，那只好早點告別紹興了。

但一經查看，始發覺下一班開往寧波的火車，要到明晨四時三十八分才開出。

漫漫長夜，眞不知何處可容身！

無計可施下，惟有先將沉重的行李寄存在火車站，然後再一盡人事找找旅館，同時更希望在入黑前打聽到魯迅先生之故居。

魯迅先生之故居雖找不着，但却打聽到距火車站約兩哩半外，有一座魯迅紀念館。由於市內的公共車班次異常疏落，於是便索性徒步而往，一方面可瀏覽市內民生，再者更可體驗昔日魯迅的生活。

紹興市似乎一直沒有受到時代的薰陶，它仍保留着二十年代的舊市鎮氣息：石板路上鋪着薄薄的黃沙，小童還多是穿着寬濶的「開襠褲」在街上走。我雖嚮往這種鄉土味，但在八十年代裡竟呈現着「二十年代的風貌」，畢竟教人有一種時空凝固六十年的無奈，尤其是對體內流動着中華血液的我。

下班時間過後，街上並沒有什麼人走着，市面予人一片悠閒的感覺。大街兩旁的民居，母親都忙着餵小孩吃飯，年青的一輩就坐在竹椅上翻書，而老工人則閉上眼睛，深深地享受着兩指挾着的香煙，大家都顯得如斯安詳閒逸，此情此境能不叫我低喚：「水生、宏兒、閏土，你在那裡？」

從市內，最令我看不慣的，就是設在路旁的「露天公廁」，途人一有需要，一個轉身抽起褲子便就此方便——祗望魯迅先生不會如此隨便就行了。

經過秋瑾紀念碑，再行一個多小時便抵魯迅紀念館，惟是斯時天上忽然翻起狂風，烏雲蔽天，不久更行雷閃電，於是趁還未洒下大雨之際，便趕快返回火車站，原先閒坐屋前的人們，均慌忙收拾掛在門外的衣物，餵着小孩的母親亦趕快的抱回小孩到室內，街上一時間變得一片冷清清，只我獨自一人在趕路。

驀地轟然一聲雷響，眼前赫然一亮，一道金黃色的閃電從天直刺大地，如此接近大自然的怒吼，還是第一次見，但天公却似乎特別照顧我這異鄉人，一直只以雷電風沙相送，却沒有加添雨水滋潤。

由於趕車關係，整天一點東西也未有下肚，於是不管老天會否大洒甘露，還是先到飯店果腹爲着，剛正吞下第一口湯麵之際，耳邊猛地傳來隆然雷響，雨水登時如爆炸般打下地面，雨勢看來非洒上兩三日不肯罷休。不管怎樣，還是趁雨勢稍減，便跑回火車站，最低限度，我可在該處避雨以待黎明。

雨勢轉弱了，於是馬上結賬。

正欲轉身往外跑之際，身後驀地傳來一聲：「那麽大雨，你往那裡跑呀？」轉身一看，那正是飯店的女服務員，年約三十歲，還趕不及把手上碗筷放下，便慌忙追了上來。

「吠！小兄弟，還是坐着待雨停吧。」如此的語重深長，我能不留下來嗎？

當她得悉我是特意來訪魯迅故鄉，而且還要繼續獨自踏上萬里征途時，誠懇和藹的面上，就更加添一分驚訝之色。

「就是二十歲這個年頭，你就想走那麽多地方……我還未曾想過呀！你的胆子可眞不少。」

她雖知我投宿無路，但自己亦不淸楚有什麽可投宿的地方，於是她便請纓替我向店內領導人說話，最後終給我通容在店內逗留至深夜二時（內地有規定，不容此種祇供膳食的飯店留客渡宿）。

小飯店來了一個外地人的消息，似乎一下子便傳遍飯店附近一帶，四周的居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幼的都冒雨跑來一睹我這異鄉人，幸得那女服務員替我解圍說：「你們不要這樣看人嘛，他是我們的同胞……是學生來的，很和善的……幹嘛！還這樣看他？」

飯店內逐漸熱鬧起來，一批又一批的看熱鬧者，車輪式的拉我說話，所問的不外是同一的問題——香港情況，但我還是一遍又一遍的重述給他們知。

重複的話題，重複的說話，一直糾纏至深夜十一時才休止。

嘩啦嘩啦的雨聲終停下來，而到飯店湊高興的人亦已返家睡覺了，飯店內顯得一片寧靜，但我却覺得一片曲終人散的清冷景象，一絲寒意油然而生。

凌晨二時，飯店也要關門了，我只得獨自踱步回火車站。

大雨過後的街道，給翻得一片泥濘，絲絲的泥土味隨風而送，穿過暗淡的大街，忽瞥見橋頭上團團黑影在竄動，原來是菜市塲的販子正在整理他們的貨品，準備趕早市出售。

紹興這個小市，就連火車站也特別簡陋，尤其在黑夜中，更是不大起眼，稍不留神便可能走過了也不知。

小市的火車站，夜間重門深鎖，我惟有呆在站前的石階上坐以待旦，時間一點一滴而過，但却像永遠點滴不成堆。

萬籟俱寂，本該是思潮最起伏的時間，可是此時的我，思想却空洞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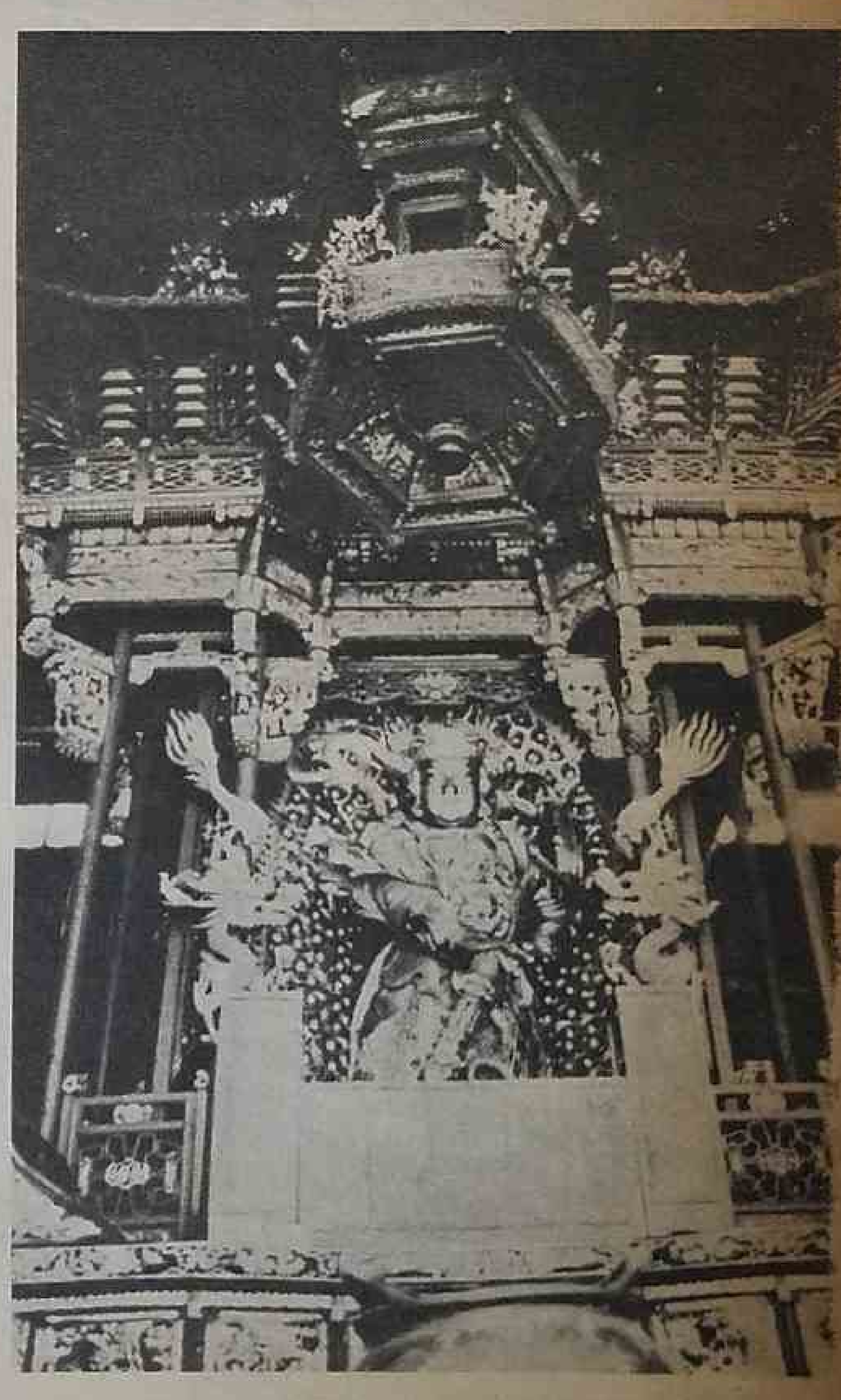


左上・不聞黃鶯鳴，但聽麻雀聲的「柳浪聞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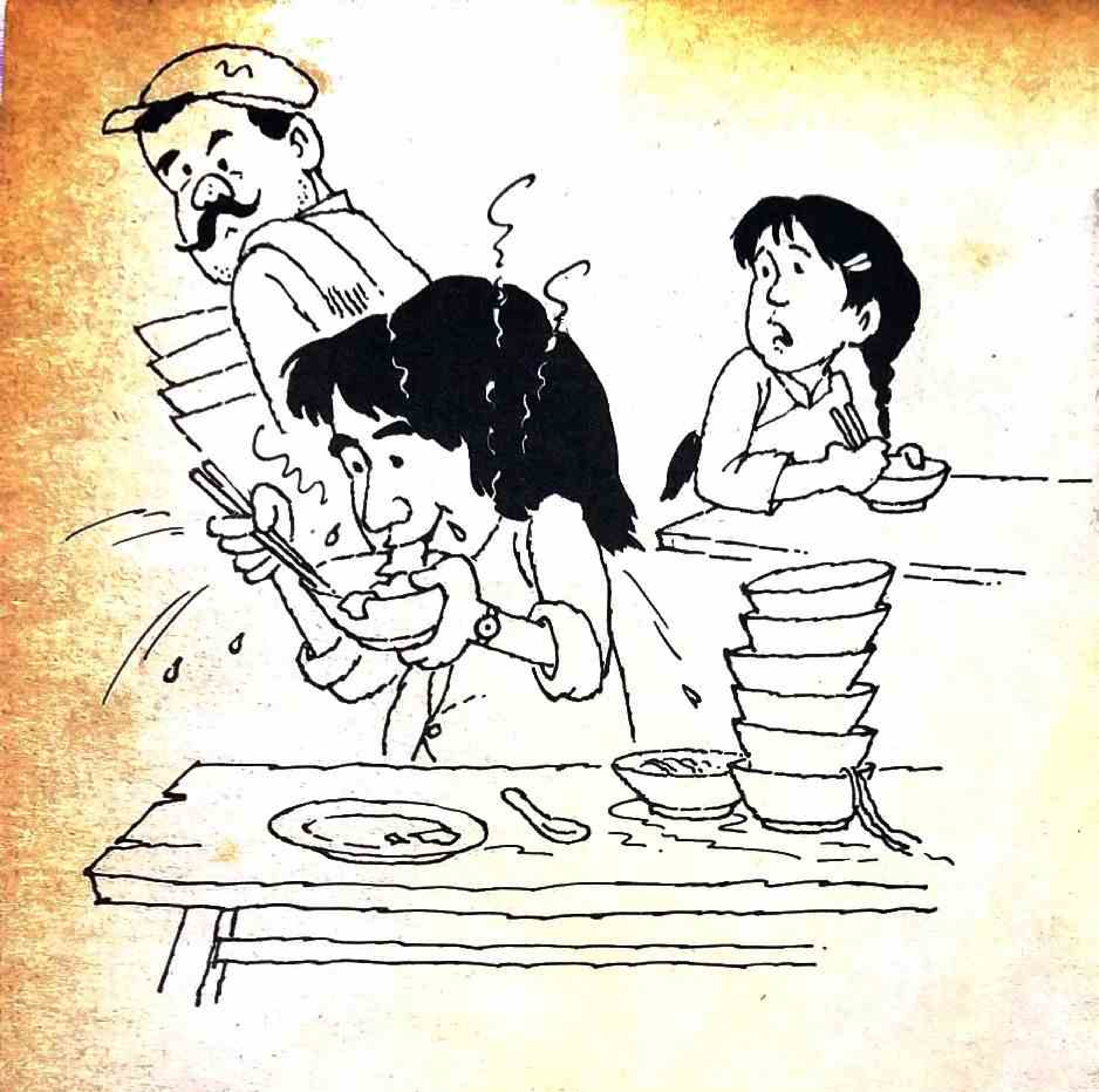
右上・黃山雲海，一片縹渺俊逸之氣。

右下・靈隱寺內佛像，可謂全國保養至佳。

左下・畫意洋溢的黃山奇松。







上海

究竟自己是否眞的那麼熱衷於此種刻苦體驗？
是否有需要去考驗自己？耗去一年的積蓄，
就是爲爭取此等「自我虐待」！我在發瘋嗎？
難道舒舒服服地躺在梳化看「吶喊」、約會女朋友看電影、
挑戰新邨那羣「波牛」踢「汽水罐」，那就 是沒出息？
難道要四處流浪，吃不豐、住不安、那才是洒脫？

第三章　上海

凌晨四時三十八分，我搭上往寧波的夜行快車，兩個半小時後便抵寧波。又是新一天的開始。

在輪船碼頭訂妥往上海的船票，再把行李寄存在碼頭，便依「寧波導遊册」四處遊蕩。

寧波爲浙江省的東部名城，地處東海之濱，歷來均爲中國之重要貿易港口，而它的歷史也就與海運、貿易構成不可分割的關係。

寧波人給我的表面印象，概言之可以用「吵吵鬧鬧」四字來形容，每次行經三江口的橋上，總聽得橋下市集你吵我嚷的喧鬧，儼然有若香港的「金魚缸」般。

可能是昨夜無眠，胸腔老是納悶，故總覺遊寧波不是味兒，加上連綿不絕的絲絲細雨，整個寧波市有若陷入泥窪般；我沿着濕潤的街道，本欲到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天一閣」的，遺憾書樓正値修葺，於是便轉向素有「圓處像滿月，曲處似眉月」的月湖一行。

月湖古稱「西湖」，素爲古時文人雅士吟詩弄月之地，如唐代的賀知章、宋朝的王安石就曾隱居或留連此地。可是今天到此的人，却非志在賞湖色弔古人，反之竟是到來洗米、洗衣服，甚或洗脚。

月湖可眞給弄得一場糊塗。

穿過市中心的鼓樓，便是中山公園，園內亭台樓閣皆已殘舊不堪，加上雨後遍地泥濘，整個公園破落得有若剛被轟炸過似的，但在亭子石櫈上，却坐滿一群群「閒居之士」，正興高采烈地玩着撲克，比之油蔴地公衆四方街的榕樹頭更甚；至於那湖濱公園就更不消提了。

寧波片面的景色及人事，實使我不勝唏噓，實在再提不起勁到其餘的遊覽區瀏覽，於是當日下午二時，便乘「工農兵十八」往上海進發。

「工農兵十八」——一個古怪而有趣的船名，可是船艙內却不甚有趣，甲板走廊及大艙內，滿擠着席地而睡的內地乘客，他們拖男帶女，扶老携幼，配以香煙的縷縷煙霧，艙內儼如一片逃難的顚沛流離景象；比起他們，我雖同是熬在甲板下的四等艙，但總算是有「碌架牀」可容身，而住處也比他們潔淨清爽，況且同艙老太太還挑來大籮紅楊梅、白楊梅，滿艙都給燻得清香。

盛暑之下，我已兩日沒有洗澡，但倘處五元的四等艙，便得忍受沒有浴室之苦，那惟有在洗臉室抹抹便是。

「工農兵」沿杭州灣而上，一望無際的黃濤上，只有寥寥幾隻水鳥依偎在「工農兵」上空，偶爾俯衝而下，濺起點點水花，總給沉寂的景色，綴上點生趣。

甲板上吹來的海風，清新得令人忍不住多吸幾口，這是我獨遊十二日以來，少有的好天氣；漫天黃昏霞彩，倒影在黃濁的海水上，襯着那滾滾浪濤，好給人一種汗漫的感覺。

暝色漸露，那也是晚飯的時候了，船上輪購飯菜的搭客一直排至船尾，而排在我身後的幾個內地姑娘，不知是由於後面的人擠得太緊還是太急於買飯菜，身體竟老是緊緊的貼在我背上。

曾某雖非柳夏惠，但亦不至流於「亂咁來」，故幾次都特意縮前閃避。

「閃閃縮縮」的輪候了一個多小時，始擠到售飯窗口，斯時因已腹鳴如雷，故前面雖還有好幾人輪隊，也急不及待的俯身前看櫃檯有什麽好菜式，於是一手便撑着櫃檯窗框；萬料不到正於此際，排在我背後的姑娘竟伸手在我

的手背上柔柔的揩擦着。

噢！好一個「登徒浪子」！

偷偷的斜眼細看，且又不見她有「輕薄」之色，莫非她以爲擱在窗框上的那隻手就是自己的麼？但男兒大丈夫，又豈可於此情形下高呼「非禮」——就當那隻手是她自己的吧。

她一直細細地擦着，哈！倒像非常欣賞自己的「玉手」般，一直至我買得飯餸，始才可舒一口氣。

凌晨二時，「工農兵十八」泊抵上海東昌路碼頭，隨着人潮蠕動而下，再轉上駁船往黃浦江對岸。

在對岸碼頭上，早已擠滿了準備和親友團聚的人；駁船還未停下來，輪上歸人已急不及待高喊在岸上迎接的親友，岸上立時又響起興奮的尖叫回應聲。

深宵寒夜下，整個碼頭驟然瀰漫一片久別重逢的歡笑聲。

一群一群相聚的人們逕自從我身邊走過，熱鬧的碼頭漸漸又平靜下來，只留下我一人——還是收拾起紊亂的心緒，早點找旅館好好的睡一覺吧！

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得着的和平飯店，竟因夜深經已關門。

寂靜壯濶的中山路上，兩旁耀眼霧燈，照得有若舞台上的水銀燈般，令人無所適從。

既然和平飯店已關門，其他飯店自然不會作通宵營業，但與其呆坐飯店門外，倒不如到處碰碰運氣。

沿着南京路而蕩，終找着了華僑飯店、國際飯店……遺憾的是全沒有奇蹟出現——都已關門。

躺在飯店外的石階上，只覺前路一片茫然。驀地，一股莫名的衝動直掠心窩，我實在再無法忍受另一次「紹興之役」。挺起胸膛，猛地敲打飯店的鐵門。

「砰、砰、砰」的打門聲劃過寂寂夜空，最後終鬧得飯店開門，服務員雖是給我吵醒，但態度却仍保持着一定

的良好。

可恨上海的旅館租金，對單身客實太不利，因單身客也得入住雙人房，而當然也要付雙人的租金。

一連鬧了好幾間旅館，也是因租金問題而住不成，一時間，祗覺自己有若一被遺棄的嬰兒，除放聲大喊外，根本毫無反抗餘地，可是我總不能放縱大喊，於是只得盡情去沮喪，我實在渴望能抓着浮泡……是……是浮泡！就在這一刹，我想起在杭州認識的許先生，他不是說過若我在蘇州有什麽困難，大可找他幫忙嗎？

待至黎明，我便投奔蘇州，但找得許先生的住址時，他已上班去了，家中就只留下他的岳母和數月大的小女兒；說明來意後，老太太竟毫不猶疑的便招呼我吃油條喝荳漿。

已兩日未有睡過的我，吃飽後立即便倒頭大睡；一覺醒來已是午飯時間，老太太亦早已準備好飯菜。老太太所做的飯餸雖是清淡點，但却使我感覺有若回到家中般，一絲「家」的暖流流進體內，提醒我此時也應寫信告知父母實情——孩兒並非和同學一起遍遊中國大陸。

晚上爲了歡迎我的到訪，許先生便請我到浴塲泡熱水浴。一踏進浴塲，赫然看見二百多條赤條條的「肉蟲」臥在竹椅上休息；轉過另一個廳，則見兩個大熱水池，而浸在水中的外省人，正閉目享受着熱水浴，面露好不舒服的樣子，唯獨自己却始終提不起勇氣在大庭廣衆下「肉帛相見」，故誓死也不解下「最後防綫」！

許先生雖爲一化工研究所幹部，但其住所之簡陋實非我想像得到，屋內就連自來水、浴室和廁所的基本設備也沒有。

要洗澡？只好到公共浴塲，或挑水返家用大木盆洗。

要方便？惟有到大街的公用乾廁解決。

要食水？可到對面街的公共水龍頭買水。

至於平時洗衣服、洗菜……等，便得到屋後的蘇州河洗滌，「衞生」二字在此間根本是不適用，但若要體驗生活，那便只好去克服環境、去適應一切，否則回家享受高牀暖枕吧！

我就這樣在蘇州許先生的家住下來。

第二天大清早，我便到上海重遊。在這個飽經時間洗禮的「冒險家樂園」，大時代的濃厚色彩仍散遍市內每一角落。中山路和南京路的擠擁情況，比香港的軒尼詩道或彌敦道還甚，故為免浪費時間胡亂闖蕩，非有計劃地瀏覽這充滿朝氣的城市不可。

我先到中山公園，呼吸一下晨早的清新空氣，不料在園內竟惹來幾個小嘍囉，硬拉着我替他們拍照，於是只好作狀來個「空菲林拍照」來敷衍他們。

從公園出來，沿延安路而行，老遠便看見一宏偉瑰麗的建築物，原來那便是上海工業展覽館，仰望此座高聳新穎的建築物，眞難令人想像到在這片土地上，竟就是昔日上海冒險家滙集的「大本營」。

走過熱鬧煩喧的市區，轉到上海最著名的西郊公園，園內水、陸動物，種類繁多，實使人目不暇給；公園唯一的缺點就是面積太廣，我就是在公園內花了大半天時間才找得出路離去。

之後又到烈士陵園、上海體育館，但兩處都遭吃「閉門羹」，於是只好提早回蘇州，怎料適逢下班時間，幾經努力，像打摔角般才擠得上公共車，至火車站買車票，也得左穿右插的才「搶」得車票，總之，在上海一切都要「打衝鋒」！

七月五日，捱透昨天在上海的衝撞，還是養精蓄鋭改天才再到上海，今天且閒遊蘇州吧！

姑蘇城除以美女負盛名外，更以園林景色見稱，有人更說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也是仿蘇州的園林而繪成的。能集園林之大成者，可說是全蘇州最大的拙政園，此園素有「凡諸亭檻台榭，皆因水爲面勢」之趣，但這只給我一種雕欄玉砌、富貴逼人之感。

在拙政園不遠處便是獅子林，可是別給「獅子」二子嚇怕，因此間根本並非是猛獸出沒之叢林，反之却是有着「迷宮」間隔的園林；不知怎的，我總覺在此迂迴曲折的横廊上，昔日定是詩人才子踱步吟咏之地。

因一連遊兩處都是園林，故再到留園、西園便不是味兒，可以一提的倒是西園內之羅漢堂，堂內置有五百多座全身羅漢像，像身比人稍大，臉容維肖維妙，可堪是一像一表情、一像一特色；堂內光線雖較暗淡，但却益增羅漢「神聖不可侵犯」的肅穆。

至寒山寺之時，天色驟然轉沉，不一會竟還洒起雨來，串連不絕的雨絲更使寒山寺益發其「寒」，寺內古木參天，幽篁清冷，「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那正是寒山寺當時給我的感覺。

冒着寒雨，再到那向有「吳中第一名勝」之稱的虎丘遊覽，虎丘昔爲春秋時代吳王夫差之行宮，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歷史，丘內不但有一股古樸蒼翠的氣息，名勝古蹟更是不勝枚舉。

穿過二山門，經過憨憨泉，可見一大石置在路側，石中平滑的裂開，宛如劍劈，相傳當年吳王鑄得干將、莫邪二劍後，便以此石試劍，而「試劍石」之名便是由此而來。

距「試劍石」不遠，有一眞娘墓。眞娘爲唐代名妓，但爲保貞潔，終被迫至投繯自盡，而死後便立塚於此，堪與西湖湖畔之蘇小小墓齊名。

步至千人石，頓覺置身于深山大壑間。據說當年吳王夫差將其父闔閭陵墓築成後，惟恐建墓工匠們洩漏墓中機密，於是便將千名工匠宰殺於此，使得石上血流成河，以致山岩也給染上朱紅色。

在千人石後之圓門，便是劍池，池旁兩岸峭壁如削，峭壁上長滿青苔和藤蘿，兩壁由一石橋連接；劍池四周景緻清幽，陰森蒼鬱，據悉闔閭墓便在此池底下，墓內且有三千寶劍作陪葬，在秦始皇及孫權得勢之時，便有人曾試圖潛下池底盜劍，幸而寶劍始於未爲所得。

爲求揭開劍池之謎，一九五五年，國內當局便曾抽乾池水查看，結果發現池底有一經人工開鑿過的石縫，閃身而入，却見一叠砌青石板擋着前路，故石板後是否就是陵寢，那就無人知曉，而虎丘劍池之謎就更耐人尋味了。

劍池附近是一陸羽井，相傳陸羽這位茶博士曾於此品泉，並評之爲「天下第三泉」，於是後人便將「陸羽井」改稱爲「第三泉」。

七月六日，在濛濛細雨下，我踏着破曉的微弱曙光，登臨蘇州市的北寺塔，塔高八層，在此憑眺，蘇州市景可一覽無遺。

在市內最熱鬧的觀前街，有一座叫玄妙觀的道觀，觀前一片廣濶的台階，階旁是精雕細琢的石欄，由此可見道觀當年是何等風光，但今天的道觀却已落得一片頹垣敗瓦，簷下更闢出爲街頭理髮店和租售連環圖的書檔，而台階上也變爲老一輩「話說當年」的閒談地。

蘇州市比較有特色的園林，可算是城南的滄浪亭，這兒本是五代時吳越廣陵王的池館，後爲宋代詩人蘇子美買下，並於此間建下滄浪亭，還爲此寫下一篇膾炙人口的「滄浪亭記」；及後滄浪亭數次易主，一度更成爲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的住宅。

滄浪亭素有「三勝」之譽：假山、花牆、碑石。

假山分作東西兩部：東山土石相間，上有羊腸小徑，更有橋樑溪谷；面山結構雖簡，但玲瓏剔透，加上瀕臨水潤，故行來又有另一番氣象。

花牆位於園內入口之左，牆上小孔繁多，但別以爲小孔只單爲裝飾粉牆，原來從小孔望出，可又別有洞天，故有謂「一孔窺一妙」。

在碑石方面，除「滄浪亭記」隸書碑刻、假山下的「統玉」石刻外，倒不見還有什麼突出的石刻。

至於市內其他園林，如怡園、網師園，古塔如湍光塔、雙塔，均都是出於一個模式的建築，實在太膩了！

每天的到處瀏覽，雖是海濶天空任來往，見識和經驗亦增廣不少，但每當疲憊靜下來之時，總覺有點失落之感……那或許就是人們所說的「惆悵」、「離鄉別井的滋味」，但希望這不外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詞強說愁」吧！

可是無論怎樣，睡醒一覺起來，却又再精神奕奕，昨日的沮喪又拋出九宵之外。快起快落的情緒，大概就是年青人的特性，也是年青人可愛之處；因此，我樂得身爲年青人。

經兩日的養精蓄鋭，今天又可再往上海衝了。

天還未亮，便到火車站輪購往上海的車票，但排隊的風紀不一會便被搗亂，一下子整個售票窗前便擠滿插隊的傢伙，可惡的傢伙們在擁得車票後，竟還陰陰笑的大搖大擺地走過久候大半個鐘而絲毫未動過的人龍身旁，可眞恨不得上前揍他兩拳。

抵達上海之時，天色已漸明，在早晨輕撫下的人民公園更顯和諧寧靜，雨後的清風從兩旁參天大樹中滲透而出，瞭望一片無際的綠油油草坪，那會想到這兒便是昔日上海居民紙醉金迷、萬人空巷的跑馬廳；至於附近的跑馬廳

大樓及其附屬建築，現在則改建爲上海圖書館、體育館及靜安區中心醫院。

走出洋溢着昇平氣象的西藏路，便轉入淮海中路，此路便是當年富豪官紳出入的霞飛路，現在大街兩旁高高矮矮的小商店和平房，已把昔日霞飛路之珠光寶氣盡淹，但却給今日的淮海中路更添生活感。

由淮海中路折入，便是中國共產黨擧行「第一屆人大會議」的「一大會址」，會場除展出共產黨的簡介外，更保存着當時的會議室及黨代表的簡歷，會議室是一個頗爲陰暗的小室，在會議桌邊，還保存着給當時十三位黨代表坐的椅子，可是在會議室牆上却只掛出七位黨代表的相片及其生平，而其他六位黨代表，除外國代表外，便是因叛黨或賣國而被取消資格，不能再在這館內佔一位置。

離開「一大會址」，本欲到復旦公園旁的孫中山先生上海故居參觀，遺憾的是參觀者，必須以團體形式才行；望門輕嘆下，惟有轉往豫園。

豫園爲明代四川布政使潘允瑞的花園，清咸豐年間，上海「小刀會」起義領袖陳阿林、劉麗川等更以園內之點春堂爲指揮部，但現在的點春堂已闢爲陳列室。

豫園以亭台、樓閣、假山、水池聞名，尤其是在玉華堂前的一座大湖石，名爲「玉玲瓏」，更堪稱爲江南四大名石之一，至於玉華堂，也是特爲欣賞此石而建的，園內之擺置雖具濃厚的民族色彩，但在安排上却略見繁複堆砌，踏進其間簡直有若入了「八陣圖」一般。

走出「八陣圖」後，便沿中山路而遊，中山路一邊爲黃浦江，而另一邊則爲富於十九世紀歐洲色彩的宏偉建築物。

在中山路與南京路交界處，矗立着一幢十二層高的金字塔頂大樓，這便是我當日深夜抵達上海時，第一間預備投宿的和平飯店，事後聽許先生說，和平飯店原來只接待外國遊客和「小數華僑」，而這「小數華僑」當然不會是

在下此等「寒酸客」。

提起和平飯店，老一輩的上海人自然便會憶及舊上海的一段滄桑史。因今日的和平飯店，正是昔日的沙遜大廈，而當年聲名顯赫的沙遜洋行亦是位於此大樓中，值得一提的當然是大廈的外籍主人「跷脚沙遜」，這位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利用沙遜洋行爲基地，販運鴉片入中國，將千百萬計的中國人推進萬刼不復的深淵，將中國人變爲「東亞病夫」……就是這位沙遜！

另一方面，沙遜更將歐洲大批爛軍火，以高價轉售給中國的軍閥，而此時適値爲軍閥專權奪利之際，所以此等買賣，便直接令當時的動亂更爲劇烈。

沙遜後來從鴉片和軍火買賣方面所得到的大量資金，投資到地產買賣方面去，他利用巧取豪奪的方法，一下子便撈得「房地產大王」之銜。

在和平飯店的對面，便是上海歷史上的第一所公園——黃浦公園，公園綠草如茵，襯着從黃浦江江水所泛起的粼粼波光，公園更顯一片蓬勃氣息。但對於黃浦公園，很多「老上海」却更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以及一絲永留瘡疤的侮辱。

昔日紙醉金迷的上海，外國投資者爲了在吃喝玩樂之餘，能有一憩息的去處，於是一心想在黃浦外灘闢建一公園，而就在此時，一艘沙船剛巧在黃浦江與蘇州河的匯點沉沒，河道的泥沙便在這裡淤積起來，不久便堆成一大片泥灘，並和黃浦外灘連接在一起。

一群外國大亨看準這機會，竟仗勢把這塊屬於中國的土地強自佔用，闢爲「外灘公園」，專供外國人享用，並且在公園外豎立了一塊告示牌，上面註有一條極盡侮辱中國人的規定：「狗與華人，不准入內」。

這種將中國人與狗拉作一起說的侮辱，當然爲所有中國人所不齒，於是上海市居民便聯各向當時的清政府投訴

，可是昏庸的清政府却害怕外國人的大炮，而不敢開罪這群外國大亨，竟一聲也不敢哼便不了了之。

但上海市民的憤懣却沒有平息下來，爲緩和此股熾烈的民族怒火，這群自大的傢伙竟簽發一些「華人遊園證」，讓一些經他們審定爲「高等華人」的上海居民進園，這種自以爲是「上帝」或「佛祖」的審定，當然引發了更劇烈的公憤，幾經抗議騷動，那塊「狗與華人，不准入內」的侮辱性牌子始被移去，而且公園也從此取消了限制中國人遊園的條例。

在黃浦公園旁，座落着一條橫跨蘇州河兩岸的鋼架大橋——外白渡橋。橋上終日運行着無數的無軌電車、運輸貨卡、小型機動車及數不清的人，但在這繁盛鋼橋後的故事，又有多少人淸楚！

隨着舊上海的發展，蘇州河兩岸交通便益形繁重，爲貫通兩岸交通，一位名爲韋爾斯的英國商人，便集合一些外國富商，興建一座橫跨蘇州河的木橋，木橋建成後便命名爲「威爾斯木橋」，韋爾斯等人以「償還造橋費用」爲理由，要過橋的市民交付買路錢。

年復一年，「過橋稅」已超過建橋費，但橋主仍堅持中國人要付「過橋稅」，而外國人過橋却不收分文。這種不平等待遇一時間激起四方鼓噪，實行杯葛行走該橋，更有人設了五艘義渡船，免費接送渡江的中國人，於是昔日熙來攘往的木橋便一下子變得一片寥落。

租界工部局深知這可能就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夕，爲緩和中西之不和，工部局迫不得已另建新「外白渡橋」；從此過橋便不用付錢。

跨過這吵吵鬧鬧的「外白渡橋」，乘公共車到昔日龍蛇混雜的閘北區，區內的「蕃瓜弄」正是當年三個著名貧民窟之一；揭開這舊日上海棚戶區的滄桑史，可眞令人不堪回首。

那時的「蕃瓜弄」，全是一片「滾地龍」，所謂「滾地龍」就是用茅草、竹及木條搭成的住屋，屋內面積比一

張地鋪稍大，門口僅四呎高，內裡潮濕陰暗，在這塊約七萬平方呎的爛地上，就這樣住上二萬多名貧民。

飢寒貧病似乎與這兒的居民永遠糾纏不清，每年夏季死於傳染病的人不勝枚舉；至冬天時，凍死的、餓死的幾乎每日都有。坑溝、小濱上，經常都有腐爛發臭的棄屍，而其中尤以童屍爲最多。

經時間的不斷洗擦和粉飾，今日的「蕃瓜弄」已變爲一工人新邨，一幢一幢五層高的樓房，建得既整齊且清爽。

因時已入黑，於是匆匆的趕往虹口公園，憑弔一會兒魯迅先生之墓後便回到火車站，怎料在售票窗前輪了大半天，始知往蘇州的車票已售空，售票員於是提議我到退票窗碰碰運氣，可是此窗的服務員竟在悠閒地通電話，對於窗前擠滿了十多個急欲退票的乘客，也竟視若無睹。

等了十多分鐘，那服務員還是依然故我地閒聊，氣憤之際，一位公安人員遂提議我到另一售票窗購票，並告知因我是華僑，可免却輪隊之苦，但走到另一個窗前，却被輪隊的「同志」大駡我插隊，正欲召喚那公安人員來解釋，他却又偏不知所踪，那惟有面懵懵的返回先前的龍尾從新輪隊。

此時那公安人員又再出現，竟還露出一面責難之神色道：「你爲何還在這兒排？」（那大概是指責我不聽他的忠告），經一番解釋後，他才如「皇恩大赦」般批准我排隊；可是當我輪到龍頭時，車票却又剛售畢，肚內之怨憤正要爆炸之際，那公安人員竟更「贈」我一句：「車票售完了？」（言下之意大有「哈！抵死！」之味）最後只好乘下一班三小時後才開出的火車。

我眞不知「落得如此收塲」應怪誰，是自己？是爲人民服務的公安人員？還是那位「煲電話粥」的售票服務員？總之，今趟又教乖我一次——出門不可完全信賴別人，每事都應退一步想。

至晚上九時許，才返抵蘇州，許先生一家還以爲我遇上什麼意外還在替我耽心——就這一份關懷已足使我一肚

子怨氣盡消。

七月八日轉遊無錫，由蘇州乘火車前往，只消半小時車程。

抵無錫後，首先便到火車站旁的長途汽車站，預購明天往宜興的長途車票，一切辦妥後，便在街頭小食店一嚐無錫著名點心——小籠飽子。那飽皮幼滑，餡肉鮮美，一口咬下，鮮甜之肉汁便「吱」的一聲噴向口腔，那種感覺至今仍做夢也不忘。

大快朵頤後便到市郊的蠡園，蠡園依湖而建，全無一絲兒人工的修飾，比起西湖那種雕琢而成的清幽，我便較喜歡這裡的自然素淡湖色了。

在蠡園閒蕩一會後便再乘公共車往黿頭渚；黿頭渚位於太湖畔，是一個「山頭式」遊覽區，這裡沒有蘇州園林的誇張，亦沒有杭州西湖的加工清幽，但黿頭渚有着本身大自然浩瀚的氣魄；在黿頭渚的一邊是一峭崖，峭崖面臨烟波浩渺的太湖，崖下更翻騰着洶湧澎湃的湖濤；而在湖灣的另一邊，則却風平浪靜，幾群鴨子在寧靜的湖面上「養尊處優」，身臨如斯境界，車轔馬嘶之聲一時盡拋世外。

在黿頭渚乘渡輪，沿太湖轉入蠡湖便可抵梅園，顧名思義，梅園當然是以賞梅爲主，可惜此時非爲梅花盛放季節，故此「賞梅名勝」便不免顯得失色。

遊畢無錫市郊幾個主要遊覽勝地，便轉返市區的錫惠公園，公園佔地非常寬敞，主要是沿惠山之勢而建，園內有聞名中外的「天下第二泉」，據聞此處泉水清冽可口，隨手輕拋銅錢往泉中，便可見銅幣如浮萍般有韻律地上下起伏徐徐下沉；可是隨着無錫的工業發展，地下水的大量取用，致使「第二泉」已呈乾涸現象，昔日滾滾傾流的泉水現已不復見了。

在公園的另一邊，有一依山而鑿的隧道，名爲「龍光洞」，據當地人說，此隧道在大戰期間，曾負起重要的防空避難作用。

「龍光洞」內，既寬敞且明亮，燈光設備比香港的行人隧道大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清涼幽深的山洞內，竟還設有一有樓座的戲院，在戲院對面，更設有洗手間，而在岩洞長廊的另一端，則設有三十多個展覽室、休息室、奕棋室、雕刻室……等；概言之，洞內所見無不使我這「大鄉里」愕然不已。

經一天的四處闖蕩後，在返回蘇州的列車上，恰遇上兩個香港人；大概是沒有得見「鄉里」已有一段時間，故一時間「異地遇故人」之興奮之情油然而生，大概是「思鄉之情」又在作祟吧。

在蘇州許先生家裡一住便是五天了，他們一家對我都非常熱誠，尤其是許先生的岳母，待我更有若其子般無微不至，這實使我這「異鄉過客」的心頭不時泛起溫暖。

每當我遊罷歸「家」，老人家總是關懷地問我當日遊興如何，然後便爲我做點心、倒水給我抹臉、替我洗滌衣物……，但要她一把年紀還要這般操勞，我又豈能厚顏接受？

可是每次婉拒她這番美意却反使她不悅，於是只好騙說在外邊已吃得很飽，不想再吃點心；在浴塲已淋過浴，不用給我挑水洗澡；內褲因破爛不堪已拋掉不用洗了。

結果：眼見美點，却要強忍口水；大汗過後，却要乾醃熬夜，隔夜內褲，却要悄悄地洗滌。

故此今天雖然很早便由無錫返抵蘇州，但爲免給老人家多添勞碌，還是到姑蘇水巷留連一會後始返回「家」。

蘇州市內因河道縱橫交錯，故素有「中國威尼斯」之稱，沿着山塘街而行，可見一條碧波盈盈的水巷，名爲山

塘河，河上舟來楫往，熙攘不已，此乃溝通城鄉交通的一條水上幹線。

山塘街上，有小橋流水式的住家，亦有幽靜的田園村居，愈是走近市區，房屋便愈緊迫，但無論如何，在幾家之間，總會有一河灘相隔，居民可沿石階而下濯洗或提水，「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來閑居少，水巷小橋多」，這正是對此間恬靜田園家居之至眞寫照。

在山塘街一直漫無目的蕩至黃昏，始才折返許家；一抵門楣，老人家便帶着一面慈祥笑容迎上來，這種笑容，實比年輕小姐的嫣然一笑更迷人、更可愛。

今夜許家爲讓我早點就寢，明早好趕及上路往宜興，更特別爲我提前開晚飯，這種關切之情，實使我感動不已！

由於由無錫開往宜興的長途汽車在早上六時四十分便開出，故只有從蘇州乘凌晨三時五十六分的夜車往無錫。到車開抵無錫時，距長途車開行還有兩個多小時，待至曙光初露竟洒下大雨來，旅遊車在大雨中行約兩小時許，始抵宜興善卷洞，此洞爲一天然鐘乳岩洞，面積約爲五千平方米，供遊覽之路則只約有八百米。

至於洞名「善卷」，也有一段有趣來歷，相傳當年帝堯有意把天下讓給一名叫善卷的賢士，但善卷此人一向自命清高，不爲名利所動，故得聞帝堯要讓位給他時，善卷不但不接受，還以爲帝堯有意侮辱他的清高，於是便憤而藏身此洞，隱居不出。

善卷洞全洞共有三層，另又分上洞、中洞、下洞和水洞，故有謂「層層相連，洞洞相通」。

走進善卷洞的入口便是中洞，而矗立在洞口的，是一座二十多呎高的石笋，繞過石笋便是一個寬濶大石廳，石廳之側，冒出兩座恍如石雕的巨型石筍，名爲「獅王」、「象王」，故中洞又名「獅象大場」。

沿着石階而上，左拐右轉的便到上洞，上洞既高且濶，由於洞內氣溫終年保持在廿三度左右，故和中洞之寒氣匯集，便形成水氣彌漫，因而得名「雲霧大場」，在遼濶的石場內，且有涓涓細流，匯流而成形狀各異的池潭，其中以「媧王池」、盤古池爲至深至廣，當中池水含礦物質特豐，故可投幣不沉。

尾隨着山洞的導遊，我們一車遊客穿插於岩隙間，這兒的洞隙四通八達，故一不留神便很容易迷失，所以每人都「黐」着導遊同志而走，在誠惶誠恐之情況下，不少奇岩怪石都因此給我們此群「鴨子」錯過欣賞。

幾經轉折，始抵達善卷洞的水洞，水洞是一條地下河流，遊客坐上輕舟，循着暗流漂進一片幽暗的水道內，但過不多久，前面漸露燈光，繼而彩燈耀眼，一如抵臨海底龍宮般，而在這龍宮壁上，還可發見不少化石。

下船後再轉入下洞，忽覺前面一片光明，這可眞使我「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爲何已鑽入洞底，却忽又得見蒼穹？至今我仍給下洞的結構弄得一塌胡塗。

折往下洞出口處附近，是一條非常湍急的水道，水道經流四個石門，由遠而近，分別稱爲「波濤門」、「風雷門」、「金鼓門」、「萬馬門」，洶湧的水聲配上四重石門之回音，故傳來之回響便始似波濤遠聞，漸若風雷隱作，繼而金鼓齊鳴，終如萬馬奔騰。

在洞口的岩壁上，且刻有一風格近似上古時代的浮雕，遺憾的是那位導遊同志却沒有詳加解釋。

離開善卷洞，公共長途旅遊車便繼續向張公洞進發，車在泥沼般的山徑飛馳了約一小時多，始抵相傳爲張道陵（又名張天師）和張果老（八仙之一）修法之地。

據岩洞的導遊小姑娘說：「張公洞之妙，妙在洞中有洞，洞中復有洞，洞中復有洞中洞，七十二洞穴，洞洞有奇，洞洞不同，洞洞相連，可以通天，亦可入地，」一連串如流水般淸脆的描述，可眞令我聽得呆着。

張公洞之入口，爲一地洞式進口，需沿地道石級而下，因洞內洞外之氣溫懸殊，故洞口不時冒現水氣，踏着水

氣迷漫而下，恍如跨進地獄深淵般。

經過筆直的地道，岩洞逐漸豁然廣濶，石廳之內是一淵深不見底的石海，此間氣勢磅礴，稱爲「海屋大塲」，而石塲內之鐘乳怪石，更是大異其趣，或立或臥、或俯或仰，有狀如蔬菜葡萄，亦有狀如雄獅飛鷲，可眞是不勝枚擧。

隨着導遊姑娘攀高爬低，左拐右轉後，又竄進另一地道而上，道內迂迴曲折，枝徑繁多，除要緊隨大隊以免迷路外，更要小心勿將那已有近一百萬年歷史的鐘乳掛石撞斷。

不久即達張公洞精髓之處——海王廳，此廳既高且深，四周倒掛着各類奇岩異石，有若龍宮燈飾般，而在海王廳之中央，有一潭如鏡的清池，池水是由倒掛着的石灰岩滴水而聚成，而洞口與藍天之倒影剛巧就投在池中，故有謂「洞中藍天，抬頭不見低頭見」。

閃身而入石隙，可見洞頂中一塊巨大平滑的石板，板上整整齊齊的佈滿四方形的網紋，相傳這便是神仙下棋所用的「石棋盤」。

至於張公洞之另一特色，就是洞內之氣溫，較之其他鍾乳洞更加寒冷，尤其是經連日滂沱大雨的冷却，洞內更覺寒氣逼人，氣溫大概只有攝氏七度許，據聞洞內還有一幽深地帶，氣溫更終年保持在零下七度。

從張公洞出來，恍如「大地回春」；返抵無錫，便馬上趕回蘇州，因今晚許先生特地爲我下廚餞行。

此頓晚飯可眞豐富非常，燉水魚、炸鱔糊、蒸閘蟹……等，但我最懷念的還是那股熱烘烘的溫情。

爲避免那些臨別依依的塲面，故第二天起來時，我只留下謝緘便悄悄離去。

在晨星稀疏下，我搭上往南京的火車，車上難免又要和同車的內地同志「交際」一番，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們

竟跟我談及中國的政治前途（在七零年代時，此舉簡直是絕無僅有的），口沫橫飛的在批評「老頭子」，更訴說文革時期人民的慘況！他們彼此都附和說：「此時每人都生活在揪鬥的陰影中，就是至親的朋友也不敢坦言以對，大家對未來的一切，更不敢存有奢望，只求家裡有一口飯吃便是……」他們說的雖只是對以往的批評，但也能得窺七六年前後的民心轉變。

抵達南京後，便急着往勝利飯店投宿，因這間飯店是全南京市唯一有廉價牀位提供，而又可接待華僑的旅店。正在登記入住牀位之際，恰遇五位從香港來的女孩，因彼此同是異鄉作客，故不免便多說兩句，她們五人入住兩個三人房，故恰多着一張空牀，於是我便開玩笑的提議她們分租此牀位給我，不料她們竟認眞起來，就這樣我便入住「女兒國」。

既已「同舟」共濟，自然便得聯袂而遊。

南京位於長江下游，依山傍水，氣勢磅礴，故素有「鐘山龍蟠，石城虎踞」之號，南京雖爲「中國火爐」之一，幸而經連日豪雨洗禮，天氣變得清爽涼快。

這個江蘇省省會，擁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先後曾爲東吳、南唐、明及六朝之古都，太平天國得勢後，亦曾在此建都十一載，至孫中山先生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也曾在此建立臨時政府。

我們一行六人，首先是到中山陵憑弔一番。中山陵建築宏偉莊麗，與一般古代皇陵相比，它却又別具一格。在陵墓祭堂前，是一道濶十來米的石階，遊人要一瞻國父墓室，便先要登上此三百九十二級石階。

進入祭堂，可見一純以白石築成的墓室；在墓室內，遊人只可俯瞰國父之石棺，棺面是依照孫中山先生眞實高度而雕成的大理石臥像，在石棺之周圍，更飄溢着陣陣幽香，配以四周淸冷的石牆，好給人一種肅穆、憂傷之感。

從中山陵沿公路東行，便是靈谷塔，此座八層高的石塔，就是內裡的盤梯也是由石鑿成，比之蘇州的北寺塔，

更見寬敞明亮，登臨塔頂，憑眺四野，一片翠綠松濤，而蜿蜒起伏的紫金山脈，更可一覽無遺。

由原路乘公共車折回，可達南京博物院，院內陳列之文物器皿，由石器時代開始，及至現代的文革時期，院內除展有各類的文物外，還擺放每個朝代的革命家鑄像，尤以對領導農村起義的革命家，更是稱頌不已，如洪秀全、黃巢……等「民族英雄」，鑄像之外形不獨維肖維妙，臉容更是威猛肅然。

雨花台烈士陵園座落在南京市市南。當年中國內亂，不同黨派之支持者便在此展開廝殺，一聲炮響，十多萬中國人之鮮血便洒遍整個雨花台；仰視矗立在雨花台中央之死難烈士紀念碑，體內流着中華民族血液的遊人，更覺唏噓不已。

走出血淚交錯的雨花台，不知不覺間便踏進莫愁湖公園，園內不聞鳥啼，亦無人喧，只覺四周一片清幽恬靜，我們轉過水榭，穿過六角亭，沿着凝碧吐綠的湖畔而遊，殘陽泛影，湖面給照得一片金黃。

好不容易，才找得勝棋樓，在此樓之下，是一滿漂翠蓮的池潭，而屹立在池中央的便是莫愁之白石塑像，塑像疑喜乍笑，風情萬種，但却又有一種不吃人間煙火之秀氣。

暝色將降，我們回到旅館附近的小館吃冷麵、餛飩，五個小妮每人叫兩碗餛飩、一個冷麵，而我更每款來個雙分，結果女孩們都嚥不下來；自己抱着「暫不暴殄天物」之原則，於是一拍胸膛，便請纓收拾「殘局」——結果飽得幾乎將食物從鼻孔擠出。

至於和女孩們同房，那當然更是諸多不便：更衣換褲非進浴室不行，洗滌後的內褲也不能隨處張掛；況且在炎夏盛暑中，於房內也不得赤身露背。

還是怪自己當初口不擇言吧！

第二天中午女孩們便要南下無錫，故行程非緊縮不可，我們首先繞道一謁中山紀念碑，然後便向南京長江大橋進發。

「鋼鐵彩虹」橫跨水濶流急的楊子江，負有溝通國內南北兩地交通之重責。大橋分作上下兩層，上層爲全長四千五百多條的汽車公路和行人大道，下層則爲全長六千七百多米的雙綫鐵路，在大橋的兩端，且巍然屹立着四座巨大的革命烈士石像。

在橋端石像旁，還建有宏偉的橋頭堡，但今日的橋頭堡已闢爲大橋之管理大樓，爲了能俯瞰大橋之壯貌，我們這群「初生之犢」便直闖大樓，正欲踏上升降機之際，一聲喝令從管理處辦公室傳來，跟着一位氣冲冲的女同志便跑出來，並以頗不客氣的態度把我們驅走（上橋頭堡參觀，原來非以「鴨子團」名義申請不可）。

頹然離去之際，一位和藹友善的男同志竟又喚着我們，他原來便是大橋管理隊的隊長，在他的特別安排下，我們終能登臨高聳的堡頂，瞭望長江兩岸錦綉山河。

沿橋上行人道而遊，需要一個多小時始可步抵長江之另一端，但在柔和之晨光下，行來倒覺輕鬆清爽，俯瞰橋下暗湧湍伏的江水，滾滾黃濤，似在訴說千古以來的變幻。

由於女孩們中午便要南下無錫，而我則要到晚上才北上兗州，在火車站旁的玄武湖公園與這五位整天滔滔不絕的小妮們道別後，自己便繼續獨個兒的闖蕩。

玄武湖公園爲南京市最大的湖沼公園，全園由五個小洲組成，分別爲翠洲、梁洲、環洲、櫻洲和菱洲，五洲堤橋相連，環湖小徑長達十多公里，五洲之上遍植林木花卉，到處顯得一片鬱鬱葱葱，湖堤兩岸，楊柳低眉淺顰，微風過處，泛起絲絲漣漪。

雖身處如斯美景，但我却感身疲力乏，倦意不獨侵襲着我的四肢，更滲透入我的思緒。

我開始厭倦……厭倦每天不停的闖蕩。

雨連綿而下，四周像蓋上一層烏紗般，眼前一切都顯得矇矓，顯得迷惘、顯得與我無關。

也許是女孩們的南下，撩起我的鄉愁，沉重失落的感覺在蠶蝕着我的骨髓，滿腔孤獨無援的空虛正在我的血液中翻騰着！

呆坐在玄武門下，心情凌亂不堪，這是我獨遊廿二天以來，第一次感到的寂寞，一種漫長的寂寞。

走出亥武門，漫無目的在南京街頭徘徊，愈下愈急的雨水洒在我的面上，發出一絲異樣的感覺，最後在公共車站呆站下來，公共車駛近時所濺起的泥水，將我的褲管全沾濕了。

決定好了！什麼明孝陵、紫金山、梅園新邨、鷄鳴寺……全都不遊了，返火車站、返……。

愈是想冷靜下來，心緒却愈是紊亂，滿腹滿腦的矛盾，那可冷靜下來？

撫心自問：為何要在火車站睡？為何要落泊街頭？為何要像走難般擠火車？為何要吃肥豬肉客飯？為何要千里迢迢去捱苦……一個「為何」，實將我弄昏了。

整個火車站候車室都擠滿避雨的途人，水珠從他們的衫角滴出，一直滲透入長木椅內，直至整張木椅濕透為止，木質發霉的氣味，夾雜着避雨者身上發出的汗嗅，我幾乎要大聲叫罵出來。

究竟自己是否眞的那麼熱衷於此種刻苦體驗？是否有需要去考驗自己？耗去一年的積蓄，就是為爭取此等「自我虐待」！我在發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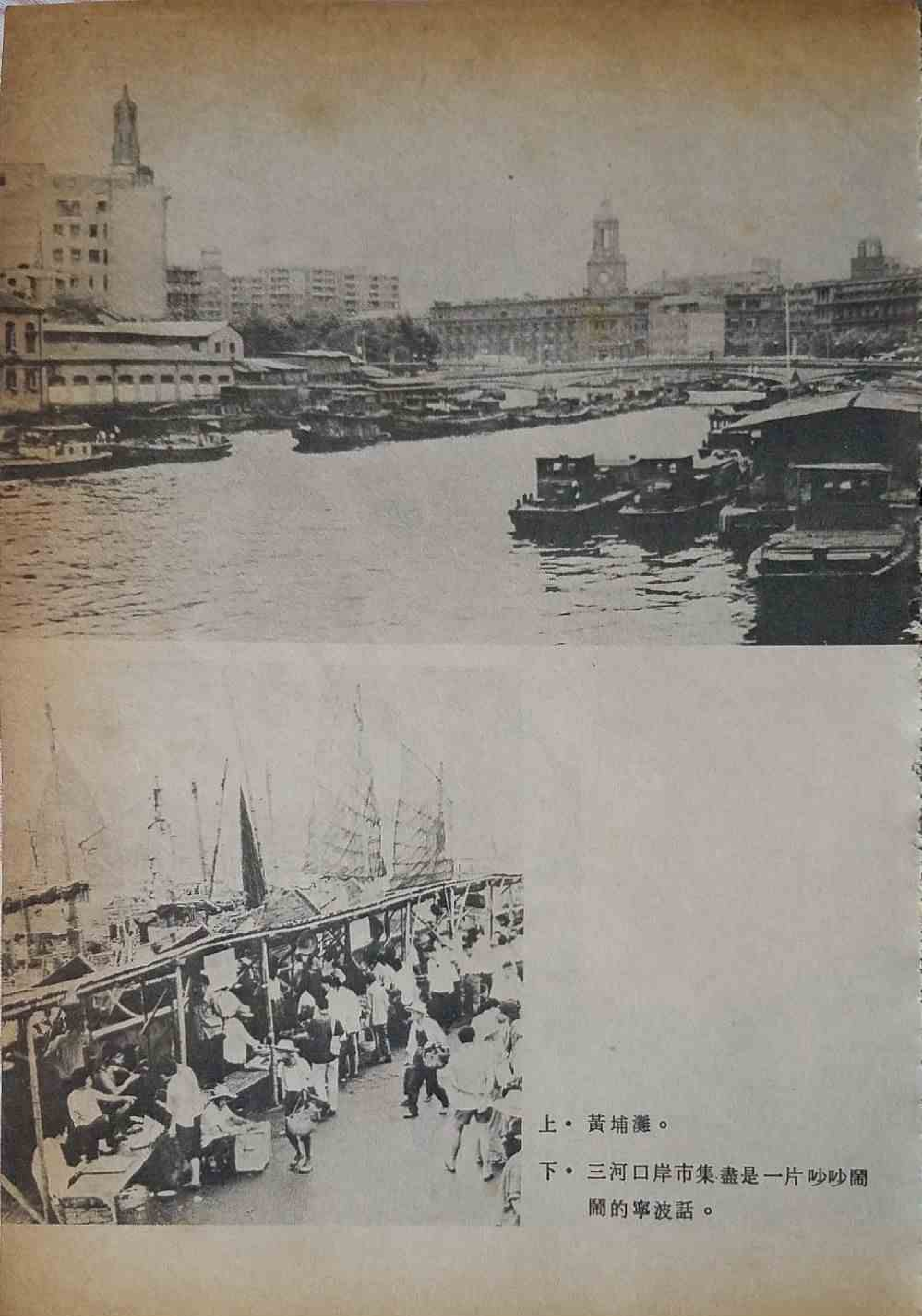
難道舒舒服服地躺在梳化看「吶喊」、約會女朋友看電影、挑戰新邨那群「波牛」踢「汽水罐」，那就是沒出息？難道要四處流浪，吃不豐、住不安，那才是洒脫？就這樣返家，也不見得是無勇氣。

家人的臉孔、朋友的召喚、同學的叫嚷，一一隱約浮現腦海。

六個多小時了，我像死屍般靠在候車室的長椅上，在幾番起伏的思想鬥爭下，我終翻出一個觔斗——要是這樣氣餒歸家，我必定會懊悔不已，懊悔至老死爲止！

爲實現這多年「鵠的」，我願繼續受考驗。

背上一肩行李，趕上十時四十分的夜行列車，再踏上漫長的旅途。



上‧黃埔灘。

下‧三河口岸市集盡是一片吵吵鬧鬧的寧波話。



上・洗衣、洗碗、洗脚盡在此的蘇州河畔。

下・無錫之黿頭渚。



上・莫愁湖內莫愁像，有着不吃人間烟火之秀。

下・氣勢磅礴，使人肅然起敬的南京中山陵。



凌駕在訴說千古風雲的長江上
的長江大橋。



山東

正當兩位小姐急得快要掉淚之際，喜見一途人經過
……石崖那邊，全車的旅客不是正伸長頸子在找尋我們嗎?
再度重逢，實是興奮得不能言傳，關懷的問好聲
不絕耳邊，而今始體會到什麼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第四章　山東

火車飛快的在黑夜裡飛馳，我也不知坐了多少個小時，只感到臀部麻痺，腰骨格格作響（以二千四百港元走遍大江南北，每程火車便只得坐「硬座」車卡了）。

晨曦初露，火車終抵兗州，在火車站附近的長途汽車站，以華僑回國旅遊的身份，始可免却排隊之苦及時購得六時二十分往曲阜的車票。

正於輪候上車之時，無意間側聞一位山東人在讚我的國語說得流利。出道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立時渾身盡覺飄飄然。

入鄉問路，遺憾的是老聽不明那山東話，幸而終給我找得一略懂國語的青年，在這位熱心青年的自動指引下，於行人稀疏的大街小巷中轉了約十多分鐘，始找到那幢位於「孔府」內的中旅社賓館；臨別之際，那青年惟恐我會在國內迷路，竟還贈我一張有漫畫介紹（恰像康樂棋棋紙）的全國地圖，地圖雖流於兒戲，但浮現圖中的却是清晰可見的誠懇情意。

大概是得承「孔家禮儀」之薰陶，賓館服務員的態度也顯得格外謙恭熱誠，我雖明言旅費有限不能入住套房，但那服務員還是笑容可掬的招呼我到會客室小坐，並以熱茶相迎，然後才垂詢我的處境，得悉我是清貧學生後，賓館方面便減收八元，給我入住十二元的雙人套房，而因我是隻身而來，更只收我半費六元——那倒是苦盡甘來，總算沒有白費坐了一夜火車省回之路費。

曲阜惟一可接待外賓的中旅社賓館，是位於「孔府」內的，府內清幽雅緻，滿庭皆為朱紅古樸的樓閣飛簷，這

——都是後世帝王因尊崇孔子之仁德而賜建；而入住孔府的，全是孔子的嫡系子孫。

北宋仁宗更對孔子之四十六代孫爲「衍聖公」，故自此以後，「衍聖公」之職便成世襲，孔府亦稱「衍聖公府」。

孔府佔地十六萬平方米，內裡分中路、西路、東路、內宅及花園，在西路中，座落有紅萼軒、忠恕堂、安懷堂，花廳等院落，每軒每堂都隔有一天井，天井內柳枝飄飄、青葱郁郁，原來此處便是「衍聖公」，當年接待達官貴人和自修學禮之地，但現在已改作爲賓館之客房，而在下所住的，就是紅萼軒的房子。

掀開垂地的竹簾，推門而進，喜見房內佈置簡樸雅淨，風扇、梳化、小几、浴室，無一不備；卸下一肩重擔，再清洗一番，一夜舟車之勞累便消失淨盡——這大概就是年青的本錢了。

顧及口袋有限的旅費，故沒有接受賓館所提供的包餐，而改到城中的小店果腹；這兒的食店，沒有招牌，也沒有刻意的裝飾，內裡只有兩張木檯和幾張長板櫈，不是察覺到門上寫有「水餃、餛飩」四字，可眞不敢莽進入內叫食。

這兒的水餃，餃餡蒜子特多，吃來別具風味，我一來便是三大碗；不一會，店內又來了兩個體格魁梧的山東漢，他們到來有若回到自己家裡般，逕自走進廚房，拿了兩串大蒜，一邊吃水餃，一邊便如咬蘋果般大嚼蒜子，吃得實在不亦樂乎！雖然如此，倒又不覺他們的口氣怎樣難受，或許這就是彼此「臭」味相投吧！

惟恐參觀孔廟和孔林的時間有限制，故便先往此二地遊覽，後再仔細參觀孔府。

孔廟距孔府不太遠，祇轉兩個街口便可到達；此廟爲魯哀公所賜建，是爲祭祀孔子之地；西漢以來，更得歷代君主的不斷加封追謚，故孔廟之規模便愈來愈大，廟內共有殿、堂、門、廡四百六十六間，總面積達二十一萬八千

平方米。

進入孔廟，原應穿過金聲玉振坊，經過聖時門，再踏過壁水橋，始至同文門，但由於上述一帶，現還在修葺中，尙未作開放，所以孔廟可供參觀的只餘下五分三，那只好直接經同文門進入。

由於斯時尙早，孔廟還未屆參觀時間，但自己一向性子急，發現廟門沒有深鎖，於是便悄悄推門閃身而進。一跨門檻，「噗、噗、噗」一陣急速而明快的震翅聲，即從樹梢傳來，三十多隻灰白色的飛鳥凌空亂撲，廟內四周古木參天，晨光從濃密陰森的樹梢中透出，混和着黎明的晨霧，好一陣肅刹！

二十多萬平方米的古廟，只我一人獨行，就是踏破落葉所發出之微響，也清晰可聞；轉過同文門，可見一座稍覺破落的樓閣，但一點點的破落却始終掩不住其宏偉的氣魄，三重飛檐，四層斗拱，丹牆黃垣，那正是珍藏歷代帝王賜書墨迹的地方——奎文閣，但看來藏書閣的頂層，現已變作大鳥巢了。

書閣之周圍，遍植蒼勁古樸的柏樹，滿池盡是綿綿的落葉，柏蔭蔽天之下，加上淸早之朝露，四周更顯一片幽深；萬籟俱寂中，突然間却會響起群鳥亂飛之聲，不時還有「啞、啞」鳥鳴，不是稍具「膽汁」，也會受不了這濃烈的古樸神秘色彩。

在奎文閣後，是金、元、淸三代興建的十三碑亭，亭內放着的，主要是唐、宋、金、元、明、淸各代帝王的修廟、建廟、祭廟等碑刻；十三碑亭內，共有五十多塊刻有字的巨型石碑，而石碑則屹立在石龜背上，至於那些龜相，有的是溫和柔順，有的却是兇面獠牙。

穿過大成門，便是孔廟的主體建築——大成殿，殿高三十多米，外型輝煌壯麗，殿雖古舊，但一點也不殘，黃瓦朱漆，彩繪金龍，氣勢雄渾；大殿之臺階上，周圍矗立着高聳的浮雕石柱，身處如斯巍峨的建築物間，不禁自形渺小。

大成殿前，是聞名已久的「杏壇」，當年「孔子游手緇惟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而「杏壇說教」便是由此而起。

孔廟之最終處，是爲聖蹟殿，殿內珍藏有一批石碑和石畫，用以敍述孔子之生平。

由孔廟前往孔林，徒步僅需廿五分鍾許，沿途兩旁，盡是參天古木，市內雖闢有公路，但却大半天也不見有車輛駛過，反之馬車倒來往得較頻密，公路上每相隔不遠還鋪有大堆禾草或糟糠，用以供驛馬食用。

曲阜之民居雖樸陋，居民雖稀少，但那並不見得是古城沒落之色，在這個文化古城裡，你不會嗅到一絲塵俗氣，而只感到陣陣素淡的古樸氣息——曲阜仍舊是三千年前的「少昊之墟」，此處不聞人聲喧，但聞馬蹄響。

座落在曲阜城北的孔林，佔地廣達二百萬平方米，是孔子及其後裔安葬之地，是中國最大、持續年代最長、保存最完整的一個民族古墓群。

墓地的大門是一刻有「至聖林」的木牌坊，之後就是一條筆直的神道，神道兩旁植有非常濃密的檜柏——遍城古木，可就是曲阜之特色。

孔林之內；漫山一片鬱鬱蒼綠，四周沉寂得陰森詭異，林中有數達千個的墳墓，而孔子墓就座落在孔林的中部。

孔子墓四周有紅牆環繞，內裡除葬有孔子之屍骨外，且座立有孔子之子「泗水侯」孔鯉墓，和孔子之孫「沂國述聖公」孔伋「子思」墓，因上述二塚分別位於孔子墓的右邊和前面，故孔子墓之佈局便得名爲「携子抱孫」局。

至於孔墓之左邊，還有一所破落的木寮，原來那便是當年子貢爲孔子之死，守喪三年而搭建的居所。

「子貢廬」之門現已上鎖，欲窺屋內情形，便只可從窗隙細覷，但當我探頭窗框之際，却萬料不到十多隻驚弓之鳥竟突然奪窗而出；驚魂稍定後，再伸長頸子看個究竟，見寮內既陰暗且潮濕，除於屋角處有一爛石磨外，滿室

發出陣陣霉爛惡臭的鳥糞味。

為一睹這爛石磨，一嗅那鳥糞，我便給寮內的肥蚊針得滿面紅腫，可眞倒霉透！

在數千個碑碣間留連至午後，始回到城內小飯店吃午飯，店子雖侷促一點，但却充滿人情味，就是吃了一頓一塊錢的午飯，已和那老廚子混得有如忘年之交。

飯後再回到孔府閒遊。府內分中、西、東路、內宅和花園，當中以中路為全府之骨幹，內裡建有官衙、廳堂，是為「衍聖公」處理府內府外事務之處，在中路之後卽為內宅，主要由五座樓閣組成，為孔氏世家之寢室。轉過內宅的後堂樓，便是孔府之花園，園內寬敞雅緻，四周盡是茂密的竹林，間中還置有幾許魚池及盆景，以供「衍聖公」眷屬休憩。

至於孔府東路，則因仍在修葺而未作開放遊覽。

只消大半天時間，已可輕輕鬆鬆的遍遊「三孔」，可是回到房子，又得拚老命的洗擦大堆的汚衫髒褲，回想往日在家中，就是將衣物掉進洗衣機的功夫也可省得，如今眞可謂是「英雄落難」！

黃昏之時，又到中午才光顧過的小飯店，老廚子見到我老遠便向我招手，和老師傅邊吃邊說笑，可眞是一見如故，臨走時，老師傅還興緻盎然的聲言明天給我做一味撚手小菜，但可眞有一味叫「巢衣釘」的小菜麽？

老師傅見我聽得「眼光光」，一氣之下，便逕自走進廚房，不一會，竟傻裡傻氣的一手提着一大公鷄出來，另一手則拿着鑊鏟，作出如炒良香粟子般的手勢。

啊！原來那是「炒鷄丁」。

一時間，整個飯店都給逗得笑聲四溢——我實在喜歡這裡單純樸實的鄉下人；可惜明早便要告別這可愛的小城！

七月十三日，天陰有雨，乘長途公共車回到兗州，剛給我趕及八時零九分往泰安的火車。

一個半鐘許，列車便抵泰安，剛步出車站，一位操廣東話的中旅社人員便向我招呼，隨即便請我上小巴，並說可送我到泰安市惟一可接待外賓的「第三招待所」，可是轉念一想，國內那有免費接送遊客服務？

垂詢之下，原來一程小巴，就是以學生身份得優待六折收費，也要三大元；那惟有促促下車，那服務員立刻便露出不悅之色，再向他詢問那裡可有公共車開往招待所時，他沒好氣的指指方向便是——眞現實！

結果以五分錢乘公共車，下車後再徒步十五分鐘便到第三招待所，在這兒購得一份登山圖、辦理登山的手續、取出少許上山用品、把大背囊寄存在招待所，便開始攀登這五嶽之首——泰山。

泰山主峯海拔一千五百二十四公尺，其高度雖只位居五嶽中的第三位，但因其位處魯中平原，平地拔起，不禁令人倍覺高聳宏偉，向爲學者賢士視爲不屈不朽、堅貞不移之象徵，故歷代帝王都到泰山封禪拜朝，相傳古來有七十二代君主之興起，都是在泰山上會諸侯、定大位所致；加上歷代文人學士，如孔子、司馬相如、司馬遷、李白、杜甫、蘇軾、蘇轍等，都曾慕名而至，故使得「岱宗」之名盡蓋其餘四嶽。

登岱之起點「岱宗坊」距招待所只二十分鐘路程，於此仰視泰山淩駕於滾滾雲霧之上，更覺此「五嶽之長」氣勢磅礴。

從石坊北上，便是王母池（古稱「群玉庵」，至唐代易名「瑤池」），池院內有一潭王母泉，泉水清澈甘冽，故不少內地遊客都在此沏茶品茗。

由王母池再走約一里路，便至登山盤道之起點——一天門。泰山有三度「天門」，分別爲一天門、二天門（又名中天門）及三天門（又名南天門）；而在一天門附近，可見牌坊林立，其間有一名「孔子登臨處」的石坊，便是相傳孔子下馬登岱之處。

經過紅門宮，穿過萬仙樓，乍見路側石壁上刻有「虫二」兩字，原來這是取「風月」兩字之字心而成，比喻泰山之自然氣魄「風月無邊」。

再上則爲斗母宮，宮中有一「聽泉山房」，在此可觀「三潭迭瀑」，更可聞湍溪激岩鏗鏘之聲；於斗母宮門外，還有一株明代所植的槐樹，古槐巨根伏地，裂紋斑駁，猶如臥龍翹首，故得名「臥龍槐」。

走過歇馬崖，忽覺古柏參天，林蔭蔽日，步履其間，如進洞中，踏着的原來正是著名的綠蔭長廊「柏洞」。

經壺天閣後，山路逐見陡峭，此處有一「廻馬嶺」石坊，相傳宋眞宗欲策馬征岱，至此也無奈要勒馬而回。

攀上中天門，便是東、西兩登山路綫之交匯點，故遊人特多，在此環望四野，高山流水，可盡覽無遺：東見中溪山雄峙群峯，南瞰汶河碧水如帶，西眺鳳凰嶺蜿蜒雲濤間，北望天柱峯巍峨聳現；如此壯麗山河，豈不令人悠然而生飄逸之感！

中天門不獨風景怡人，且還建有賓館、亭子、茶水站、小賣部和飯館以供遊人休憩進膳。由於攀至中天門之時，已屆午飯時間，於是便涉足那古色古香的飯店以圖果腹。飯館內寬敞雅潔，但內裡却只有一席外國遊客和另一席狀似內地高幹的旅客在午膳，空着的檯椅多的是，於是便到飯館外通知在登山時相識的一對老夫婦到來進膳，怎料他們竟嫣然婉拒，經兩老解釋後，始知該飯館只接待外賓和華僑。

眞料不到在此深山莽野，竟還有此等界限之分！

回到飯館，已見兩桌遊客的桌上堆滿各式各樣的餸菜，桌旁且有多瓶白酒和礦泉；如此排場，又豈是在下所能

負擔起，還不是選上三十六着之首着——走回群衆裡。

料想此趟空肚征山，可有得捱了，但走了五分鐘許，却又有峯廻路轉之勢——喜見路旁一間山寨式飯店，在此一口氣便吃了三大碗湯麵、一個素菜，才是一元四角，可已飽上七成了（因上山經驗所得：山中茅廁氣味難熬，故實不應負磅過重）。

中天門過後便是「快活三里」，大概是取自快活不知路程長之意，途中有一石峯冲天而立，峯岩刻有「斬雲劍」三字，據聞泰山雲雨變幻，常以此爲界，雲霧降至此岩以下便會化作雨水。

三里之盡頭是「雲步橋」，此橋白雲繚繞，行於橋上，如步履雲濤之下，橋下有一「酌泉亭」，亭中有詩云：「且依石欄觀飛瀑，再渡雲橋訪爵松」。在此確然可觀石崖飛瀑懸流；渡過雲橋，漸見三株蒼松屹立路旁。據史記記載：「秦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因三松擋雨護駕有功，遂封松樹以「五大夫」爵位（五大夫爲秦朝九品官位，而非指五株松樹）；但原樹早已被大水冲走，現存的三株只爲清代補植而已。

在三株古松旁另有亭五間，稱爲「五松亭」，於亭間遙望，可見峭壁危岩中，挺拔聳立着古松一株，葉密如絲，枝繁若紙，名曰「望人松」，又稱「迎客松」。

五松亭之上爲朝陽洞，在朝陽洞隔谷遙望，可見在懸崖峭壁上有一「萬丈碑」，上面刻有清乾隆皇帝的「咏陽洞」詩。

往朝陽洞而上，放目遠眺，且見「萬松山」上蒼松疊翠，混作一片「松海」，而與松海遙相對峙的，則爲「對松亭」，亭間更可聞松濤瑟瑟、山風呼嘯。

從萬松山谷底至南天門的一段山路，既長且峭，是登泰山全程最要命的一段，稱作「十八盤」，中以「升仙坊」爲界，坊南爲「慢十八盤」，坊北則爲「緊十八盤」。

好不容易捱畢「慢十八盤」，仰首一看更漫長、更筆挺的「緊十八盤」，可眞叫人洩氣，至於我行得下巴對膝頭之際，身後忽然傳來：「火車頭，不要……給它停。」

那原來正是在中天門認識的那對老夫婦，兩老雖已過古稀之年，但其登山鬥志却絕不遜於年輕的「急先鋒」；看他們手持竹杖，互相扶持的一步一杖地踏着盤道，恩愛之深，更是難以言傳。

孫老伯自己雖已氣喘如牛，但仍豪邁地嚷：「喲！火車頭不行？走吧！」一面洋洋得意的樣子，眞好不氣人！

穿過南天門上的「摩空閣」後，可見一座以鐵瓦蓋頂的「未了軒」。

在南天門之西爲月觀峯，於此不但可觀月出奇景，若於星光月朗下，更可遙瞰濟南燈光隱現；峯頂還有兩塊嶙峋巨石互相對峙，恰似兩扇大門，是以稱作「西天門」。

從西天門折返南天門，再往東走，是一條非常平坦的山徑，稱作「天街」，在此天街的兩旁，座落有少許民居、商店、學校和幾所旅館。

天街盡頭是碧霞祠，是祠爲岱頂最宏偉的一系列宋代建築物，祠內有正殿五間，神樓外還有鐘鼓二樓，大殿之內，安置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銅像，內裡且有一座千斤銅鼎和萬歲樓，遺憾古祠久經滄桑，內裡大部分之樓閣、鑄像已盡爲失色。

翻過碧霞祠後的山崗，便是唐摩崖（又名大觀峯），這座高約十三多米的壁崖上，滿是歷代珍貴石刻，其中最負盛名的可算是唐玄宗東封泰山時，親筆書寫的「紀泰山銘」。

至此，泰山之巔——玉皇頂，已在目下，頂上座落有「玉皇宮」，宮中置有一「極頂石」，是爲泰山之絕頂，登臨此處，只覺群峯俯首，雲霞稱臣，驀地自覺無限神勇偉大，一時間大有仰天長嘯之衝動。

絕頂附近還有一「古登封台」碑，爲古代帝王登山祭天設壇之處，在玉皇宮門外，且有一黃白色的石碑，是爲

「無字碑」，為漢武帝祭山時所立。

在玉皇頂下不遠處，找得「第五招待所」投宿，此處最便宜的單人房日租為七元，房內清爽雅緻，且有一大棉褸提供，遺憾的是房內並沒有自來水喉設備，要用水的話，便非到天井的公共水喉取水不可，若要淋浴，也只好關上房門用面盆洗，但在攝氏十度下要光着身子淋浴，還是免了！

旅館雖提供六元三頓的包餐，但為求平衡每日的開支，還是到玉皇頂的食品店買餅乾果腹算了，七角四分錢一大袋雜餅，餅質雖異常粗劣，但有熱白開水送口，也勉強可塞飽肚子。

因山上寒氣迫人，加上整天趕路，故晚上七時許便鑽進被窩，可恨第二天一覺醒來，已見曙光散遍牀頭，連褲子也顧不了拉緊，便抓起相機往「觀日亭」那方走。

啊！紅球已畢露！才是五時許，那可惡的朝陽已全然奪霧而出，整個泰山已給照得一片絢爛，真恨不得指天大罵。

最惱人的，是更聽到一個北大學生在「晒命」：「你看見嘛！地平線那絲晨暉，忽然一記白點漸漸變黃、變橙……嘩！滾圓的火輪高高昇起！偉大！妙極！」

看他一副陶醉的樣子，可真叫我氣極！辛辛苦苦爬了一千五百多米，就只聽到日出的描述？「偉大！妙極！」

既已「失之交臂」，惟有「亡羊補牢」；趁着艷陽高掛前，趕快在柔和晨曦下，盡將岱頂名勝攝進鏡內，為求登高望遠，故得攀上玉皇頂，於此俯瞰碧霞祠，白霧瀰漫彷如天宮雲殿。

移步往西，有一「望河亭」，在此可遠眺黃河如白帶縈繞，繼而步下極頂日觀峯，可見一巨石忽指北方，稱為拱北石，又名探海石，石下雖為形勢陡峭的萬丈深淵，但不少遊人卻偏愛據險自豪，危坐石眉，觀賞日出。

再往日觀峯南下，便是「瞻魯台」，據聞古時在此因可遙瞰魯故而得名；在石台附近，兩崖峭壁對峙之間，有

三塊大石互相接銜抵撐成橋，因下臨深谷邃淵，其勢險峻，而橋亦非人設，故有謂「仙人橋」。

翻過泰山東端，遠赴西天門，回首岱頂，漫山盡掩在茫茫霞霧之中，極目西方天際，只得見洋洋雲濤，儼然大海巨浪滔滔，惟見少許峯巔，猶似汪洋中之孤島。

非林耗畢，亦已盡興，於是慢步踱回旅館，大汗雖已全消，但偏覺身體不潔，遺憾房內苦無用水，只有到天井的公共水喉取水，阻手礙肘的和衣抹身，倒不如乾脆脫下上衣，洗個痛快；如此一洗，竟給穿上大棉襖仍冷得縮首聳肩的同志看得目瞪口呆，一位男服務員還來讚我好體魄，經此一讚，實使我這「瘦骨仙」受寵若驚，口裡雖謙說「那裡，那裡」，但心裡却已樂得飄飄欲仙！

怱怱整頓行裝，便沿原路下泰山，只消兩小時八分便下抵泰安，到招待所取回證件行李後，為免錯失上午十一時十二分的那班火車，於是便棄遊岱廟，提前一小時往火車站候車。

在候車室中，喜與幾位浙江大學生閒聊起來，彼此交換一下學生生活，談得不亦樂乎！但最高與的，還是從他們之言行中，得悉這新一代的智識分子對祖國仍是深懷厚望。

中午十二時一刻，列車終奔抵濟南，在車站旁的旅館介紹所指引下，好不容易才找得那「華僑旅社」，因旅社前身為濟南飯店，故在問路方面曾幾出誤會。

旅館有雙人套房，亦有大房的牀位，十八元日租的套房當非在下所能負擔，至於大房牀位，則只收日租四元。而所謂大房，就是房內沒有浴室和廁所，一房五牀，要與其他旅客同宿，但由於斯時旅客稀少，故只我一人獨霸大房，惜住大房最煩人的是連公共浴室也沒有；最後，祗迫得悄悄用公廁的水喉淋浴，可眞狼狽非常！

清洗工作做畢後，連進小休也省得，馬上便展開濟南漫遊——獨遊就是有此種不需與同遊商榷之樂。

濟南素有「泉城」之稱，全市計有百餘處泉水，其中以趵突泉、黑虎泉、五龍泉、珍珠泉四個群泉最負盛名，然而就是號稱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也叫人失望萬分。

趵突泉之特色本在「泉源上奮，水涌若輪」，但因濟南大量抽用地下水以發展工業，致昔日水柱奔騰、水花四射的泉眼已不復舊觀，不過唏噓慨嘆並不止于此，這「天下第一泉」今天竟落得隨意給遊人洗手、洗脚和抹身。泉面除此還漂浮着大堆的橙皮、廢紙；我不禁要問一聲：各泉管理員，你來幹啥？

沿趵突泉東行，可到河濱公園的黑虎泉，此泉群有十四處泉水，泉水通過三個石雕虎頭噴注方池，但方池現已幾乎變作街頭游泳池；呆視小童暢泳泉水之際，側聞一山東老伯輕喟，始得悉昔日此處泉水原是汩汩上涌、幽深清澈、綠如翡翠、清若瓊槳，且有「石蟠水府色蒼蒼，深處澤如黑虎藏。半夜朔風吹石裂，一聲清嘯月無光」之稱譽，聞此可真叫人不忍卒睹眼前情景！

濟南向有「家家泉水，戶戶垂柳」之雅譽，遺憾遭時代變遷之無情，楊柳雖仍戶戶垂，但泉水却盡被工業抽用和污染，甚或珍珠泉、五龍潭、舜井泉……等名泉，也無一幸免！

失望之餘，惟有至城北的大明湖閒蕩。大明湖號稱「南岸佳境」，湖內有明代重建的「明士軒」和「北極廟」，且有為紀念南宋詞人辛棄疾而建的「稼軒祠」，沿湖邊而遊，還可見在「老殘遊記」中提及的「明湖居」和清初文人王士禎之「秋柳園」，但現已一一闢作茶室或上落船艇之處。

古人曾以「四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來描繪大明湖，但因不久前才遊過杭州之西湖，故看來總覺大明湖是「浪得虛名」而已；此外，湖面實在擠得太多小艇，湖邊且還建有不少現代民居，以致大明湖之素淡恬靜盡毀。

因遊畢上述名勝，為時尚早，故也不辭路長，走到濟南市以北的金牛公園，才踏進公園，始知那是一個動物園

，動物園雖不足遊，但於此却可多給我得窺濟南市民醜惡的一面。

在公園內之熊山，當地遊客竟以石塊投擊大熊爲樂，他們一面以麵包吸引大熊正立園中，另一面却以石塊瞄準，猛地向大熊之鼻和額角投擲，大熊被擊中無處洩怒，惟以互相嘷吼追打，而在園外之遊人就樂得捧腹大笑，我雖曾找人來阻止此等卑鄙行爲，無奈四野也不見管理員之踪影，氣煞之餘，眞恨不得一把兒給他們推下熊山！

出遊以來，已習慣了每天五時起牀，因醒來無事可幹，一時心血來潮，便到房外洋台上的石欄做掌上壓，只做了五十次已無力再支撐下去。眞是「英雄」無復當日勇。

在洋台享受片刻「晨光浴」後，便起行前往火車站，於此因好奇當地人喜吃燒餅，故自己也買來一個淺嚐，怎料濟南燒餅竟比「隔夜豬仔飽」還要韌。由於兩顎咀嚼用力過猛，顎部竟然抽筋起來！

早上乘八時三刻開出的火車往濰坊；由於火車誤點，故至下午一時才抵達這山東小市；步下火車，第一個感覺便給我如臨紹興般：車站細少簡陋，途人衣衫襤褸，且帶目光呆滯。

市內除在車站告示箱內貼有一濰坊簡圖（手繪的）外，便別無他圖出售，而從此圖看來，濰坊根本無一可遊，但既已千里而來，也得到市中走走，於是便坐上車站內的公共車，來個車上暢遊濰坊。

艷陽高掛，天氣熱得連蒼蠅也不願多飛，市內一片蕭條，靜得簡直死氣沉沉，街上遍地黃沙，就連途人也不多一個，熱風撲面，使人面皮也乾涸得快要爆裂，如斯的一個「鬼地方」，還是不宜久留，於是乘車返回火車站。

臨離開濰坊，到站前的小食館吃肉麵，可是肉醬入口，只覺隱隱一陣腐臭味，正欲一口噴掉之際，却見身旁十來個本地人正目光烱烱地圍觀看我，那惟有「唃」的一聲把大堆深褐色肉醬嚥下。

走出食店，忽忽買了三斤多香瓜、青瓜、蕃茄吃，藉以清洗口腔之腐臭味，連同早上的水蜜桃，今天已吃了差不多五斤的水果，幸好迄今還未至拉肚子！

火車抵達青島時，已是晚上十時四十二分，踏着淡淡月影，終在車站不遠處找得華僑飯店，那和藹可親的老服務員在得悉我是學生後，便給我以六元的單人牀位租金入住雙人房，房內梳化、書檯、衣櫃齊全，且有冷熱水喉設備。但經一日四處奔走，卸下背囊已累得和衣倒睡。

在青島火車站旁的長途汽車站購得「嶗山旅遊」車票，就憑這五元的車票，便得有一天「嶗山北九水」及「太清宮」之遊。

旅遊車於早上七時出發，車子沿着崎嶇險峻的山徑緩緩攀爬了約兩個多小時始抵北九水；但下車後，整車的旅客却因苦無嚮導，而只得依簡圖上山，我們所知的，就只是要到潮音瀑，然後要於兩個半小時內返回旅遊車繼續向太清宮進發。

爲爭取時間，旅客們便自組小隊，由一些途中特別多意見的「大聲公」當領隊上山，至於途經的名峯怪石，便只能依簡圖之描述，再加實景之比照以作猜估。

對於此等需靠旅客自己摸索的旅遊，中國旅遊當局實應作適當的改善。

嶗山之勢，雖沒有黃山之靈秀，也缺乏泰山之雄偉，但嶗山却有着自己獨特的淡樸，一種未經粉飾過的山氣；清幽的山頭，沒有奇松異卉，亦沒有嶙峋怪石，就只是由青草和斑駁石塊砌成的嶗山，但它却代表着安詳恬靜的一面。

未至潮音瀑，已遠聞汩汩水流聲，親臨潮音瀑，却見水瀑咆哮奔騰，一崖泉水傾流峭壁，恰似一匹透明帳簾蓋石崖。

由原路折返北九水，旅遊車再翻過連綿山丘，轉過遼濶的黃海之濱，遂而抵太清宮之山脚。

大家下車後循着唯一的山徑往「下清宮」，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下清宮和太清宮的歷史背景，遊來只覺索然無味；中途抵龍潭瀑時，由於大部分旅客已太累不欲再走，而小部分則仍堅持要往朝霞洞，於是大隊便於此解體。

鑑於山徑祇北一條，迷路的可能性實不大，於是自己便獨自前往，惟是要緊記的是要準時返回車上便行。

走了約一小時許，終抵朝霞洞，此洞實爲一非常短的隧道，洞內不但陰暗潮濕，且存惡臭異味，稱之爲嶗山名勝，實可謂荒謬之極！

下山途中，恰遇同車兩位女「鄉里」，兩位小姐於是便隨我一道下山，怎料返抵山脚，旅遊車連同其他遊客均不知所踪，細看腕錶，差不多尙有一小時才至開車時間，那究竟是什麽事？

一時間，兩位小姐頓感焦躁彷徨，而自己因身負「護花」之責，故不得不強作鎭靜以安慰她們。

走出公路，既無駛經車輛，亦不見路人行經，於是惟有沿着這條依山傍海的公路繼續搜索旅遊車。

一路上，她倆只呆視遠處碧海，一直沒發一聲，而我亦無意打破她們的沉默，因我實不愛刻意取悅別人，但無論如何，我不習慣此種僵局，亦不相信無法克服窘境。

遠眺黃海，隱約祇見幾艘孤帆在渺無邊際的汪洋中浮沉，清勁的海風混着淡淡的鹹味撲面而至，更給我們三個「異鄉客」帶來前路茫茫之感。

我已作出決定：若在三十分鐘內仍找不着旅遊車，便攔途截車返青島，可是已走了二十分鐘，仍不見有車駛經；至於公路兩旁，一面爲峭壁，另一面則爲懸崖，可眞是「呼天不應，叫地不聞」，若今夜要在這公路露宿，那可眞不堪想像。

正當兩位小姐急得快要掉淚之際，喜見一途人經過，據他所說還見一旅遊車停泊在沙灘上。

可有一線生機了！希望那途人沒有說錯。

石崖那邊，全車的旅客不是正伸長頸子在找尋我們嗎？

再度重逢，實是興奮得不能言傳，關懷的問好聲不絕耳邊，而今始體會到什麽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經此意外後，旅客彼此間的隔膜盡消，歸途上滿車盡是笑聲和歌聲，車廂中那大群年輕人原來都是北京大學學生，其中一位唸語言系的，爲想聽聽我的英語，竟要我引吭英文流行曲。

因我唸的是新聞系，故他們還建議我投稿到國內的「中國青年報」，希望我以華僑身份細訴在祖國所得的感受，尤其是對內地時下一部分穿那大紅大綠的喇叭褲、花襯衫、太陽鏡等服飾，以及提着播放着「鄧麗君之歌」的錄音機四處招搖，遇見歸僑便拉說幾句「哈佬，拜拜」之鹹淡英語等行爲之看法。

至於他們一群大學生對此等色彩炫目的服飾，以及「前衛」的行爲，又有什麽感想？原來他們視此爲崇洋諂外的怪行，尤其是給外國人見到時，他們更覺失却中華民族之自尊，據他們說，那些有若小丑的「流行」服飾，都是港澳僑胞傳入的，至於近年來時興的「墨汁眼鏡」，則是拜一部日本電影「追捕」中男主角所賜。

七月十七日的清晨，雖是細雨紛飛，但總不能躭擱我青島之行。

青島三面環海，是一個典型的海濱城市和貿易港口。它位於山東半島的黃海之濱、膠州灣畔，由於受着海洋性氣候所影響，故夏季氣候清爽涼快，爲中國大陸的著名療養及避暑勝地。

沿貴州路東行，轉入一條壯濶漫長的「海棧橋」，大橋直指黃海，其盡頭爲一座朱紅色的亭閣，在此環視，只見白茫茫一片的無際汪洋，巨浪驚拍橋邊，湧起滔天浪花；澎湃洶湧的濤聲。夾雜隨風飄來的雨粉，好給人一種煙波浩渺之感。

青島的遊覽名勝，其實並不多，只有魯迅公園、海產博物館、海浴場，但它吸引人的地方却不在於此，而是基於它的寧靜和諧。市內主要的街道，多是依海灣而建，既康莊且潔淨，它遠離人喧和馬達聲；至於此處的民居，則盡是稀疏的歐洲式紅頂平房。

更要一提的，就是青島的居民，我並不想作穿鑿附會的讚嘆，事實上，當地的老人都是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小孩都是一副活潑可愛的佻皮相，至於青島之女子，更是膚色白晢、樣子甜美，比之蘇州美女，更是素淡明媚。

依照原定的行程，下一站原應是往天津的，但因一路上都側聞同志們稱大連有若蓬萊仙境，於是便臨時決定繞道北上遼東半島，可是礙於三日後始有船開往大連，惟有乘火車取道烟台再轉船北上。

從青島開往烟台的列車，每天只開早上八時十分一班慢車，箇中旅程沉悶而漫長，熬過艱苦的七小時終於在下午三時十分抵達烟台。

在火車站對面的航運港口，幸得公安人員的特別安排，始免却排隊便得今夜開往大連的三等船票，一切安頓好後，便將背囊寄存在碼頭，然徐孑然一身溜到市內遊蕩。

烟台位於山東半島東端，因地處沿海，故航運業特別發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典型貿易商港，沿着海旁而行，可見不少躉船維修廠，而在公路上走動着的，絕大部分都是各類型的老爺貨車，尤其是在碼頭一帶，四處皆是忙着上落貨的運輸工人，他們無分男女，均是穿着一式的工人服裝，粗獷的外型却充滿朝氣。

在此黃沙飛揚的馬路上，若不是廣植有樹木，便簡直與香港的西環沒有兩樣。

紅日西沉，襯着那高聳的煙囪，裊裊的白煙，構成的黃昏，雖沒有絢爛的彩霞，但却給人一種柔和閒適的感覺；辛勤了一整天的貨運工人，現在也可舒一口氣了，他們依憑在碼頭附近的石躉，一邊悠閒地在噴煙圈，一邊則閒

聊說笑。

烟台雖沒有任何遊覽名勝，但我却深深愛上它那粗獷的美。

在碼頭附近的廣場上，且見圍來一大群途人，原來從哈爾濱來了一隊「街頭雜技團」，正由幾個十二來歲的小演員在表演着頂碗、軟骨術等雜技，至於年長的團員則在旁奏樂，大鑼大鼓的吵着，好不熱鬧；小團員的表演雖不見得怎樣突出，但這麼小的年紀便要四出「跑江湖」，況且他們表演得亦實在非常賣力，汗水與泥垢沾滿一身，看得滿街的觀衆都拍掌叫好，而我更將滿袋的輔幣全打賞給他們。

怎料過了不一會，另一位年紀較少的團員又端上砵子向我討打賞，一時間自己眞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猶疑之際，先前向我討打賞的少年，立刻上前，不響一聲的便踢向這小子的屁股，眼裡更罵着小傢伙竟又向我討錢；僅這一脚屁股和凌厲的眼神，已把江湖藝人的豪氣盡露無遺。

臨離開烟台前，竟然也要在碼頭前的小飯店出洋相！事緣於自己實太魯莽，不問麵價便謬然下單，怎料六両麻醬麵（約爲爲一湯碗麵）竟收兩塊多，爲免一錯再錯，於是在「面懵」非常下，也得毅然起來退單，此語一出，震驚四座，十多雙眼睛全部投以驚訝之色，大概是不大相信我這「香港濶客」竟如此「寒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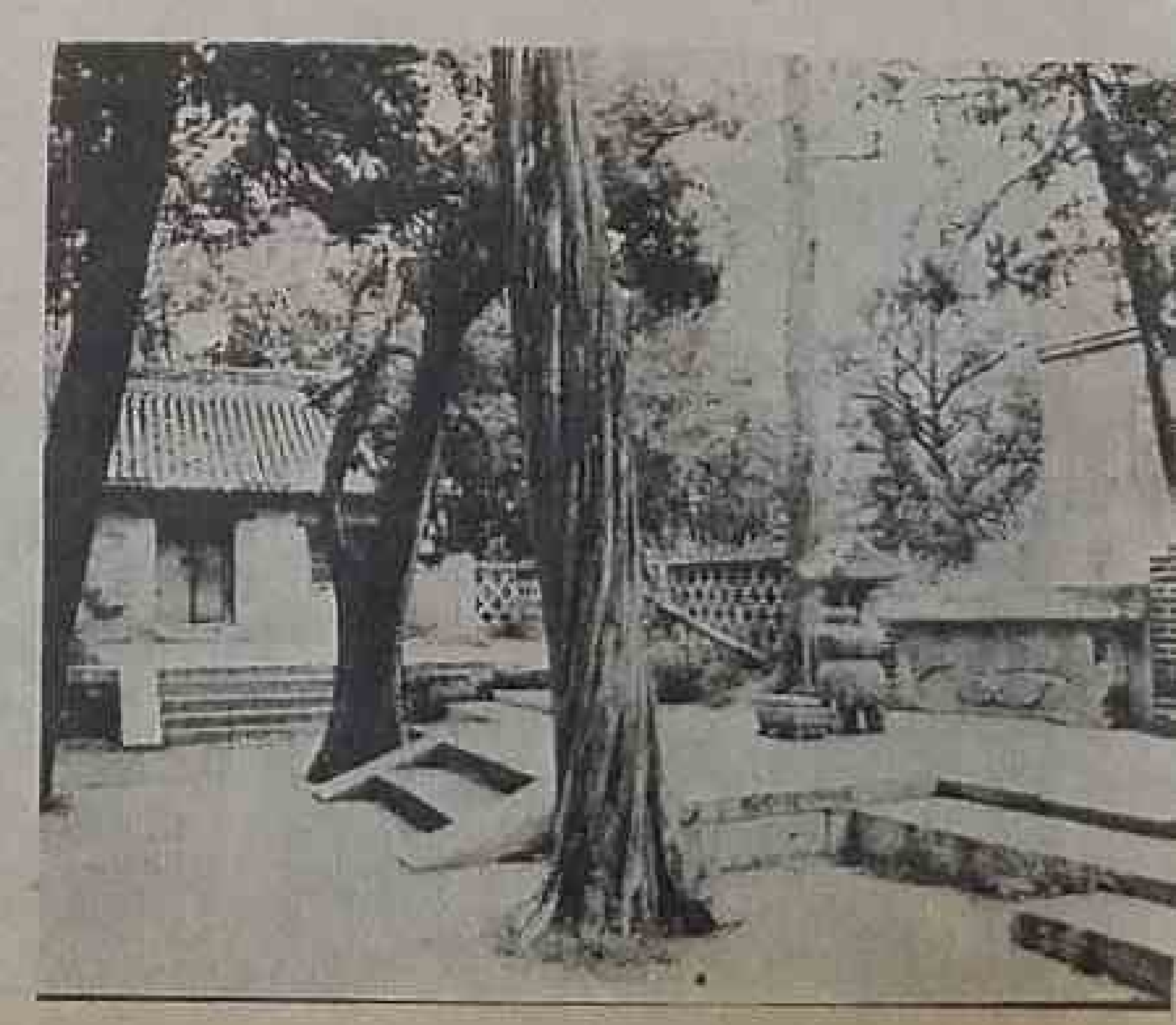
「同志」們豈知曾某若要完成整個旅程，便非得時刻勒緊開支，絕對不容有「只此一次，下不爲例」的藉口，這是我的原則！

上• 遙指黃海的青島海棧橋。

左下• 孔廟內之杏壇。

右下• 孔林內子貢昔日守墓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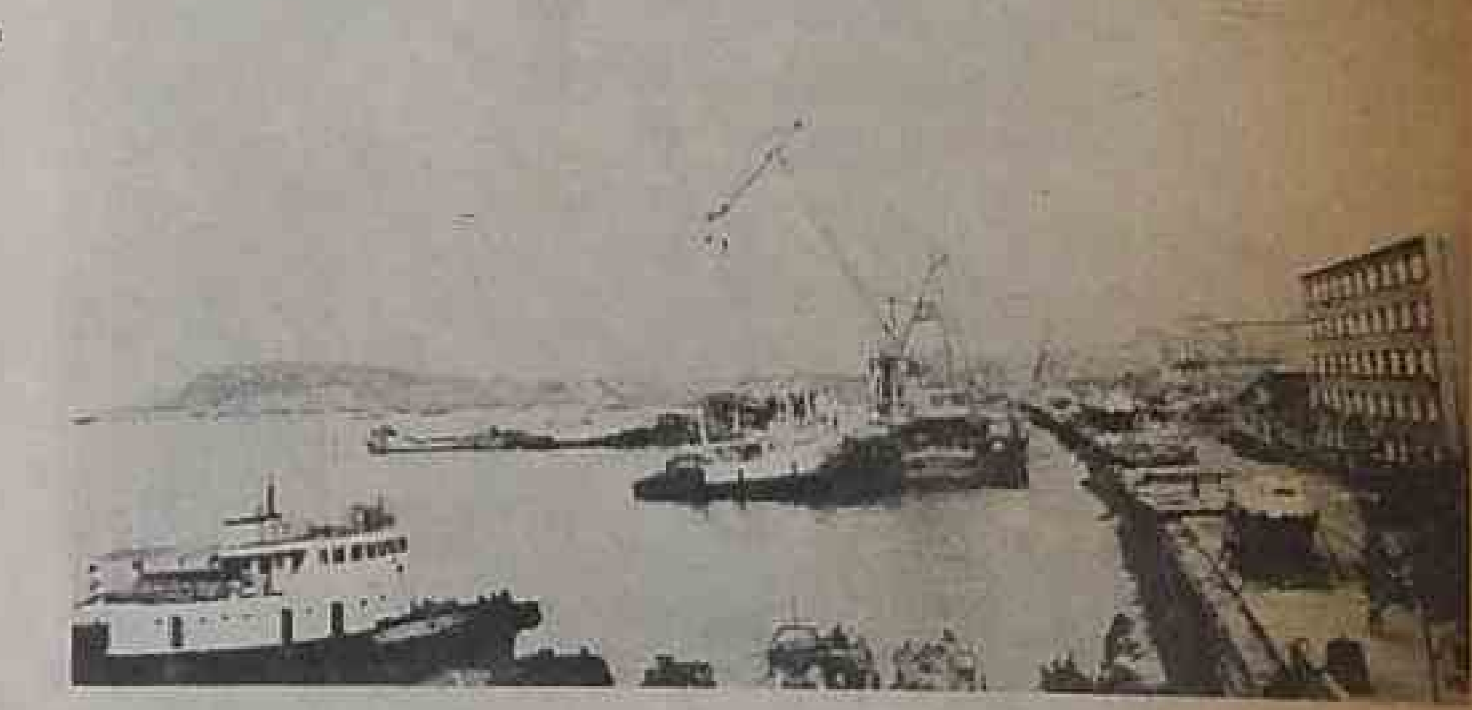


上．有「天下第一泉」之稱的趵突泉。

中．沒有任何名勝的烟台港。

左下．四周沉寂詭異的孔林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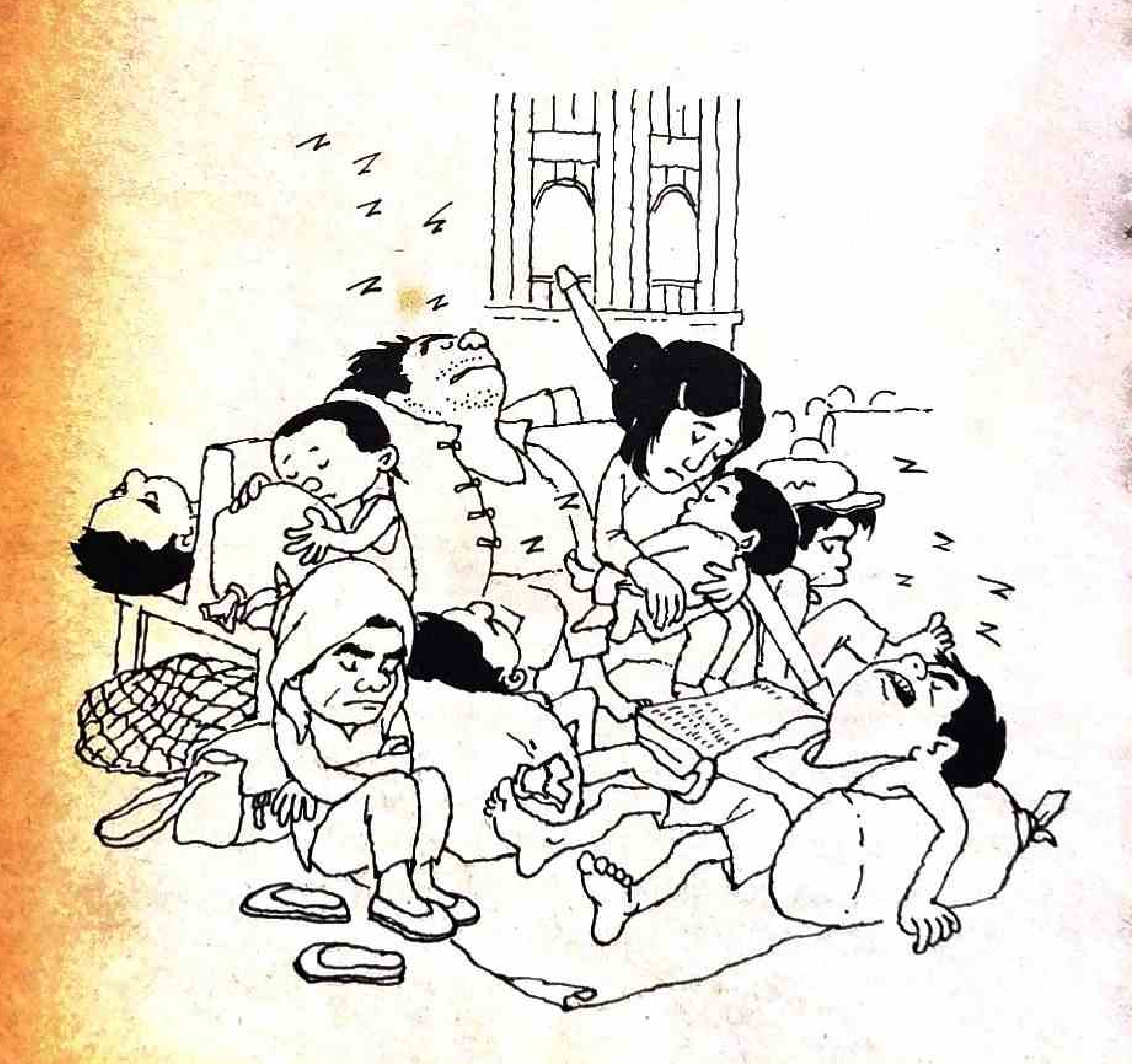
右下．通往孔墓的神道，兩旁古木參天。







遼寧



其實終日不停的闖蕩，並不是時常都那麼清醒、
那麼滿懷理想的，很多時自己都弄不清是爲什麼，
沒有期望要看什麼奇景，也沒有抱什麼攀征的宏願，
我只知自己要走遍每一城市，登遍每一山嶺，
所以在不知不覺間自己已將旅程變作是一項
「必然要完成的使命」——這種木然的迷惘，
或許就是獨行所無法避免的吧！

第五章　遼寧

晚上八時正乘「天山輪」告別烟台北上大連，上船後隨即打聽到往塘沽（距天津只一小時車程）的客輪，竟要三日後始從大連開出；那麼，現在只有見步行步，另作打算了！目前最要緊的，還是好好的去睡一覺。

寧靜的夜空，終被刺耳的輪船氣笛聲震破；凌晨四時，天山輪泊抵大連港，步下碼頭，糊裡糊塗下便乘上公共車往火車站；既來之則安之，索性便預購明天開往天津的火車票，怎料硬座票也要十九元二角（較之乘船，實是昂貴得多，辛苦得多）。

細數迄今的旅費支出，已超出預算五十多塊了，爲彌補這項赤字，今夜的住宿費也得要省回，同時糧費也要從今日起縮減三分一。

晨曦初露，微風吹拂，大連清爽的氣候實令人心曠神怡；大連位於遼東半島南端，依山面海；由於大連港口水深港濶，萬噸以上貨輪也能在港內暢運自如，港口更因終年不受冰封，故至今仍爲中國大陸對外的主要貿易海港之一。

旅順、大連曾於清朝與蘇聯有過一段淵源，故至今市內不少地方，仍保存着富於俄國色彩的建築物，尤其是在中山廣場一帶的政府大樓，其頂部都是「球體加針」，有若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般。

除俄國式建築物外，大連還有別具特色的「有軌電車」，電車的車廂寬敞潔淨，外型也頗爲「流線」，可惜速度則與香港的電車不相伯仲；由於大連市地勢高低不平，故老爺電車爬在斜路時，發出隆隆巨響，譜成一首城市大合奏。

在五一廣塲下車，沿黃河路走便可往市內最著名的斯太林廣塲，廣塲位於市內交通最繁的地帶，一片青郁遼濶的草坪，恰與周圍熙來攘往的車輛構成強烈對比，在廣塲盡頭，巍峨矗立着一座像身黝黑的斯太林巨像，好不給人一種肅然起敬之感。

七月天的早晨，陽光普照，天藍得有若青瓷般；走進勞動公園，閒坐草坪樹蔭下，靜觀湖面漣漪，不知不覺竟就此在公園睡着了。

其實終日不停的闖蕩，並不是時常都那麼清醒、那麼滿懷理想的，很多時自己都弄不淸是爲什麼，沒有期望要看什麼奇景，也沒有抱着什麼攀征的宏願，我只知自己要走遍每一城市、登遍每一山嶺，所以在不知不覺間自己已將旅程變作是一項「必然要完成的使命」——這種木然的迷惘，或許就是獨行所無法避免的吧！

在公園醒來之時，已是下午一時許，草草的塞飽肚子，便往市南的老虎灘走走。此灘大概因受工業廢料所汚，故已變得一片瘀黑；於老虎灘之上是一個「山頭式」公園，登臨公園懸崖之上，只見一片滄滄水色，呼嘯的海風將人吹得踉蹌半步，使人倦意全消。

「自然博物館」位於火車站附近，館內除陳列有林林總總的動物、植物、礦物標本外，更詳細介紹史前動物及人類的進化過程，但館內最吸引觀衆的，還是關於國內「毛人」的資料，展覽以圖片形式介紹全中國大陸三十個「毛人」的生活，包括其婚姻、生活及其毛髮之遺傳，可憾的是醫學界迄今仍未能完滿解釋此「返祖症」的成因及治療方法。

下午六時二十分，火車準時開離大連往天津，車程約爲十五多小時。

車廂中擠得舉步維艱，幾經搏鬥始於車卡接駁處站穩住脚，接駁處四周封密，空氣混濁已不在話下，更難忍受的是廁所前的一大片汚水，簡直薰得人搖搖欲墜，偶爾在中途停站時，車廂大門才開啓，於是各人便如賽狗跑至終點後發狂地深呼吸。

苦熬了兩個多小時，忽瞥見一身型瘦削的男同志正從車廂內擠出來，一頭短短的「陸軍裝」，滿面汗水中正泛着油光，但却萬料不到他竟停在我面前，並以誠懇的語氣對我說：「同志，咱們下一站要下車了，車廂可有空位了。」

這樣擠來，爲的竟就是要讓位給我？實在太客氣了，但在此情形下拒絕這番好意，那可眞是「却之不恭」！於是以背上的背囊作護身盾，拚死的尾隨同志撞進車廂。

像摔角般才擠至同志的座位，却見旁邊坐着另一女同志向我點頭微笑，並溫柔地說：「你們可辛苦了！」於是一手助我卸下背囊，一邊掏出皺摺一團的毛巾給瘦削同志抹汗，那種溫馨，那份含蓄，實是羨煞旁人。

女同志身裁纖小，溫柔可愛，這可人兒原來正是同志的「愛人」，適值暑假，兩人便雙雙北上遨遊，從交談中，得悉他倆同是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男的唸物理，女的唸語言，而當他們得悉在下唸的是新聞系時，竟連聲的稱讚不已。

原來在內地大學裡，很多大學生都熱衷於出國見識見識，最直接的途徑，便是唸畢新聞學後被派作駐外地記者，於是新聞系遂成爲國內最熱門的學系，但礙於種種因素，全中國大陸只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設有新聞系，故此，新聞系便有若天之驕子般之矜貴。

凌晨零時二十五分，火車抵達瀋陽。

北遼寧半島之遊，耗費實太大，但既已付出那麼多旅費，爲何不多遊一點地方？於是決定於瀋陽下車。

深宵寒夜下，整班列車只有寥寥幾人下車，車站益發顯得一片清冷。

因我所買的車票是直往天津的，現在臨時決定在中途站停留下來，故下車後必須在十五分鐘內，到售票處辦理改票手續。

在閘口轉往售票處途中，且見一非常顯眼的告示牌，上面清晰列出三個在火車站拘獲的歹徒資料，當中包括其相片、姓名、地址、職業、家庭背景……等，這大概是要令他們永無翻身餘地吧！

告示牌同時也提醒着我：今夜在候車室度宿，可眞要提高警覺！

轉進候車室中，可見滿室皆是蓬頭垢面的內地人，他們或坐或臥、或躺在長木櫈上、或席地而睡，但其中只有小部分是眞正的候車客，其餘的人包括有叫化子、流浪客……等，他們有男有女，可眞稱得上是龍蛇混雜。

他們多是來自河北、湖南、安徽等貧瘠、落後和天災常至的地區，爲擺脫鄉間坎坷潦倒的生活，不少年靑人便不惜離鄉別井，偷偷躲到火車貨卡中，希望溜到別的省分碰運氣。

可是希望却常叫人失望，他們沒有戶籍、沒有工作、沒有糧票、沒有收入，於是惟有日間四處流浪行乞，夜裡便瑟縮車站一角度宿。「前途」兩字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一個奢侈而飄渺的符號。

這群什麼都沒有的浪人，除對飯店檯上的殘羹感興趣外，倒像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就是一向受內地人注目的外地遊客，在他們面前也起不了什麼吸引力——他們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好不容易才覓得長櫈上一席空位，同櫈且還躺着一老頭，正睡得香甜，大打鼻鼾。

與這群表情木然的浪人混在一起，可不得不「打醒十二個精神」，一屁股坐着證件錢包，一臂枕着背囊，就這樣半醒半睡的躺着。

夜來被老頭轉身的擺動聲驚醒，很自然地便向他點頭招呼，怎料老頭竟露出一副「不知所謂」的神色盯着我，不一會即急急坐起來，抽一抽褲子便拂袖而去，眞令人匪夷所思！

也省得再去想那老頭了，反正現在可獨霸長櫈，還是好好的睡一覺吧！

「喂！起來！起來！」吵耳的擴音器聲自遠而近的鬧個不停，勉力的扯開眼皮，只覺眼水有若肥皀泡般醃眼。睡意稍散，且見幾個車站乘務員正把在長櫈上、地上熟睡中的叫化子推醒，至於那些死纒周公的尋夢人，乘務員便以手提擴音器在他們耳邊「轟炸」。

原來內地的車站候車室，乘務員於每天早上五時便開始打掃車站；爲免有礙觀瞻，夜宿在車站的流浪客便要一併被驅走。

伸展一下快要硬化的骨頭，又是新一天的開始了！

先把行李寄存在車站的地牢，然後便往附近的飯店「醫肚」，怎料又是因沒有糧票而遭飯店拒售飯餸，雖故技重施（找飯店的領導同志評理），但領導同志却只搖頭推說「沒辦法」；一氣之下，便到位於華僑飯店內的中國國際旅行社求助。

中旅社的服務員雖被我從夢中吵醒，但仍保持着一定的禮貌。

單刀直入的說明來意，服務員定一定神後，溫和地解釋：「啊！那麼你可到賓館或這兒（華僑飯店）的食堂用膳，這些地方都是不收糧票的。」

「我是一名學生，旅費有限，故實在吃不消這些飯館的價錢，況且這種飯館在瀋陽市只有寥寥幾間，若是飯館在東，而我要遊的名勝在西，那豈不是要我爲覓一食，便要老遠從西走回東，飯後又從東走回西不可？我到中國是

爲求認識祖國風貌，並不是來吃飯的。」

「那麼……那麼。」

得勢不饒人，繼續發炮：「那麼請你指點我那裡可購得糧票。」（雖知糧票並無出售。）

服務員急煞地說：「眞對不起，國家的糧票是配給的，沒有出售。」

答得正好。「那麼你的同胞要注定餓死祖國吧！」

服務員既已招架無力，只得期期艾艾的說「無辦法」；但沒辦法終解決不了問題，服務員無可奈何地給了我中旅社的電話號碼，並保證說：「若你再遇飯店拒絕招待，請通知他們致電給我們好了！」

口傳中旅社保證，手執中旅社電話號碼。飯店小廝果然不敢再小覷我，飽餐一頓後便開始我的瀋陽之旅。

瀋陽位於遼河平原中央，具有兩千多年歷史。十七世紀中葉，瀋陽曾爲清代都城，現在則爲中國大陸東北最大城市和交通樞紐。

走出火車站，登上環城公共車便直奔市中心最負盛名的清故宮，此故宮爲「後金國汗」奴爾哈赤之宮殿，但因其子皇太極西定內蒙古後，改後金國號曰「清」，並追稱奴爾哈赤爲「清太祖」，於此「後金故宮」遂改稱「清故宮」。

故宮結構繁複，宮內大部分的樓閣廳殿已闢作爲展覽廳，分別陳列着明末清初文臣武將的服飾及兵器，可說爲一個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物寶庫。

在故宮轉了大半天，於南湖公園稍作歇息後，便續向市北的北陵公園進發，此園爲市內佔地至廣的風景區，園內不獨有清幽恬靜的園林湖色，更建有奴爾哈赤及其妃子之陵寢——昭陵。單就是陵墓之寶頂（古來墓塚多爲半球

體的堆墳，而墳頂便稱作寶頂）也廣若山丘，陵寢之外圍，建有護墓城樓及護墳坑，足可見其建築宏偉之一斑。

遊畢北陵已時近黃昏，歸途中順道到紅旗廣場留連一番，整個廣場以純白色的麻石鋪成，而屹立在廣場中央的，則爲毛澤東巨像，像身泥黃光亮，像勢雄渾激昂，但在殘陽耀映下，却不禁惹人興起英雄遲暮之感！

返抵車站，已是華燈初上，靠在候車室中欲寫家書，但難耐同志們那股體臭，最後還是拋下原子筆，溜到喧鬧的市集去。

叮叮噹噹的單車聲、討價還價的買賣聲……我像回到一個月前在廣州的夜市；當時的我，還不是時刻念着抽空去書在港的家人和老友，但經一月的單獨生活，現在的我竟隱隱覺得寫信是一種負担，我實在恐懼發現自己有此種心態。

這是否意味着我的情感開始淨化，我的感受開始麻木，還是我的意志已更趨堅定……多個的或許、還是，我仍弄不清楚那是什麼的一囘事，不過斯時渾身汗臭，却是實實在在的感覺到——已三日三夜未有淋浴過了。

晚上十時三十分，拖着爛泥般的身軀踏上南下之路，又是一個坐以待旦的漫漫長夜。





上・入夜後盡是流浪人
　的瀋陽火車站廣場。

中・淸太祖奴爾哈赤及
　其妃子之陵寢——昭陵。

下・氣勢雄偉的瀋陽故宮。

北京



記得兩個月前還坐在維多利亞海港的渡輪上，
無意間聽到三數位拿着一大疊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如同珍寶的小妞們在聊天，其中一個還煞有介事的說：
「有機會的話，我也會獨個兒跑到撒哈拉沙漠，在那兒
流浪一年半載……浪漫一番啦！」
三毛「流浪」之風可眞一下子吹遍香港，但箇中的「浪漫」
是否眞的有如小妞兒所說的「過癮」？
我實在有點懷疑！

第六章　北京

第二天早上七時三刻，列車抵達天津。

把背囊寄存妥後，便到車站售票處訂購晚間北上的車票，正於輪候之際，一個臉露憔悴，表情呆滯的中年男同志竟站到我身旁，垂下頭的呢喃着：「我要回去……回去，只欠三角錢旅費……旅費。」說話像是從咽喉吐出般，重複又重複着。

我憎厭此人：討錢也「不屑」說個明白！

或許是已三日三夜未有好好的睡過，所以脾氣特別猛烈；掏錢給此怪人打發去後便走進市內，噢！只見馬路縱橫交錯，汽車穿揷往來，一派大城市繁忙景象。

天津位於「海河」兩岸，東瀕渤海之濱，不僅是國內一重要工業城市，更由於建有中國大陸目前最大的人工海港——天津新港，故對外貿易益形發達；全市面積雖僅一萬一千平方公里，但却擁有六百三十多萬人口，由此可見天津是何等的擠迫熱鬧。

市內並沒有什麽名勝古蹟，我只是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蕩着，走過空曠遼濶的中心廣場，可見一座橫跨「海河」的解放橋，橋頭附近重重圍着大群途人。原來一班下鄉劇團正在演京劇，兩個鬚眉大漢竟對演調情戲，逗得圍觀的人莫不捧腹大笑。

經過解放橋，轉進天津市最繁盛的街道——和平路。沿路兩旁均是高聳古舊的百貨大樓、飯館、糧貨店、途人絡繹不絕，恰像在電視看到的民初鬧市。

從中心公園，可轉車往市郊的水上公園，公園名符其實的以湖泊為主，園內綠柳垂膊，浮蓮凝岸，一派典型的

山明水秀景象，可是我對此等景色早已看膩，加上身疲力乏，故總覺什麼看來也不對眼；尤對當地居民甚感厭惡，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均愛戴那「墨汁眼鏡」。公園石亭內，三個「時代」青年竟還聞「民謠」而大跳扭腰舞，一副輕佻長相，更叫人可氣又可笑！

天津，無論是風景或人事，我都看不順眼（絕對的偏見）；括言之：我討厭天津。於是提早趕乘下午一時的快車離開天津，三小時後，火車便抵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首都——北京。

北京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充滿生機和朝氣，它擁有巍峨的大樓、康莊的大道、清潔的市容、健康的居民……我對京都簡直是一見鍾情。

因北上途中，早已打聽到北京房租最便宜、交通最方便、且有接待華僑的旅館所在，於是步出火車站後即直衝北京地下火車總站，直趨宣武門，而建築新穎的「向陽第二招待所」便是在此地下車站的上面。

旅館外形雖然宏偉高聳，但其大房牀位日租亦只不過是四元，房內一面大窗，二十多個鋪上雪白被褥的鋼架牀，倒給我一種入住醫院的感覺，至於廁所、浴室、洗衣房等，當然全是公用，但內裡却是出乎意料的潔淨。

同房的多是從香港來的學生，因彼此同是異地作客，故談來份外親切熱絡，惟獨與鄰牀的那位老兄，却總覺格格不入。

老兄年約廿五，身裁一如猩猩般健碩，目光有若貓頭鷹般詭異，動作却又與山貓般不可觸摸；總之，就是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壓迫感，加上與之交談只覺他問非所答。據他自言，他原本是與大群朋友同上北遊，但因在北京身感不適，故其夥伴便留下他而逕自先返香港。

安頓好行李後，即作徹底的清洗，將四日積存下來的「老泥」盡滌，只覺一身飄然，至於那一身比「地拖布」更髒的衣物，扔掉便算！

一身清潔，連心情也開朗起來。

北京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總樞紐，全市面積一萬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但山地却佔全市面積的三分二，它擁有人口七百五十七萬。

北京東瀕浩瀚的渤海，南臨遼濶的華北平原，西靠連綿起伏的太行山脈，北進無際的內蒙古高原，勢若龍蟠虎踞，負山帶海，故稱「天府」，又謂「神京」。

此座具有三千多年文化歷史的古城，在二千年前的戰國時代，已是燕國之都城（稱作薊）；秦漢以後千多年來，更先後作爲遼、金、元、明、清五朝的京都；此外，北京更擁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它揭開中國政治生命新的一頁——我國劃時代的「五四愛國運動」便是在此爆發，但在大義凜然的愛國吶喊下，隨之而來的，却是像永無休止的外強入侵、內鬨、厮殺、流血、叫喊……，雖此，北京仍舊是高貴、壯麗的北京。

至於北京的名勝古蹟，更是不勝枚擧，但其中不少文物寶庫却是位於遠外，如明十三陵、定陵、清東陵、長城……等等，雖有公共車前往，但班次却異常的稀疏，要一覽古蹟便非耗上幾天時間不可，故還是到前門大街訂購「長途遊覽專車」車票，只消十一元許便可以兩天時間遊畢上述所提過的皇陵和長城。

沿前門大街北走，便是聞名中外的天安門廣場，廣場比兩個香港政府大球場還要大，結構嚴謹，佈局精密；廣場之內，座落着莊嚴肅穆的「毛主席紀念堂」，後爲高聳入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而廣場東西兩側，則分別矗立着巍峨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宏偉的「人民大會堂」，廣場中央，屹立着一面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在五星旗之後，便是天安門城樓，而「故宮」就座落在城樓之後。

今天的「毛主席紀念堂」外，大清早便排着十多條人龍，但不消一會，千多人便能魚貫進入會堂一瞻毛澤東的遺容；參觀者絕大部份是內地學生和軍人，其中亦夾雜着十來個外地遊客。

據紀念堂門外的衛兵說，紀念堂平日銅門深鎖，僅於集合至一定的申請參觀人數時，才予以開放；同時獲准入內之參觀者，均一律不准携帶相機或任何手袋，目的是以示對死者之尊敬。

遺憾自己申請入內參觀無門，惟以長焦距鏡偷望之（此舉實極有可能遭衛兵逮捕，故奉勸讀者們勿效在下之妄爲），可見紀念堂大廳中，有一尊三米高的白玉毛澤東坐像，臉上雖帶笑容，但看來却隱約感到一絲「天涼好個秋」的味兒。

據剛進紀念堂參觀過的同志說，堂內還安放着一晶瑩透澈的水晶棺，安臥棺內的毛澤東遺體，上身還覆蓋着中國共產黨黨旗。

在紀念堂之後，矗立着高聳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爲紀念「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在碑心石上，且刻有毛澤東親筆提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據聞這塊碑心巨石是整塊專程從青島浮山運抵此間的，重達六十噸，高約三十七多米，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大一座的紀念碑石。

細觀碑基之底層月台，發現那是一海棠形，象徵着中國之版圖；至於碑座也是分作兩層，上層四周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組成的花圈，象徵着「高貴」、「純潔」和「堅忍」；而下層四周則鑲嵌有八幅巧奪天功的浮雕，像一篇史詩般道出「焚燒鴉片」、「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州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游擊戰爭」和「勝利渡長江」，據聞此批浮雕是全中國大陸最優秀的雕塑家和石工們，以五年的時間才刻製出來，爲當今世上稀有的巨型浮雕之一。

因適逢孟加拉首長到訪北京，故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今日也開放供參觀。

大會堂是中國大陸「全民代表」開會之地，亦是接待外國元首、擧行晚宴、招待會的場館。

金黃色的大銅門打開後，可見整個中央大廳的地面，全是以粉紅色的大理石砌成，廳頂掛着的是一系列豪華瑰麗的水晶燈，而支撐着廳頂的就只是那二十根漢白玉巨柱。

中央大廳之後是萬人大會堂，大廳分南北兩翼，分別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樓」，及可容五千席位的宴會廳；整個人民大會堂的建築面積廣達十七萬一千八百平方米，但據云只需十個月時間便能建成。這實不能不佩服中國人民的驚人魄力！

與「人民大會堂」遙對的是「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每館均有兩層陳列室；在「革命博物館」內分別展出中國共產黨黨史、朱德、周恩來和最近始得以平反的劉少奇之生平事蹟。

至於「歷史博物館」內，則陳列着中國近一百七十萬年以來的歷史文物，藉以介紹出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依次序分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四個時期；遺憾在這莊嚴的場館內竟得聞「咳吐」之聲，隨之且見一女同志肆無忌憚地向光滑得發亮的大理石地面吐痰，然後再用脚往痰上一搓。

眞料不到內地隨地吐痰之歪風竟擴展至此，憾哉！憾哉！

走過濶達廿五多米的長安大街，可見一度氣勢磅礴的城樓，城樓之上就是以往帝王及現今中共領袖接受千百萬人民歡呼、鼓掌之地——天安門。

天安門樓高二層，上建有九間木構樓閣，象徵「九重天子」的顯赫，在城樓兩側則分別建有「太廟」和「社稷壇」；城樓之前爲一護城河，稱作「外金水河」，橫跨城河之上，爲七座漢白玉拱橋，襯托着橋前的華表和石獅，使人更倍覺天安門神聖不可侵犯。

天安門爲紫禁城之正門，始建於明代，至清順治年間改建，正式稱作「天安門」。一九一九年春末夏初之際，

我國震撼舊時代的「五四運動」便是在此天安門前爆發，當時中國內亂頻生，世界列強均對中國張牙舞爪，中國可稱正處於四面楚歌之勢，於是北京的學生和工人便群起高擧橫額標語，手挽手的在天安門前遊行示威，慷慨激昂地高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天安門前又再掀起「反帝國主義」熱潮，可是此趟流血示威，却賠了數十名北京市民的性命，但高昂的民族情懷並沒有因此而平熄，二十一年後，北京學生又在天安門前高叫「反饑餓、反內戰」之口號。但吶喊儘管是吶喊，中國在飽經二千多年的動亂，後經八年的抗日戰爭，未遑喘息的中國，像注定了般又再受四年內戰的蹂躪，國民政府終於被迫退守海峽一隅，而中共則在同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於天安門上擧行「開國大典」；從此，我國便陷入兩個政府對立分治的時代。

離開這飽歷風霜的天安門，便到天壇公園小歇。

天壇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壇廟建築」。它揉合着精巧的建築藝術，和諧的色彩，高超的聲學原理；天壇的主要建築全座落在南北軸線之上，分別爲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和皇乾殿，爲明清兩代帝皇祭天和祈禱五穀豐登的地方。

圜丘是一座潔白如玉的三層白石圓壇，它座落在一個外方內圓的兩重圍牆內，站立在石壇上層的圓心上，只需輕語說話，自己聽來也覺有若高聲朗誦，但壇下周圍的人聽來却又無此感覺，這顯示了我國早於明代便已懂得利用聲波折射原理配合建築結構。

若仔細點數圜丘之壇面、台階、欄杆所用的石塊和欄板的尺度數目，便可發覺那全是一系列的「奇數」（亦即陽數），如一、三、五、七、九和它們的倍數；原因是古代將天看作爲陽性，而用作擧行「露祭」（對空而祭）的圜丘故必然要符合陽性之格律。

沿石階北行便是天壇的第二主體建築物——皇穹宇，皇穹宇爲一座金頂藍檐的圓殿，是爲放存「皇天上帝」牌

位之處，其特色在於整個殿內全沒有一根橫樑，全憑殿頂斗拱支架着。

將皇穹宇圍着的是一正圓形的牆垣，稱作「迴音壁」；在此若二人分站圓牆東端對牆輕聲說話，站在圍牆西端的另一人若貼耳牆上，便能如聽電話般清晰可聞對方說話。

在皇穹宇之前還有一神奇奧妙的「三音石」，三音石是一條長而窄的石階，若站在皇穹宇前第一塊石階上擊一掌或叫一聲，便可得聞一聲回聲，若站在第二塊、第三塊石階上照樣做，則會分別聽到兩聲、三聲的回音。

圜丘、廻音壁、三音石，一一皆令我興奮得如發現奇蹟般；對我國古代的建築設計師，由衷的致最深敬意，因他們給我們後代的中華子孫帶來光彩，締造繁榮。可是……近代的中華子孫除了革命外，究竟爲我們帶來了些什麼呢？

再往北行是一條長三百六十米，濶約十來米的康莊石階大道，古稱「丹陛橋」，亦稱「海墁大道」（也叫神道）。大道之盡頭就是天壇的主體建築——祈年殿，這座宏偉的大殿矗立在一個異常寬濶的三層圓形白石台基上；祈年殿三重圓檐均鋪上藍色的琉璃瓦，頂上冠以巨大的鎏金寶頂，在湛藍的長空映照下，更覺祈年殿卓爾不凡。

祈年殿高三十八米，直徑三十米，但整個大圓殿就連一根大樑或長檀也沒有，高大而沉重的三重檐全賴以二十八根巨型木柱支撐着，中間的四根巨柱，需兩個半人才能合抱，名曰「龍升柱」，代表一年四季；中層的十二根柱象徵一年十二個月，而外層十二根則代表一日裡的十二個時辰；無論在建築和設計方面，祈年殿都能顯示出中國人的高度智慧。

祈年殿之後爲皇乾殿，這是存放歷代神牌之地，附近還有「神廚庫」和「宰牲亭」，爲宰殺牲畜和製作祭品的地方。

走過「七十二長廊」，可見七塊大石，上刻花紋，據說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隕石，稱作「七星石」，及後細看石

旁簡介，始知七星石實爲人工製作，藉以表現天象。

走出天壇公園，不遠處便是北京自然博物館，博物館內有植物、動物、古動物、古人類四大類的陳列，將生物及人類數十億年的進化歷史長流細細道出。館內最令人矚目的要算是那兩具恐龍骨化石，一具爲世界最大的鴨嘴龍，其身高達八米，長十三米，被命名爲「巨型山東龍」，而另一具則爲號稱「動物王國中的巨人」——合川馬門溪龍，身長二十二米，高三點五米，兩副恐龍骨頭架構起來，實與在日本幻想片集看到的大怪獸外型無異。

遊畢幾個博物館後，已是時近黃昏，拖着酸軟的雙腿返回旅館，竟又遇見隔牀的那位老兄在大發議論，他手執一柄剛從旅遊區小賣部買來的「七星寶劍」，先說「劍之道」——繼而示範表演，舞劍之餘，還高唱「廣東好漢」，可堪爲載歌載舞。老兄愈唱愈投入、愈跳便愈見目光詭異，於是同房的幾個香港旅客便鼓掌稱好，意欲請他就此打住，怎料老兄却以爲我們叫「安哥」，大家見形勢不妙，況且老兄手中有劍，故衆人皆紛紛欲竄出房外暫避。

「你們想走？」一聲抑揚頓挫的叫聲馬上把我們一群小鬼煞着，轉頭一看，只見他目露兇光，一步一步的跟上來，彼此正不知所措之際，老兄却突然仰天長「笑」，大家於是也得一塊陪着笑。

老兄像多年老友般拍着我們的膊頭，我們只好躺回牀上，續聽他對軍事的見解，最後我們哄稱他爲「總司令」，始能停止他的滔滔偉論。反過來，他亦以「總司令」身份將我們每個分封；有「參謀長」、「排長」、「排長文書」，而我亦被委任爲「戰地記者」，既爲記者，於是便索性借說要到「前綫」採訪，遂溜出旅館吃晚飯。

飯後因不想聽「總司令」的「宏論」，便特意在街上留連一會始回旅館，回到房中喜見「總司令」不在，但却見那三個剛被分封的香港學生正和同房的旅客在訴苦。

原來在我去「採訪」之後，「總司令」硬要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故一道到旅館的餐廳用膳，怎料他竟向其他的香港女旅客擠眉弄眼，好一派風流倜儻的樣子，至飯餸端上後，他又以「風捲殘雲」之勢把餸菜一下掃清，

飯後更再來一支啤酒，但至結賬時，他却又回復「清醒」，拂袖而去。

據三個學生說，「總司令」已在此住了十多天；初時「總司令」確實是和大班朋友一塊來，但不知怎的後來却撿他而去，之後又有一個中旅社同志終日尾隨着他，而最怪的地方更還不止於此。

「總司令」原來日間甚少出現，直至晚間，他才返回房中依窗眺望，或是徘徊房中，或是向熟睡中的旅客發表「演說」，雖此，旅客們也沒有向旅館方面投訴，畢竟彼此都是從香港來，彼此都是異鄉作客。

爲拍攝「天安門日出」，凌晨三時半便起牀，正準備動身起行之際，竟遇上「總司令」，幸而斯時他正值沉思冥想，只對我點頭說早便放過了我（難得的正常有禮）。

步抵正陽門時，不幸紅日已昇，加上清晨的烟霞太濃，惟有明天再伺機會吧！

在前門大街的「壹條龍」吃罷油餅、荳漿後，便登上旅遊專車，開始今天「明十三陵之遊」。

旅遊車中途在「十三陵水庫」停下來，以供遊人參觀，水庫在昔日全是一片亂石纍纍的不毛之地，於每年夏季，更時有山洪暴發，挾沙帶石的將附近一帶田園村舍一併淹沒，帶來無數死傷。鑑於連年的洪荒，在一九五八年年初，中共便組織了四十萬勞動大軍，以冲天的幹勁，在半年的時間建成了存量比頤和園昆明湖還要大二十倍的水庫。

水庫主壩橫跨影壁山和漢包山，壩長六百二十七米，高二十九米，它擋截了千百年來的山洪，匯成一片碧波蕩漾，寧靜壯濶的大湖。

在水庫盡頭，是一座記載水庫修建歷史的紀念碑，紀念碑的四面分別刻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華國鋒之題字，但今時適值劉少奇得以平反，故華國鋒的「版位」便得讓給劉同志，而刻字則改爲平面書寫：「勞動萬歲」。

重登旅遊車繼續向十三陵進發，經過沙河，可見一片肥田沃野，這原是明代皇帝祭陵時中途歇息的行宮，這座富麗堂皇的宮殿雖早已成陳跡，但其遺址現在却仍依稀可見。

專車續沿昌平縣北上，不久便抵聞名中外的明十三陵，十三陵座落在一片蒼松翠柏的山麓之下，東、北、西面均有連綿山嶺爲屏，南面則爲一遼濶的大平原，在平原兩側另矗立着蟒、虎二山，恰似一龍一虎在把守陵群大門。

這片約爲四十平方公里的陵區，分佈着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共十三個明代皇帝陵寢，但目前十三陵中，只有長陵和定陵是正式開放以供參觀。

陵區之進口爲一巨型石坊，上刻有很多護墳怪獸，再穿過大紅門，便是一條漫長筆直的「神道」，「神道」的下半段夾道座落着無數的石人和石獸，而在這石雕群後，便是十三陵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長陵，它建成於距今五百多年以前的永樂十一年，爲明代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之陵寢。

長陵之內，只覺一片寥落，院內除保存有一座碑亭外，原來的神座和神廚現均已成陳跡。

走過稜恩門，便是陵前的第二個院落，於此矗立着宏偉肅穆的稜恩殿。此殿是中國木構建築物中形體最大的一座，其面積廣達一千九百五十六平方米，殿內全以楠木建成，此間沒有金碧彩畫，沒有雕欄玉砌，但它却給人一種陰沉蕭剎之氣：三十二根「金絲香楠巨柱」並立殿中，當中最大的四根，就是兩人也圍抱不住。據說此等巨木大都是從西南各地深山老林砍伐得來，然後再經五、六年時間始才能把巨木運進陵園；由於工程浩大艱巨，致令伐木、運輸民工死傷無數；當時在四川一帶，遂留下「入山千人，出山五百」之慘痛回憶。

在稜恩殿之後，是一座稱作「寶城」的城樓，「寶城」圍抱着一土山，是爲長陵之「寶頂」，而墳頭之下就是成祖之屍骨。

與長陵遙對的，就是十三陵中的第十座陵墓——定陵，這兒埋葬着明代第十三個皇帝朱翊鈞（神宗），及其兩

位皇后孝端和素靖。

神宗是明代十六個皇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個，亦是發生宮廷案件最多的一個朝代（計有著名的挺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外更混有社黨之爭；神宗後年嗜酒縱色，昏庸暴虐。二十二歲時便下令營建自己葬生之所，歷時六年方建成此牢固嚴密，豪華宏偉的陵寢，但後經兩趟起義的焚燒破壞，定陵現只留得一座明樓、地下宮和兩個小型的配殿。

定陵中，最吸引遊人的無疑是其地下宮殿，亦即是朱翊鈞及其兩個皇妃靈柩之所在，用以建作此宮所耗的金銀，若折回大穀，就可供一百萬人民飽吃六年半，至於所需的人力，更是非常理所能測度的，故有一陵修成，萬家遺殃」之嘆！

地下宮由一道盤旋而下的隧道與地面連接，隧道共十七層，深入地面二十米，配以兩壁橙黃色燈光，更顯地下宮陰森詭秘。宮內絕大部分結構，皆爲雪白無瑕的漢白玉，因地底與地面的氣溫懸殊，故宮內的地面石牆均蓋上一層薄薄的水珠，一片潮濕清冷。

兩扇大石門之後，是地下宮的前殿，此殿地面全以金磚鋪成，是一個空空洞洞的石室；踏進中殿，可見有三座以白玉雕成的寶座，座前各擺陳着一套香爐、香瓶和蠟台，稱作「五供」；而在中殿兩側，各有一甬道通往左、右配殿，殿內各有一座棺牀，雪亮的棺牀中央且開有一小圓洞，但其作用則不得而知。

後殿是地下宮最大的一個殿堂，亦是地宮最幽深之處，殿中地面全以五光十色的磨光斑石鋪成，在殿中央的台階上是三副高大的棺廓，中間的一副就是裝著朱翊鈞（明神宗）之屍，兩側的則分別爲孝端、素靖兩位皇后，至於三人之遺骨，則早已搬離棺廓，在棺廓四周還放着二十六個紅漆木箱，內裡盛載有金、銀、玉、瓷器、玉料、青花梅瓶等。

走出寒意瑟瑟的地下宮，旅遊專車便繼續開往八達嶺的長城，車子經險峻之山徑，逐漸駛進遼濶浩瀚的大山脈中，世界建築史上的偉大奇跡亦漸露眼前，連綿萬里的長城，蜿蜒起伏間，像訴說着千古以來的風雲變幻。

長城東起河北渤海之濱的山海關，飛峙山西、內蒙、陝西、寧夏，直迄甘肅戈壁灘上的嘉峪關，全長一萬二千餘里。

長城的修築，遠在公元前七世紀便開始。春秋戰國時代，諸國爲禦北方匈奴入侵，始在北方邊陲築起長城，至秦統一六國，秦始皇便諭令各諸侯國以「長城」爲基礎，重新增修一道新長城，及後南北朝、隋、唐、遼、金等朝，亦曾增建或修葺過，但其規模均莫如秦漢期間之宏大。

「不到長城非好漢！」於城樓之上，始見長城如同巨龍盤伏燕山群峯中，由於長城是依山而建，故城廓倍覺陡峭險峻，氣勢雄渾。

城牆約每隔半里，便有一突出牆身的石台，稱作「牆台」，可供避風遮雨之用，是爲衛兵巡邏放哨之處；另一種城台稱作「敵台」，分作上下兩層，上層爲射擊遼望的堡壘，下層爲哨兵歇宿之所。此外還有一種叫「戰台」，爲用作儲存弓箭、火藥、槍砲等軍用物資，戰台通常都是位處城牆最險要的地方，目的是爲防敵軍偷襲。

長城中，以八達嶺居庸關一段保存得最完整，居庸關向以形勢陡峭聞世，堪稱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城關座落在一道狹小的山溝中，兩旁山巒重疊，野草蘢葱，山花爛漫，被列爲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

距居庸關約十里外，便是城關的前哨站——八達嶺。在這山隘外築有一座巍峨高聳的城關，城關分東西二門，東邊的是「居庸外鎭」，西邊的是「北門鎖鑰」；屹立關口西眺，只見萬嶽渾凝，只此一道關隘可通。

從南口鎭返回北京城，已是夕陽西下時分，與一理工學生到前門大街的「壹條龍羊肉館」用膳，這兒地方雖侷促一點，但却充滿家鄉氣息，此間所供應的不是茶或白開水，而是奶白色暖洋洋的米湯，米湯不但美味解渴，而且

不另收費，還有那蕃茄燴羊肉、羊肉餃子……等等皆教人回味無窮。

因準備明早再到天安門拍日出，故晚上九時許便上牀大睡，無奈午夜夢廻，却又聞「總司令」班師回朝，此人像是愈夜愈精神，一手指天劃地的大發議論，一手却拿着西瓜「啐、啐」的大嚼，實吵得要命！

他的朋友爲何與他同遊中國？又爲何臨時又棄他而去？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現在的景況？一切一切都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間，「呯、嘭」一聲，門外隨即閃進兩名大漢，並怒吼着要「總司令」停止胡鬧。

「總司令」當然不爲所懼；一時間，各擺出一副兇霸霸的樣子，正在此一觸卽發的關頭，睡在靠牆的那位香港學生（被「總司令」封爲「排長文書」）馬上起來調解。

畢竟彼此都是香港來客，比較容易說話，「總司令」總算平靜下來，而兩位內地好漢見我們這群被擾者亦沒有什麽怨言，於是關掉光管後便離開房間；可是不一會，「總司令」又在喃喃自語，後更來個逐一「熱情邀請」作「親切交談」；「排長文書」可眞是「好人無好報」，首先被「總司令」選作深切研討石油危機的對象。

老天！現在終輪到我了，但見「總司令」一步一步地走到牀邊，於是立刻將「瞇瞇眼」完全緊閉。

我感覺到「總司令」正慢慢將頭湊近，跟着「殊！殊」的在我耳邊叫了兩聲——他媽的！口水花「噴」得我滿面皆是！

無論如何，此時怎也不能「醒來」！

苦忍十多分鐘，終避過一場「疲勞轟炸」，偷偷抹一把汗後，才又再矇矇朧朧的睡去。

由於整夜都處於半警戒半入睡的狀態下，故終也提不起勁於凌晨時分到天安門拍日出。在牀上一直懶至早上六時許才起牀，誰料一踏進洗手間，竟又遇上「總司令」，只見他僵硬了般在呆視水槽；據他所說，他自己正專心研究「潛水艇作戰時所遇到的水流阻力」——眞不由你不服！

與「總司令」雖只相處了三天，但對他的脾性，倒是認識不少，在投其所好下，彼此却又談得頭頭是道，臨離開旅館時，他還拍着我的肩頭眞摯地說：「一切要小心，遇上什麽困難時，找我幫忙好了！」好一副義薄雲天的氣概。

走出前門大街，登上旅遊專車便直向清東陵飛馳，車開行不久，陰沉得快要塌下來的烏天終洒下滂沱大雨，專車駛經鬧市，濺起的泥濘噴得路旁行人的衣衫盡濕，惹得一路上「咕嚕咕嚕」的叫罵聲。而車上的遊客却樂得捧着肚皮。

清東陵位於河北省遵化縣西北，距北京城約一百二十五公里，車程需時四個多小時。清東陵包括有清順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豐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以及慈安太后（東太后）、慈禧太后（西太后）四座后陵，五座妃園寢，一座公主陵，共十五座陵寢，全座落在昌瑞山南麓之下，循着山勢散佈在四十八平方公里，四面環山的曠野上。

因陵區佔地廣濶，加上時間所限，故只能集中參觀慈安、慈禧后陵、乾隆裕陵和幾座妃園寢；陵園的主要建築有明樓、配殿、碑樓、寶頂，此外還有雕刻精美的華表、石橋、石五供（卽香爐、香瓶和蠟台），以及排列在神道兩旁的巨型石獸和石人；但最吸引遊人的，當然還是西太后的定東陵地下宮和乾隆裕陵地下宮。

定東陵地下宮殿是中國迄今發掘出的第一座皇后地宮，殿內之所有結構和佈置全用漢白玉石，橙黃色的燈光倒映在清冷濕潤的石牆上，令人更覺地宮陰森可怖。

步入內殿，只見高深的石室中，空空洞洞的放置着一副朱漆棺廓，棺廓高大而短少，至於棺內太后骸骨則早已移去。據聞此宮曾屢經盜墳賊洗刼，甚至太后身穿的稀世壽衣，上面所綉着的巨型珍珠也被割掉，只差還沒有給老佛爺「剃光豬」而已。據說西太后之所以死後還不得安寧，是由於她生前違背了一宗「惡誓」所致。

走出定東陵地下宮殿，穿過沾滿水珠的阡陌，便抵乾隆裕陵地宮，此宮較之定陵地宮更爲深入地面；深達地下五十四米。

裕陵地宮亦全是以漢白玉石爲建築材料，結構是傳統的拱型石劵頂式，內裡有三個石殿，四道刻滿浮雕的大石門，地宮更有一特色，那是除地面外，無論四壁和劵頂都刻滿獨具匠心的石雕。石雕線條清晰，圖案繁多，計有八大菩薩、四大天王、五方佛、五供、八寶，以及用梵文和藏文刻成的佛經和咒語數萬字。

地宮內雖明言「嚴禁拍照」，但自己迢迢千里而來，豈能眼巴巴不將這陵墓的詭秘色彩攝入鏡頭。

在放置乾隆靈柩的主殿久候至所有遊客都離去，再探望一下管理員是否亦不在；看準時機，「喞咤、喞咤」馬上將此幽深清冷的藏棺秘地攝下。

因防鎂光燈破壞石室之神秘色彩，再者爲免白色的石壁反光以致外邊的管理員警覺，惟有用較長的曝光時間，既要鎭靜，更要留意管理員會突然進來，故攝得可眞提心吊胆。（註：爲求忠於事實，我始將自己這段胡作妄爲的經歷直述，箇中絕無慫恿犯例之意，在此萬望讀者勿以身試法，否則失手被擒，那便得各安天命！）

興盡遊罷清東陵後，歸途中，專車更給遊客順遊「獨樂寺」，因此寺只開放僅一年許，故內裡的修葺工程仍未

能全部完成，在這略感殘落的古寺內，有一座名爲「觀音之閣」，據悉這四個牌匾大字是「詩仙李白」的眞跡，但鄙人實在不甚了了，故總看不出「詩仙」筆法是何等蒼勁雄渾。

閣內陰暗狹窄，但却座落有一高達十四米的觀音像，因這木刻巨像實太高聳，需穿經兩層樓閣始能蓋頂，故遊人在殿底觀賞，便只能看見觀音脚趾至膝頭的一部分而已。

返抵北京城，喜得與同房一群香港學生共進晚餐（因獨自吃飯，無論餸菜或白飯均感不見食），於是一干人等便操進宣武門內大街，到那名滿京城的「牧豐（回民）烤肉店」一嚐北京風味的烤肉。這間原名「烤肉宛」的小店，外型雖絕不出衆，但它却已有百多年的歷史，店內惟一的裝飾，就只那像在洗手間所見的白瓷磚，和那老廚子的熱情款待，但最令人回味的還是那……好味得要命的烤肉。

返抵旅館，在門外竟碰見「總司令」在凝視地上的一灘泥水；據他說：「自己剛發現積水下的泥漿，含有一非常罕見的石質」，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可眞叫人啼笑皆非。

夜來又被「總司令」吵醒，從窗外月色映照下，可見他獨自以蘋果作棋子，木檯作棋盤，正「自戰」得興高采烈；不一會，他又引吭高歌，且取出他那柄「七星寶劍」載歌載舞，但同房在裝睡的旅客可不甚欣賞。

「總司令」揮劍舞罷，又向「熟睡」中的旅客逐一來個「親切慰問」；及至我時，不料他竟擺出一副「世界先生」的姿勢，還輿緻盎然的在我面前展示其「老鼠仔」，「總司令」大概見我無動於中，於是便改以那「寶劍」柄末的劍緌向我的鼻子亂搔。

那簡直活要命，但斯時「肉在砧板上」，故只得「忍！忍！忍！」惡鬥十多個回合後，他又轉以劍尖搔我的脚底，那惟有又是咬緊牙關「忍」！

飽經忍耐，才捱過這些千古未有的怪招，始再又沉沉入睡，但正是好夢方酣之際，却又被陣陣喧鬧聲吵醒。

唉！原來已是大白天了。睡眼惺忪中，且見「總司令」正與幾個同志吵得面紅耳赤；原來「總司令」早已訂下今晨八時正飛往廣州的機票，但他却矢口否認中旅社職員已把機票交給他。

因斯時已是早上六時許，爲了送走這「軍事強人」，連旅館的經理也要親自出馬「迎送」，只見經理一面催促「總司令」自動取出機票，一面却急得滿頭大汗的替他找機票；可是「總司令」却只攜起雙手，輕描淡寫的哼着「廣東好漢」，眞活該！

因同房的旅客，莫不渴望能夠安寢一夜，故皆群起勸說「總司令」勿再「佻皮」，可是搜遍「總司令」的背囊、證件包、床上、甚至身上，却始終找不着機票。

南下廣州的飛機，只差一小時便要從北京起飛了，經理雖急得快要爆炸，但還要哄他，懇請他快取出機票；但「總司令」却嬉皮笑臉的對他唱歌，由於經理不諳粤語，故還以爲他在訴說收藏機票的地方，一副「天眞急切」的樣子，可笑得「總司令」前翻後倒。

眼看「總司令」這副無賴相，眞恨不得給他「兜心一拳」，但礙於找機票要緊，硬跟他扮笑臉，還權充翻譯員（其實「總司令」是懂普通話的，但與經理周旋時，却偏不說普通話以戲弄他）。

最後，經理見他如此不可理喻，也只得先行離去，但爲求一覺安寧，我只好繼續耐心地哄他。

「廣州剛來了一艘核子母艦，非要你『總司令』去走一趟不行，若你還不取出機票趕往機場，那可眞使我們五百萬大軍失望了！」

「總司令」一面恍然大悟的神色：「啊！我馬……上起程！」

「那麽請快取出機票吧！」心想這囘還不行？

但他却又隨卽警告說：「你要小心……唔！歪風一定要掃。」一派慷慨激昂的樣子。

我急得快要頭頂出煙了：「『總司令』大人，飛機票究竟在那裡呀？」

經此一提，他又重回現實：「是，是，飛機票。」但在背囊找了不一會，他又像完全忘却自己正在找什麽，轉過頭來又是一副茫然的神情：「丫！你還不去故宮？記着遊畢故宮後要到軍事博物館參觀，內裡眞是……」

「總司令」就是這樣不停的徘徊在兩個世界中，一個是現實世界，另一個則是他內心的軍事世界。

如是者不停地提着飛機票，引導他穩定在現實世界中，終於在最後三十分鐘套出他放機票的所在，原來機票只隨意的放在背囊的外袋，「總司令」根本一直都沒有特意匿藏此機票，只是我們自作聰明不斷地在孔隙中打轉而已。

手執機票，馬上飛奔往旅館大堂辦事處找經理準備一切，一時間整個辦事處像打了强心劑般興奮，由經理作總指揮，一部份服務員留在大堂替「總司令」辦退房手續，一部份便準備車「護駕總司令」往飛機場，而另一方面則派員上樓爲「總司令」整理行裝。

眼看這齣鬧劇已近尾聲，這亦是我功成身退的時候了，於是在大群服務員蜂湧上樓之際，自己便悄悄溜出旅館，開始我今天故宮之行。

故宮是明、淸兩代的皇宮，是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築，它揉合着中國傳統建築藝術的優美，莊嚴宏偉的氣氛，雕欄玉砌的瑰麗。此座顯赫的皇城始建於明代永樂四年，經十四年的時間始「基本」建成，先後爲明、淸二十四個皇帝的「紫禁城」，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

整座故宮的總面積爲七十二萬多平方米，四周圍以高聳的城牆和廣濶的護城河；城內有宮室九千多間，全城計

有四個進出口大門，而以南則的「午門」爲正門。

「午門」位於天安門之後，三面爲十多米高的紅牆，午門之上，建有五座重檐飛翹，雄偉壯觀的「五鳳樓」。昔日明、清年間，每有大規模出征或是大將凱旋獻俘，皇帝便高高端立於午門之上，發號施令或欣然受俘。在明朝時，臣子偶有小過，往往亦於午門下的廣場接受「廷杖」之拷打。

甫進午門，跨過由漢白玉砌成的「金水橋」，再穿過太和門，呈現眼前的便是故宮最負盛名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配以東西兩翼的文華殿、文英殿，便構成故宮的主要前半部；至於後半部則以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及東西十八個宮殿所構成。

太和殿俗稱「金鑾殿」，是故宮中最宏偉、最高聳、最堂皇的宮殿。此座紫禁城主殿，是明、清兩朝舉行大典的地方，如須佈重要政令、發佈新進士黃榜、慶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等重要節日，同時更是舉行皇帝登基大典的地方；踏進殿內，只覺四周金碧輝煌，殿中擺設着一座金漆雕龍寶座，寶座旁聳立着一系列蟠龍金柱，而殿頂則全繪以「龍爭珠」圖案，整個大殿裝飾得雄渾穩重，莊嚴絢麗。

太和殿後的中和殿，亦是一金光燦爛的大殿，這是皇帝前往太和殿舉行大典前稍事休息，或演習禮儀的地方。

至於三大殿之末殿保和殿，與前兩殿一樣，殿中央也設皇帝寶座，同時兩旁放有金鼎、薰爐等陳設，是每年除夕，皇帝賜宴外藩王公之殿。

文華殿建在三大殿之東翼，是爲明朝太子讀書之地，也是明、清兩朝皇帝於春秋兩季講學之所，文華殿之後是宮中藏書樓文淵閣，再後則爲供奉歷代古賢聖帝牌位的傳心殿。

與東翼一脈相承的武英殿，是我國著名「四庫全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巨著編輯之地，除編書外，此間更負責印刷工作，有名的木刻活字版，亦即聚珍版（通稱殿版）也是在此創制，故在中國文化史上，

此殿佔有相當的地位。

紫禁城分作前後兩部，上述的前半部稱作「外朝」，而後半部則稱作「內廷」，外朝是皇帝處理政務之地，內廷則是皇帝起居生活之所。

內廷中最重要的宮殿，可說是乾清宮，宮內後兩側分別爲東、西「暖閣」，爲明、清兩朝皇帝就寢之地；在此二暖閣之前則爲另一殿堂，每值重要節令，皇帝便於此堂大宴群道，甚至皇帝駕崩，其靈柩也是停放於此。

大堂中央且擺放一「金漆龍騰」寶座；寶座之後，屏風之上，掛有一寫上「正大光明」的牌匾。因清代以來，太子們屢因爭奪皇位而互相傾軋殘殺，於是自康熙以後，皇帝便撤消預先宣佈帝位承繼人的慣例，改爲將候任天子的名字寫下，然後放置於小匣內，並藏於那「正大光明」匾額後，待至皇帝駕崩，始揭曉誰是「眞命天子」之謎。

交泰殿位於乾清宮以北，明朝時曾爲皇后的寢宮，至清乾隆年間，遂改爲放置皇帝玉璽之處，現在除陳列有二十五顆寶璽外，殿內還收藏有古代巨型計時器「水漏壺」（俗稱銅壺滴漏），和一座二百年前中國製造的自鳴巨鐘。

交泰殿之後就是清朝作爲祭神的坤寧宮，此宮亦是皇帝大婚舉行「三天儀典」之處。三天過後，帝后便要各返自己的宮室獨寢（眞殺風景）；而宮側的是皇帝結婚的新房，新房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寬敞華麗，面積只約一百平方呎許，內裡除有幾個紅絲絨枕頭外，便別無什麼名貴奪目的裝飾。

從坤寧宮後的御花園折往內廷的西翼，是一系列爲后妃們所建的宮室；跟着的就是慈禧太后早年所居的體元殿，在這座宏麗的殿堂重檐上，當年便常有一些小太監在此演戲以娛「老佛爺」。

經過永壽宮，便是裝飾精巧雅緻的養心殿，殿內懸掛着林林總總的宮燈，四周朱漆紅牆上，還刻有繁複而精細的金漆圖案，此殿曾一度爲清代皇帝處理政務，接見軍機大臣之地；當年慈禧「垂簾聽政」，也是在殿內東間進行

，此間現在還保留着昔日為防竊聽和偷窺而設的木板圍牆，從而可見此殿之機密和重要。

穿過乾清門，又是一連串具有不同格調的宮室，這些原為后妃們居住的宮室，現已闢為陳列歷朝藝術珍品的綜合館，上起商、周的青銅器、古樂器，下迄明、清的篆刻、陶瓷，各式各樣的藝術品，舉凡千種，可眞令人目不暇給。

繞過奉先殿是一兩旁古柏並列的空廊，而在一路旁座落着一琉璃影壁，上刻九龍，奔騰於浪濤雲氣之中，龍勢威猛矯捷，名曰「九龍壁」。

在養性殿通往珍寶館的天街上，有一個圓形井口，其直徑僅約八吋，據悉當年珍妃被迫自盡，便是投於此井，但井口之細，實難想像珍妃昔日是如何「塞」進井內。

走過「珍妃井」，遊遍珍寶館，便經故宮北門神武門離開紫禁城，往座落在故宮附近的北海公園。

北海公園原為歷代帝王的「禁宛」，遠在九世紀時的遼代，便在此建有「瑤嶼行宮」，後復經金、元、明、清幾朝的擴建，始成今日的北海公園。園內陸地與湖泊參半，全園總面積廣達六十八多公頃。

自南門進園，迎面的便是通往瓊島的「堆雲積翠」橋，橋下浮蓮凝翠，佈滿整個湖岸，偶爾泛起湖光粼粼，更給寧靜雅淡的「北海」平添生機。

瓊島（又名瓊華島）是全園的中心，元世祖忽必烈曾擴建此島為大都皇城，島上四周遍佈亭、台、殿、閣，其中規模較大的可有永安寺、法輪殿、正覺殿和普安殿，自下而上，高低錯落，黃瓦紅牆，古樸雅緻。

依着迂迴的石階拾級而上，可達瓊島的主峯，這兒建有一充滿西藏色彩的「白塔」，於此俯瞰瓊島，有若一綠林仙境，環島盡是隨風搖曳的垂柳，好給人幾許飄逸輕盈之感。

循山階而下，可見一樓高三層的萬佛樓，據聞樓內原有一萬個金身「無量壽佛」，是清乾隆為慶賀其母八十大

壽而設，但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此萬個價值連城的金佛便被一掠而空。

繞過悅心殿、穿過琳光殿，便是存放着乾隆年間「三希堂法帖」的閱古樓，再沿島邊而行，經過漪瀾堂，可見一蜿蜒曲折的「看畫廊」，廊前有一小碑，上有乾隆親筆書寫的「瓊島春蔭」四字，原來這便是「燕京八景」之一的「瓊島春蔭」，此間夾道古木參天，鳥鳴回盪，襯上「看畫廊」廊間的秀麗山水畫，漫步其間，不禁使人如沐春風。

步過水聲潺潺的濠濮澗，清脆玲瓏的鏡清齋，恬靜雅緻的畫舫齋，赫然看見微觀堂前的彩色琉璃「九龍壁」，此壁的龍態色調大致與故宮內和大同市東大街的「九龍壁」相同，三壁堪稱為「天下三壁」。

為求一睹故宮全景，於是走出北海公園後便直登上景山，景山五峯連綿不絕，漫山蒼松翠柏，每峯之上皆建有一風格各異的亭苑。

景山因昔日遍丘芳草，一片蒼翠，故稱作「青山」，至明成祖即位，由南京遷都北平（即今之北京），青山便改稱「萬歲山」，而又由於它處於紫禁城背後，遂成為宮廷之天然屏障，故有「鎮山」之名。

在明代永樂年間，相傳「鎮山」儲有大量的煤「以備閉城不虞之用」，故又得名「煤山」。

當年李自成陷太原，破居庸關，興兵直迫北京，聲討明室，思宗見大勢已去，於是即倉惶出奔煤山，但回望皇城烽火漫天，始醒及仍在廷內的太子皇妃，於是又忽忽折返宮廷，諭令太子們投奔皇戚，至於宮中的妃子和侍女，惟恐她們走避不及而為亂賊奸淫，於是思宗便着令她們全部自盡以維國體，並親手劍刃自己的女兒長平公主。

思宗翌晨見皇城已不保，於是復登煤山，以帛自縊於東麓的一株老槐樹上；這株老槐如今雖已枯萎，但在其位置卻插有一告示牌以資識別。

至清初，煤山始易名「景山」，「景」是高大的意思，並帶有永思、追遠的含義；現在的景山，五峯之上皆屹

立有琉璃山亭，其中以中間的萬春亭爲景山之最高處，於此鳥瞰故宮，更覺此座超越時空的藝術結晶品氣象萬千。

從景山歸來，踏着晚霞的餘暉，心境異常的平和，但返抵旅館，不料一踏出升降機口，赫然驚見「總司令」正站在房門口向我微笑揮手。

「你不是乘飛機去了嗎？」

「總司令」皮笑肉不笑的答道：「嘿！歪風一定要掃，我在此要肩負把守『大本營』的任務。」

看「總司令」那神色，聽他那語調，立知事有不妙，於是即衝進「大本營」，驀地發覺在自己的牀頭前有一大灘已凝結的血漿。

大件事矣！

馬上走出房外，追問管理此層樓的服務員究竟是什麽的一回事，原來早上在我離開旅館後，三位中旅社人員便到來請「總司令」前往飛機場，但一言不合下，「總司令」竟與他們大打出手，結果「總司令」以一敵三，並將其中一位同志打得頭破血流，其餘二人見事態嚴重，於是馬上送傷者往醫院（幸而事後得悉該同志傷勢並不十分嚴重），而其他蜂擁而至的服務員見狀亦立刻撤退再作商量。

回到房中，且見「總司令」正向旅客分析今早的局勢，爲求明哲保身，旅客們只好唯唯諾諾的聆聽訓話；及後「總司令」更號召我們這群「親密戰友」同往晚膳，房內立時鷄飛狗走，而留下來的亦矢言自己已吃過飯，至於我自己亦速速溜進廁所暫避鋒頭，「總司令」最後只得拂袖而去——好一派「無敵是最寂寞」的樣子。

再向旅館的工作人員打聽，原來他們已準備今夜誓將「總司令」送離北京，至於送往何處則不得而知。

晚上九時許，氣氛急轉緊張。「總司令」一踏進旅館，大堂部署好的中旅社人員即致電十四樓（我們「大本營」之所在），跟着三個體格魁梧的同志便從服務台步出，各站升降機一旁，而我們的「大本營」即立時劃作「宵禁區」。

升降機一閃一亮地上升。每人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升降機終於停在十四樓了，大門慢慢拉開，可是却不見「總司令」的踪影，三名大漢即刻四散，搖電話通知每一層樓的服務員戒備，一時間電話鈴聲四響，整個飯店都處於混亂狀態中，升降機門再次打開，只見「總司令」呆立在升降機內沉思，機門繼而慢慢關上，一直上升至頂層，然後又回到樓下，大漢們即以電話通知大堂人員，囑咐千萬勿讓「總司令」溜出旅館。

約十分鐘許，升降機打開，內裡除站着「總司令」外，更有三個裝成住客的工作人員侍候左右，不知「總司令」是否已洞悉中旅社人員的佈陣，故竟賴在機內不出，幸得那幾位喬裝住客的同志及時按停升降機，再加上我們這群「戰友」在升降機門外大呼「歡迎總司令」，這樣他才昂首濶步的踏出升降機。

早已準備的中旅社人員立刻上前請「總司令」收拾行裝南下，因有例可援，故令逾旅館的經理更特別派出一位慬得廣東話的同志與「總司令」周旋，可是「總司令」又是一派胡言亂語，除大發號令外，更叫中共總理趙紫陽出來和他評理。

最後經我們一群「部下」相勸，他才平靜下來，經商議下，「總司令」終答應離開旅館，但却附有兩個條件：第一，旅館職員一定要以「專綫」電話誠邀他下樓；第二，要以專車「護駕」送他往火車站。

不一會，服務台的電話果然響起來，服務員「恭恭敬敬」的奉上電話，怎料「總司令」接過電話竟不由分說的便破口大罵，繼之更以電話筒作麥克風，擺出「洛史超域演唱」的姿勢，引吭高歌「小李飛刀」（你永遠猜不透「

總司令」想做什麽，他的思想轉變，一如天上行雷——既突然、且轟動）。

一番擾攘後，「總司令」才盡興下樓，房賬結妥後，中旅社人員竟還向他索取六元的專車費，始肯開往火車站——這是收費原則？於是「總司令」又來胡鬧一番。

突然間，轟來一聲吆喝：「好了！別再胡鬧！」

人聲沸騰的大堂頓然鴉雀無聲，跟着一個熱血方剛的同志從旅館辦事處出來，指着「總司令」厲聲說：「馬上登車，不要再來混！」

但「總司令」却沒有給這小子的氣概壓下，反而更光火起來，滿面不屑的說：「豈有此理！你敢這樣向我說話？」跟着兇霸霸的湊近這初生之犢，「小蠻牛」可眞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一掌推開目露兇光的「總司令」；且見惡鬥一觸卽發，我們幾個「總司令的部下」於是馬上趨前制止「炸彈爆發」。

結果，在我們一班「戰友」答應堅守「北京大本營」下，「總司令」才釋然登車，在一陣歡呼聲下，那黑得發亮的轎車終於隱沒在幽暗的街燈之下。

十四號大房今夜顯得一片安寧，當晚我還做了一個夢——漫天風雨下，一輛列車正飛馳於兩片閃閃發光的刀刄上，在烟霧迷漫的車廂中，「總司令」渾身綁上鐵鍊，身旁還有兩個七呎多高的大漢看守着；突然間，「總司令」又狂性大發，此趟他不能再把別人打得頭破血流；反之，兩個大漢却狠狠的給他拳打脚踢，一直打，一直踢……一直踢至我驚醒爲止。

像是很久已沒有一覺睡至大白天了，醒來之時，只覺渾身是汗，但精力却是異常的充沛，帶着輕鬆的步伐，便溜進北京西北郊區的頤和園。

頤和園總面積廣達二百九十多公頃，其中水域約佔四分三，陸地約佔四分一，全園結構以萬壽山和昆明湖為主體。

昆明湖面波光灧影，堤上柳絮輕拂，萬壽山上翠柏蒼松，給這個一覽無際的園林帶來說不盡的寧靜與典雅；頤和園不獨景色優美，而且更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老園林；早於六百五十多年前，元朝政府已開始擴大甕山泊（即今之昆明湖），至明朝，又於甕山（即今之萬壽山）上興建圓靜寺。到了清朝，高宗為慶祝其母六十壽辰，於是將圓靜寺改建為「大報恩延壽寺」，同時甕山亦改名「萬壽山」，甕山泊亦易名「昆明湖」，而全園便改名為「清漪園」。

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清漪園所有珍貴之物被搶刼一空，宏麗高雅的建築物亦慘被焚為瓦礫，二十八年後，為重整清漪園，慈禧太后竟不惜動用進行訓練海軍的費用，並取「頤養冲和」之意，將清漪園改名「頤和園」。

怎料頤和園剛落成不足五年，却又被八國聯軍蹂躙，而慈禧則帶着光緒出奔西安，一年後始返京城，慈禧返京又再撥用巨款，將頤和園重修。

一九零八年慈禧病死，光緒的皇后隆裕便下令將這個多災多難的頤和園關閉，宣佈「永不遊幸」，直至一九二四年，清末帝宣統（溥儀）離開北京後，頤和園始再光復，闢為公園。

踏進頤和園的正門入口東宮門，繞過仁壽殿，可見三數間朱漆紅閣，原來這一帶便是慈禧、光緒及其后妃的居所，其中以慈禧居住東壽堂環境最為秀麗，前臨昆明湖，背倚萬壽山，堂內陳設華麗，有以珍珠瑪瑙和翡翠製成的「多甕花籃」，有以罕有木料和象牙雕成的「魚桌」（用以飼養金魚）等等，一一皆為稀世奇珍。

在東壽堂的南側，座落有一幽雅的樓閣，這便是光緒居住的玉瀾堂，殿堂的後院則是光緒皇后居住的宜芸館，

這兩座朱漆小樓雖沒有珍珠瑪瑙的裝飾，也沒有翡翠玉石的點綴，但清爽雅潔的佈置却更覺是「人住的房子」，而不是專供參觀的展覽廳。

玉瀾堂兩側配殿內，築有一磚牆，是爲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事敗後，慈禧增建用以幽禁光緒之所。

沿着一迂迴小徑北行，不一會便到德和園，園內建有大戲樓，戲樓翹角重檐，朱欄綠柱，金描彩繪，是專爲慈禧看戲而設，據說慈禧是一標準戲迷，每到頤和園閒居，例必到北樓欣賞唱戲。

踏着由「鵝卵碎石」砌成的石階，只覺一束一束的柔光從竹林透出，不時還響起「啞啞」鳥鳴，給人聽得隱隱冒寒；竹籟的盡頭是有「園中之園」之稱的諧趣園，園內一池碧水，亭亭蓮葉，湖心之上架有一「飲綠水榭」，爲專供慈禧釣魚取樂而設。

繞過萬壽山東部山頂的景福閣，便是萬壽山之最高處——智慧海，智慧海是一外壁全以琉璃砌成的佛殿，至於智慧海之名，則是歌頌神佛之智慧，廣深若海。壁上原刻有千多個佛像，但經八國聯軍的鞭撻，文革的斧鑿，佛像現已全遭砍頭。

穿過一面上書「衆香界」的牌匾，便是萬壽山的重心建設——佛香閣。此高聳的佛閣向以「八面三層四重檐」爲特色，於此俯瞰整個昆明湖、南湖島，以及山中的亭台樓閣，盡可一覽無遺。

萬壽山山中之樓閣，大致可分作兩類，山上的建設多富宗教色彩，而山下的則特爲祝壽受賀而建，此等佛殿壽堂，除外型別具匠心外，其名字也富於詩意，如寫秋軒、重翠亭、意遲雲在、含新亭、楊仁風、畫中游、山色湖光共一樓、聽鸝館、湖山眞意等等。

在昆明湖的西岸，是一刻有彩畫的「長廊」，長廊橫跨昆明湖兩岸，全長七百二十多米，長廊上的每根樑枋都繪上彩畫，有西湖景色，有山水人像，更有奇花猛獸；我雖對油畫不甚了了，但對於這些「廊中畫」，總覺其色彩

太誇張、太耀目，而筆法也太粗糙。

座落在昆明湖的最南端，是一條白玉「綉漪橋」，在此拱橋的北面，便是頤和園最孤淸的地域，這兒一帶渺無人煙，既沒有亭廡樓閣，也沒有柳蔭淸風，沿路兩旁是一片久經荒廢的草叢。

驕陽似火，焦裂了的泥窪冒起騰騰熱氣，在攝氏三十八度下，整個人眞有一點虛脫，四周響起的，只有蒼蠅飛撲的「嗡嗡」聲；在如斯死寂的角落裡，在筋疲力倦的狀態下，在汗流浹背的一刻，一種叫喊無援的空虛感像雷殛般打進胸襟，那感覺很特別，特別得令人難受。

記得兩個月前還坐在維多利亞海港的渡輪上，無意間聽到三數位拿着一大叠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記」、「雨季不再來」……如同珍寶的小妞們在聊天，其中一個還煞有介事的說：「有機會的話，我也會獨個兒跑到撒哈拉沙漠，在那兒流浪一年半載，見識一下啦，浪漫一番啦！」

三毛「流浪」之風可眞一下子吹遍香港，但箇中的「浪漫」是否眞的有如小妞兒所說的「過癮」？我實有點兒懷疑！

走出頤和園，在附近的水餃店「加油」，這兒的菜肉水餃比香港的上海館子之小籠飽還要大，餃皮厚而柔軟，發熱之後便兀然上碟，乾哽不能入口嗎？加點白開水吧！

餃子雖不好嚥，但我仍一口氣吞下二十多隻始覺腹中有物（到中國大陸闖蕩一個多月，胃口激增已不用多言，而且更養成「飲食不擇色香味，只求量多價便宜」的習慣）。

餐後續西往臥佛寺；因佛寺位處北京郊區，交通難免有所不便，就是乘公共車，下車後也再要快步走二十多分鐘始抵佛寺，幸而沿途綠林成蔭，涼風習習，走來也不覺怎樣辛苦。

佛寺原建於元代，原名「壽安山寺」，後屢經易名「大昭孝寺」、「洪慶寺」、「永安寺」（此等名稱一一皆曾出現在中國史書上，由此可知此寺的來頭可不少），至清代最後改稱爲「十方普覺寺」，而因寺內有臥佛造像，故人們便簡稱之爲臥佛寺。

身長五米的銅臥佛置於寺中最末的「臥佛殿」內，在臥佛後面和兩側，且環立有「十二圓覺」泥塑像，據說那是用以記敍釋迦牟尼臨終前，向弟子們囑咐的情景，故其內容實深有寓意。

由於郊區的公共車班次特別稀疏，故走出臥佛寺後，便使勁兒徒步向那西山古刹——碧雲寺進發。

碧雲寺座落在京城北郊的西山山麓，寺院始建於元代，至明代因爲當世的兩大太監于經和魏忠賢深喜其寧靜典雅，故曾先後於此加工擴建，以爲他日葬身之所，於是碧雲寺一下子便變得金碧輝煌、瑰麗顯赫，當時堪稱有「西山台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之譽，可是兩大閹人之願望最後均成泡影（于經下獄至死，魏忠賢亦於獄中自縊），而碧雲寺的金飾亦隨之褪色，復經悠悠歲月的浸淫，碧雲寺現已反璞歸眞，寺內竹影婆娑，青葱郁郁，更覺素淨可喜。

踏進碧雲寺的「山門」入口，便得聞橋下流水沈沈，在一片高槐垂柳，古相蒼松後，便是彌勒佛殿和菩薩殿，之後的是置有五百零八尊金身羅漢泥像和多座千手千眼菩薩像、釋迦牟尼像、三世佛像……的羅漢堂。

羅漢堂之後是孫中山紀念堂，堂內兩側的雲石壁上，刻有國父臨終致蘇聯的遺書，內容大致是請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同志，協助中國當時的革命分子爭取民主自由，遺書末段眞摯的寫上「兩國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携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此「眞摯的結語」現在看來眞不禁教人唏噓。

在紀念堂的一旁放有一玻璃蓋銅棺身的棺廓，是爲蘇聯於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由專機從蘇聯運來北京送給中國的，可是棺廓運抵時，國父之遺體已下葬於南京紫金山下，故此銅棺便一直留於此以作紀念。

全寺的主體建築「金剛寶座塔」座落在寺中最末處，寶塔高三十四餘米，金塔以白玉砌成，是爲紀念釋迦牟尼悟道成佛的經過，整個寶塔均刻有精緻的浮雕，計有大小佛像、天王、力士、龍鳳獅象和雲紋等，使寶塔在充滿印度佛教色彩的外型中，更加添中國雕刻的典雅。

在此塔下，是「孫中山先生的衣冠塚」，封葬國父生前衣帽之處；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其靈柩也曾於此停放了一段時間，後來靈柩始移葬往南京。

沿原路步出碧雲寺，大門之旁便是香山公園的北門入口；香山向以賞雪看花聞名北京，可是現在正值七月大暑天，既無皚皚霜雪，也沒有芳菲山花，故香山便不禁略見寥落。

香山在清乾隆年間曾遍立林林總總的殿宇館坊，築成名噪一時的「香山二十八景」，但隨着時間的流逝，英法聯軍的蹂躪，「二十八景」亦逐一成爲陳迹。

踏進北門，放眼可見眼鏡湖，湖面黃葉片片，四周一片孤清，循着林蔭小徑西行，不久便看見「見心齋」，再從滿目蒼翠的齋房迤邐而上，忽聞遠處響起「叮叮噹噹」的風鈴聲，驀地給死寂的山林綴上一點活感；鈴聲發自山腰中的琉璃塔，琉璃塔高七層，而在每層的八角檐端上都掛有銅鈴，每值山風吹拂，銅鈴便響起清脆悅耳的聲音，喚醒死靜的山丘。

翻過芙蓉亭，登臨玉華山莊，實已再提不起勁往山後走，於是折回園中南方的紅葉區，經過白松亭，繞過雙清，便回到公園的東大門入口。

離開香山公園，登上開往蘋果園的公共車回旅館，車上人擠得不堪，而就在此互相鼓躁之當兒，車上一位身披肥矮的瞎子竟請纓站在車頭引吭高歌起來，咕嚕咕嚕的斥責，怨聲一時間變成笑聲，一首又一首的鄉間小調，夾雜着叫好「安哥」聲一再泛起。

我愛透這泥土味的熱鬧。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時許，我揹上相機和鏡頭，靜悄悄的溜出旅館到天安門廣場拍日出；由於斯時尙未有公共車行走，故只好徒步前往。

北京日間的氣溫雖高達攝氏三十七度，但夜來却感寒意瑟瑟，狠勁的晚風呼呼吹括，不但將日間驕陽遺下的酷熱吹散，更給宣武門西大街添上一層薄薄的露珠，光潤的路面，反映着兩旁昏紅的街燈，寥寂的西大街更顯一片淒冷。

抵達天安門廣場時，還是皎月當空，躺在宏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細細欣賞夜空繁星，我整個人徹底的投入在這淒迷夜色中，心境亦回歸到水平綫上，一絲和諧，一絲泰然，油油浮現。

記得在臨起程往中國大陸的前兩天，家人始得悉自己要「與七個老朋友」出行近三個月時，他們面上雖故作鎭定，却隱隱看出耽心之色，這大概是由於自己一向是家中之叛兒，再者又是與多個友人同遊，故驚訝之色才隨之消減。但不知道他們收到了我在蘇州寄出的信時，反應又是怎樣？

我實在是無意故作驚人之擧，只因在離港前兩天，自己亦無足夠信心去坐言起行，去滿足自己對祖國之好奇，去肯定自己的能力。

五時十三分，天安門廣場上的街燈一一關掉，夜幕慢慢拉起，大地驀地濺出一絲晨暉，可是轉瞬間天邊竟泛起一層厚厚的烟霞，半丁兒的朝陽一下子便被牢牢圍住，而就在這變化的當兒，遠處隱約傳來「喋格、喋格」的步伐聲，板直腰骨，赫然瞥見兩個衛兵正從人民大會堂那方走來，且見他們手執一束「紅巾」，筆直的趨往廣場中央的旗杆——原來是要擧行升旗儀式。

清晨五時十五分，早已侍候在旗杆下的衛兵在接過五星紅旗後，便熟練地把紅旗接駁好，然後按一按旗杆座下的小鈕，五星旗隨之便緩緩迎風升起，而三個衛兵則分別肅立在旗杆的左右前三方，面對天安門城樓，一手揚起向高懸在城樓上的毛澤東油畫像敬禮；當五星紅旗升至杆頂，三個衛兵便自行解散；而升旗禮便在這清冷的廣場中悄悄完成。

升旗禮過後，天色仍是一片死沉沉的，破曉的烟霞像蝗蟲般老纏着天安門廣場上空，朝陽彷如一老兵戰敗歸來般地沒神氣。

今早的「天安門日出」又拍不成了！

在「壹條龍」吃過餡餅豆漿後，便到前門大街的「火車票預購處」訂購明晚往承德，後晚往呼和浩特的車票，一切辦妥後，便到阜成門內大街的魯迅博物館參觀，怎料博物館適値修葺，故只好到北京天文館轉轉吧！

天文館的佈置可說是毫不起眼，除了那電影院的半球體外型較新穎外，整座展覽館均顯得有點老態龍鍾，至於館內之陳設亦不見得怎樣別緻，一切用以介紹天體星空的模型均屬粗糙之作。

在天象館徘徊一會後，便到電影院「參加宇宙旅遊」，宇宙影象從座落在院中心的巨型射槍射出，投影在半球體的影院內頂上，觀衆只要躺在軟綿綿的座位上觀看，便獲得一百八十度的視覺享受，身處其間，實有若置身於無邊無際的空間裡，可是四周深不可測的黑幕倒沒有把我的注意力抓着，反之悠洋悅耳的配樂，清涼的冷氣却導我找得「太空周公」。

走出天文館，伸一伸懶骨頭。今天眞的不行了，就定它爲休息日吧！

加把勁回到旅館，草草將小食倒進肚後，一於上牀睡個痛快。黃昏醒來，來過晚膳，又再埋頭大睡。

天安門的朝霞實太重，不宜捕捉朝陽之神韻，倒不如把握在京城最後的一個早晨，拍下神秘、肅剎、典雅的「太和殿之早」！

但每日太和殿外，老是擠得人頭湧湧。要神秘、肅剎、典雅，哈容易！

於是今早在故宮開放前一小時許，便到午門外的「故宮參觀售票亭」輪候，準備成爲第一個進入故宮的遊客，怎料此時亭前已排了三個來得比我還早的本地遊客。

心裡打定主意：非「搏懵」不可！便裝得一副毫無機心的笑容，不時且還向同志們點頭微笑，待得時機成熟，便側膊側膊的慢慢閃過同志身旁，裝作是想上前看看售票窗旁的「入宮參觀守則」牌子；端詳好一會後，側頭再看看同志們的反應。哈！居然沒有表示什麽反感。那我便得死賴下去了。

時間一分一分地啃過，還有十多分鐘便可購票入宮，正是心中發喜之際，遠遠忽駛來五部「豬籠車」（豪華旅遊車），百餘隻花技招展的「鴨子」隨着小紅旗，竟不用購票便得直接入宮。

等了一個多小時，花了諸多奸計，還是眼巴巴的給「鴨子團」捷足先登，眞該殺………丕！丕！丕！

拍不成太和殿，那便得到「總司令」再三推薦必遊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

建築新穎的博物館，全座分作東西兩翼和中央大樓，而在七層高的中央大樓塔座上，還托掛着一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徽，金色的軍徽在晨光照耀下，倍感閃閃生輝。

走進博物館廣場，甫進眼簾的是一大批坦克車、迫擊砲、火箭砲、高射砲和十多款舊式戰鬥機，這大部分武器都是去年中國大陸對越南進行「自衞還擊戰」時所擄獲的，現在看來還有絲絲烽煙味。

博物館中央大廳是「毛澤東主席紀念展覽廳」，廳前座立了一巨型毛澤東石膏坐像，此間且側聞身旁幾位同志

在喃喃抱怨，一聲聲的「老頭子」，可眞膽大包天。

在紀念館側還有一綜合戰地英雄紀念堂，步上一樓便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館」，隨着歲月邁進，跟着的就是二樓的「抗日戰爭館」、三樓的「第三次國內戰爭館」；在這三個「戰爭館」內，陳列有千多件在這三次大戰所遺下的武器、裝備、文獻及相片等等，從這批滿染血淚汗水的歷史文物中，參觀者可追索至中國近五十年的滄桑史。

爲省却半天的房租，走出軍事博物館便匆匆回旅館退房，然後才整理行裝，賴在旅館借用浴室、廁所，內外清洗痛快完畢爲止（據悉在北京的學生遊客爲求省錢，多半如此「搏懵」）。

晚上十時乘夜行列車告別北京北上承德，火車在無邊無際的黑夜裡飛馳，車廂雖一片死靜，但却不能使人安睡，思想上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隨之而來的，還有那莫名的失落感，我深知這是「爲賦新詞強說愁」的併發症，可是我却樂得享受這「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感受。

清晨四時二十八分，火車抵達承德。得該站售票員的照顧和體諒，特別提早四小時半售賣當日回京的火車票給我。

晨曦初露，馬上開始我承德之行，乘上七號公共車便向「火神廟站」飛馳，下車後第一眼便看見那炸得金黃香脆，叫人垂涎三尺的特大油餅（直徑長約二十吋），和那熱氣騰騰的豆漿，可恨自己喉嚨深感不適，那惟有改吃又冷、又韌、又黃的饅頭。大口咬下，始知饅頭內竟有一些狀若黑荳沙的蔗糖餡，糖餡不但帶着苦澀味，最要命的還是當中一半是尚未成漿的「石頭」，但自己本着「誓不暴殄天物」的原則，而且當地人還不是大嚼如儀，於是自己也得硬把大碟饅頭往咀送。

用過早點後，便徒步到不遠處的「避暑山莊」，但因莊內的博物館尚未開門，故轉乘六號公共車到「承德外八廟」之一的「普陀宗乘之廟」。此廟建於清乾隆六十大壽之年，當時清廷威望正如日方中，海外藩邦莫不遠道而來賀壽，爲安頓這大批從蒙古、新疆、懷海等一帶而來的王子、大臣，乾隆便諭令大興土木，以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喇嘛教的中心）爲藍本，建成此座又名「小布達拉宮」的古刹。

可是涉足廟內，只覺遍處頹垣敗瓦，滿目瘡痍，殿堂樓閣滿掛竹棚，沙石混凝土遍地皆是，那簡直有如一建築地盤，可是破廟內却有告示牌註明：拍照費每張十元。可別誤會那是殿內攝影師替遊客拍照的收費，而是若參觀者要以「地盤」爲景拍照，則要付「地盤管工」十大元——那根本是一個天下間的大笑話。

與「小布達拉宮」相距約十分鐘路程，可就是「須彌福壽之廟」，此廟的破落程度與前者比較，亦不遑多讓。據說當年乾隆擧行七十壽典，後芷政教領袖六世班禪專程到中原賀壽，乾隆爲答謝這番美意，於是特建此廟供班禪住宿和講經，故大殿內一切擺置裝飾，均具濃厚的喇嘛教色彩，無奈歲月無情，昔日紅牆飛閣、琉璃金貂，而今亦成瓦礫。

承德的市內交通，實是殊不方便，最快也要半小時才有一班公共車行走，故若久候而乘一站路車程往普寧寺，倒不如徒步二十分鐘前往。

普寧寺通稱大佛寺，與前二古廟一樣，同是建於乾隆年間。由於當時中國鄰近的番邦外族備受沙俄壓迫，於是惟有投奔大清旗下；在滿清政府的庇蔭下，這些番將皆鞠躬盡瘁，悉力爲清廷建功獻仔，乾隆爲收攬軍心，便建此喇嘛寺以作紀念。

普寧寺與前二廟相比，可算是保存得較爲完整，寺內主殿座落有一高達二十多米的「千手千眼菩薩」巨像，是爲中國迄今最高的木刻像，可是巨像年久失修，像身色彩已呈暗然，但若要拍這菩薩像留爲紀念，那却得要付三十

元一張的拍照費（這足以供我十天的交通食宿）。

承德之「外八廟」，始建於清康熙年間，經八十載才全部落成，寺廟原有十一座，但現僅存七座，而七座中又只開放三座，至於其餘的廟則尙在修葺中，故遊畢上述三廟，已可算是看罷「外八廟」了。

承德的另一名勝，可說是那佔地廣達五百六十萬平方米的避暑山莊，山莊又名熱河行宮，更稱承德離宮。山莊內有一博物館，館中陳列着諸位清帝的眞蹟提字，此外還有林林總總的瓷器和景泰藍，但其中最吸引我的却是一所約百餘平方呎的寢室，這便是清帝奕詝病崩之所。

當年英法聯軍入侵中原，北京未幾失守，奕詝於是倉卒出奔此熱河行宮，因目覩清大勢已去，故亦不問國事，轉而縱情色慾，遂致體弱多病，竟藉日飲鹿血來支撑生命，但終於在咸豐十年病終於此小宮中。

步出博物館，便是山莊的園林區，而園林區的主要景緻可算是偏聚於南面的湖沼間，這兒湖光泛映，沼潤林連，洲島交錯；於湖畔間，更疏疏落落的築有不少水榭亭閣。

走過湖堤小徑，只覺四周青葱郁郁，山花爛漫，至山莊的西北部，可又另有一番景色，只見一帶山巒重叠，連綿不休，惟是至此，自己已乏力再登高望遠。

下午二時零四分，踏上回京的列車。近七小時的車程，可眞叫人昏透，但一步下火車，那又得趕回旅館領取行李，隨之「搏懵」在旅館淋浴和洗滌衣物，就是晚飮也趕不及吃，又匆匆與北京道別，北上內蒙首都呼和浩特。



上・用盡奸計拍攝成的故宮太和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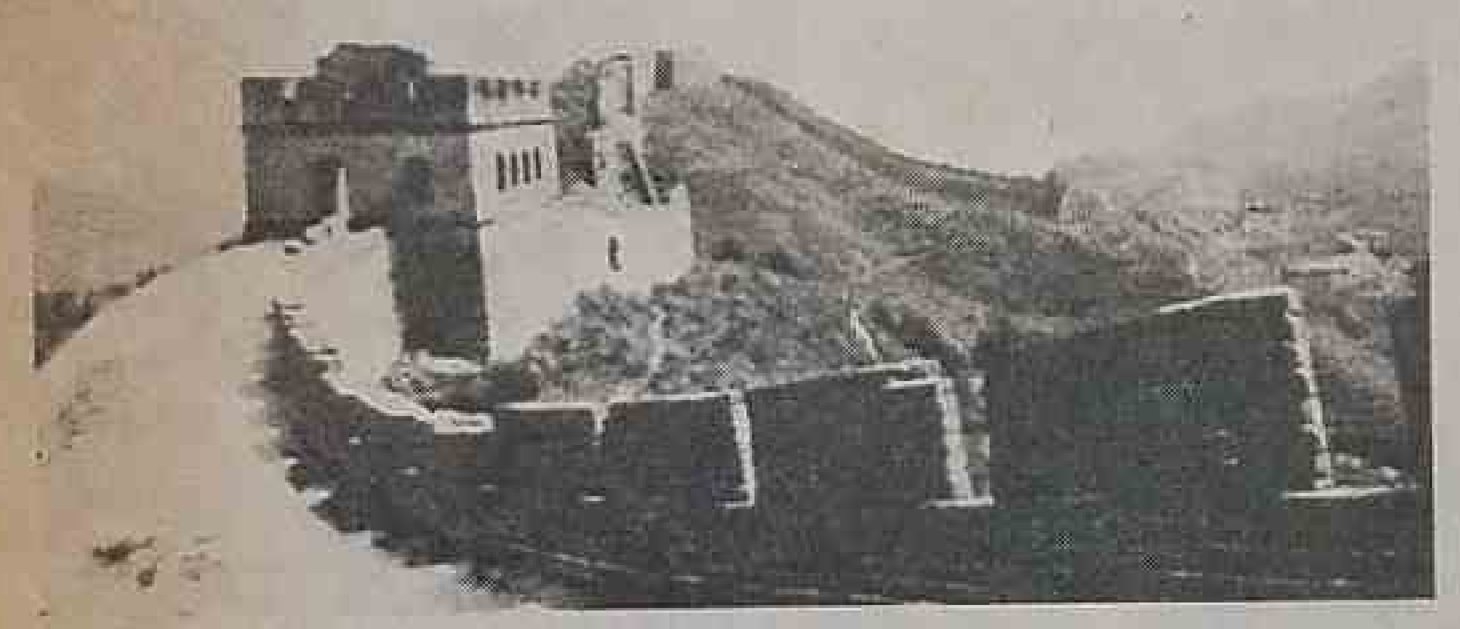
中・晚上 的宣武門區。

下・供慈禧太后釣魚取樂的頤和園諧趣園。

上・ 軍事博物館。

下・ 人民英雄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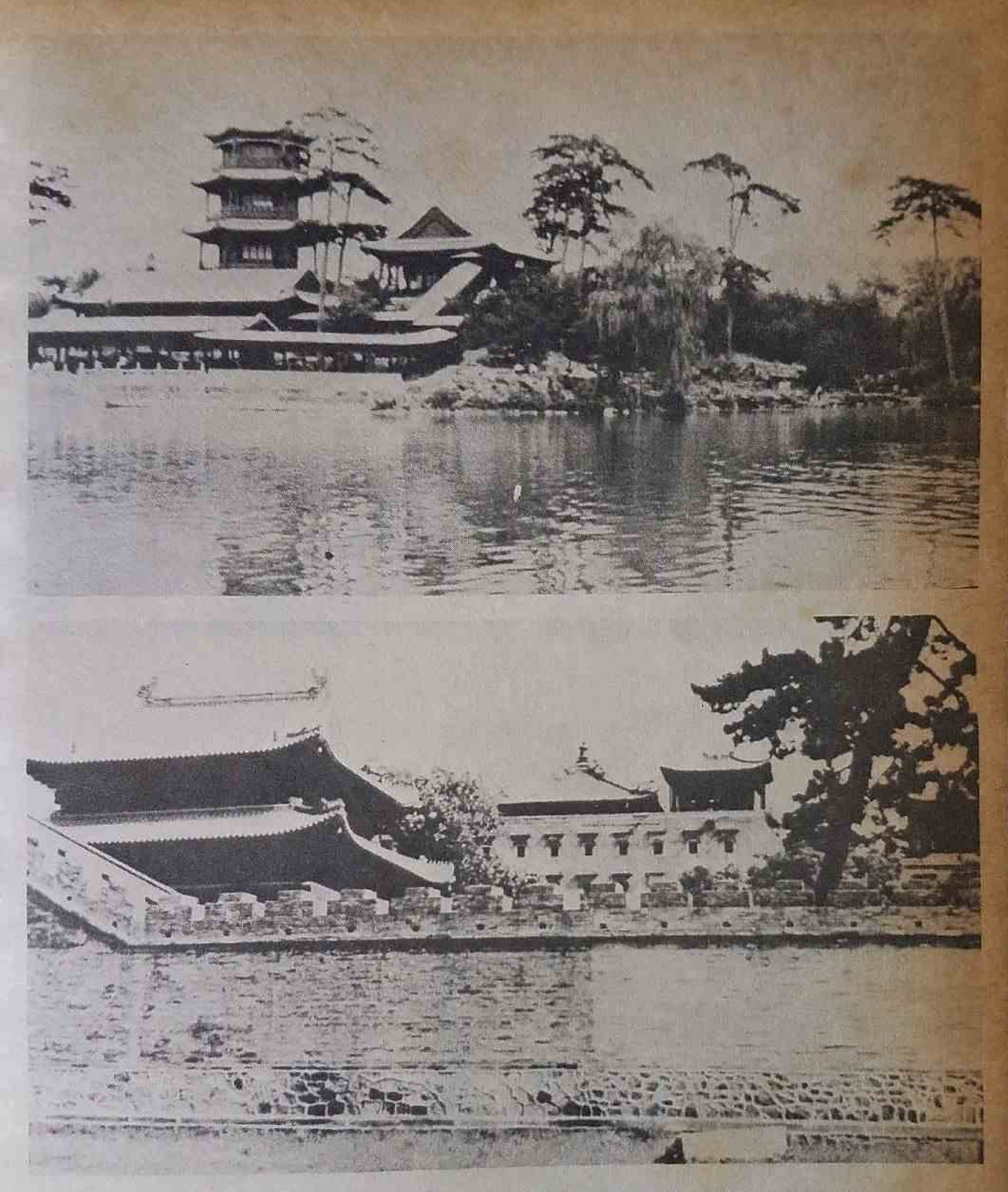




上・橫跨一萬二千餘里山巒的萬里長城。

中・不是專供遊客參觀的萬里長城，部份牆台崩塌。

下・偷拍得的乾隆裕陵內。



上・ 避暑山莊內的流懷亭。

下・ 外八廟中之須彌福壽廟。

內蒙



眺望一百五十公里外視野無阻的空間，
體驗孤獨和寂寞的滋味；
在躊躇滿志中
發現自己。

第七章　內蒙

列車硬座廂中，不但煙味瀰漫，還有那陣內地人特具的體臭，眞叫人噁心！無奈坐在靠窗的同志一聲「夜來風太勁嘛！」便惟有將準備放下車窗的雙手縮回，坐回那已被汗水沾濕的座位上。

火車一搖一幌的在黑夜裡前進，朦朧間被轟耳的吵嚷聲鬧醒，人群中只見兩個小流氓正與一姑娘爲座位的問題而起爭執，那內地姑娘雖是弱質纖纖，但喊罵起來却聲如洪鐘，小嘍囉當然也不甘示弱，那口流利的普通話粗口，不但辭彙豐富，而且音節嘹亮，可眞叫我耳目一新。

三個人愈罵愈光火，小流氓終忍不住一推小姑娘，怎料小妮子立時還以結結實實的一摑，那流氓被摑得踉蹌兩步，但定一定神後，却又兇起來，不屑的向地上吐一口涎沫後，一邊喃喃罵着，一邊則向小妞趨前；突然間，小流氓擧脚直向對方横腰一掃，繼而狠勁的衝前，幸而四周的旅客及時將他抱着。

小姑娘雖及時避過那要命的一擊，但仍被撞得倒在一旁，只見小姑娘兩眼噴火，一手爬起身，一手則高擧大瓶熱水，迎面的潑向那兩個傢伙，可是嘍囉們分別左右一閃，而一瓶熱騰騰的燙水便直潑向我，登時便給燙得昏眩半晌，連叫痛也喊不出來。

身上毛衣冒起的水蒸氣，差點兒把我薰暈，匆促脫下還淌着熱水的毛衣，只見胸腹一帶泛起些許紅腫，不料這塊「燒肉」竟刹時將正勸止打鬥的乘客們嚇了一跳，就連那小嘍囉也鬆開雙拳，到來看個究竟，大批同志一下子把我重重包圍起，有的在搖頭嘆息，有的在查看我的傷勢，有的則怪聲叨嘮：「沒有什麼要緊的……不痛嗎？………」七嘴八舌的在嚷着。

從藥囊取出清毒火酒，將之洒遍毛巾，然後敷在紅腫部位，火灼灼的感覺始逐漸消退，但對於這周圍只懂眼巴

巴光說安慰話的同志，可眞感覺不耐煩，於是便給他們幾響倒氣的大嚏。

我對自己說：身處困境時，別指望周圍的人會扶你一把，最可靠的還是自己。

十三小時零五分的旅程，終也熬過了，將「咯咯」作響的腰骨一伸，便大步踏離這宛如走難的車廂，首先要做的事，當然是找下榻之所；好不容易才找得一懂普通話的公安人員指點迷津，正欲展步往那全呼市惟一可接待外賓的呼和浩特賓館時，却遙見火車站前堆滿了大批同志。

幾經推撞才得鑽進人叢中，赫然發見被圍觀的並非街頭雜技團，而竟是四個從香港來的小妮子，看她們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簡直是哭笑難分；而另一方面，那圍觀的人衆則在評頭品足，不時更掩嘴失笑。

小妮們得見我這「鄉里」，眞喜若得見「救世主」，那惟有擺出「英雄救美」的功架；縱身一躍，便把她們拉出。四個女孩子原來因事前沒有與呼和浩特中旅社職員取得聯絡，而又不知如何覓得下榻之所，正是徬徨無援之際，便給當地同志重重圍着參觀（香港同志們在呼市可別要站住脚！否則便落得上述收場）。

從火車站往呼和浩特賓館，徒步只消十餘分鐘時間。賓館出奇的新穎高雅，內裡房間清爽雅潔，而房租亦只四元一天而已，房內雖沒有私人浴室和風扇，但却可以以單人的租金享受三人房的寬敞，夫復何求！

將行李安頓妥當後，即向駐賓館的中旅社人員打探往草原的途徑。由於內蒙的草原區幅員廣濶，民居稀落，所以根本沒有什麽公共車行走，至於可供住宿的旅館更是談不上了。在這情況下，只有參加呼市中旅社舉辦的「鴨子團」，才得往草原遊覽。

往草原的路綫有二：一是往烏蘭圖格的草原區，全程兩日一夜，包括食宿交通，收費爲三十八塊半；其二是往比烏蘭圖格更遙遠的牧區，全程三日兩夜，首夜在四子皇旗鎭渡宿，至第二天才可抵草原，旅費比前者多收二十元

，兩條路綫同時亦包括在呼和浩特市內遊覽昭君墓，金剛座舍利寶塔，以及一塲馬術表演。

可是因今早只來了十二個遊客，故惟有待至明天才可僱大型旅遊車往草原，至於往那一牧區，則有待明天大多數人往那處才可決定。將一切證件交託給中旅社辦理後，便與途中遇上的幾個女孩和兩位太太到賓館餐廳用膳。

在賓館的餐廳吃飯，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兩種價錢的包餐，此類包餐一點蒙古特色也沒有，但總算弄得可口，但晚飯爲求省錢，便改到賓館外的錫林飯堂。飯堂大概是難得有外地遊客光顧，故每個服務員均顯得分外熱誠。

在賓館的餐廳吃飯，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兩種價錢的包餐，此類包餐雖一點蒙古特色也沒有，却總算弄得可口，但晚飯爲求省錢，便改到賓館外的錫林飯堂。飯堂大概是難得有外地遊客光顧，故每個服務員均顯得份外熱誠。

飯堂的環境和餸菜質素，雖當不能與賓館餐廳相提並論，但價錢却是便宜得多（每人只花七角許，便可吃得肚子隆隆如十月懷胎），而且還可直接體驗內蒙之民生。

入夜後的呼和浩特，顯得一片寂寥，街燈昏暗，風沙刮得嘯嘯作響，故還是留在房中料理那燙傷的胸腹。幸而紅腫已差不多全消，但對「人」的「袖手旁觀」之嘔心，我却仍深有印象。

不過，曾幾何時，自己不亦是眼巴巴的看着「總司令」在黑夜中絕影？自己究竟又能爲他做些什麽？

「總司令」聲聲「一切小心，遇上什麽困難時，找我幫忙好了！」仍不時在我腦中回盪。那雖是出自一「痴人」之口，但我却感那份心意反比正常人來得更爲眞摯。這是否是正常人在感情交流上的一種悲哀？

大清早，太太和小妮們便來拍門，邀我同往賓館餐廳吃早飯，然後再到火車站訂購兩日後南下的車票。但因到內蒙後，我已失掉每日的經濟預算，故只有婉拒她們此番美意。

逕自到大堂的中國國際旅行社打聽往草原的安排，此時一下子亦湧來了三十多位剛到呼市的香港遊客，整個辦

公室給鬧得熱哄哄，且見那魁梧的職員一聲高喊：「好了！好了！我們出發草原吧！」

此聲出發號令對猶有睡意的旅客們，眞有如晴天霹靂，因中旅社方面昨天才答應我們今午才出發草原，故現在可連整頓行李的工夫也來不及做。可是，在另一方面，那班剛抵賓館的旅客却喜氣洋洋，因他們不用在賓館呆躺一天。

自己斯時雖已收拾好背囊可隨時起行，但若這樣悄然而去，對那群已往火車站訂票的太太小姐們，却總覺有點那個，於是與同行的三位「鄉里」組成一綫，幾經爭辯下，才得中旅社職員延遲十分鐘出發，且更要求旅遊車先駛往火車站，接回她們方才一併出發。

我們四個人以狂風掃落葉之勁，僅以七分鐘便把六位女士的行李全搬至大堂，可恨此時却只得目送旅遊車絕塵而去。

怒火中燒下，我們四人中的一位小姐先挺身而出，拉着那曾答應給我們十分鐘時間的中旅社職員理論，怎料這體格魁梧的「大聲公」竟反唇相稽，可眞光火了，四人即齊聲破口大駡——那算是什麼服務？既沒有責任感！也沒有辦事程序！

「大聲公」自知理虧，且見我們四人來勢洶洶，於是惟有給我們安排一輛小型旅遊車到火車站，先接回那六位女士，然後再趕截那旅遊車。幸而一切順利，不一會便與車隊會合。

車隊在呼和浩特市內一馬塲停下，先讓旅客欣賞一塲馬術表演。

眞不愧爲「草原上的兒女」，一大群年輕人在飛奔中的馬背上翻觔斗、伏馬肚、叠羅漢、跳火圈……那簡直是不可思議。最後二十名男女作一塲劇烈非常的賽馬，更贏得滿塲掌聲如雷。馬術表演完畢，遊客們皆爭相跟那群馬上英雄及駿馬拍照，塲上一時間黃沙滾滾，喝采聲跟相機快門聲混作一塊，塲面可眞媲美「賓虛」。

按照行程，觀看過馬術表演後，旅遊車便應往牧區進發，可是經導遊女同志和司機咕嚕咕嚕一番後，旅遊車竟折回賓館。

爲表示不滿，車隊返抵賓館後，整車遊客均拒絕下車，終於在那女導遊的坦白解釋後，始知有關方面將往烏蘭圖格和往四子皇旗鎭的遊客調換錯亂，怨聲四起後，旅客始釋然下車再作安排。

因有兩條路綫可供選擇，故旅客們皆顯得猶豫不決，有人高嚷「山長水遠到內蒙，非到較遠較廣的草原不可」，而另一面却又有高喊「聽說從四子皇旗鎭歸來的遊客無不叫『老襯』呀！」你一句我一句，可鬧得天翻地覆，而自己鑑於經濟理由，終選擇往烏蘭圖格那綫，爲加強這選擇是明智之擧，自己更心中安慰說：「遠草原，近草原，還不是望不到邊際的遼濶草原。省回二十元吧！」

下午一時三刻，殘舊的旅遊車始浩浩蕩蕩開行，出了呼市後，老爺車始大發神威，風馳電掣的在連綿不斷的大青山（卽爲史籍上常見的「陰山」）上奔跑，浩瀚遼濶的牧區亦隨之漸露眼前。

萬里無雲，金風送爽，七月尾的大暑天在這兒却變作十一月初的深秋，鼻孔裡沒有一絲塵土，毛管上亦不見一點汗垢，整個人開朗得不禁要仰天長嘯！

老爺車畢竟是中氣欠足。爬經幾個山背後便要停下來喘氣添水，旅客們也樂得下車一伸關節。不知在草原的那角竟隨風飄來淡淡草酸幽香，放眼遠眺，只見蔚藍的蒼穹與碧綠的草原分作上下，偶爾還有一束束雅淡的山花作點綴。

草原那種粗獷，那種豪邁，那種不羈，簡直令人心醉！

下午六時，老爺車抵達烏蘭圖格的牧區，烏蘭圖格在蒙古語中解作「紅色公社」，可是整個公社的色調却是渾然雪白，公社佔地約五萬平方餘米，在無際的草原上恰似一小孤帆，在公社的石圍外，座落有一排蒙古包，但由於

旅客數目過多，公社的工作人員於是不得不臨時動工多紮兩個蒙古包，他們分工合作以柳樹技作骨架，用由駱駝毛織成的繩線細搭，外覆毛毡，包頂留有一大圓孔，包內厚厚的鋪上羊毛毡；不消兩小時工夫，八位蒙古大漢已熟練的紮妥蒙古包——眞不愧爲遊牧民族！

在蒙古女導遊的帶領下，我們到公社內的「朝河廟」參觀，此座西藏式喇嘛廟外型可沒有什麽特色，但登臨廟中閣樓上，却發現由此可步上廟宇飛簷上。

揭開廟頂小木門，只覺渾天烏黑，隨之即傳來一連串急速的震翅聲，轉瞬間「烏雲」盡散，碧空再露光芒，刹那的變幻，實使人呆着，驚魂甫定後，始知那團烏雲只不過是五十多隻燕子凝空而飛，據導遊同志說，這群燕子寄住在朝河廟簷上已接近百年之久，當地牧民早已視之爲護廟天神。

回到公社的飯堂，便來一頓異常豐富的晚飯，菜式清淡而可口，當中主菜是爲「手抓羊肉」，顧名思義，那便是要棄筷落手嚐那別具蒙古風味的羊肉；羊肉只用大熱水燙熟，連骨帶皮的大塊大塊上檯，不少旅客嗅其羶而離飯桌，但會某却感味道挺不錯，正吃得起勁之當兒，忽聞飯堂外響起：「草原日落啊！」

忽忽拿起相機便到草原獵影，紅艷欲滴的殘陽將旅客們的面頰照得昏紅，晚霞清風也隨而油油拂起旅客的絲絲秀髮，加上不時掠過天際的燕群，好給人一種蒼涼味兒。

晚飯後與一位年逾古稀的蒙古老伯聊天，老伯諳通蒙、漢兩語，據老伯說，這片無際的大草原，全屬烏蘭圖格所管轄，在這大草原上住有約二千居民。雖經歲月的不斷冲刷，但這群「草原兒女」却仍沿襲遊牧民族的傳統，四處流徙以放牧爲生，故平時甚少聚首公社，逢有大節日或蒙古大典時，他們才會趕返烏蘭圖格慶祝。

在草原上的牧民，平均每人最少可佔牧地一平方公里，二千多名牧民中，除大部分爲蒙古土著外，還夾雜有不少漢人，故漢語（普通話）於此亦非常流行；此外更有不少人能操日語，原因是很久之前，曾有大批從日本東北遠

渡而來的日本人移徙至內蒙古，日語於是便沿流至今。

入夜後的內蒙，略帶寒意，氣溫由日間的攝氏二十五度下降了十度之多。套上厚厚的毛衣，迎風溜到蒙古包外，好欣賞「塞外」夜色，隨意的仰躺草原上，除隱隱傳來嗦嗦蟲聲外，便萬籟似覺無聲。晴朗的夜空上，繁星點點，月光給面頰照得一片蒼白，偶爾間流星劃過天際，一閃即逝。平躺草原，側望大地，只覺四周一片荒涼，腦際間不禁油然翻起一著名探險家曾說過的一番話：

眺望一百五十公里外視野無阻的空間，

體驗孤獨和寂靜的滋味；

在躊躇滿志中

發現自己。

大清早醒來，拿起相機便奔往高原那方侍候日出。青草地，小河澗，叫聲咩咩的羊群，靜靜低頭吃草的馬群，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大草原風光！

遺憾草原上的日出却不甚出色，沒有滾圓的火輪，沒有幻化的霞彩，硬綳綳的朝陽一下子便爬出地平線，立時射出萬道金光，使人瞳孔也趕不及收縮。

吃過素淡的早點，便正式開始「草原之遊」，節目第一是探訪蒙古家庭。

被訪問的蒙古家庭，很容易便可看出是一專供參觀的「示範家庭」，石屋內窗明几淨，簡樸雅潔，但總覺少了一分遊牧民族的氣息。

蒙古的男子因通常都要到草原放牧，故屋內只剩下女主人和兩個小女孩；主人家非常熱情地請我們上坐牀中，然後搬來一很矮的櫈子，繼之更以蒙古式茶點款待，可是那羊油糕、黑蔗糖、乾乳酪……却眞的不敢恭維。寒暄幾句後，旅客們便嚷着要與主人家到屋外合照，導遊同志更隨車帶來六套蒙古服飾，好讓旅客們穿來拍照。旅客穿上又濶又大的蒙古袍，中腹緊緊紮上腰巾（直像條東莞臘腸），頭頂纏上彩巾（直像銀行門外的摩囉差），樣子總之就是怪摸怪樣的，但大家顯然都毫不介意，彼此穿上小丑般的服飾，可又笑得肚皮打摺。

訪問完畢後，老爺車把我們送到草原的另一方，於此大家可一償騎馬和騎駱駝的心願。戰戰兢兢，又扶又攙的總算能坐穩駝峯間，但駱駝只懶散的走了一圈，提駝小童便即催着我們下駝。至於騎馬更不是味兒，那管馬小孩老是牽着馬頭，慢慢的給鞍上旅客兜圈子；爲求滿足我那潛伏已久的「騎士慾」，策馬馳騁茫茫草原中，於是看準馬童轉身吃糖使一挾馬肚，怎料馬兒一點反應也沒有，再爬勁一挾，但馬兒依然故我地悠閒踱步。眞恨不得給牠肚上一踢，無奈又怕此畜牲發兇將自己摔下，最後還是「死死氣」地下馬。

可是當導遊同志一躍鞍上，手一扯轡，高喝一聲，那「兀驁」即如箭般絕塵而去，脚法且比快活谷的賽馬還要狠勁。那畜牲！

大家還過心願後，便折返烏蘭圖格用午膳，之後便與烏蘭圖格告別，老爺車穿過蒼翠無際的草原，衝破雅淡清幽的草酸香，又回到沙塵滾滾的呼和浩特，中途在呼市市內的「金剛座舍利寶塔」外停下。

寶塔座落在五塔寺內，是一座典型的西藏式喇嘛古塔，遺憾導遊同志對寶塔的背景也一無所知，故遊來索然無味。回到車上等候其他遊客歸隊之時，忽見一黝黑而幼嫩的小手，忽高忽低的在窗框外揮動着；探頭一看，且見一小女孩正使勁地翹起脚跟，伸長小手，以那精靈發亮的小眼珠向我討糖吃，可是口袋裡最後的一粒檸檬糖亦已抛進嘴裡，惟有搖頭以示她，那知「小靈精」竟向我縮一縮鼻子，扮一個鬼臉轉頭便跑，隨着小女孩跑往的方向，我的

目光被帶至五塔寺門外。

這裡站着兩個香港來的女遊客，正向大群小孩派糖菓，兩人愈派愈起勁，後來更索性將滿袋的糖菓往天一撒，跟着三十多個大大小小的街童便縱身展開「搶糖戰」，令我不忍卒睹的是當中竟夾雜有四、五個中年同志。搶呀！撞呀！他們不顧一切，只關心地上的糖菓。那兩個女遊客却在一旁，看得吃吃笑着。

此情此景，可不禁令我骨子裡發酸。

我們新生的一代，我們無知的一輩，就這樣將人舞得有若「街頭賣藝猴子」般？我不禁暗暗問一聲：「舞猴人，香港人，體內流着中華民族血液的人，爲何要如此作弄『猴子』？爲何要如此挖苦自己的同胞？究竟爲何？」

旅遊車下一站是昭君墓，昭君墓現已闢作爲公園，園內有一小山丘平地突起，丘頂建有乘涼小石亭，據說此山丘便是昭君墓的寶頂，而這類的昭君墓在內蒙一帶也有好幾個，至於昭君的屍首葬於那個墓穴，則便無從稽考。我們只知道此墓是衆昭君墓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同時此地也是當年昭君出塞和番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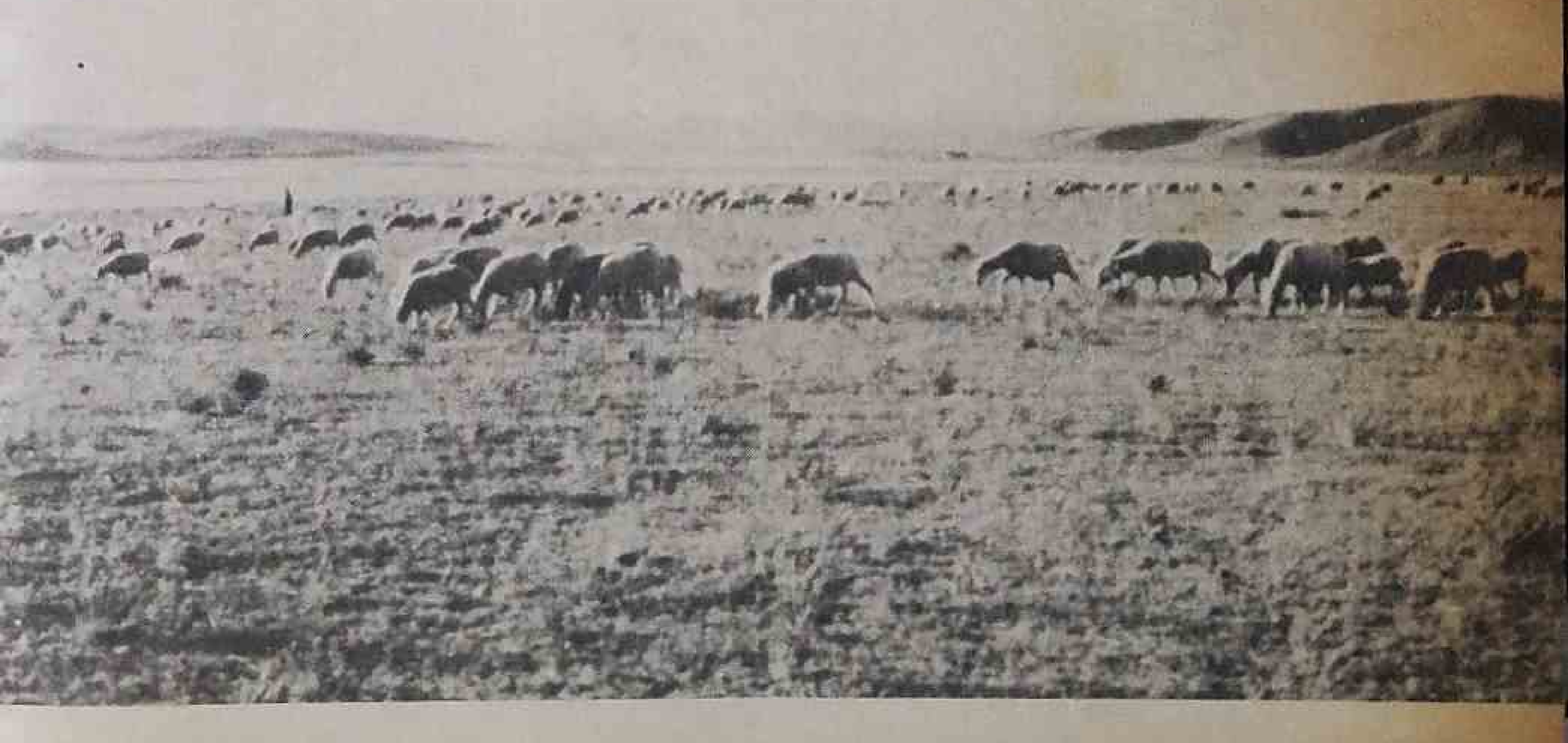
臨回賓館前，遊客們更可到呼市中最大的百貨商場購物，這才興盡班師回朝。







左上・ 騎術表演。
右上・ 渾然雪白的烏蘭圖格公社。
中・ 被視為草原上「勞斯萊斯」的駱駝。
下・ 草原上的日落。



山西



竄進石家莊車站候車室，只見室內滿是
坐着的，躺着的叫化子和流浪客……
火車站一帶有若菜市場般，滿地泥濘，人聲喧嘩，
到處行人都是衣衫襤褸、污嘴垢面，
就連清早的空氣，晨曦的柔光，於此亦不覺可愛！

第八章　山西

踏着滄茫夜色離開內蒙呼和浩特，登上晚上十一時零五分南下大同的火車，車廂內擠得連卸下背囊的空間也沒有，那祗得背着四十多公斤重的行李，斜倚車門，站着打呵欠。及後得乘務員的指點，得悉列車上的餐卡可有地方落脚（這可說是對僑胞的特別關照），於是便連推帶撞的朝餐卡那方衝去，途中更遇上五位香港遊客，可恨六個人千辛萬苦才「打過六截木人巷」（六個車廂），却見餐卡鐵門深鎖，雖曾屢次拍門大叫，但餐卡內的燈光却始終沒有亮起。

最後六人共謀對策，想出以拍照用的鎂光燈不停地向餐卡內閃，昏暗的餐卡一時間給閃得如同白晝，終於一男同志來應門。

經一番道歉和解釋後，那同志便親切地招呼我們到通往餐廳的長廊休息，不料連座位也未及坐暖，一個手拿掃把的列車清潔女組長便氣冲冲的走來，面露一副厭惡的表情，以壓低的嗓子，毫不客氣地喝令我們「立刻走出餐卡」，無可奈何下，惟有擠回那烏煙瘴氣的硬座車廂。

可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幾，先前那位和藹可親的男乘務員却又偷偷的開門給我們。

清晨四時二十二分，火車抵達大同，盛夏的大同，斯時已泛起晨曦的淺暈。在街頭的小攤檔草草吃些早點後，便啓程往大同的主要名勝——雲崗石窟。

雲崗石窟是中國三大石窟之一，開鑿於距今一千五百多年的北魏時代，石窟依山崖峭壁而鑿，連綿一公里的石窟，計有大小窟洞五十多個，佛像共五萬多座，雖鑿需時四十六載。佛像有凸、有凹、有平面，高矮不一，神態各異，其中最大的一座佛像高近十八米。可是，石刻雖抵得過時間的洗擦，風雨的侵蝕，但却始終熬不過烽火及政治

變易的衝擊；現在，五萬多座佛像竟差不多無一能免於人爲釜鑿的破壞。

由於不少石窟內的佛像，是繪有色彩艷麗的顏料，而此等顏料據聞若被鎂光（閃光燈所射出的光）照耀過多，便會產生化學作用而變色，所以在窟內是不准拍照的；但曾某並非模範遊客，故還是悄悄的將這宏偉壯麗的石刻拍下（在下雖然胡作妄爲，但却始終懷有愛護歷史瑰寶之公德，故在拍攝時並無借用閃光燈，而改以較長的曝光時間作補光）。

遊罷雲崗石窟，便繼續向華嚴寺進發。遺憾誤聽途人錯點，乘上與華嚴寺背道而馳的公共車，雖此，在這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中，却能得覽大同市獨具一格的泥屋，泥屋全以黃土堆成，結構簡單而實用，纍纍的泥屋在一寸草不生的土丘依偎而建。泥黃的屋，泥黃的山丘，渾然一色，多少帶給人一種乾燥、荒涼的感覺。

大同市內，遍立古舊的建築物，街道是散沙泥地，馬路亦不及其他城市般寬敞，路旁林木稀疏，滿城風沙，遍處塵土，使人鼻孔一下子便塞滿沙塵，加上炙熱的驕陽，感覺直如處身荒洲沙漠。

繞城轉了一圈，只覺整個人內外均感不適，肚內「咕嚕咕嚕」的響着，委實「忍無可忍」了，於是飛快的趕回火車站，將寄存的背囊取出，拚命的翻尋廁紙。

該死！那卷廁紙定是留在呼和浩特賓館！更要命的是車站附近，連報攤也沒有一檔。只好趕火車往太原，住下旅館才解決吧！

大同距太原約近七小時車程，在這漫長的七小時裡，可眞忍得死去活來，一時綣曲身子，一時咬緊牙關，一時用力深呼吸……。

傍晚時分，終抵太原，一步出火車站即登車直奔迎澤賓館，衝進賓館大堂服務台，一手拋下背囊給服務員暫作保管，即如箭般直撲大堂洗手間。

一輪排山倒海的大轟炸後，只覺一身飄然，輕輕鬆鬆的走回服務台，且見服務同志一面莫名其妙的神情。日租四元最便宜的房子雖已給「香港師生旅遊團」住滿，但貴兩元一日的房子，我總付得起。房門一開，原來那是一所豪華雙人大套房，房內全鋪上發亮的抽木板，襯以瑰麗的吊燈，更顯沉實典雅。

徹底的洗滌一整天的汗垢後，便到賓館附近的街頭小吃檔食飽子，歸途中遇上兩位「香港師生團」的導遊姑娘，彼此因同是廣東人，故以廣東話交談起來，倍感親切，兩位廣州姑娘不但膚色白皙，樣子明媚，而且聲調迷人，談吐有禮，真使人不禁心神盪漾。

因昨晚整夜無眠，故躺下享受過一會兒的胡思後，便大覺睡至第二朝，踏着晨曦霞彩，便開始我一天「太原之行」，太原是山西省的省會，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總樞紐，加上煤產豐厚，故各項工業建設，皆能在此順利發展，而人民生活亦因而提高不少。

太原市是春秋時代晉國之領土，故又稱「晉」。市內林木青葱，氣候清爽，全市面積六千九百多平方里，約是香港總面積的六倍，但人口却只有一百九十七萬，由此可見太原是何等的寧靜閒適。

至於太原的名勝古跡，計有市中心的崇善寺，城西南的晉祠，以及城東南的雙塔寺（可惜市內並無公共車開往雙塔寺）。但爲求較深入的去了解太原市的過去，於是便先往座落在火車站附近的「省博物館」，館內除陳列有大批春秋時代晉國文物外，更展出近一世紀中，於太原所發生過的起義運動和革命鬥爭之歷史圖片，以及戰時文獻、武器。

遊畢「省博物館」後，便到市中著名古刹——崇善寺，由於斯時尙早，寺院還未屆參觀時間，但一向性子急的我，又豈能呆在寺外等候！

敲門不久，一位面露詳和笑容的老伯便來應門，開門之後，老伯更親自帶我到神殿參觀，殿內有三尊巨型金身

千手佛像，全是中國大陸的「國家珍藏佛像」，是禁止遊客拍照的，但老伯見斯時全寺只我一遊客，故特准給我拍個痛快。

在中國大陸闖蕩已有一個多月了，而參觀過的佛殿寺院也不勝枚擧，但却從未遇過一個出家人，於是便趁機探詢現今內地僧人情況如何，一問之下，始知這位身穿薄汗衣勞動褲的老伯原來就是崇善寺的主持大師。不禁暗叫一聲：「大師有禮！」

單看大師一面氣定神閒的和氣相，眞料不到他亦自有一段滄桑史，早在中國大陸赤化之初，大師與國內其他佛門子弟一樣，同遭下獄勞改的厄運；當提及在勞改的一段遭遇時，大師那副飽歷風霜的笑臉遂歸黯然，爲免勾起大師的痛苦回憶，我亦不敢再追問下去，但大師定一定神後，却又繼續以那低沉的聲調，細細道出一段又一段的血淚史，直述至七六年的那個隆冬，大師才重獲自由，後來在黨的指派下，大師便負責管理崇善寺。

與大師道別之際，兩位外國遊客在三位導遊同志帶領下前來參觀。無怪大師說寺院現已儼然變作旅遊中心，除了在天亮前（早課）和入夜（晚課），可有時間研習經文外，其餘的時間都得要應付每天絡繹不絕的遊客。

步出崇善寺，折返火車站轉乘長途公共車，到城外二十五公里處的晉祠去。晉祠是山西省中部最古、最負盛名的祠宇，至於它的創建準確年代，現在已無從稽考，但一般相信是建於距今一千二百年北魏之前。

晉祠前臨晉水，後倚懸甕山，是爲紀念晉國君主周成王之胞弟唐叔虞而建，祠內古木參天，濃蔭覆地，泉流緩緩，到處更留有不少騷人墨客的墨寶。

祠中有四座「鐵鑄」武士立像，像身黝黑光亮，像容威猛火爆，據說「鐵像」鑄於宋代，距今已有一千三百餘年歷史，但像身却歷久不銹，故後人推測武士像可能是用不銹鋼鑄成——不銹鋼的歷史豈不是要推前一千二百多年

？

在「鐵像」不遠處便是「魚沼飛梁」。所謂「魚沼」，就是一方形水泉，泉水清澈見底，是太原最著名的「晉水三泉」之一，而在「魚沼泉」之上，則建有一十字形的石橋，亦即所謂「飛梁」。

晉祠內建有三百多座殿宇，而規模最大，裝飾最瑰麗的，要算是紀念邑姜之「聖母殿」。邑姜爲周太公望姜尙之女，後來嫁予周武王，生有成王和叔虞。

在晉祠南部，分別座落有勝瀛樓、白鶴亭、眞趣亭，以及供奉藥王、倉王（即眞君）和龍王的「三聖祠」。這裡更有祭祀泉源女神的「水母樓」，和爲紀念石工、木工、泥工尊師魯班而建的「公輸子祠」。而在這群聳峙樓台間，更點綴有一「難老泉」，難老泉通稱「南海眼」，是整個晉祠的精華所在，亦是晉水之泉源；因泉源清如瓊漿，生生不息，所以古人便取「水錫難老」的意思，命名爲「難老泉」。

離開晉祠返旅館途中，順道到五一廣場旁的人民公園瀏覽，園內有一「文瀛湖」，據說這便是當年五四運動，太原市大學生匯集的總部，可惜這一切現已成陳迹，就連湖水亦已乾涸，而在這片龜裂的湖底下，有一些同志竟於光天白日下「方便」，可眞是世風日下。

只需大半天時間已大致遊遍太原，爲免多付半天房租，匆匆退房後，便留在駐賓館的中旅社辦事處寫家書，並與在港的大班舊同學聯絡，計劃在昆明會合的細節。

在本年四月中時，我們大班舊同學已相約好於八月中旬，一塊兒雲遊中國四川十二日；故現在捨他們而獨自先行上路，實感抱歉。

記得臨赴大陸的前一天，當老楊和老招得悉我這個「自我放逐計劃」時，他倆也不無詫異之色，但他們却沒有嚕囌，只詳詢我的行程，以及怎樣在昆明會合；臨分手時只一聲乾脆而至誠的「一路小心」祝福便是——不愧是十

多年的死黨本色。

在火車站旁的飯店用膳時，忽瞥見一流浪客在對桌覓食，由於此人與一般在內地所見到的浪人有所不同，故店內顧客對之亦倍感興趣，這同志年約四十，高瘦的個子，白緻的膚色，憔悴的臉容，呆滯的目光，儼然一派潦倒書生模樣。

「書生」斯時正忘形地抓吃着檯上的「殘羹」，怎料突然被人從後一扯，登時連口中的飯餸也給噴出來。奇怪的是，「書生」絲毫驚訝之色也沒有，表情仍然木訥，這樣的對待，他像是已習慣了。

「媽的！你這混蛋竟敢偷吃你老大的飯餸？」那眼睛睜得老大的年輕同志跟着隨手向「書生」後腦一摑；但「書生」竟像沒有感覺，不怒不怨，只是頹然的垂下頭。

當年靑小子伸頭一看自己的餸菜時，登時愈加光火，因爲「書生」先前被扯得噴出來的飯餸，竟散佈滿桌飯餸之上，小子兇得像要生呑「書生」一樣。

他一邊大罵粗口，一邊則繼續狠狠摑向「書生」，「書生」被打得左搖右幌，蒼白的臉孔欲哭無淚。小子見「書生」毫無反應，於是便一手將「書生」拉起，面對自己，另一手則揪着「書生」的衫領大聲喝罵：「豈有此理！你這啞巴……………爲什麽不瞧瞧你老爺我！」

飯店隨之哄堂大笑，不知從那個角落竟還補上一句：「你老爺那裡混來這木頭？」又是一連串的笑聲。整個飯店可眞鬧得一片熱烘烘，但「書生」的臉孔，却始終是冷冰冰的一片茫然，他只低下頭，半站半跌的任由「魚肉」，直至飯店服務員來解圍說：「他不知你去取燙水泡茶，還以爲你已吃罷，故才來混一口………。就放他一馬吧！」

小子深知再鬧下去，可能會惹來公共人員，而自己亦已罵得累了，於是側頭不屑地吐一口涎沫，然後隨手便將

「書生」一推，大喝一聲：「走吧……快滾！」

但「書生」並沒有因而離去，他仍蹣跚地繼續在飯店內找餸尾，剛發生過的事，就像與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心內發酸。一直只眼巴巴的看着，我既沒有勇氣去扶「書生」一把，亦沒有勇氣上前揍那小子一頓，只是看着看着……無可奈何的袖手旁觀……。

當我走出飯店時，即見他急忙走到我的飯桌前，也不管四周的嘻笑與怒喝，立刻搶吃起來，像恐怕檯上的餸菜會像幻覺般一現即逝，狼吞虎嚥地盡快將餸菜掃進嘴裡。

太原的晚霞，令人倍感散慢，我登上六時三十分的慢行火車，又再展開南下的旅程。

坐下不久，列車乘務員竟特別到來提醒我：「慢車上的乘客比較複雜，你要小心自己的行李啊！」

車廂內因乘客疏落，一個人大可佔兩個座位來睡，我就是這樣半躺半坐的渡過五個多小時車程，凌晨零時五十分，抵達石家莊。

竄進石家莊車站候車室，只見室內滿是坐着的、躺着的叫化子和流浪客，好不容易才覓得一座位落脚，但不一會，同櫈斜躺着的流浪客倒像是耻與我爲伍般，一發現我坐在一旁便馬上拂袖而去（在瀋陽的候車室亦如是），莫非自己的汗臭比他們的更甚？也不想那麽多了，現在倒可獨霸全櫈躺睡，但爲免惹蝨子，還是先將膠雨衣鋪在櫈面，方才安心躺下（這也不外是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午夜被輕微的脚步聲驚醒，且瞥見對面的長櫈多來了一男同志，當時長櫈上雖已横躺着一蓬頭垢面的女浪人，但男的只視之爲一死物般，隨手推開女的雙腿便一屁股坐下，女浪人只翻一翻上身，連眼皮也懶得睜開便繼續打着鼻鼾沉沉大睡。

兩人就這樣一坐一躺的相安無事，可是過了不久，男的又將女的小腿推曲一點，好讓自己多佔點位置，而女的却仍像死屍般任由推移，於是男的又再得寸進尺，一直坐至女的腰間，女浪人當時已被迫得側身躺着，繼之男的又將上衣除下，有意無意間便將自己的中腰和女的臀部蓋着……至於以後的事，我既不大清楚，也不願多提了。

清晨五時許，車站乘務員又拿着手提揚聲器把熟睡中的流浪客吵醒，擦着惺忪睡眼，拖着疲憊的身體便溜出候車室。

火車站一帶有若菜市場般，滿地泥濘，人聲喧嘩，到處行人都是衣衫襤褸、污嘴垢面，就連清晨的空氣，晨曦的柔光，於此亦不覺可愛，概言之，我對此地噁心！

走出火車站，便是石家莊的主要公路——中山路，在該處乘上四號公共車，便可直達市西的「華北軍區烈士陵園」，陵園佔地廣濶，遍野青葱，加上松濤間送來的晨風，可眞令人心曠神怡。

陵園中部座落有兩位「國際主義」戰士的陵墓，他們分別是來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和來自印度的柯棣華，兩位年輕軍醫都是滿懷理想的離鄉別井，自願遠赴來華參加抗日戰爭，不幸的是兩人的收場，則是在抗拒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旗幟」下客死異鄉。在兩座陵墓後，且註有二人的生平事蹟和圖片，看後更使人倍感神傷。

離開烈士陵園，便向當地同志探詢石家莊其他的遊覽名勝，可是問來的結果只是：「這兒根本不是一個旅遊區。」市內除有幾個公園外，便全是疏疏落落的三層式民居，寬濶的街道，濃密的樹蔭，整潔的市容，這便是石家莊給我的印象，以之與火車站一帶比較，那簡直是九龍城寨的木屋區與尖沙咀一段彌敦道豪華住宅之比。

爲省時慳脚力起見，坐在公共車環市一遊後，便回火車站趕乘上午十一時五十六分的列車繼續南下，兩小時許便抵昔日戰國時代趙國的首都——邯鄲。

邯鄲與當時燕國的薊城，齊國的臨淄，曾堪稱爲「富冠海內，皆天下名都」，但現在若單以火車站一帶看來，

這古都實令人有點滄海桑田之感：八月天的邯鄲，既燠熱且乾燥，耳邊不時還響起「嗡嗡」的蒼蠅飛撲聲，每當公共車駛經路面時，便更叫人難受，滔天的塵土，汽車噴出的死氣，給全身的汗水混作一塊，像膠水般將整個人緊緊黐着。

可是走進市內，卻又是另一番景象，筆直的街道寬濶清爽，一排一排的楓樹夾道伸展而下，陽光從樹稍間洒遍地上，我就是在這樣祥和靜謐的大道上，一直閒蕩至市中心的靈叢公園，園內梧桐森森，繁花簇簇，小橋流水，苔蘚斑駁，無一不表現中國的古典傳統氣息。

靈叢公園內，還有一座宏偉肅穆的城臺——武靈叢臺。叢臺由數座城樓組成，佈局巧妙，層層相連；至於「武靈叢臺」之命名，則是爲紀念「戰國七雄」其中之一的趙武靈王，當年武靈王胸懷宏志，爲求統一群雄，於是下令全國軍民勤習騎射，國勢得以日盛，且能與當時國力最強的秦國互相頡頏。

遊罷靈叢公園，在邯鄲可算是沒有什麼名勝古蹟可遊了，於是在市中留連一會後，便折返火車站，計劃以後的行程，可是坐下不久，即被大群同志團團圍觀，他們有的在指指點點，有的在掩嘴竊笑，後來竟還跑來兩個嘻皮笑臉的流氓。

爲減少被圍觀時的尷尬，一於閉目少理（典型的鴕鳥政策），可是兩個小流氓卻還咄咄逼人，竟肆無忌憚的將頭湊近，給我上下仔細端詳。

實在忍無可忍，拚命睜大「龍」眼向他倆怒視直瞪，怎料一點效果也沒有，他們反而對我表示得更「親切」，一副窩囊相的問着：「你的頭髮爲何會這樣長？不熱嗎？」跟着又他媽的一副好學不倦的樣子說：「你的「包包」（我的背囊）幹嗎要這麼大，你不怕重？」——真給氣爆！

繼之又搓着我的「包包」，讚嘆「包包」的質料柔韌，我雖一直默不作聲的強壓胸中怒火，但嘍囉們卻仍不識

趣，架架的「質詢」不休，後來更益發老實不客氣，不發一聲便伸手取閱我的旅遊資料，眞是「老虎不發威當是病貓」登時挺直身子轟然吆喝：「喂！想死呀！」（一時怒火中燒，竟以廣東話罵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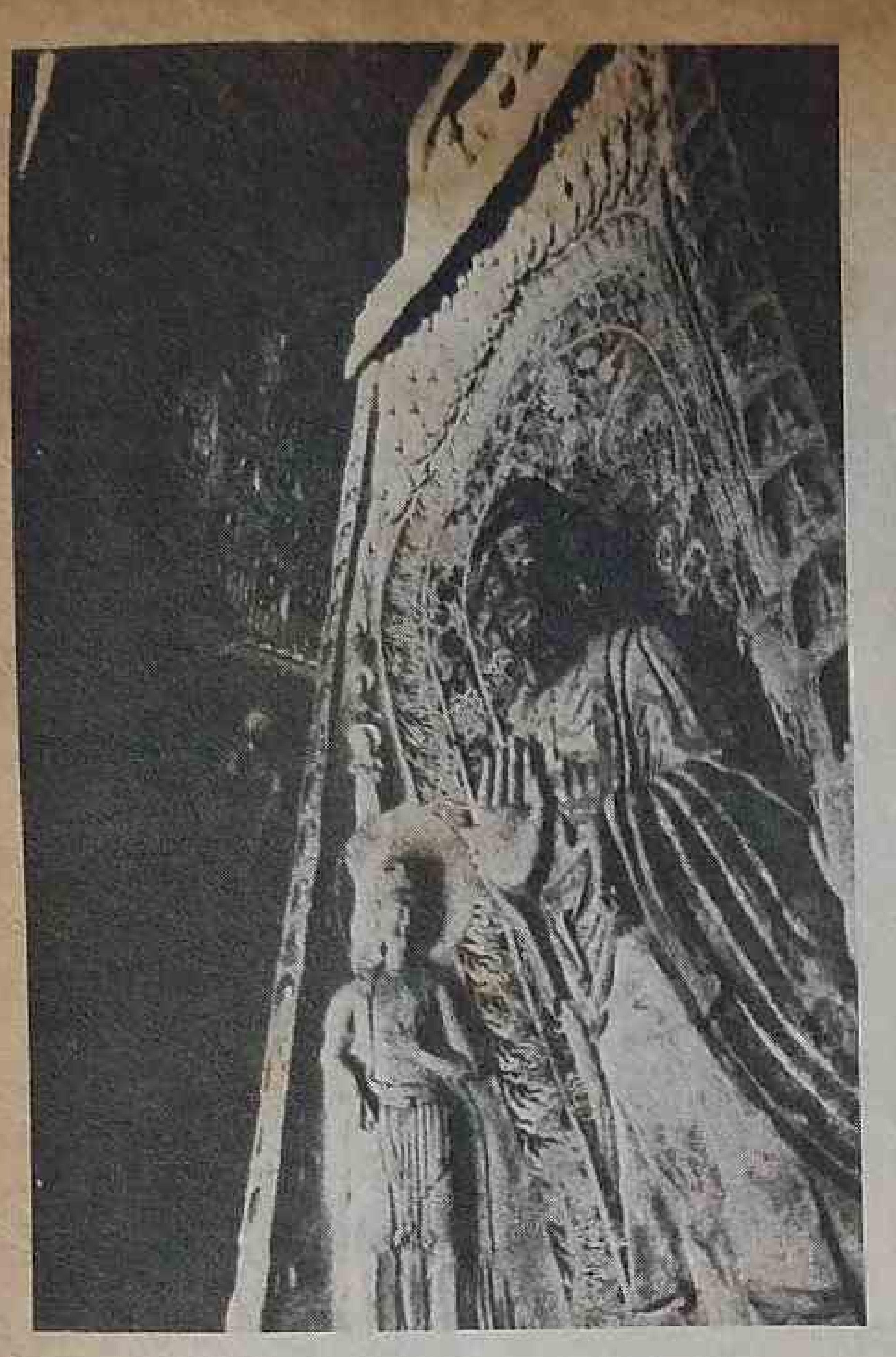
兩個小流氓連同圍觀的同志轟然被嚇得鷄飛狗走，地上且還留下兩隻小孩的拖鞋——大概是連日來行程緊密（一日內連走石家莊、邯鄲兩地），而且昨夜亦沒安睡，再加上渾身膠着漿糊般的汗垢，故脾氣難免火爆一點。

下午六時十分，隨着火車的氣笛長鳴，我又繼續南下的旅程。

車廂內乘客稀疏，過了安陽，甚至可獨霸整張長櫈橫臥，奈何腹如雷鳴，始終無法安睡，此時忽見乘務員捧出十多碗僅存的大肉麵（當時列車上的售飯時間已過），可是還未及坐起，大肉麵已被蜂擁而至的同志搶購一空。耳聞「殊殊」的吸麵條聲，眼看同志們飽餐後的神采，肚內不禁更覺「行雷閃電」。正是飢腸轆轆之當兒，膊上驀地給人輕輕一拍，轉頭一看，且見老師父（列車乘務員的通稱）一副佻皮笑臉：「小兄弟，肚子打鼓吧！」——那是攞景還是贈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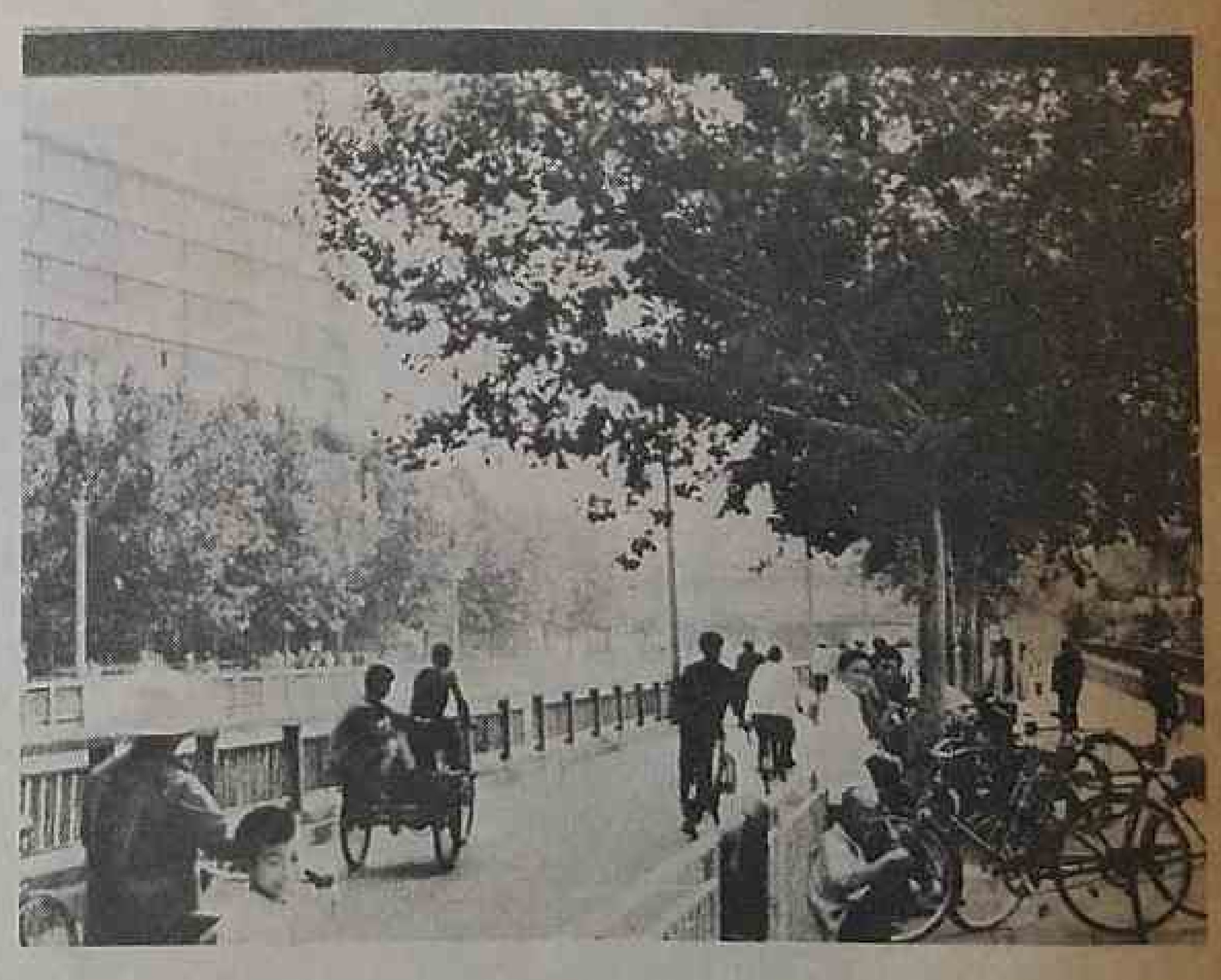
我也沒好氣應說。怎料老師父竟再補上一句「要吃飯就跟我來吧」，瞳孔登時爲之一亮。

老師父一邊端上如小山般高的蛋飯，一邊便細問我此次旅途的經過，老師父聽後大概對在下這股傻勁也頗爲欣賞，而且更體諒我的旅費有限，於是兩碗特大蛋肉飯竟只收我一碗的價錢，雖只省却八角錢，但箇中所給予的鼓勵和溫情，却實算不清。



上・易被鎂光燈所傷的石窟佛像。

下・滿身釜鑿痕跡的大同雲崗石窟佛像。



上• 滿是嬉水同志的太原晉祠內的難老泉。

下• 走出龍蛇混雜的火車站，石家莊依然光鮮潔淨。

河南



隱約間，我感到自己生機已盡，
背倚峭崖，面對天邊雲際，可是我却什麼也看不見，
像聽說過臨死前的人一樣，我感到渾身發寒，
一幅一幅熟悉的面孔在腦際間閃個不休；
得意事、失意事，一幕又一幕的重現眼前。

第九章 河南

八月五日凌晨零時十五分抵達鄭州，好不容易才在寬敞、整潔、瑰麗的候車大堂找得一空位，可是坐着睡終不是長久之計，惟有設法盡量利用這三呎長的櫈上空位。首先將背囊靠貼櫈端，那麼頭顱便可枕於背囊頂上，而身體便可躺在櫈上，雖然還得要蜷曲上身縮起兩脚，但那總算是躺睡。

清晨五時許，又是被那揚聲器傳來的「起來！起來」叫聲轟醒。好了！又是新一天的開始，振作點吧！千里迢迢而來鄭州，爲的不外是登征中嶽嵩山，以及一睹武林勝地少林寺，無奈在火車站一帶打聽往上述兩地的途徑，始終得不到要領，那只好乘車到中旅社查詢。

鄭州中旅社座落在河南飯店附近，但由於社外並沒有清楚註明，故幾經誤闖民居，始找得那外似工人宿舍的旅行社。

因此時才是清晨六時許，惟有冒昧拍門吵醒旅社職員，幸而同志脾性溫和，不但沒有把我駡得狗血淋頭，反之親切地招呼我到他的睡房兼辦公室詳談（當時旅社大堂尚未開啓）。經一番解釋後，始得悉嵩山之上既沒有旅館投宿，而且上山之路崎嶇難尋，雜亂不一；故一向罕有外地遊客攀登，就是當地人也鮮到此山，中嶽可說是「只能遠觀而不能攀征」。

至於少林寺，則是座落在嵩山附近的五乳峯下、鄭州西南的登封境內，但遺憾的是在登封也沒有公共車前往，一般中外遊客欲往少林，便非自行包車前往不可，況且登封本身亦只屬一窮鄉小市（尚未發展爲旅遊區），加上地處偏僻，每天只有數班公共車駛經，故此一向鮮有旅客到此遊覽。

鑑於登封的交通及住宿問題，那中旅社同志便勸我棄遊上述二處，多留鄭州數天以細賞這「綠色城市」，但我

又豈會罷休！已決定好了，今天留在鄭州遊覽，明早再向登封進發。

在鄭州市惟一可接待外賓的「中州賓館」投宿，賓館對香港僑胞（尤其是學生）特別優待，除減收房租十五塊外，更特予我以單人五元的租金，入住三人套房（套房卽指房內設有私人廁所和浴室）。

將積存已久的衣物一一洗滌過後，再淋一個冷水浴，然後到二七廣塲附近的回民麵店，大吃那譽滿鄭州的羊肉湯麵後，兩天的疲憊隨之亦一濯而淸，可是吃過這頓「好味得要命」的早麵後，便要待至黃昏才可再「補倉」——因迄今已出現三十多元的財政赤字，故要厲行節儉，每天只准吃一塊半！

鄭州是河南省的省會，地處黃河南岸，是中國大陸的國際交通樞紐和紡織工業中心之一，全市面積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面積與香港相約），人口一百七十多萬。

以往曾被稱爲「風沙之城」的鄭州，因經連年的綠化運動，現全市已遍植林木一千多萬棵，而天然的風沙亦因這些參天大樹所阻而得以調節。今日的鄭州，已變得滿城蒼翠，綠蔭遍地，林風送爽，近年更被譽爲「綠色城市」。

在這「綠色城市」的心臟二七廣塲，矗立了高入雲霄的「二七紀念塔」，紀念塔由兩座十層高的紅檐石塔並結而成，是爲紀念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發起的總罷工；塔內每層均陳列有大罷工時的革命文物，以及當時工人領袖的陶像；至登臨這六十三米高的塔頂時，更可鳥瞰鄭州全城。

從二七廣塲乘三號公共車至「大石橋」總站，便依車上售票員的指示，轉乘十九號車到鄭州北部的邙山，準備於此一睹那氣吞萬里、中國文化之源——黃河。遺憾通往邙山的公路剛巧爲雨後山泥所阻，於是惟有改往西流湖走走，但這兒湖色之平庸，實不願在此多提。

折返市區途中，路經一商代古城遺址，但這座距今已有三千五百餘年的古城，現已建爲高高矮矮的工人新邨，

至於古城那道道歲月的痕迹，而今亦只能從新邨底下的砂礫中尋找了。

回到賓館，已是黃昏炊煙時分，在賓館附近找得一「山寨式」回民食店用膳；食店只有冰冷的饅頭和素湯麵供應，因爲對食店的是一垃圾收集站，故四周蒼蠅亦份外擠擁。坐下不久，食店又來了三個拉糞同志，他們將糞車停在一旁，搓一搓雙手便走到櫃面，隨手一揮，那烏溜溜的饅頭卽時變回黃白色（伏遍在饅頭上的蒼蠅被趕走後的情景），然後便若無其事的大口大口咬着那些饅頭——眞是「蔚爲奇觀」。

八月六日清晨七時正，乘上老爺巴士揚塵向登封進發，途經三數個設在農村的分站時，每次都惹來大群拚死上車的同志，他們有的甚至企圖從車窗爬進車裡，坐在靠窗的乘客爲免給他們踐踏，便硬將一個個欲鑽進車廂的人頭推出。那大群農村壯漢可眞孔武有力，頭頂雖被按下，但兩手却仍揮拳向上亂舞，一場「衝烽陷車戰」就是這樣爆發：大漢的破罵、婦人的尖叫、小孩的叫喊……混成一片轟個不停，整輛老爺車給撞得搖搖欲翻。

可是司機却像司空見慣，只管悠閒地享受着兩指挾着的香煙，待得欲下車的乘客擠出車門後，便轉頭高喊一聲：「喂！全給我滾！」跟着便發動引擎飛馳疾駛，而隨着隆隆的馬達聲，車廂內亦復歸平靜。

上午九時三刻，老爺車終抵達登封。登封是一個很典型的鄉間小鎭，全鎭只約有居民一百多人，鎭上只有一條較寬濶而平坦的行車公路，全鎭的樓房居所便是沿着這條通往鎭外的公路而建；在這兒，黃沙遍野，驕陽炙背，樓房簡陋，人烟寥落，給我的感覺就像處身一個久被遺忘了的地方般。

由於登封尙未正式發展爲旅遊區，故外地遊客投宿可眞不易，曾某幾經轉折，始勉強被一所名叫「登封城關供銷社服務樓」的山寨式旅館收留，旅館的房租是一元三角五分一天，同房的是兩位出差公幹的中年同志。房中簡陋非常，幸而牀褥還算淸潔，至於公用的洗臉室和廁所，則全設在樓下一斗室內。

將行李寄存在旅館的服務處後，便到附近的飯堂「加油」，在這裡只要了一小碟淸羮豆腐、四兩白飯（卸一小湯碗），竟要收費六角錢，而且白飯既冷且硬，但抱着「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態度，區區冷硬飯又豈能難倒我？

午飯後即啓程往少林寺，少林寺距登封縣城有十三公里，但其間却沒有公共車行駛，故欲往少林，惟有徒步前往。

艶陽高掛，風沙狂嘯，我踏着砂石路，依着嵩山山脚北行，繞至嵩山山麓之後，山徑漸見崎嶇凌亂，幸而不久便得見一山村，在此得到村民的指點，便繼續往西北走，後又見一遼濶的山谷，在谷內且發現很多住在泥洞的居民，他們以種高粱、玉蜀黍爲生，生活雖然簡樸單調，但看來他們却樂于這種與世無爭的生活。

經過連綿不斷的阡陌；穿過高及耳際的高粱，再翻過三數山脊，隱藏深山中的少林寺終遙遙在望了，而在寺外斯時亦停泊有數輛老爺車，原來這全是從洛陽專程駛來，以供一工廠的員工遊覽少林寺的。大群同志得悉我隻身從登封徒步三小時而來，竟圍着在下大讚「好胆色」。眞是樂得我靈魂直飄上天。

少林寺位於嵩嶽太室山西麓的五乳峯下，建於北魏期間，距今已有近一千五百年歷史，是北魏孝文帝爲安頓印度禪師跋陀落跡傳教而建；在約三十年後，印度禪門第廿七代祖師菩提達摩，傳說以一葦渡江，遠來中土傳教，後更成爲中國佛教禪宗初祖。至唐朝，因寺中僧人助唐室有功，於是便得以全面擴建，但少林寺自明代以後，便逐漸開始衰落。一九二八年，寺院更爲軍閥石友三縱火焚燒，烈焰一發便連續四十餘天，及後寺中佛殿、鑄像、經文均盡成灰燼。至近年，這河南古剎才得以重修，可是去者不復回，現在的少林寺只留得一片肅條零落，但寺中隱約仍感禪機處處。

至於聞名中外的少林武術，亦是發源於此。相傳當年達摩禪師在寺中修行，面壁九年，不僅悟出眞性，更悟出少林拳術之精髓，及後寺內僧人皆循道習武，遂使少林武藝發揚光大。

少林寺佔地廣濶，全寺包括有常住院、塔林、初祖庵、二祖庵，而人們通常所稱的少林寺，則只是指常住院而已。

常住院院前蒼山如屛，山泉潺潺，院中則遍立詩文碑刻，其中且有不少是著名詩人和文學家的眞跡，草書、隸書、行書，媲媲皆是，可惜這批碑刻不少已遭燒燬或鑿破，院內除了那「方丈」小殿外，其他的庭殿院落如天王殿、大雄寶殿……等，現在亦只留得一牆半壁和幾許神傷吧了！

在常住院之後，可沿一羊腸小徑，步行三十分鐘許到初祖庵，庵內大殿中，放置有一壁畫，壁畫雕工細膩精緻，堪稱爲「一代之絕」；而在這初祖庵之後，還有一天然石洞，這便是當年達摩面壁靜悟九年之洞；可惜自己走遍整個山頭，但怎也找不着那初祖庵。

在少林寺以西半里許，還有一塔林，林中有磚塔二百二十餘座，形狀不一，有方形、六角形、圓形及寶瓶形等；塔林佔地一萬四千平方米，爲全中國規模最大的塔林，這些古塔是北魏以來少林寺大禪師及和尙的墳墓，其中計有唐塔兩座、宋塔兩座、金塔十座、元塔四十六座，而其餘的則全爲明、淸塔群。

遊罷少林寺，已是紅日西沉，爲恐入黑後容易迷途，於是趕緊徒步回登封縣，幸而途中又遇上剛在少林寺見過的車隊，車隊的領導同志便給我順道一載。因山徑實在太崎嶇，所以行車也需一個多小時，當途中遇上較陡峭的石塊路時，車上乘客且還要下車，待得空車渡過難關後，乘客才可再上車；但無論如何，這總比徒步回鎮便捷得多。此趟也可算是「出外遇貴人」了。

由於一抵登封，便訂購了明天下午一時半往洛陽的長途車票，故明天只有半天時間遊觀嵩陽書院、中嶽廟和鎮外的「周公觀星台」；若今夕能有充足的睡眠，明早「或可」一攀那荒僻險峭的嵩山！所以雖是心情緊張又興奮，還是要強迫自己鎭靜下來，好好安睡以蓄精力。

盛夏的登封，凌晨四時許，窗外已泛起點點晨曦淺暈。雖然昨晚因心情緊張以致未能睡得安穩，但探首窗外，遙見隱現在朝霞中的嵩山，那股磅礴之山氣，高聳之俊逸，我實是被迷住了。

背上滿袋的攝影器材，圍上水壺，再在鎮中飽餐一頓，便以高昂的鬥志，朝着往嵩陽書院那條康莊大道，直闖嵩山「最高峯」處去。

嵩山因位處中州，故名為中國五嶽之中嶽，其高度為海拔一千三百六十八公尺，居五嶽中的第四位，堪稱有「望望不可行，行行可屈盤，一經林杪出，千岩雲下看」之妙。

嵩山並不像黃山般松濤瑟瑟，亦不像泰山般古蹟處處，它只是光禿禿的一崖峭壁，要攀征它，首先便需翻越一小丘，而屹立在此丘頂上，面對那高入雲霄的嵩山，一時間，隱隱只覺嵩山就有若一千古長駐的「大自然護守神」，而自己現在則彷彿單獨向這「護守神」抗衡，倚憑的是太陽方位之引領，天賦的方向感，自己的身體，以及滿懷的信心與鬥志。

翻過小丘，但見一若隱若現的小經繞過山腰纏向山脚，可是循經登至那破落不堪的「佛光洞」後，山徑便消失了，於是惟有靠自己闖出一山徑來，但大約登至山之九分四時，已發現再無路可上，前面的是一深不可測的密林，林內密不見天，且不知內裡是否有蛇蟲猛獸隱沒，再者在這個渺無人煙的山野，自己就是有什麼意外，也可眞是「呼天不應，叫地不聞」，故理應就此罷休。

但我深信充沛的精力、堅定的意志，足可克服一切，而現在面對的環境，却恰正是考驗身體力行信念的最佳機會，我又豈可頹然就罷。

鼓足勇氣，便直闖密林，林內荆棘滿佈，岩塊隱伏起叠，四處掛遍樹根藤蘿，途中幾經絆倒，雙臂均被荆棘刺得起疙瘩，而胸口更被刺得隔衣也可見斑斑血漬，但愈是仆下來、愈是流血，我的鬥志却相反的愈是旺盛。

不斷的跌撞碰仆後，終穿過棘林，舉頭一看，竟是斜度約七十五度而光滑無隙的峭壁，故惟有沿着岩壁的底部往右邊橫爬而上，希望途中能找着可行之山徑。

脚踏石唇，手抓岩縫，心無二志的戰戰兢兢地爬着；突然間，脚下石塊「喋棘」一聲，整個人隨即滑下。雙手拚命地抓，雙脚發狂地撐，而頭頂則被手足剛抓撐過的石塊滾滾打着，我也不知滑下有多遠，驀地間我抓着一根碩果僅存的樹根。好了！終能穩定下來，但上面被踏過的碎石都仍滾滾而下，我不敢抬頭仰望，只有硬着頭皮讓它打個正着。

將懸空的身體重投實地後，氣喘狂烈，渾身冒汗，彷彿全身虛脫。

抹掉眉間的汗水，我又繼續向右方橫爬，雖已一心一意的爬着，但難免又再遭兩度失手滑下，幸賴手脚靈敏，只流些許血而已。

橫爬而上已有一個多小時了，却仍找不着可行之山徑，且見右邊是光禿禿的峭壁，上面是斜得不見頂的「垂直牆」，而脚下則是掉下足可成「免治肉醬」的危崖，那可說是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我只有掉頭另找路再上，可恨攀高爬下也無路可走；心有不甘之餘，也只得放棄再上之念頹然折返下山，但回首一看，始知自己所爬過的路比想像中更覺險要——此時我才眞正的體會到「上山容易下山難」這話之意思！

心知此趟甚有可能會絕命嵩山，於是取出相機拍下四周景物和上山之路，好作日後驚醒好勝若自己之徒，然後再將用作包相機的大毛巾鋪在岩壁上，若不幸葬身於此，也可給日後搜索隊尋屍時多點綫索；而若能安然下山，則更可用長焦距鏡頭攝下留作紀念（眞佩服自己當時還有此心情）。

可是往下爬了約十五分鐘，我可眞的呆住了。前面下山之路，只是一條向外斜下四吋的石唇，四周沒有樹藤，也沒有可抓緊的石塊，若是單憑用脚踏着這光滑下斜的石唇而下，可說是必死無虞！

我肯定上山之時，並沒有走過這石唇，於是我決定再往前爬，希望走回上山之路而下山，可恨前路可下而不可上，頭頂爲彎向外的岩蓋，脚下則爲伸脚也踏不着實物的岩壁。隱約間，我感到自己生機已盡，背倚峭崖，面對天邊雲際，可是我却什麽也看不見，像聽說過臨死前的人一樣，我感得渾身發寒，一幅一幅熟悉的面孔在腦際間閃個不休；得意事、失意事，一幕又一幕的重現眼前。

…………………

媽的！我不能這樣等「死」！爲對生命負責，爲對信念有所交待，我需要鎮靜、需要勇氣，全神貫注的去接受這重大的考驗。

雖已再三的從四周摸索可行之路，但却全部落空，那惟有再向石唇想辦法。石唇之上，隱約可見一條長約三呎而毫不顯眼的橫置石隙，隙內看來足可容插入半截手臂，但石唇不是一兩步便可跨過，估計最少也要踏上七步才可走完，况且亦不知踏上幾步後，那石隙能否仍可容雙手插入；不過，這總可搏一搏！

以前半臂爲主力撐起上身，以脚踏石唇爲借力，一步一步，一撐一撐的便橫下向死神挑戰。高度的精神凝聚，使我眉心間隱隱感到一股壓力。一切都很順利，可是我的手臂却開始力不從心了，且見尙有約三撐便可跨過閻王道，但手臂實在不行，手只略一鬆，身體即往下墜，眼前不覺一黑……。

「我死不得！」我不知自己是否有這樣吆喝出來，但我肯定自己有着這般熾烈的信念。

猛地拚出死勁，雙手發狂地往上抓，兩眼也感覺不到砂塵的蹂躪，不知在那一剎那，竟給我一手抓着石崖上一凸出的小石塊，斯時單脚懸空，使盡全身的力氣才將脚踏回石唇，我知自己已經成功了！

與峭壁搏鬥了近兩小時才爬下崖底，但接踵而來的，便是要穿過那幽深的棘林。不知那些荆棘是否含有毒素，刺破了的部位不但流血，而且還皺起疙皮來。正欲揩掉傷口上血漬和汗水之際，忽聞脚下「嘶嘶」作響。

一條長約兩呎，身呈灰黑間紋的蛇正於我脚下岩隙間蠕動着。

我的第一個意識是：「千萬別大叫亂踩，一定要冷靜！冷靜！」隨即屏息靜氣，慢慢提起脚跟，且見小蛇並無突襲之意，於是立刻拔足而逃。

幾經掙扎，我終逃出棘林、逃出嵩山，心情興奮得不能言喻，我只能四處亂撲，縱情的仰天嚎叫，我甚至有一股將大樹連根抽掉的衝動！

冷傲寂寥的嵩山，簡直徹底的被我那放肆的叫喊聲震撼。

囘首嵩山，它仍是一派冷寞高傲的樣子；我雖未能征服它（只攀至其高度的七分四），但我却有一種異樣的滿足感，因我已盡力去嘗試，在我面臨死亡之考驗時，我沒有坐以待斃、沒有放棄抓緊每一個可能求生的機會。

囘登封途中，便順道一遊位於嵩山脚下的「嵩陽書院」，書院外型破落不堪，牆垣橫匾之彩漆亦剝落不少，而矗立在院前的一座唐碑，更因時間無情的冲洗，致使碑文盡已糢糊，據說這些碑文是由唐相李林甫所撰，而由徐浩所寫。

書院內還有兩株罕見的「周柏」，柏高近四十呎，周圍約有十多呎，相傳漢武帝曾封它們為「大將軍」和「二將軍」，兩位「將軍」雖已年逾二千多歲，但迄今仍蒼翠矯健、朝氣勃勃。

因攀嵩山已失掉時間的預算，故惟有棄遊中嶽廟，匆匆囘旅館收拾行裝西行。下午一時半，乘長途公共車離開登封往洛陽去。

四個半小時後，抵達洛陽火車站，隨即到車站附近的「金谷園旅社」垂詢在洛陽可供外僑住宿的旅館（因在中國大陸每一個已闢作為旅遊區的城市，都劃出一些高級旅館或賓館以供外地遊客住宿，而一般低級旅館則是拒絕招

待外賓的）；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此所二流旅館竟願意接待在下，而且房租還是異常的便宜（日租二元六角），那又何妨住下？

我入住的是一單人房，內裡只有一張牀和寫字檯，但總算是窗明几淨，此外還有公共水廁和洗臉房設在走廊，但若要淋浴的話，便需到旅館隔鄰的公共浴池，可是自己一直提不起勇氣與人「肉帛相見」，故惟有盛水回房閉門淋浴。

大清早起來，精神好得很，踏着輕快的步伐便開始洛陽之行。洛陽是昔日我國著名的「九朝古都」（東周、東漢、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都曾以此爲首都或陪都）；前後達九百年之久，故市中之名勝古蹟可眞是不勝枚擧，遺憾這些古蹟幾經烽火的洗滌、歲月的淨化，現在或已盪然無存，或已被破壞不堪。

在洛陽市南郊廿五里許，座落有中國著名的三大石窟之一——龍門石窟，石窟沿伊河東濱之山崖而鑿，故遊人可邊覽石窟之雕刻，邊賞伊水隱隱北流。在曹植的「贈白馬王彪」篇中曾訴說：「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但現在看來，伊水是廣而不深，雖兼逢新雨，但不少中外遊客却仍能涉水橫渡。伊水碧波盈盈，漣漪珊珊，河岸兩旁且種遍垂柳，風兒過處，飄起絲絲柳絮，更叫人柔然而生幾許寧謐之感。

至於石窟中的雕像則更是氣象萬千，從山頂至山脚，全是大小不同的石洞，洞內佛像多屬魏晉時代的作品，可惜窟內絕大部份佛像與雲崗石窟之石刻一樣，同遭八國聯軍及紅衛兵之釜鑿損毀。龍門石窟雖不及雲崗石窟雄偉，但窟內每洞均獨具一格，有着其獨特之代表性。

龍門石窟中開鑿得最早、規模最大的窟洞，可說是古陽洞了，洞內佛像不但繁多集中，而且還配有此朝獨具的「龍門極品」。所謂「龍門極品」，就是造像的題記，亦即是石刻旁的銘文，據說「龍門極品」所用的字體是爲魏

碑體；「極品」共有二十品，而二十品則盡在此洞中。

聽身旁那位老同志說：「龍門極品」雖是品類繁多，但却有其共通的特徵，那就是字勢剛健蒼勁，字形結構穩健，字間感情眞摯，故參觀龍門石窟，不但可欣賞雕刻、品味書法，更可以感染古人高尙之情操；但我對書法向來不甚了了，看後只覺「極品」糢糊不清。

在古陽洞左方是藥方洞，洞中除刻有雪白的佛像外，更刻滿了唐代名醫和民間驗方共一百二十條，分爲瘵瘧、狂言鬼語、心痛、反胃、痔瘺、針灸等方，其間還有中國名醫孫思邈的「千金秘方」。

至於開鑿於北魏期間的蓮花洞，洞頂除刻有雕工細膩的大蓮花一朵外，兩壁之上還刻有「維摩變」圖案，該圖是用作記述維摩居士與文殊菩薩對坐論道之傳聞，充份反映出南北朝崇高淸談冥想之風。

沿蓮花洞拾級而上，便是萬佛洞，洞中刻有一萬五千尊佛，可惜佛像不是身體穿洞，便是頭顱被劈，看來只給人一陣滿目瘡痍之感。

石窟中最富宗教色彩的岩洞，可算是賓陽洞了。洞分前中後三洞，洞中原有兩副稀世的「皇帝禮佛圖」和「皇后禮佛圖」，但早於抗日大戰期間，已被一些古董盜賊偷出國外兜售，現在分別在美國兩所市博物館內陳列。

龍門石窟的盡頭，亦即是全窟氣勢最磅礴的洞窟——奉天寺，此石寺之開鑿經費，據說是中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所捐出，經年四載始鑿成，寺中原有大殿九間，可是早年已全部塌毀，故現在洞窟已成一副壯寬的露天浮雕，當中有「大盧舍那」坐像，高達十七多米，像容溫雅俊逸，襯以兩旁文武護神巨像各四座，更使這副面積約一千一百多平方米的浮雕壯嚴肅穆。

遊罷洛陽城南郊的龍門石窟，在返回西關（洛陽城的交通總匯）途中，關林鎭是必經之路，而著名的關林便是位於此鎭之中。

關林是埋葬三國名將關羽首級之處。據歷史記載：當年孫權斬殺關羽，爲恐劉備興兵伐吳，於是還想出嫁禍之計，將關羽的首級送抵洛陽獻給曹操，但曹操心知事有蹊蹺，便實行將計就計：把關羽的頭，配上楠木身軀，並以王候之禮隆重下葬；藉此向劉備明喻關羽實爲孫權所殺。

關林內且有一全中國規模最大的關帝廟，廟院古柏蔽日，蒼翠沉鬱，而在廟中正殿則座落有關羽、關平、周倉的金身塑像，在造像的附近還擺有關羽當年使用的「靑龍偃月刀」，刀長一丈多，據聞重達一百多斤。

在返抵洛陽市區之前，還要經過一條極富詩意的河流——洛河，當年堪譽「才高八斗」的建安才子曹子建，便於洛水之濱，夢見其情人化爲洛神臨波而來，後遂以盪漾的心神，寫成古典文學中極富浪漫色彩的「洛神賦」。但現在所見的洛水，却是乾涸見底，而在這快要龜裂的河牀上，還有幾束寥落的草叢。

返抵西關車站，便轉乘六號公共車往白馬寺，於車上還重遇一位曾在登封少林寺見過的法國少女，這法國女郎，一頭「毛太太」的髮式，身穿素淡的白恤衫，寬濶的勞動褲，脚踏一對趾頭穿孔的革命布鞋，那簡直是十足十的道地大陸少女打扮，加上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不是在少林寺時曾聽她與一大群法國遊客交談過的話，那根本不會懷疑她是法國人。

因曾萍水相逢，彼此亦同是隻身而到中國大陸，現在又是同車往白馬寺，故不其然便攀談起來，原來她這身的打扮是特別爲免被當地人參觀而作的（連那對露出大脚趾的布鞋，也是故意弄穿的）。但每當同志們對她那雙藍眼珠感興趣時，她便認作自己是來自中國的東北地帶，至於那口普通話，則是她在法國主修中文所得，說來她的普通話發音比在下的還要純正，那眞有點慚愧。

白馬寺座落在洛陽城東郊二十里外，是中國最早的佛寺，距今已有近二千年之悠久歷史。遠在東漢永平年間，明帝便派蔡愔往西域（大致包括今新疆省天山南北路以至裏海沿岸，南則至今印度、阿富汗、伊朗三國之北部地帶

）求取佛法；蔡愔在西域奔馳兩年後，終在大月氏（卽今印度北部）求得佛經佛像，並偕同兩位高僧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運佛經回國。次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帝爲存放這大批佛經和佛像，便諭令仿照印度寺院的形式，於洛陽建成此白馬寺，並邀得這兩僧人留居寺內翻譯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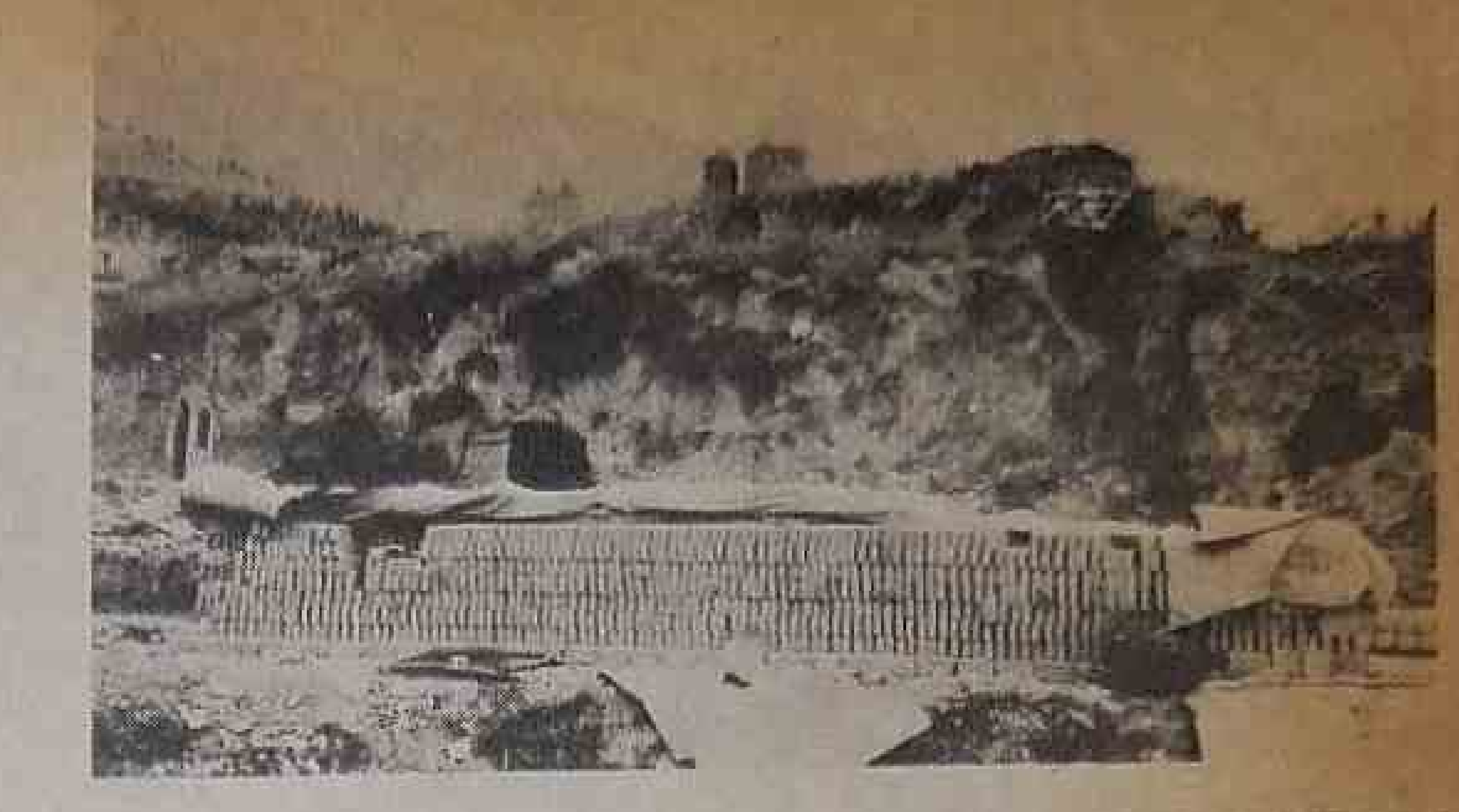
白馬寺四周圍以赤色泥牆，門前且有兩座石馬，寺內古木參天、花香四溢，殿堂寬敞雅潔，全寺計有天王殿、大雄寶殿，以及幾個小配殿，而其中一個稱爲「清涼台」的小殿，便是昔日攝摩騰、竺法蘭和蔡愔等人翻譯經文之地。繞過刻有華嚴經的舍利塔，穿過一荒廢的院落，還座落有一齊雲古塔，塔高十二層，全身渾凝泥黃，遺憾自己對此塔之背景一無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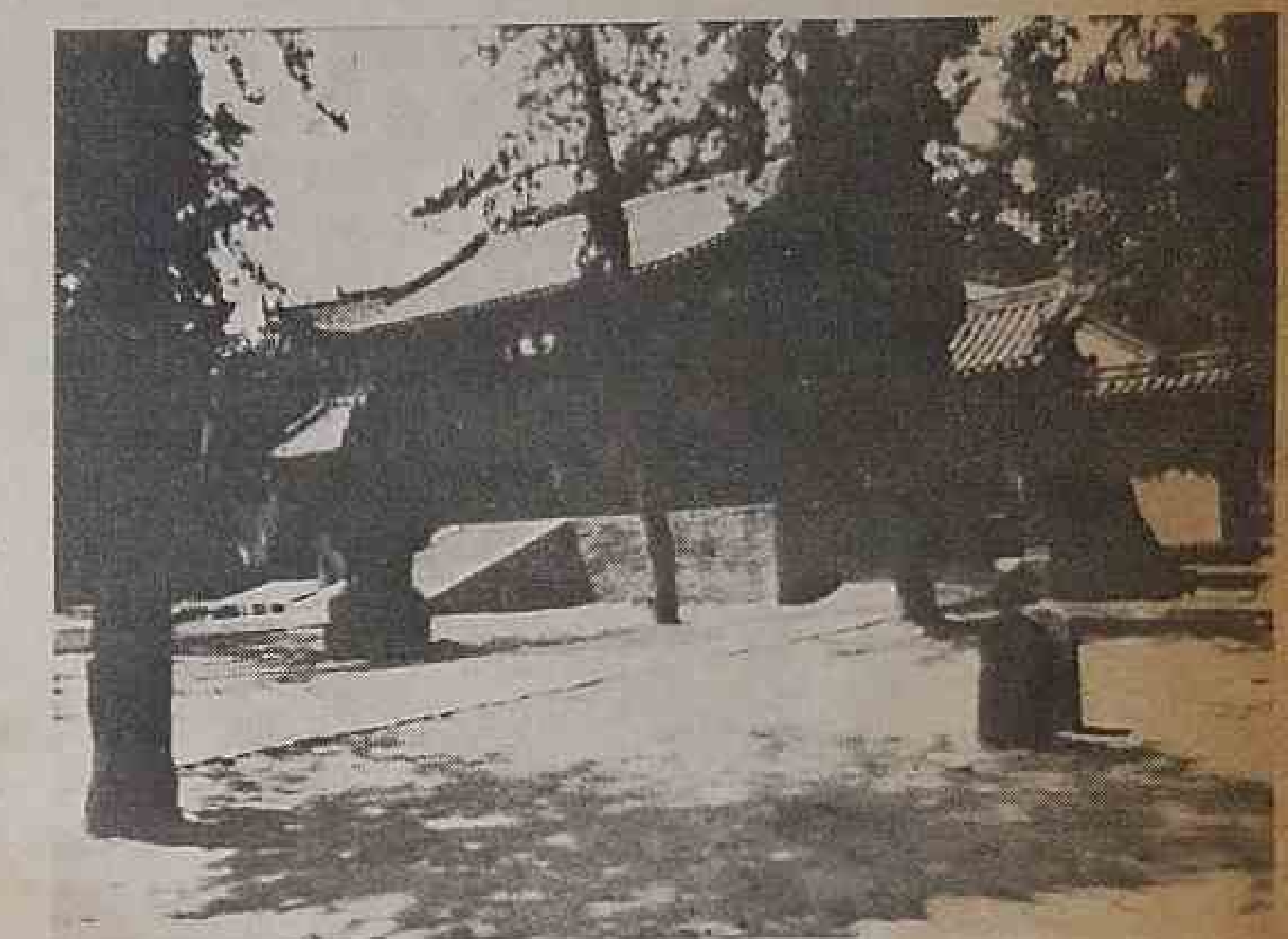
晚上七時正，踏着疲憊的脚步乘火車告別洛陽，幸而只站了一小時許便找得一空座位。因五十日的旅程中，已練得坐着睡的功夫，故得覓座位已儼然覓得睡牀般。

對於現在的我，十小時的火車旅程也與五小時的車程無異，同一式的車卡、同一式的陰暗、同一式的混濁、同一式的疲憊、同一式的情緒……我像已習慣了此種生活。

旅行的目的是什麼？我現在弄不清。爲何要以此種方式去自我鞭策？我懶得去分析。

名川大嶽、晨曦古刹、鳥語花香……並不是時常都能令人精神煥發。目前，能驅使自己前進的，或許就是那莫名的「使命感」。





上‧嵩山中腰之廢殿。

中‧我國武術之源——少林寺。

下‧每座塔內隱藏了少林大師的禪之少林寺塔林。



・與世無爭的嵩山下之洞房。

上• 由武則天捐建的洛陽龍門石窟之奉仙寺。

中• 訴說着曾植一片情懷之伊河。

下• 危坐嵩山禿岩拍下的登山之路。





陕西



無論是興奮、是沮喪，獨行之時我毋須掩飾，
亦毋須理會別人的感受，我可縱情嚎叫，
可縱情讓自己的感情發洩——
這是我的「獨樂樂」。

第十章　陝西

火車次日清晨四時五十分抵達華山車站，華山站大概只是一山間小站，故其設備及佈置均非常簡樸。斯時車站內空無一人，就連檢車票的功夫也用不着，隨便選了一較通爽的角落便躺下再訪「周公」。

柔和的晨曦從候車室的窗框射進，投映在我的面頰上，擦擦惺忪的睡眼，又是新一天的開始。原來已是清晨六時三刻了，但車站內仍是空空洞洞的，故欲登山亦苦無寄存行李的地方。走出車站，只見藍天白雲，陽光明媚，空氣清新得令人忍不住多吸兩口，到大陸五十天來，這是難得有的好天氣。

昨夜的頹敗與木呆，管它是潛回心底，還是已飛諸雲外；總之，現在的我又重新活過來了。無論是興奮、是沮喪，獨行之時我毋須掩飾，亦毋須理會別人的感受，我可縱情嚎叫，可縱情讓自己的感情發洩——這是我的「獨樂樂」。

斜倚車站門外，不久始見兩位老人家從華陰縣登上車站來，她倆滿面笑容的向我說早後，便熟練地擺開麵檔，從她倆口中打聽到上山的大概情況後，車站旁的「小件寄存站」亦開始營業了，將小許的日用品和相機取出，便將大背囊寄存於此，再到山下小鎮買了幾個巨型燒餅，便沿鐵路東行，走了約一刻鐘，才至登山之起點，怎料走上了大段山路後，始得悉若要登征華山，便必先要在山腳下的玉泉院登記。

在玉泉院內恰遇四位從香港來的女教師，異地遇鄉里畢竟可喜，於是五人便一塊兒上路，而且還合僱了一位每天收費五元的導遊。

早上九時正，五人在導遊的引導下便開始登征這素有「奇峯天下第一山」之華山。華山古稱西嶽，是我國著名

的五嶽之一，高海拔二千二百米，居五嶽之首；它位於陝西省西安之東一百二十公里的華陰縣以南，北瞰黃河，南接秦嶺。

華山由於遠望宛如一朶白蓮花，因而得名華山（古來「華」與「花」是相通的）；西嶽自古素有盛名，向以「奇拔峻秀」冠天下，其主峯爲落雁峯（南峯）、朝陽峯（東峯）、蓮花峯（西峯）；三峯之外且有玉女峯（中峯）、五雲峯和雲台峯（北峯）等峯，因華山峯嶺起伏環拱，層巒叠嶂，故有「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之喻。

西嶽雖然群峯聳峙，但「華山自古一條路」，上山之路，却僅只南北一綫，全程約二十餘哩。踏過纍纍石澗，漸見一較明顯的山徑迤邐而上，沿山徑南行約三里，經過莎羅坪，山徑漸見崎嶇，而在毛女洞之後，更有一迂迴十八彎的盤道，稱作「十八盤」。屹立在盤道盡頭的雲門，環望四野，可見百里之外渭河橫流、洛水南下；回首仰望，又見懸崖天垂、峯揷雲霄，好一片氣壯山河氣象。

在雲門以南，便是一山間盆地，稱作「青柯坪」，此盆地高達一千一百二十餘米，據說是由於連年風化剝蝕而成。於此盆地上還有一依山築成的飯店，四位女教師和導遊同志便在此吃午飯，而自己爲求省錢，故只得獨在飯店門外乾啃在登山前買來的燒餅。

從青柯坪開始，以後的山徑便是由原地鑿出的石階，其中有一斜如天垂石梯的山階，這便是華山有名的「千尺幢」，千尺幢是依一陡峭岩脊的裂縫開鑿而成，這「懸梯」斜度約爲七十度，高約二十米，濶度僅容一人上落，因石階太過險峻，故岩壁兩側均設置鐵索以作扶攔。幢頂四周皆爲石圍，仰視自覺猶如身陷井中，探首「井」外，却又惡見另一要命的「百丈崖」（又稱「百尺峽」）。

爬過這兩個懸崖，已渾身濕透，眼眉滲汗。稍作休息後便繼續東走；踏過橫跨兩崖的仙人橋，便是「俯渭崖」

，於此遠眺渭河縈青繞白，宛低蟠龍伏伺。

沿「俯渭崖」北折，攀過鐵猿崖（又名猢猻愁——可和其挺拔之程度），即登上海拔一千五百二十餘米的雲台峯（北峯），屹立峯頂之上，始覺是峯浩瀚宏偉，巋然獨秀，上接瓊宮，下達黃河，無怪詩仙李白也望而嘆喟：「西嶽峥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

從北峯翻下，甫進眼簾的是一道不足呎寬的「仙人徧」、筆直的「上天梯」，以及比二者更為險峻的「閻王徧」。「閻王徧」長約十米，右為絕崖陡壁，左為幽谷深壑，稍一行差踏錯，可必成「古人」無虞。

連串石崖之後，便是全華山至為陡峭之山嶺——蒼龍嶺，此嶺高約百米，寬約一米，而登山之路則在其脊之上，兩側脊坡光滑挺拔，其下懸崖深邃、雲濤隱伏。據史籍記載。在唐宋以前，此嶺為一光滑無隙的脊嶺，當年韓愈與數名友人亦曾登臨是嶺，但當韓先生俯首低看時，發現嶺下淵深無底，竟然深恐會就此「報銷」，於是便即提筆寫下遺書，投在崖下與親友訣別；迄今蒼龍嶺口還鐫有「韓退之投書處」六字。

及後，晉武卿趙文備登臨蒼龍嶺，當時的趙先生已年及百歲，因得聞韓愈之笑話，故更特意在嶺頭刻上「晉武卿趙文備先生百歲笑韓處」之妙語。

而現在，這兒原山鑿出的石階雖仍險象橫生，但階旁有石樁為欄，加以鐵索牽鎖，故雖迎風險爬，亦甚安全。爬過山脊，嶺盡路絕，便得從崖下折身返回金鎖關。斯時忽然烏雲翻山而來，不一會竟還洒下綿綿細雨，於是六個人便匆匆趕往鎮岳宮投宿，鎮岳宮位於華山東、南、西、中峯之中，故夕宿於此可方便翌日摸黑登峯觀日出。

鎮岳宮的旅宮是一幢曲尺式的雙層石屋，房租以人頭計算，每位四元一天，而我則被安排與四位在登山途中認識的鄉里同房，至於膳食費則是每餐兩元；但鑑於自己的財政預算迄今尙現三十元赤字，故惟有吃掉剩下的兩個大燒餅便當晚餐。

在登華山路上，一直都得到四位女教師的關照（一如家中老媽般），尤其是在午飯之時，她們每見我爲求省錢獨啃燒餅時，總是費盡舌唇的請我一起用膳；那八隻充滿眷顧和憐惜的眼睛，可眞令我笑喊不得。這或許就是女性天賦的母性吧！可是她們的誠意與我的原則往往都是對立的。要是接受她們的好意，我便要粉碎自己訂下的「旅途每事求己，不佔他人便宜爲尙」的原則，故爲此每次與她們「週旋」時，都弄得期期艾艾，支吾以對的窘態，每每使我自覺有若弱智兒童般。

月朗星明之際，忽被「咯、咯」的敲門聲驚醒，那原來是鄰房女教師們來提醒看日出。急急的穿上外衣，背起相機，踏着「明月松間照」的迂迴山徑，便登上山風呼嘯、松濤瑟瑟的朝陽峯（東峯）以待日出。

轉瞬間，東方地平線上漸漸吐出一線晨暉，天際驟然變色，近山浮雲泛起紅光，跟着一個壓扁的蛋黃冉冉上升，光暈由遠而近，將連綿的山脈、滿野的蒼松照得一片通紅，紅艷欲滴的朝陽隨之氣鼓鼓地衝破雲霧，射出萬道金光，給萬物蓋上一層絢爛的霞彩。

旭日高昇後，不少遊客便紛紛下山漱洗，而我却仍依戀此峯不已；朝陽峯高海拔二千餘米，峯嶺斜削，於此俯瞰，黃河隱顯東迤如帶，南望小孤峯背倚山河，而在東峯之東壁懸崖上，更有一相傳爲「河神巨靈」劈山時所留下的掌跡，根據李白在他的「西嶽雲台歌」寫道：「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峯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原來傳說的中條山和華山，在遠古時是一脈相成的，致使黃河無路可往，使得關中一帶，洪流洶湧，民不聊生，「河神巨靈」爲解救萬民，於是手推華山，足踏中條山，遂使二山分離，讓黃河傾注入海。

從東峯回到鎭岳宮，已是七時許了，且見導遊王同志此時才打着呵欠、披着大衣，一派游閒的走出房門。王同志大概還以爲我們亦如他一樣剛從被窩鑽出。一面滿不爲意的對我們說：「今天的日出果然如我所料，眞不行呀！」果眞爲遊客設想啊！「所以昨晚云雖答應今早叫你們起來看日出，但看見這樣的天氣，我也省得把你們推醒。」

眞服了這「用心良苦」的王同志！

王同志無論上山下山，不但沒有主動向我們介紹沿途名勝，就是我們發問，他很多時也一於少理。我們當中一位女教師因一直肚子不舒服，走來難免慢一點，但王同志却仍努力不懈的「催押」着我們快走，而最要命的就是我們屢次想先打發他走，王同志却又緊守崗位死纏不走；盡言之，偏他上山，可就是自找麻煩。

但願其他的華山導遊不會如斯無禮和缺乏責任感吧！

燒餅既已吃盡，今早便不得不在鎭岳宮吃兩元一頓的包餐，飽餐一頓後，並順手包下一些吃剩的炸饅頭以備下山果腹，怎料結賬之時，我們才發覺在每人的賬單上多加一元收費，經理論後，始得悉那是幾個炸饅頭的緣故；依旅館負責人說，我們在飯堂裡吃得多少便可吃多少，但却不能拿走任何吃剩的食物。

我們於是走回飯堂，每人取出已包好的炸饅頭，當着負責人面前便把饅頭吃得一個不留，眞是頂過癮！

由鎭岳宮出發，經過蓮花坪，便到那海拔二千零八十二米高的蓮花峯（西峯），峯頂除有一長約三呎的「巨靈足跡」外，還有一截爲三截的長形巨石，名爲「斧劈石」，相傳那便是沉香劈山救母之斧跡。

翻過西峯，取道嶺脊，即到華山中最高的南峯，此峯高海拔二千一百餘米，南峯一頂二峯，西面的稱爲落雁峯，東面的稱作松檜峯，而華山之絕頂，則爲西頂的落雁峯，登臨是峯，可有若處身雲霄之外，山之靈、山之秀，皆一一收進眼簾。

南峯之下，南天門之後，便是西獄絕險之處——長空棧。長空棧是一條凌空架設的棧道，全程約五十多米，大致可分作三段，棧道的結構，是由橫揷在筆直光滑的峭壁上之鐵技，再架上約九吋濶的横條而成。

第一段的横條是由兩條石柱搭成，可算是全段最安全的一截，此段棧道的盡頭是一個在峭崖原身鑿出的石洞，名爲太原洞。洞內空空洞洞，約可容三十五人直立，洞頂成半圓形。據說是昔日一位高人爲修仙而開鑿的。

棧道的第二段，是利用兩崖峭壁相接之隙，鑿入兩條鐵枝橫撐着，造成一條非常原始的鐵梯垂直而下，因攀爬時要整個人懸空踏在鐵梯橫枝上，加上懸崖山風狠勁，若脚稍一踏失，或是手略一鬆，「䗖」的一聲便會被吹墮萬丈深淵，那時可眞是尋屍無路。但若是沒有「畏高症」，胆汁多一點的話，那便可危坐鐵枝，寬觀山河貫天的磅礴氣象，感受那縱橫凌霄的飄遙樂趣，那實是人生一大快事！

「攀天鐵梯」之盡頭，便是另一段由兩條厚約兩吋、濶約八吋的木板搭成的棧道，走過此段便算是行畢長空棧了，但爲求重嘗那縱身雲外的刺激，於是又從回棧道多走一趟，重踏實地之後，回顧那四位無胆一行長空棧的女教師，自覺更是「神勇無比」——又是自我陶醉的英雄感在作祟！

走畢長空棧，便折上名爲玉女峯的中峯。相傳在二千多年前，由於秦始皇駕崩，秦室便諭令大批宮婢隨棺殉葬，但其中有一位名爲玉姜的宮女，因不願白白送死，於是乘夜逃至華山，並隱匿於是峯，飢食柏子，渴飲清流，不久身體更長出綠毛，因此，後人便取名此峯爲「玉女峯」。

除此之外，峯中還有一傳說：據說在春秋時代，華山之上，有一名叫蕭史的隱士，善吹玉簫。一天，蕭史之簫聲隨風飄到山下，竟觸撥了秦穆公之女弄玉之心弦；弄玉像着了魔般隨簫聲而上華山，找得蕭史後，並願以身相許，從此兩人便隱居峯上長相廝守，至今峯上還留有弄玉的梳粧台、玉女洗頭盆、玉女洞、玉女祠、引鳳亭等古跡。

翻下玉女峯便是「三峯口」，此處是東、南、西三峯通道的總匯，於此有玉井、二十八宿潭等名勝。玉井本爲一蓮池，後來山中居民爲求食水飲用，便在蓮池一帶鑿井開坑蓄水，經年日久，井坑使流轉成「上應星宿」的二十八宿潭，每值雨季，潭水便溢流而下，奔流東西兩峯之間，匯成懸瀑飛瀉，直下青柯坪，經由華山峪傾注渭水，成爲華山勝景之一。

遍遊三峯後，便由原路下山，下午四時許回到山下的玉泉院，無奈這兒附近均沒有街頭食檔，那惟有與教師們

在玉泉院共吃包餐。

黃昏的晚霞，照得每人面頰緋紅，挺着飽得隆起的肚皮，沿着鐵路西行，在華山車站乘上六時十三分的列車，便繼續展開我「西行之旅」。下午七時四十分，與女教師們在臨潼分手。

由於臨潼僅屬一小縣城，故一般遊客多是先在西安人民大廈投宿（據聞該處雙人房收費是日租二十塊），然後再乘車四十多分鐘到臨潼遊覽；但為求省錢，我便反常理的在臨潼露宿車站一夜，待得明天走遍臨潼後，才往西安找旅館好好睡一夜。

無奈在臨潼候車室坐下不久，便被團團的同志圍觀，硬要拉着我問手錶的價錢、兩個喇叭的錄音機在香港的售價，我此趟的旅費要多少，甚至連我家裡的每日收入也問個清楚，諸如此類的「經濟行情」實使人煩厭不堪！為擺脫那令人作嘔的銅臭，於是我便扯到「四個現代化」的問題上去混，料想他們定會興緻勃勃的發表對「四化」的抱負，可是說來說去，他們還是不及談香港貨品的價錢來得有興趣。正於此時，一個污嘴黑面的老頭正吃力地拉着一破舊木頭車，由鐵路旁的煤倉將滿車的煤運出車站，不料木頭車拉至車站門檻時竟被絆倒，一時間人仰車翻，整個候車室撒滿黑煤，引來哄哄的笑聲，當中竟還傳來一句像喝采的叫喊：「哈哈！這像是現代化的運煤車嗎？」——好一句令人心如刀割的諷刺話。

盼望每個祖國同胞都能「天天向上，好好學習」，全心全意的為「四化」努力，為中國帶來繁榮…………——自己的想法未免太「烏托邦」了！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受不了這群「待業青年」（游手好閒，終日留連街頭，等待國家分配工作者是也）那稚氣的笑臉與頹廢的自嘲。

自己向來雖不慣悲天憫人，但身陷此群「待業青年」當中，也不禁悲從中來。希望這僅是「小撮年青同志」的想

法，僅是微不足道的「小撮」吧！

在無法忍受這群毫無朝氣的年青同志下，我只好臨夜到火車站附近找下榻之所。好不容易才得一所二流小旅館（新華旅社）收留。我入住的是一個六人房，但當時因住客不多，故空洞洞的房子就只我一人獨睡，至於租金方面，則是一元三角一天而已。

在天井清洗一番後，剛躺下不久，門外就傳來急促的打門聲，原來是大批同志到來「求見」，經接待女同志介紹下，始得悉那肚子鼓鼓的胖子就是此旅館的經理，而另一個滿面笑容的高個子則是臨潼縣公安局人員，此外還有幾個旅館的小廝和一群好事房客。

公安局的高個子首先開口，但却沒有即時道明來意，只是跟我寒暄，胖子經理終於沉不住氣，單刀直入的打斷高個子的話題：「同志，眞對不起，我們這些小旅館實沒有資格招待你，麻煩你現在即搬往賓館去！」

由於斯時已是晚上十時許，公共車亦已停行，故料想他們怎也不會叫我乘夜徒步往老遠的賓館去，於是氣定神閒的對他們解釋：「這旅館可已夠舒適了，而且我的旅費有限，實在住不上賓館。」

高個子立時謙恭地說：「那裡，那裡，此等館子實太侷促了，而且國家有規例，外賓一定要入住賓館，這是上面定下的措施……總之全是對你好的！」又是一陣亂扯。

由於迫在眉睫，不得不正色說：「天已入黑，路上既無公共車，臨潼縣街燈又稀少，加上我在此人生路不熟……。」理直氣壯，心想公安局也不致太不近人情吧！

可恨高個子倒像絲毫打動不了。還是咧開那兩瓣紅腫難分的口唇，笑嘻嘻地說：「我們有免費專車在門外等你，你還是早點收拾行李吧。」

實在無辭以對，惟有死死氣地收拾行裝，怎料胖子經理此時竟拔刀相助：「吖！老張，這已是十一時多了，我

看給他在此住一夜也不大礙事的。」

略有轉機了。高個子看看腕錶，再向剛給我登記入住的女接待員白一眼，然後沉吟半晌，始才回復笑臉：「那麽明早一定要轉往賓館了。」

因新華旅社沒法給我報銷戶口，於是便把回鄉證交給公安局的高個子帶返局代勞。幾番波折過後，倒覺更加好睡，可是第二天醒來，却感雙腿酸痛得無已復加——那都是全拜登華山所賜。推開房門，迎面撲來新鮮清涼的晨風，直沁心脾，一下子叫人倦意全消。

離開旅館首要做的事，是到公安局取回證件，然後便到華清池，看看楊貴妃昔日「洗凝脂」的「浴缸」究竟是何等的金碧輝煌，但及見華清池，竟沒有想像中的金鑄水嘴頭、斑駁雲石缸……却是另一種味兒。

華清池座落在驪山脚下，是一個草木葱籠，湖流汨汨的園林。據考證，此池早建於三千年前的周幽王時代，後來秦始皇、唐玄宗等都曾於此修建離宮，砌築湯池，那時驪山上下，樓台亭榭座座相連，其間還襯上萬千奇花異草，但後經連年戰火踩躪，當年的建築，如今已蕩然無存，直至現在，華清池才逐一從頭修葺過來。

從華清池往西門過廡，可見一天井，這兒有數個被鐵網圍着或用木蓋封着的井，井口熱氣騰騰，據悉內裡井水終年都保持在攝氏四十五度許，這便是聞名中外，專治關節炎和風濕病的「華清溫泉」。

穿過天井，可又是一個寧謐的園林，園中建有一壯濶旖旎的石圍水池，此水池由三個輔池連連相叠而成，最高的一個池稱爲「海棠湯」，跟着的是「蓮花湯」，而最下的一層水池，亦是三池中最大的一個，稱爲「九龍湯」。在「蓮花湯」與「九龍湯」之間，是一條石築的「龍堤」，堤上並排有九條石龍（「九龍湯」之名便是由此而出），龍口吐噴清泉，一直飛瀉至池面，激起綿綿漣漪；而在迂迴彎曲的池畔，還遍植有繁多的楊柳、海棠、桂花……等等，步履其間，可眞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從華清池南門步出，可見一連串有前無後的宮殿樓房，這便是昔日顯赫一時的阿房宮。當年秦始皇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便是由臨潼此處開始大興土木，連綿伸展向西，「覆莊三百餘里」與秦都咸陽（今西安之西北地域）宮殿相接。

無奈秦始皇一世雄圖霸業，終也亡於其子秦二世手上。因二世肆行誅戮，賦歛苛刻，以致民心盡喪，亂事迭起，而戰國時六國的後人，亦乘亂建國稱王，最後楚人項羽更大破秦兵於鉅鹿（今河北平鄉縣），旋入關中，並將富麗堂皇的阿房宮一併焚爲焦土；幸而在這一片頹垣敗瓦中，尙保留有相傳爲楊貴妃入浴的地方——貴妃池，池上且建有飛霞閣、梳妝台、涼髮台，均保存着其本來面貌。

在貴妃池的南面，有一排紅柱房子，名爲「五間廳」，而就在這列淡素閒靜的房子內，又有誰會想到當年扭轉國共兩黨形勢的「西安事變」便是發生於此。

一九三六年，正是我國飽受內憂外患之年，當時由共產黨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正嚴重威脅到執政國民黨，而連年的國共內鬨，不但使同胞相殘，血流遍野，而且更給予日軍大舉侵略的機會；蔣介石鑑於腹背受敵，終忍辱含垢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藉以換取「定內」的時間，不料在蔣氏的剿共計劃即將大功告成之際，忽傳南綫剿共部隊的將領張學良、楊虎城有不穩通敵的消息，蔣氏於是深入「虎穴」，親身到西安臨潼督戰。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熟睡在「五間廳」的蔣氏忽被急促的打門聲和駁火聲吵醒，隨之張學良、楊虎城等一群叛將卽衝進「廳」內，迫蔣氏放棄「先定內，後攘外」的方針，而與紅軍合作抗日，蔣氏不從，叛將們隨卽放槍掃射（這些彈孔現在還保留在窗框上），在槍林彈雨之下，蔣氏逃奔驪山，但最後還是被張楊在山腰擒獲，後人更特別建作白石亭子「捉蔣亭」以紀念此事。

「捉蔣亭」之上，是一片平坦的高地。據悉，這處乃唐代「長生殿」的遺址：「長恨歌」中有謂「七月七日長

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白居易筆下形容唐玄宗和楊貴妃卿卿我我，便是發生於此高地上。

經過長生殿遺址，順着山勢而上，可到驪山西綉嶺的第三峯「老母殿」。「老母殿」並沒有什麽特色，只是一座不大不小，牆門破落的古廟，此廟之建築，是爲紀念古時女媧氏曾在此居住。

驪山之頂峯，就是西周時幽王爲取悅其寵妃褒姒，不惜以「烽火戲諸侯」之地，可是昔日高聳雄峙的「烽火台」，現在已剷爲平地，只留下一片光禿禿的山頭。

翻下驪山，轉乘公共車便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途中可見一非常遼濶的山丘，原來這便是秦始皇的皇陵，由於皇陵的規模實在太廣，故中國大陸有關方面仍未能開挖到皇陵中的地下宮，至於我正乘車前往的博物館，則只是皇陵東南的一小部分而已。

依博物館的簡介說明：秦始皇登基後，即着手修建阿房宮和皇陵，陵園南依驪山，北面是龐大的寢殿和便殿群，東邊是守衛「地下皇城」的御林軍——兵馬俑軍。全部的建築工程由承相李斯策劃設計，由大將章邯監工，動用七十二萬人力，歷時十一載才能竣工。而這博物館就是建在那兵馬俑軍塲之上。

兵馬俑軍塲的落成，距今已有近二千年歷史，內裡埋有七千多件與眞人眞馬一様大小的陶質兵馬俑，此外還有大量的木質戰車，這般威武雄壯的「地下軍塲」，難怪中外考古學家同稱這是「本世紀最壯觀的考古發現」！

兵馬俑軍塲由三俑坑組成，分別稱爲一、二、三號坑，而最早被發掘出的是一號坑，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三月由附近一個生產隊在打井時無意發現的。後經考古學家試掘，始使這個面積廣達一萬四千二百六十平方米的俑坑從黃土昇現；坑內有近六千件兵馬俑，組成以步兵爲主的長方形軍陣。兩年後的初夏，在一號坑東北二十米處，又發現了面積六千平方米的二號坑，內裡埋有一千多件以戰車、騎兵組成的俑軍陣，同時期，三號坑亦於一號坑西北被發現，此坑面積雖僅只爲五百二十平方米，但那却是統帥一、二號坑軍陣的指揮部，坑內有七十三名武士手持近衛武

器，並排環衛着一輛由統帥駕御的戰車。

二、三號坑在試掘後已重埋黃土，惟是一號坑由於規模龐大，現在尙在發掘中，而博物館方面爲方便參觀者能打破時間的障礙，重回二千多年前的秦代，故就在俑坑上架設「實物陳列室」，參觀者可在縱橫交錯的坑窟上，親眼看着數十位考古人員以他們手上的小槌和掃子，小心翼翼地一鑿一掃，將千百陶俑出土。

高居坑道上的遊客，倒像惟恐打擾考古人員般，每人都不約而同地收緊呼吸，靜觀那一排一列已半身冒出黃土的武將、戰車和陶馬；據說，如此宏偉的陣容是象徵秦始皇「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的神勇氣慨。

爲防天雨有礙發掘工作的進度，故整個一號坑場館都牢牢蓋上藍色拱頂透明膠板，熾烈的陽光透過膠板，全變成如烟似霧的藍光暈，混和着四周由射燈發出的光柱，寂靜的場館便更顯神秘與宏偉。

場館四周雖均以中英文註明「不准攝影」，但面前這氣象萬千的「歷史場面」，我又豈能輕易讓它溜過？於是先估計好相機的光圈、快門、調妥距離，然後將相機藏入小包中，以手掌掩着惟一露出包口的鏡頭，看準機會，手掌一揭，「失打」一按，那便將一切攝入鏡內。

館內因滿是遊客和穿插其中的解放軍，下手偷拍俑坑的機會實不多，提心吊胆、左盼右顧下，才拍得三張照片，而且因場館內實在太靜，故爲掩蓋偷拍時「失打」所發出的聲響，每次按掣時都要「同時咳嗽」。在中英文並註的「嚴禁拍照」告示牌下，找得一非常精采的角度，心想拍畢這第四張（亦是最後的一張）照片後，便「鳴金收機」，可是正欲「咳嗽」之際，忽見遠處正走來一女解放軍，並且還停在我身旁八呎外憑欄俯瞰。那惟有靜心等候。

總算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十五分鐘後，女解放軍終於離去，再看看周圍形勢，又發覺在大群農村同志中，有一年約四十，樣子「無知」的同志不時向我投以好奇的目光。為策安全，只好再等下去。

一分鐘又一分鐘的過去，已是半個小時了，同志依舊是間中以那奇怪的目光盯着我，沉不住了，且給他見識一下「老子」的偷拍技倆吧！

咳嗽一聲，便大功告成，正欲轉身而去，却瞥見那同志鵝行鴨步的向我走過來。

我知無命了！第一個反射動作就是拔足而逃，可是轉念一想：此人會否一時情急，拔槍向我射擊（可眞杞人憂天）？只有立着等待事情的演變。

同志一個箭步即竄進我面前，隨之取出證件表露身分，然而我也弄不清他究竟是博物館的管理員，還是臨潼縣的密探，只聽到他厲聲指出：「你應知道這兒是不准拍照的，但我却親眼看到你在那邊……和這裡共偷拍了四張照片。」

可說是欲辯無辭了！但天大事情總有解決之法；至此，心緒反而鎮靜得多，眼眨眨的聽他又重複朗誦看：「我看到你在那邊………這裡共拍了四張照片。」

無計可施下，遂遊目至身旁那塊以中英文並註的「嚴禁拍照」告示牌上。突然靈光一霎——假扮日本遊客。有理無理一於來個「阿奴嫁咕嚕㷫之……」，面上則裝出一副「什麼也不知」的無辜表情；一手指着對方從未合攏過的唇，另一手便指着自己左搖右擺的腦袋，總之就是「指天篤地」！

心想：既爲日本人，不懂中英文並註的告示牌而犯例，也可說是「不知者不罪」！

豈料同志可眞一點也不呆，他只管抓牢我的背包（內藏相機），一遍又一遍的喊着我在那邊那處偷拍過照片，威風得有若「神探智擒飛天蠄蟧」般。「神探」的高聲朗誦「罪行」，一時間鬧得寂靜莊嚴的一號坑場館也熱烘烘起來，三十多個好事者一下子竟圍來，擠得水洩不通。

曾某此趟可說是「千年道行一朝喪」矣！

周圍好事者愈是洶湧，「神探」便愈發得勢不饒人，老是重複喊着那老調子：「我親眼看到你在那邊……這裡共拍了四張照片！」——眞煩！爲免遺臭萬年，只得死死氣地轉說普通話，壓低聲綫的請求：「你不要再高叫好嗎？我知道自己在此拍照是不對，我現在該怎樣做？」

「神探」這時才平靜下來，那條掃巴眉像被起重機拉起，一下子吊得老高，然後才悻悻然說：「你在這裡拍攝的膠卷一定要交出，並要在此弄毀！」

我再作垂死掙扎：「你要的只是我在此所拍的照片，那還用不着要摧毀全筒膠卷。我可不可以在你面前將在此所拍過的膠片曝光？」

「神探」皺起眉頭，猶疑一會兒後，終又回復那副威武面口道：「我們這裡的規矩是：偷拍一張要曝光兩張，拍兩張要曝光四張……四張便要曝光八張。」此人的用語老是如此累贅。

可說是無考慮餘地了，急急揭開相機蓋，菲林一拉，這樣就連在華山峯嶺上所作的「心血結晶」也遭殃，每念及此，不禁心如刀割，但爲免再留作「罪人」，於是隨即落荒而逃。

因不知會否還有下文，故走出一號坑後，還特意擠進一些遊客擠擁的陳列館，然後才悄悄走出整座「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竄進公共車上便直往華清池，「三抓兩撥」的補拍過照片，馬上返旅館收拾行裝，直至登上往西安的火車時，才能舒一口氣。

危機雖已過，但回想飛身峭崖外才拍得華山長空棧之陡峭，披星戴月久候山頭才拍得西嶽日出，絞盡心思提心吊胆才偷拍得「本世紀最壯觀的考古發現」，而現在什麼都沒有……眞恨不得一拳打穿火車廂——心情之壞，實不足爲外人道。

下午二時三刻抵達西安，步出火車站後便逕自到車站旁的解放飯店投宿，可是這兒日租最便宜的房子（五元半）全已滿額，只有房租貴一元的房子剩下。本來一元之差也不礙事，但對那接待員的囂張白眼實在熬不住，加上自己此時心情也不大好，故胡亂的狠狠罵了一頓後，便拂袖而去。

登上三號公共車，轉乘到全西安最豪華的旅店（人民大廈）再碰碰運氣，但又是一鼻子灰，現在只剩下山寨飯店。可算是「天無絕人之路」，由於此旅館與火車站距離較遠，故旅客並不太擠擁，這裡的房租是五元一天，但不知怎的，旅館方面竟要我多付一元的「報銷戶口費」。爲此，我立時無名火起三千丈（在臨潼之怨氣又湧上心頭）。

「爲何廣東、江西、浙江、山東……甚至北京也不用收『報銷戶口費』，惟獨就是陝西省要收？」服務員只唯唯諾諾的答：「那我也答不着，這是國家的規定，我只知循規定幹。」

「難道一個泱泱大國，就連這小小的旅館規定也不能劃一？……」滔滔不絕的理論，旅館職員們一時間也爲之愕住，他們雖是駁不過我（可能也不屑與我爭辯），但一大元的附加費最終還是要付。

無可奈何之際，忽聞大堂走廊響起一陣興奮的叫喊聲，那不是在華山認識的女教師們！異地重逢，難免興奮萬分。

晚上，敎師們更買來大包鹵味邀我共嚐，旣是却之不恭，惟有傾力狂吃。

翌晨一覺醒來，頓感肚子內行雷閃電，還來不及洗漱，已連番大瀉；可是旅程無論如何是不容因此而被拖慢的，原因是我已和大群舊同學事前約好，八月十六日在昆明會合。

八月天的西安，乾燥而炎熱，幸而滿城高聳的大樹，將驕陽抹於天之一角，而送來晴朗和淸爽。

西安是今天陝西省之省會，亦即是昔日著名的古城長安，它曾先後爲周、漢、隋、唐等十一朝的首都，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名城。在此古城的南郊，矗立有兩座泥黃色的方形古塔遙相對峙，直揷雲霄，這就是聞名古今的大、小雁塔。

大雁塔的前身爲隋代之無漏寺，至唐代貞觀年間，皇太子李治（即後來之高宗）爲追念其母文德皇后，於是便將無漏寺改稱爲慈恩寺。後來因高僧玄奘（即西遊記中的唐三藏）從印度載譽回國，高宗因要爲玄奘提供貯藏和翻譯佛經的地方，於是便在慈恩寺內建有一五層高的磚塔，並取名奘塔，後來大奘塔屢經破壞和改建，終成今天高六十四米，分作七層的大雁塔。塔內每層都有唐代名家的墨寶展覽，其中兩層更以圖文方式簡述玄奘千辛萬苦往天竺（即今之印度）取經的經過。

在大雁塔西北不遠處，便是小雁塔。此塔座落在薦福寺之內，而寺中還放有一口古鐘，重約兩公斤。據聞每日清晨便有和尙按律敲鐘，鐘聲淸脆悠揚，震落黎明之霜露，驚醒世人之夢幻——被譽爲「關中八景」之一的「雁塔晨鐘」便是指此矣。

從小雁塔走出，再經兩次轉車，才到西安最大最聞名的公園興慶公園，園內有湖、有草、有樹、有亭，但就是如斯平凡，故也不作多留便轉往「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參觀。

紀念館是一充滿革命作戰色彩的地方，內裡有兩個地下室，此間還保存有好幾座當年曾使用過的密碼機和電報機，此外還設有收發室、電台室、機要室、救亡室、會議室……等等，儼如一個特工大本營。

在四通八達的紀念館內，有一些中國大陸近代名人曾住過的房間和辦公室，已去世的計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仍健在的則有鄧小平、葉劍英等，全是中國近代政壇上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

走出北新街，由「長安城」的中軸南下，直抵全市的中心點——鐘樓。再轉到陝西省博物館，亦即聞名中外的

碑林所在地。此是北宋元祐年間（公元一零九零年），爲保存唐文宗時期所刻的石經而建，林中所展的石刻全是中國著名的古典經籍，計有周易、尙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詩經、論語、爾雅十二種，加上淸康熙時補刻上的孟子，集成十三經。

這大批石刻經典，統稱「開成石經」。由於唐末印刷術尙未得以發展，而當時的讀書人誠恐口傳筆錄的經文有誤，於是尙書省便將當時所有的教科書，全刻在長安城內務本坊的國子監內，以供這群書生作校對，此後歷經五代、北宋、金、元、明、淸、民國，更陸續改建和增添二千五百多塊石刻，其中更不乏歷代名家之碑刻。

現在碑林共有六個陳列室、六個遊廊和一個碑亭，而在六個陳列室中，有一個稱爲「石刻藝術室」，內藏有唐高祖墓前的護墳石獸，以及林林總總的皇子大臣們的墓誌銘、石獸等珍貴石刻，除此之外，更有蜚聲海外的「昭陵六駿」石雕。

所謂「昭陵六駿」，就是唐太宗詔令雕刻家在自己日後的陵寢（昭陵）中雕刻的浮雕。據史册記載，太宗爲紀念大唐的開國武功，於是便將自己所曾策騎過的六匹戰馬，全作刻石留念，作爲他南征北討勝利的標誌。

可是，藝術室現在所存的六駿浮雕，當中只有四幅是眞蹟，其餘兩幅則屬仿製品，原因是在一九一四年歐洲爆發大戰，而中國也遭軍閥割據，於是一群外國「文物盜賊」便乘亂混到中國，並將「颯露紫」和「拳毛騧」偷運往美國出售，兩駿浮雕現在仍在美國費城大學博物館展出。

至於其餘四駿「什伐赤」、「青騅」、「白蹄烏」、「特勒驃」，亦於四年後遭盜走，盜賊爲方便偷運出境，竟還將四幅浮雕全部打斷成塊，後來雖尋回四駿浮雕，但浮雕已受到無可還原的損毁；現在我們就只可從重新砌回的石刻中，追索當代浮雕工藝之一二。

在這個滿藏稀世瑰寶的陳列室中，更遺憾的是參觀者們，竟可任意用畫紙鋪在一些墓誌銘上用炭筆翻印；不少

遊客累了，還可倚着或騎在那些不可多得的護墳獸上，那實在令人對當局的管理工作有所懷疑。

遊畢「石刻藝術室」，加上華山餘累未清，故不得不停下來稍作休息。閒坐碑林遊廊，遊目四盼，正享受着仲夏夕陽撫拂之際，忽然身邊響起：「喂！喂！你是那裡來的？」

「喂！喂！」那算什麼？媽的少理！

奈何那兩個傢伙却不識相，竟探首到我面前又「喂」一番，一副既無知且無禮的長相，原應嗤之以鼻，但基於自己身處異地，一切行爲不多不少也代表着香港的整體，故惟有壓下心中火焰與之對答。

那兩個傢伙，年約四十，坐着時老是一脚脫掉膠鞋，一脚瞅在櫈上，扁平的鼻樑上硬繃繃的托着「墨汁眼鏡」，說話間還不時加插上「咳嗻」的吐痰聲，實在可怖！

至於他們的問題，亦是脫不掉「香港的一般工資、一般的生活費、一般讀書畢業後的工作……」等等「同志式問題」，發問的語氣，粗横中又帶幼稚，實是煩透！

不料攀談下去，竟發覺他倆原來是河南省一中學的教師，語中還抱怨道：「唉！近期他們才說搞「尊師運動」，但現在學校裡還不是如昔的目無尊長！」

如斯的師長，難怪「尊師運動」搞不行，「師無道，民無教，國何以興？」——同胞們，救救我們的祖國！

從碑林返回旅館，收拾妥行裝，便隨幾位香港來的女教師們乘「上海牌小汽車」（即內地的豪華計程車）往火車站，排場不同，氣勢也自是有別，在她們的引領下，便一同坐進「軟臥車票候車室」中，室內有梳化、風扇、寬敞舒適。

女教師們因要返港，晚上七時許便先乘火車東去，而我則仍留在候車室內寫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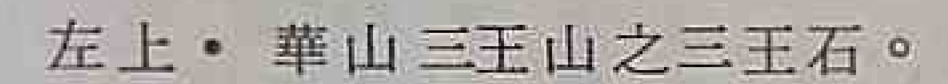
爲免使家人憂心，將旅途上的辛澀體驗皆一筆勾銷，但剩下來的又有什麼可寫？山河壯麗、湖光泛影，我實在

提不起勁去寫，最後還不是一句「旅途一切順利，勿耽心！」便草草收筆。

回想昔日在蘇州所寫的家書，洋洋數千字，盡述在中國大陸的感受，什麼吃不好、住不安，諸如此類的碎瑣事一一皆錄筆下，可是現在……實力不從心；並不是對生活的感覺已痲木，而是這些感受已不再新鮮。







左上・華山三王山之三王石。

右上・光滑無隙的華山西峰，遊人稍一錯脚必成古人無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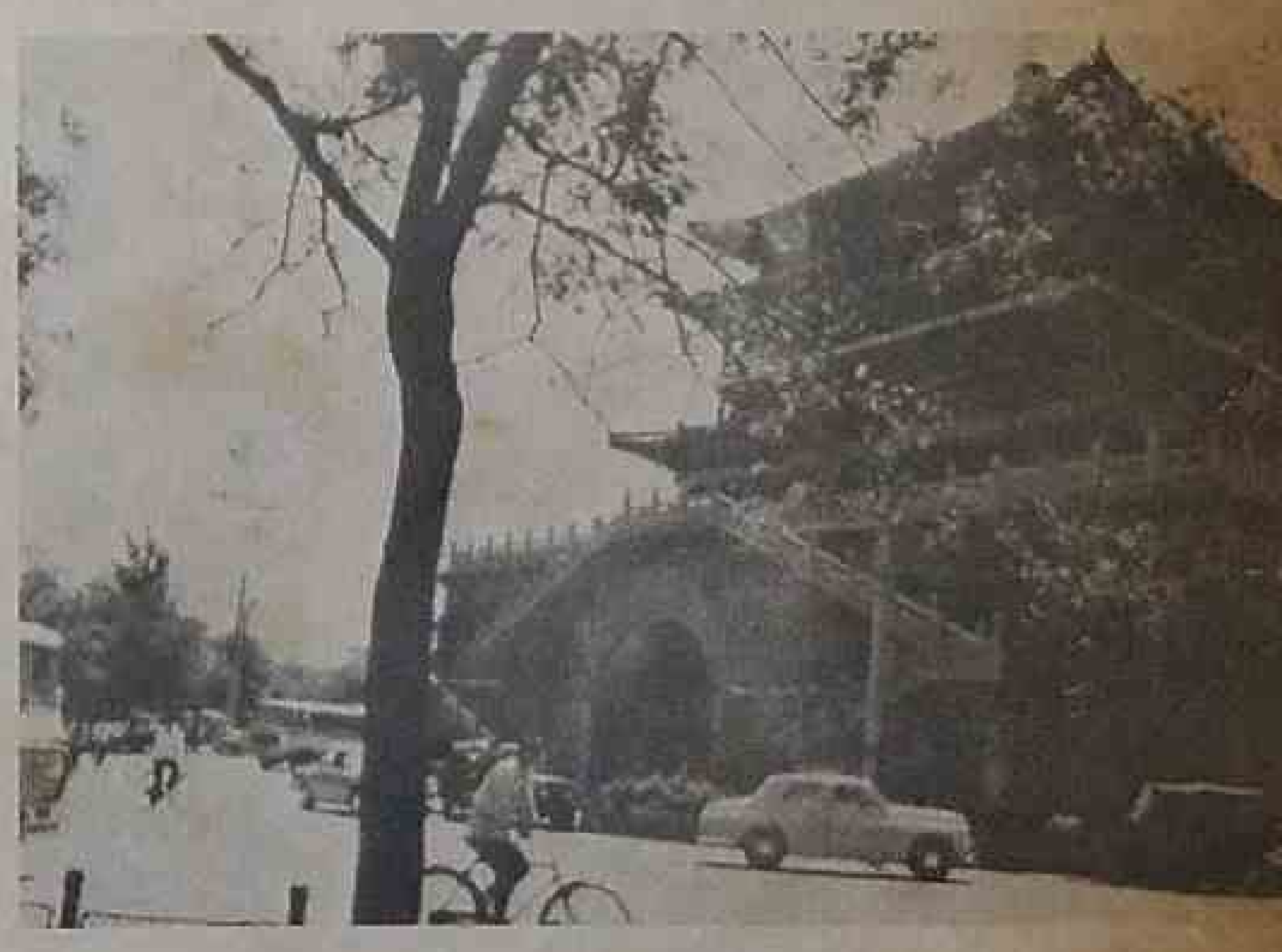
中・東峰上觀日出。

左下・唐三藏藏經之處的西安大雁塔。

右下・位於西安市中心的鐘樓。








四川

經過兩個多月來的「自我放逐」，我以爲自己
已完全適應獨個兒的生活，已完全從火窟裡
提煉過來，達至水火不侵、六慾不透之地步，
但與這羣傢伙混下來後，可又發現自己實在
樂得溶滙在這小圈子中，樂得活在一個文化認同的圈子內。
我更深深體會到自己仍是昔日的我，只不過在這年輕的
生命裡，曾經出過火花，帶給我日後一段火辣辣的回憶。

第十一章　四川、雲南

九時零五分，我踏上往成都的列車與西安話別。好不容易才在車廂尾找得一空檔棲身，可恨凌晨時分，肚子又絞痛起來，而且痛楚程度遠比在西安時為甚，腹內有若裝上了電動攪蛋器般，攪呀！轉呀！好幾次痛得簡直要嘔，幸而昨夜為防瀉不作飽吃，所以現在也欲嘔無物。

還是咬緊牙根，深呼吸幾口，小小的痛楚，總不會痛死的！

車窗拉下，風沙停了，夜很寂靜，靜得異常空洞、異常清冷、異常漫長。

為免惹人圍觀（往呼和浩特列車上的教訓），故忍着一聲呻吟也不「屑」響，待至天明才再作打算吧。

一次又一次的上廁，已感身疲力乏，但腹中的攪蛋器仍是轉個不休。我知道苦楚是對意志的最大挑戰，所以我決不能屈服於這「小小」肚痛下。可是腹痛並沒有因而減輕，反之更加劇，變為間歇的腹部痙攣；但我仍深信自己會熬得過的，最重要的是：此時此刻不容有「感懷身世」之念，因此等婆媽的自憐，只會帶來頹喪，叫人洩氣！

我清楚腹部痙攣眞正並非「小小」肚痛，故趁痛楚稍歇，便抱着爛泥般的軀體往乘務員室求助。靜靜的蕩過車卡，跨過地上纍纍躺着的乘客一步又一步的掙扎着，但車卡的另一端卻像永走不到似的，兩旁暗弱的車廂燈，給人一陣蕭瑟的感覺；腹腔猛地抽搐，我只管昏去。

乘務員不消一會兒功夫即給我弄來兩粒止痛丸，可是燙水不能即時飲下，只得乾啃藥丸，好不苦澀！藥丸嚥下不久，兩個多小時的絞痛才稍減，我亦隨之昏昏睡去。

天亮了，不過倘有糾纏不休的陣痛，且還不停地在打屁，每三十秒鐘便來一個，如是者直至下午一時抵達成都為止。

雖是下午一時許，但整個成都却暗無天日，頭頂陰沉的烏雲像要快塌下來般。

我並不準備在成都投宿，原因是自己早已和大群舊同學相約，八月十六日清晨在昆明機場與他們會合，然後才一起遊昆明、北上成都、再往重慶……，所以成都必爲我所重遊，那現在又何必以這孱弱的身體勉自先遊？既是如此，我又豈可耗錢在此地投宿，再者也可省點氣力，免却四處找旅館。還不是省點錢，在車站以待肚痛好轉，明早再乘每日一班的火車往昆明吧。

走出成都火車站，只覺縷縷雨絲洒在面上；陰霾的天色，使人暗地裡發寒。將行李寄存在車站旁的「小件寄存處」，便漫無目的四處遊蕩。我只想打發時間，口裡默默唸着王國維的詞：「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

肚內仍是隆隆的翻滾個不停，我呆坐在濕潤的街角，無聊地數着稀疏的行人。陰暗的下雨天，比平時入黑爲早，踏着蹣跚的步履，走到車站旁的低級館子裡吃晚飯。雖然一整天已沒有食物下肚，但却一點食慾也提不起，不過，爲爭取體力堅持下去，硬繃繃也要擠下些許食物。

川菜素以辣聞世，但自己却偏又對辣「談虎色變」；惟有依食館小廝的介紹，選上個惟一不辣的冷盆，誰料端上來的竟是一小碟黑赤色的「紅燒兎面」，眼見那隻燒得翻白的眼珠，眞有點叫人嘔心，無奈補充體力要緊，故只有硬着頭皮拿起雙筷。不知是心理作祟，還是肉質眞的有變，總覺兎肉味道陣陣尿臭，但不管怎樣，我終也將面前的一餸一飯全數吞下；可是到頭來，還不是嚥下多少，隨卽便如數瀉下多少。

入夜後的成都，清冷而落寞，冒着寒風細雨，我搖搖擺擺的蕩回火車站。在「小件寄存處」附近覓得一所名爲「旅客休息處」的小店，店內全是一排一排的帆布臥椅，顧客只需每小時付一角錢，便可安坐這兒休息，於是我便在這裡渡過一宵。

八月十四日，天色仍未有好轉；綿綿的雨絲，將整個成都市淋得像要發霉。肚子的絞痛已減輕多了，一夜的熟睡，精神亦逐漸好起來，食慾也為之重振。

咬着香口膠（刷牙代用品），背上行囊，又再翻着泥濘，登上南下昆明的火車。

行走在這段歷時五載，才能超時建成的成昆鐵路，心中不禁為自己的同胞而感到驕傲。成昆鐵路，全長一千零八十五公里（恰要坐二十四小時的快車），而鐵路的三分二，則全是架在江河之上和鋪在隧道之中，它一邊是連綿不絕的危岩峭壁，另一邊是浪濤飛滾的金沙江，但舒舒服服的坐在車廂中，欣賞着壯麗的山河景色，又有誰會想到：當年為鋪建這條鐵路，我們的同胞流了多少汗水，斷了多少指頭？

由於鐵路全程都是臥伏在崇山峻嶺之中，故每逢雨季，路軌便常為滾滾而下的巨石所淤塞，鐵路局有見及此，於是便沿途組有鐵路搶修隊，這群搶修工人連年都為拱衛鐵路而與大自然搏鬥，成昆鐵路儼然已成為他們的一部份；每逢有火車經過他們小隊所負責的段落時，我們都可看見搶修隊隊員，神氣地向疾駛中的列車歡呼招手！

入夜後的車廂，顯得一片寥落。深宵無眠，一直幻想着後天在昆明與舊同學重聚的情形，怎樣把混蛋們嚇一跳？他們見了我第一句話說什麼？如何解釋我是次先行北上的原因？先對他們說那趟遭遇才對？……實在太多話要說了。

近兩個月的單獨旅行快要結束了，單獨的挑戰也該完了，但在昆明的約定已是三個多月前的事，他們會否在我北上之後有變？那是說他們會否取消此趟「神州之遊」？若是這樣的話，斯時我會否再繼續餘下三分一的旅程……

不知不覺間，車窗外已泛起片片紅暈，又是新一天的開始！八時零五分，火車終抵昆明。

我有一種預感：那群混蛋因事提早抵達昆明，為使我驚喜一下，他們已埋伏在火車站外，準備嚇我一跳。好傢

伙！

可是，步出車站，除了聳聳肩走着避雨的途人，那有舊同學的影踪！冒雨登上二十三號公共車，坐了三站路的車程，也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始找得那「昆明飯店」；飯店外形全以麻石砌成，而大堂則全以斑駁的雲石作架構，好一派富麗堂皇。

因自己是隻身而來，故男服務員堅持要我入住雙人房，而付單人六元的日租，但自己因早已得悉這旅館還有更便宜的牀位，所以一於強調自己是清貧學生，惟是那招『清貧學生熱切認識祖國』對那男服務員却起不了什麼作用；反之，大概是我的斤斤計較太煩了，服務員於是一言不發便走開，而自己竟還天眞得以為別人正替自己安排更便宜的住所。

在櫃台前呆候了半個多小時，才有一女服務員好奇的上前問：「請問你需要什麼？」得知詳情後，女服務員一翻登記册，原來自己已被登記在一個四人房中（只收單人四元的房租）——這是什麼的服務態度？奈何自己大病初癒，斯時什麼火氣也沒有。

徹底的清洗一番後，便套上毛衣走出旅館，踏着濕滑的街頭，口裡呼着白氣，享受着「初冬」之寒意。在昆明，八月天的炎暑却只有攝氏二十度，無怪乎昆明有「冬無嚴寒，夏無酷暑」之稱。

昆明是雲南省的省會，亦是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新興工業城市，它位於雲貴高原的中部，三面環山，南臨滇池，因氣候四季如春，故有「春城」之譽。所謂「春城無處不飛花」，昆明確是滿城青葱，粗壯的梧桐，修長的銀樺，種遍公路兩旁，每當風兒過處，便拂起陣陣幽香。

「春城」因位處中國大陸西南邊陲，故城內異族雲集，當中有漢、回、彝、白、苗、哈尼、納西等各族共一百八十餘萬人；走在街上，你不會被炯炯的好奇目光所困，因藍色的牛仔褲、灰色的毛衣，總比不上他們色彩鮮艷，

款式萬千的少數民族服裝那般奪目。

在街上留連一會，便回旅館房中寫家書，一心只想待至與同學會合後，始才聯袂遊昆明。

今天是隻身到大陸旅行最悠閒的一天，同樣亦是心情最紊亂的一天。其實，我也該習慣單獨的旅程，五十六日來，我不是隻身來，單身去嗎？爲何現在自己却爲一個全未落實的約定而惴惴不安，那究竟是怎麽回事？

八月十六日清晨五時十分，我已睡醒了，淋了一個冷水浴，換上一身潔淨的衫褲，懷着驚喜參半的心情去迎接這「大日子」，可是從廣州開出的客機要早上十時三刻才飛抵昆明。心想：與其在房中左右踱着，倒不如到民航局查詢一下該班機會否準時着陸。

步出旅館，細雨紛飛，正好給我冷靜一下。民航局就是座落在昆明飯店之側，但由於斯時尙早，民航局還未開門。

八時許，民航局職員終於上班了，查詢下始知若不是登機搭客，機場是絕不能進入的。那惟有拜託局內一女職員致電機場大堂代爲廣播，知會原本與我約定在機場見面的老朋友。

十一時正，廣播重複又重複的代我播出口訊。

十一時四十分，雨勢愈來愈大，由飛機場駛來的專車，一輛又一輛的濺着路旁的積水而來，旅客一跳下車，隨即四散避雨，可是當中就沒有一個熟悉的面孔。

中午十二時半，路旁水氹積水漸流到我的脚下，水滴般大的雨條打在水氹上，仆通仆通的發出淸脆聲響。我焦躁不已，但心底裡却仍堅信會有突變（會不會自己看漏了剛抵埗的旅客）！

飛奔回旅館，查看剛下機而轉送到此投宿的香港旅客姓名，但登記冊上全是陌生的名字。我呆呆的坐在旅館大堂的梳化上，那股失落的感覺，相信只有一個久別家園的異鄉人才能領略得到。失望之餘，還望他們明天（或是後天、大後天）會抵昆明；於是便草草寫下便條交託給旅館接待處，好給他們一個訊息。

經過接待處，看見一大群香港遊客正圍坐在旅館的大堂；大概是等待雨停後才出遊吧。他們歡天喜地的等着，對於外面陰沉的下雨天，似乎毫不着急，當中還有幾個小伙子圍在一起，五六個人執着一張歌詞，面上一副陶醉的神情，壓着嗓子在唱：

長江萬里也沒有盡頭，
黃河無岸風吹不透，
湖水常綠，青山依舊，
屹立永不休。
長江萬里滾滾不休，
何需尋覓天邊星宿，
湖水常綠，花似舊。
艷麗亦繁茂…………。

雨終也停了。我決定獨自完成餘下三分一的旅程，我決定繼續「尋覓天邊星宿」。走出旅館，只覺雨後的空氣清新得令人心醉。乘上公共車，便筆直往圓通寺飛馳。

此座建於唐代的佛寺，今日看來，只見滿寺都是閒着無聊在剝瓜子的同志，倒覺像香港的「大笪地」。

在圓通寺附近，有一翠湖公園，因相傳湖內有九個出水處，故又名「九龍池」；清康熙年間，吳三桂更曾於湖

上建府邸。

離開翠湖，便繼續往城外的大觀樓瀏覽。大觀樓是一座三層高的四角瓦簷古樓，大樓始建於清康熙年間，古樓瀕臨滇池，遙對西山，四周景緻素有「垂柳長堤繞亭廊，碧水漣漪映日月」之譽。

古樓除以風景清秀見稱外，更以樓柱上的對聯爲人傳誦。門聯爲清代著名詩人孩髯翁所題，對聯共長一百八十字，堪稱爲「古今第一長聯」。

走出大觀樓之際，忽又洒起傾盆大雨。乍雨還晴，這或許就是「春城」獨有的夏季天氣吧。但爲求省一點錢，只得冒雨到城內「百貨商場」車站的「出租汽車亭」，訂購往城外名勝的專車車票；在昆明飯店雖亦有專車往這些城外名勝，但車票價錢却比這「出租汽車亭」貴得多，尤其是往石林的一綫，「出租汽車亭」的票價就較之便宜三元（我一天的房租才不過是四元）。

下雨天的天氣，特別容易使人懨懨欲睡，窗外「吡啪吡啪」的雨聲，清脆而富節奏感，聽來教人神經也爲之鬆弛。第二天醒來，昨天的頹喪「眞正」的溜走了。

吃過一頓熱烘烘的菜肉飽子，精神也份外清醒，便乘車往「出租汽車亭」等候專車出發，約四十五分鐘的車程，便抵昆明西北郊玉案山麓中的筇竹寺；寺外筇竹成林，好一片幽篁清冷，可是寺內却遍地廢紙菓皮，根本完全沒有寺院應有的雅潔。

寺中的主殿大雄寶殿，除供奉有三個金身巨佛外，在殿門旁還置有元朝仁宗時所立的「聖旨碑」。石碑的正背面，分別刻有漢文和蒙文；據說這些碑文對於研究元代語文、地理和歷史，皆有一定的價值。

大殿的兩側還有梵音閣、天台來閣，兩座樓閣內共放有「五百羅漢」泥塑，這兒的羅漢與一般所見的羅漢略有不同，其樣子不是濶口細眼，便是禿頭大耳，總而言之，就是古靈精怪。

相傳四川名泥塑工匠黎廣修，為雕造這五百個表情各異、姿態不一的羅漢像，曾與其徒弟坐在街頭，細觀四周路人的表情及姿態歷多月，然後再經六年悉心塑造，才完成這「五百羅漢」。

從筇竹寺回到城內，後轉公共車再到北郊的黑龍潭，所謂黑龍潭，才不過是一混濁死靜的「爛泥氹」，但穿過那面「紫極玄都」牌坊後，可又有峯迴路轉之勢，這兒不獨滿目蒼翠，而且花香沁心，園中遍植各類花卉灌木，其間還有素稱「四美」的唐梅、宋柏、元杉、明茶。「四美」揉合着花之巧和柔，樹之茂和勁，充份表現出我國四個朝代的特色。

在黑龍潭以南，鳴鳳山之上，屹立有一金殿，金殿又名「銅瓦寺」，素有「一半青山一半雲」之雅譽。殿內前側建有一陳列室，內裡展陳有吳三桂曾使用過的木柄大刀、鳴鳳山鐘樓上的銅鐘，以及眞武大帝的七星寶劍（相傳眞武「北極玄天」便是以此劍降服四方妖魔鬼怪）。除此以外，陳列室還展有大批充滿道教色彩的銅器和字畫，遊人從此亦可得窺古來道士生活之一二。

走出陳列室，步過太和宮，便是北極眞武殿，此殿高六米半，全座殿宇，包括內裡的道像、神台、器皿，皆為銅鑄造，重達二百噸，用以供奉眞武祖師，是為雲南省最負盛名的道觀。

一天之縱覽過後，胃口特別好，一張口便是兩大湯碗飯，但最遺憾的就是餸菜老是不夠吃。回到旅館，淋一個冷水浴，憑窗欣賞「春城」落霞，待至夜幕低垂，便拉上毛毡就寢，生活好不優哉悠哉！

翌晨，被簾外急促的雨聲驚醒，外邊一片烏天黑地，雨下得像要將整個昆明淹沒般，但不管怎樣，日前已訂購了今晨往石林的車票，那惟有換上短褲，披上斗篷雨衣趕往「出租汽車亭」，大卡車七時正如常準時出發；十時三十分許，專車便在一山寨式飯店停下來讓旅客用午膳。

由於午飯時間非常倉卒，所以旅客們一衝進飯店，便七手八脚的搶購飯餸。自己因不甘像野狗搶屎般搶購，最

後只分得僅剩下來的辣肉了（那些肉丁入口只覺口腔噴火，鼻孔冒烟）。

經過約四小時的車程，終抵達距昆明市一百二十公里外的石林。

石林佔地遼濶，總面積廣達四十萬餘畝（約爲香港總面積四分之一），但主要的旅遊區則只集中於一千二百畝內。林中群峯聳立，千嶂疊翠；仰首所見，四周參天的奇峯異石如林，步履其間，不禁深感大自然之浩瀚無邊。構成石林的岩峯，全是縱橫交錯的石灰岩，石灰岩色澤黝黑，岩形尖削挺拔，若留心岩塊之表層，不時更可發現一些海洋動植物化石。據資料顯示，這兒的石灰岩原屬於距今二億七千萬年前的「古生界」；當時，這大片「黑色森林」還是一片汪洋大海，後經各時期的造山運動和地殼變化，復經億萬年的風雨冲刷和溶蝕，始分割成現在的石峯石柱，其間最高的石峯竟高達三十多米。

甫進林內，雨勢愈發狠勁，由於昨夜和今晨都不停地下着雨，以致林內所有的低窪地域全浸滿了泥漿，積水普通高及膝蓋以上；至於那條長約二千米的遊覽主徑，亦盡爲瘀塞，可是千里而來，豈能就此折返車上。

尾隨幾位「看似識途老馬」的同志，冒雨邁進林中，可恨拐了幾轉後，竟然迷失了方向，後來迷路的遊客愈來愈衆，終匯集成三十多人，爲便於四索逃出此八陣圖，三十多頭「迷途羔羊」便分成兩組，穿山入洞、爬高伏低，涉水踏泥，混了兩個多小時始才闖至石林以南的「望夫石」，再沿環林公路走了半小時許，才回到石林之入口處。

逃出石林，從頭頂至脚趾尾，無不沾滿泥漿，就連一向備受珍重的相機，也不能幸免於難。此趟可眞是「喊都無謂」，惟有指望回旅館後能搶修過來吧！

拖着疲憊的步伐，才一踏進旅館大堂，忽瞥見接待處前站有兩個好不熟悉的背影，瞳孔隨之猛地放大。無錯了！那不就是老招和老楊（我最要好的兩個死黨）。

一聲嚎叫，整個接待處頓然爲之一震，也省得管四周投來驚訝的目光，一縱身便飛撲向前，兩具昂藏六呎的身

軀竟也被我撞得人仰馬翻。

對原應在兩日前會合的老朋友，本已預備他們不會依約而來，豈料他們現在竟又出現眼前，於已獨處異地五十九天的我，自可想見斯時的心情是何等興奮。

除了老楊和老招外，還來了五個老同學。他鄉遇友人，當夜自不能安寢，促膝長談於近兩個月來的經歷與感受，直至凌晨三時許才興盡而睡。

第二天醒來，天氣也顯得份外明媚。吵吵鬧鬧一頓後，八人便向西山闖。西山由碧嶢、華亭、太華、羅漢等群山組成；在西山腳下，遊客還可乘公共車盤山而上，至總站後，若沿一林蔭小徑而進，不難發現一片茂密樹叢間，座立了中國「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中國大陸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便是聶耳之作品。

沿道折回，再拾級迤邐而上，登臨至西山之巔，便是馳名中外的龍門石雕。龍門上接雲霄，下臨絕壁，於此俯瞰，遠山近水盡可一覽無遺。至於龍門石坊之石雕，則更叫人嘆爲觀止；據說這一連串的石刻，全爲清代吳來清等一群雕刻工匠斷續七十二載，費時二十九年，始才開鑿而成，可是石刻因遍歷歲月無情的洗滌，不少雕像的顏料已盡爲脫落。

步下龍門，不久便可抵三清閣，這兒可說是毫無特色之可言，惟是於此可遙瞰滇池通天貫地之壯濶氣象；不要以爲滇池就只是一小小的水池，其實，它比香港維多利亞海峽還要廣、還要寛，滇池不獨池色明媚，而且更有調節昆明四季氣候之作用。

從西山返回市區，八個人便浩浩蕩蕩的操上春城飯店吃晚飯，這兒的菜式比起昆明飯店，不但價錢便宜得多，而且味道也好得多，八個人只耗了六元三角，便飽得要放鬆褲帶。

飯後漫步蕩回旅館，一邊欣賞昆明黃昏的落霞，一邊則享受驕陽過後的晚風。那實在太逍遙不過！

由於從「出租汽車亭」不能一下子購得八張車票，故惟有往旅館想辦法，幾經討價還價，終以八個人的價錢（八十元）自僱了一輛十一座位的旅遊車明早往石林。

入夜後的四樓大房，又再洋溢着吵鬧的笑語（在此謹向受到騷擾的鄰房住客致歉），我們這群小鬼一鬧便至深夜二時許，因爲數日後，我們或許又要分離了，原因是我們八人中，四人要先趕返香港辦理入學的註冊手續，其餘三人亦要趕着上班，而原定餘下的旅程，可能便再次要自己獨個兒完成，所以斯時彼此都非常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相聚時刻。

大清早起來，結妥房賬後，便到旅館附近街頭覓食，這兒每朝晨光曦微之時，便會架起一檔一檔的小賣攤子，有賣牛奶、油條、油餅、葱餅、荳沙餅、菜肉包……等，因每款早點，我們都要試吃，故最後又得要「鬆衣寬帶」——與這群「飢民」會合以來，每餐例必飽吃如斯。

早上八時正，我們登上一部簇新的小旅遊車揚塵而往石林，因沒有中途在那山寨飯店搶食，所以不消三小時便可抵目的地。

自己雖然前天才與石林「鬥得難解難分」，可是一踏進這「八陣圖」後，却又迷失了方向；另一方面，因豪雨過後的積水還未抽乾，故那條二千米長的遊覽徑至今仍未得以暢通；突然間，更還洒下傾盆大雨，所以我們便提早返回昆明市。

重回春城飯店，飽嘗雲南著名燉品「田七氣鍋雞」後，便冒雨趕往火車站，登上晚間八時正的列車北上峨嵋去。

一個多月來的強迫性儉約，迄今才大致將超出「預訂旅費」的逆差挽回，故以後的財政開支必須更加審慎。

從昆明往峨嵋的車程，需時二十小時，但爲免再度墮入「赤字危機」，我堅持只買硬座車票，至於同行的七個老同學，則全購硬臥鋪車票。

在單獨的旅程中，我早已訂下「每事求己，不佔他人便宜爲尙」的原則；而現在，自己身旁的縱然都是多年老友，但我仍不想破壞自己的原則（接受他們免費給我的臥鋪車票）。

倔強好勝是我的脾性，這點我清楚，但性格如此，改不了！

同行的老朋友亦深知我這「牛脾氣」，故也沒有再堅持要我接受他們這番美意——老友終歸是老友。

自己雖只購買硬座票，但入夜後，我又走進臥鋪車廂與他們談天說地，不知不覺間，一聊便是整個晚上。

旭日初昇，我們在車廂中靜觀大地變色。金沙江上的日出，雖不算特別出色，但與老朋友一起擠着膊的靜觀日出，那畢竟是可貴的。

下午四時正，火車終抵峨嵋，但由於我們當中兩人要趕及明晚搖長途電話回港，查詢有關升學事宜，而另一人亦因不服異地水土而病倒，故只剩下我們三男二女攀征峨嵋山，其他三人則直接先赴成都。

爲免錯過由峨嵋縣往報國寺的最後一班公共車，所以一出火車站，我們即乘上公共車往峨嵋縣，幸而一切順利，我們終於在黃昏抵達報國寺。

照原來的計劃，我們今晚應在報國寺投宿，明晨才正式登山，可是斯時適逢數週以來鮮有的雨後陰天，於是我們便改變行程，先將大部分行李寄存在報國寺，然後即向位於峨嵋山山脚的清音閣出發。

由於入黑後容易迷途，故不得不加緊脚步往清音閣。我們翻過雨後的泥濘，穿過連綿的阡陌，再踏過一大片沼澤，兩小時後始抵清音閣。

在清音閣投宿，房租可眞便宜，我們一行五人，分別租了兩間房，一間是日租四元八角的三人房，另一間則是

五元的二人上房，房間總算潔淨寬敞，可是却略感潮濕（這大概山中之氣候有關），同時要上廁的話，亦頗爲不便，此間不獨沒有水廁，而且蚊蟲也特別猖獗，故此上廁時，屁股往往惹得「彈痕纍纍」。

至於用水方面，亦殊不方便，幸而轉折之下，終也弄來兩盆清水，要淋浴？那自然更談不上。

由於上山之前，我們彼此已約好在山中務必要省錢，無奈我們當中一對戀人却受不了那些「消化餅」，故終於叫來了兩客包餐，包餐雖是他倆自掏腰包叫來，但其餘人却認爲這是有違約訂，至此，彼此開始略有不滿，但朋友總歸是朋友，既已坐在一條船上，那自然得互相忍讓包涵，故最後，五人還是一起共享那「物超所值」的包餐。

第二天清晨六時三十分，我們開始向峨嵋山之絕頂「金頂」進發，爲求能與先到成都的三位朋友會合，我們必須以一天時間登至絕頂（一般登山客多分兩天上山），然後再以一天時間下山才行；有鑑於此，我們選了較易走的東路（即往息心所那方）上山，而下山之時才選中路（即「九十九拐道」那方）走；概言之，就是要走遍整個峨嵋山才罷休。

峨嵋山位於四川省中部，高海拔三千多米（比五嶽最高者華山還要高五百多米），向有「四川第一山」之譽。峨嵋山是古來的佛教聖地，故漫山遍野皆是歷代的名寺古廟，較著名的佛寺計有報國寺、清音閣、萬年寺、洗象寺、九老洞、純陽殿等。

因地理環境的影響，峨嵋山每入夏季，天雨便特別頻密，雨水每至，往往就是竟月無間，而山上草木亦因而特別幽深茂密，所以這兒較之一般崇山峻嶺的氣候，更見潮濕，山徑亦更見崎嶇難行。

「峨嵋天下秀」，當中的「秀」字，確是可圈可點。一路上雖是細雨紛飛，泥漿滾懸，但峨嵋之「秀」却未有因而被蓋。漫山草木葱籠，煙霧瀰漫，景色更見掩映有緻。

由清音閣至金頂，全程約爲三十二公里，可是才走了兩個多小時，我們當中的一位小妮，脚跟已隆起水泡，「

愛郎」因憐香惜玉，於是僱了一挑夫代背行囊，及至息心所，另一位小妮亦呈不支。

為趕及入黑前抵達金頂，於是惟有請他們三人今夜在山腰的洗象寺渡宿，而我便和小鄭繼續向峨嵋絕頂進發，至明天下山時才與他們會合。

協議既定，我們二人便筆直的向山頂攀爬，無歇地不斷攀爬，我和小鄭已變得麻木，四肢只機械化的往上抓，向下蹬，鑽天坡、羅漢坡、遠望坡、七里坡、五里坡，一坡又一坡，像永無休止的牽連不絕；但我和小鄭已默默的將攀山視作為向本身「體力極限之挑戰」；故一路上，彼此都不敢吭一聲累。「遊山」之逸趣，對我倆實無意義。

下午二時五十五分，我們以驚人的速度終於征服了峨嵋山。由於一路上都是冒雨而行，故抵達「金頂」時已是滿身泥濘，頭髮盡濕，儼然剛從泥窪鑽出來一樣，幸而「金頂」上水源充足（只指冷水而言），二人於是有理無理脫下上衣，便痛快的清洗一番。

在「金頂」上的旅館投宿，房租出奇的廉宜，只每人兩元的租金，牀鋪也屬不俗，但為持儉的原則，我們每人吃過「消化餅」和兩隻鷄蛋後，便即各自上牀找周公吃鷄飽翅。

正是好夢方酣之際，忽被一聲隆然破門聲驚醒，隨之興奮的叫喊聲即溢盈耳邊，那原來是先前被我和小鄭在息心所「遺棄」的三個傢伙「殺」到（眞佩服他們一拐一跌的還堅持捱至「金頂」）；他們那份戰勝自己體力的勝利感，實是不難令人佩服，為慶祝此次復合，我們三人又大嚼「消化餅」起來，但戀人們還是受不了那「消化餅後遺症」——不停的打屁；於是兩人便往吃包餐去。

八月二十三日早上七時三十分，我們一行六人（連脚夫在內）從「金頂」開始下山。

由於連日來都不停下着毛毛細雨，以致崎嶇泥濘的山徑愈發險峻，同行的小妮們無不顯得躡手躡足、舉步維艱，但我和小鄭却剛相反，我們以「撞石式」下山法，像猿猴般一跳一躍的作亡命下山。

中午時分，我們在九老洞前的佛寺用膳，爲了除掉彼此在膳食上的分歧，於是便隨戀人們吃包餐，連同那位一直笑口常開的挑夫，我們六人只叫來三客兩元的包餐，雖此，這頓飯已給我們飽得要捧着肚子走。

飯後我們繼續冒雨下山，不久便遇上那段全峨嵋山最陡峭的山徑——九十九拐道。顧名思義，此段盤道不獨狹窄，而且更特別多彎；不過，盤道雖峭，却不險，步下也不覺怎樣辛苦。可是若要拾級而上，那便滋味多了！

三數挑夫斯時肩担着五六個脹得鼓鼓的行包，正一步又一步的向盤道拐上，但見他們頸項上的筋脈，綳脹得將要爆裂；額上的汗珠，像潮瀑般飛滾而下，直破眉間，瀉下眼窩，直奔胸膛。他們面容木訥，沒有掙扎之情，亦無不憤之色，像是生來就注定要過這刻苦的生活。

除了挑行包，挑夫們更受僱背人上山下山，一個年靑力壯的同志，就安坐在一可伸出兩腿的竹籮內被挑夫背着上路，看那哼着歌搖着腿的猥瑣相，再看那衫角滴着汗水的挑夫，眞恨不得一把將那窩囊拉下拳打脚踢一番——我不敢否定每人生來都是平等，但看來某些人所得的平等比其他人爲多。

經過九十九拐道，黑龍江棧道亦漸入眼簾，棧道位於萬丈深淵之中，全棧道皆以木條搭成，棧道懸空架設，上爲苔鮮斑駁的峭崖，下臨有如萬馬奔騰的黑龍江。過了棧道，我們再取道洪春坪往淸音閣，然後再折上純陽殿回報國寺。

抵達報國寺時，已是晚上七時三刻，取過寄存的行李，遂由一和藹可親的女同志引路，跨過門廡，行經數座佛殿，再走上台階，始才到大殿西翼的客房，這兒的佈置及檯椅，多以籐竹紮成，既雅緻且淸爽，至於房內，也頗潔淨，而房租亦不過是每位一元六角而已。

報國寺可算是峨嵋山中，設備最完善的下榻之所，這兒除廁所特別多，更設有兩個供應冷熱水的浴室，惟是浴室有規定的開放時間，晚上九時過後，旅客便得「明天請早」。

由於一連兩日上山下山，共趕了近一百公里山路，故雖得一夕安眠，第二朝還是感四肢乏力；雖是元氣未回，我們又要往樂山了。

在報國寺外，乘上十一時半的尾班車出發，約一個鐘許便抵樂山車站，將所有行李寄存車站後，再轉乘一班開往「五通」的公共車，十五分鐘後於中途分站下車；不過，於此我們仍未得見樂山大佛；向當地同志查詢，但却衆說紛紜，有說需翻越兩個山嶺始可見大佛，有說乘船便可經凌雲山看大佛…………。那只好賭賭自己的運氣，試試那「乘船看佛」的指點，究竟如何！

轉過幾條橫街和小巷，終找得那設施簡陋的渡輪碼頭。

隨着氣笛長鳴，巍峨壯麗的樂山大佛不久果然漸入眼簾，大佛依凌雲山原山鑿出，身高七十一米，兩側分別還鑿有兩座身高十多米的護法武士，武士手持戈戟，身穿戰袍，像容神勇威猛。

大佛依崖端坐，遙瞰三江（卽指青衣江、岷江和大渡河）；在佛像右側的絕壁上，有一人工鑿成的「九曲棧道」，遊人可從凌雲山頂依此棧道而行，轉折而下，便可到大佛脚下。

據考證：大佛開鑿於唐代開元初年，由凌雲寺的海通和尙發起修鑿；海通因見三江的匯合點終年浪濤洶湧，以致時常覆舟溺人，爲鎭壓水勢，於是發起在江邊的凌雲山開鑿大佛以佑船行之擧。

這座經年九十載才鑿成的大佛，不僅完全符合人體結構比例，經有關方面的細心考究後，更發覺在石像體上，旣科學又巧妙地築有排水系統；這樣，一方面可避免像身表層受雨水冲刷或風化，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大佛雄偉之外形。渡輪經過大佛後便泊岸，但爲求重睹大佛，我們便繼續乘船往「大橋總站」，然後再乘原船折返最初登船的那個碼頭，怎料下船後始悉在大佛後的碼頭才有公共車返回樂山車站，可恨現在爲時已晚（渡輪已駛離碼頭），那只好徒步走一小時許回樂山車站。

從峨嵋開往成都的火車，於下午四時正便開行，但斯時已是下午二時一刻了，我們五個窩囊還徘徊樂山公路上。好不容易才在公路上強截公共車乘往樂山車站，但抵車站時，開往峨嵋的公共車（下午二時半開行）和由樂山直接駛往成都的長途公共車（下午二時正開行）均已全部開出。

不過，在緊急探詢下，可又發現還有一條由樂山開往「夾江至成都的汽車火車聯運線」。

在絕處逢生的驚喜下，五人正欲登車而去之際，蘇珠竟赫然發覺自己那個裝有千多元港幣的錢包還留在報國寺，實太刺激！

看蘇珠那副急得快要掉淚的樣子，自己又豈能坐視不理！誰叫自己是她的好友？惟有自動請纓替她往報國寺找錢包，而他們四人則先往成都。

日落西山，公共車始返抵報國寺，將來意告知寺中服務同志後，登時把他們嚇一跳，在管房同志的急促引領下，加上蘇珠的指示，很容易便在一枕頭底下尋回那錢包。驚魂甫定的服務員此刻才重展笑容——在此謹向報國寺全體服務員致衷心的謝意。

將一身汗垢洗滌過後，正欲步回房之際，遠處忽有同志叫着。原來是早已往成都的三人中午時曾來長途電話留言：「今晚我們要乘火車提前往重慶，明朝便抵重慶轉乘輪船東遊長江往武漢」，但屈指一算，他們今晚所乘的那班火車，定不能趕及明朝八時正起航的輪船！

那麼，我還可明天傍晚趕抵成都（必須乘長途公共車而棄乘火車），找得蘇珠等人後，便馬上再轉乘火車趕及後朝到重慶，這樣才有可能與另外三個混蛋會合。

好一段「曲折奇情，千里連環大追趕」！

正計算得頭昏腦亂之際，轟然「嘩」的一聲，把我嚇得半死，抬頭一看，眼珠不禁一凸，那不是蘇珠和小鄭？

這究竟是怎麽的一回事？

原來我竟將他倆的旅行證件全袋進自己的相機袋內。眞瘋狂！

爲慶祝與蘇珠和小鄭重逢，爲慶祝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消化餅」吃盡，我們三人可「對得住良心」地到寺內飯堂吃包餐。

八月二十五日，踏着絢爛的晨曦，我們一行三人在報國寺外登上開往峨嵋縣的公共車，然後再轉乘早上九時三十分開往成都的長途公共車，揭開「千里大追趕」的第二頁。

老爺車一幌一擺的在塵土凝天的公路上飛馳，五小時後始抵成都，但未及砌回那搖得已散的骨頭，又得到位於人民南路的錦江賓館找戀人們。

料想他倆因比我們三人早到成都，定必訂妥當晚往重慶的火車票，以及明早遊長江的船票，那麽就是到重慶找不着老招等三人，小鄭的一伙也不致趕不及回港開學或上班；而自己至此亦心中有數——與他們在成都分手，再繼續自己預定的旅程。

不料於成都，始知中旅社方面是不予受理由重慶開往武漢的船票，而另一方面，今晚往重慶的火車票，亦因誤會而訂購錯了。

由於躭心小鄭他們四人到重慶後，既找不着老招等三人，又撲不到船票，於是那只好打消與他們在此分手的原意，匆匆收拾行李，與他們到火車站換票，然後同到重慶後再作打算。

往重慶的列車，可眞擠得透不過氣，車廂中除煙汗瀰漫外，還有湖南湖北兩省老鄉的罵戰，有老太太送車後臨急擠下車的狼狽相，還有打翻鷄籠捉鷄的追逐戰……，好一幅內容豐富的「鄉間衆生相」。

第二天清晨五時三十分，火車抵達中國三大火爐之一的重慶，斯時雖是破曉時分，但滿城卻連一點風也沒有，四周空氣像是凝固不動，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四度。

在抗日戰爭時，重慶因地勢關係，遂成爲中國戰綫上的大後方，它位於四川盆地東南部，四周爲高聳的山嶺所環圍，故又名「山城」。「山城」的特色在於城市大部份的樓房居所，皆多沿山而建，街道亦因地勢關係，多是上上落落，起伏不休，身處其間，猶感重回八年抗戰的「大時代」中。

重慶的「大時代」色彩雖是十分迷人，但斯時自己的腦袋，塞滿的卻只是火車和輪船的接駁時間表，心想的就只是怎樣才能替身旁的朋友撲得船票，及時趕返香港上班或向學校報到，故那有心情去細覓四周景物？

匆匆的衝上停在火車站旁的公共車，不一會，老爺公共車才「噝、噝」的向碼頭那方駛去。

清晨六時許，老爺車終抵重慶輪船碼頭。

「今晨八時正，開往武漢的「東方紅」早已客滿了！」這是售票部同志給我的答覆。也應了我最壞的盤算。徬徨無措之際，四周如洪湧般擁來擠去的同志，竟還嚷着請我代他們買此班「東方紅」船票（這大概是內地人以爲僑胞有購票的特別優待）。眞見鬼！

我們現在只能指望老招等三人已替我們訂購船票（他們三人與我們早在峨嵋分手而先往成都，依我的推算，他們應於昨晨便抵重慶），但無論如何，這只不過是自己「最佳的推測」，再者「東方紅」一小時後即要起航了，而那三個混蛋卻始終踪影全無，故還是靠自己想辦法吧！

在售票部使盡渾身解數（只差還沒有跪地求憐），終找得該單位的領導同志幫忙。這領導同志可眞是仁至義盡了，只見他額前的頭髮和恤衫兩腋，皆已濕透，但他仍四處奔跑，代我們想辦法弄船票。可是，最後他亦只能給我們弄得五張明晨開行的船票。

現在，可否及時趕返香港，就全寄望於老招大人、老楊大人和大食積大人了！

已是七時三十分了，「東方紅」的氣笛聲，已一再「咻、咻」響起，催促旅客登船，我們五人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分別在碼頭一帶左穿右揷，希望及時找得那三個混蛋，蘇珠和小鄭甚至急得衝進「東方紅」上找人，但另外一對戀人却依然不慌不忙地斜倚背囊坐着。眞佩服他倆的定力！

距離船開行的時間，尙餘十五分鐘。

謝天謝地！大食積那張大咀巴的怪相終於出現了，而老楊和老招兩個四處張望的大頭亦出現於眼前。

八個人終又會合了，可恨笑容還未盡放，立即被老招一句煞着：「我們還以爲你們趕不及到重慶，故昨夜才將你們五人的船票轉讓給別人。」

媽的。好小子！

由峨嵋千里追趕至重慶，幾番離合聚散始才及時八人會合同遊長江，現在豈能因買不足船票而又再分手。

把心一横，實行來個「偷渡長江」！

我們一行八人，持票的三人壓後；行前沒有船票的五人，便分散混着同道的香港旅客登船。步下駁船，踏上跳板，檢票員正站在船艙入口處。

檢票員非常有禮的問：「同志，請拿出你的船票。」

心跳得有若打樁般，但面上還要強擠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微笑寬容地答道：「票子在後面。」隨之有理無理一於大模大樣的踏進船艙，然後靜靜的在艙口之一旁數着：小鄭、蘇珠、戀人們，五人終間斷地逐一順利進艙，最後老招、老楊和大食積亦一併走進來；可是，這並不能就此可舒一口氣。

沿鐵梯登上客輪最高一層的三等艙，怎料服務員隨即迎上來；原來她是替乘客將船票換成「對號牀位鐵牌」的

，五人見狀卽馬上分散大撤退，有的走下五等艙，有的轉入廁所，而我則竄出甲板外，然後悄悄的探頭艙內看個究竟，但見那乘務員一邊給老招換鐵牌，一邊則好奇地問：「為什麼你們那麼多人，才只得三張船票？」

經此一問，持票的老招登時不禁呆了半晌。幸而老楊及時上前接招，也聽不清他在說什麼（老楊那口「鹹淡國語」實需有莫大勇氣才敢說出），只見那乘務員眼定定的看着老楊口沫橫飛，老招和大食積見此亦知機不可失，於是隨卽加入，同時要出「鷄鴨對話」絕招。

他們三人亂說一頓，乘務員終「無從招架」，一面似懂非懂的神色，也不敢再多說話（應說不屑再說才對）便領他們三人到船頭的客艙去。

待得局勢穩定後，我們五個四散走避的「屈蛇客」才到客艙會合。終於過關了！此際大家才可抹一把汗，心裡更不禁沾沾自喜。成功感顯然遠遠多過犯罪感！

三等的客艙，出奇的雅潔和通爽。客艙之外，一邊是出入走廊，另一邊是特別用鐵欄隔開的露天甲板；客艙內共有四張分作上下兩層的「碌架牀」，我們八個人原本便是剛好將全艙包起的；但現在，老招等人已將我們的船票分別轉讓給三個法國年青人，以及一對來自香港的年輕夫婦，故一艙便得擠上十三人。

那對年輕夫婦和三個法國青年對我們此等行為，不獨能見諒包涵，而且兩組人甚至更自動提議讓出一張牀給我們，可是我們又豈能如此過分！但無論如何，還是要在此向他們說一聲：「多謝！多謝！」

此趟「屈蛇渡長江」，雖然節省了五張二十二元的船票費用，但為維持「最低消費原則」，我們還是婉拒吃包餐。眞料不到那三個法國青年也與我們共同進退，一起到四等艙與內地乘客一道輪飯；在這兒的食堂吃飯，每人每餐平均要「科」款三角五分，吃的是全肥豬肉炒荳角，肥皂味道的蒸南瓜，以及荳粉蕃茄蛋花湯。不過，彼此都是年青人，食用差一點都不要緊！

早在昆明，已準備給他們兩批人在成都會合，自己便繼續餘下的旅程，可是蘇珠在峨嵋遺下錢包，一對戀人又先到成都，趕至成都與他倆會合後，大食積等三人又提早去了重慶，那麼又只得再陪行千里追趕至重慶，與大食積等人聚頭後，再經幾番「峯廻路轉」始才屈蛇登上「東方紅」，而自己竟也胡裡胡塗地隨着他們一起混上船來，……一切一切都是那麽突如其來，令人身不由主。

既是如此，還是隨他們一塊混下去。

經過兩個多月來的「自我放逐」，我以爲自己已完全適應獨個兒的生活，已完全從火窟裡提鍊過來，達至水火不侵、六慾不透之地步，但與這群傢伙混下來後，可又發現自己實在樂得溶滙在這小圈子中，樂得活在一個文化認同的圈子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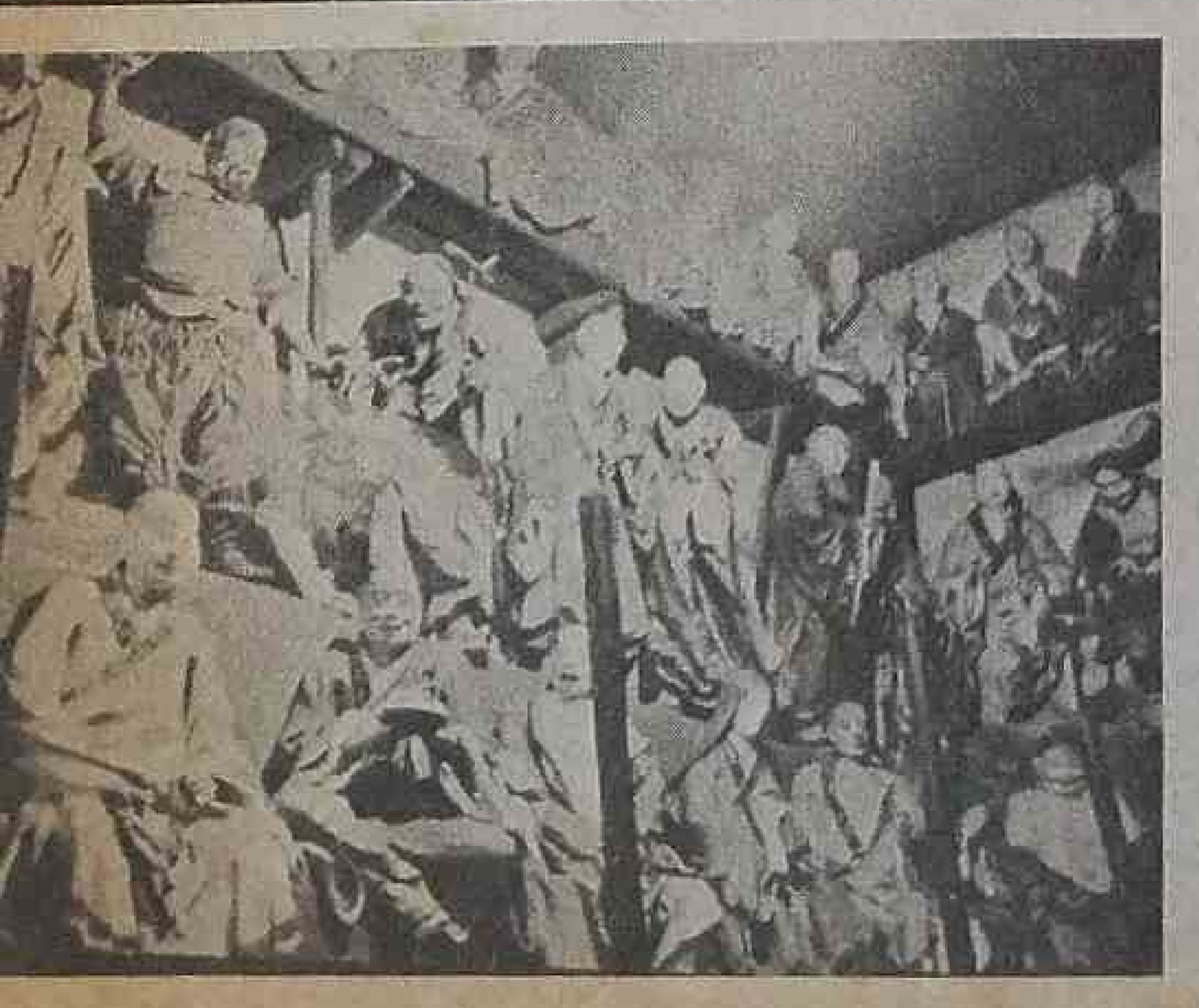
旅程一直雖都不大順利，但箇中離離合合、突變橫生……太多的意外喜悅了，比起一個人獨來獨往，那總不能否認是多了不少歡笑聲。我認識到大夥兒的走在一起，山河壯景並不是最重要，而最重要的是大家有機會在一起生活，一起作思想交流，一起去克服難關。

我更深深體會到自己仍是昔日的我，只不過在這年輕的生命裡，曾經現過火花，帶給我日後一段火辣辣的回憶。

上・爲鎮壓洪水而建的樂山大佛。

左下・昆明笻竹寺天台來閣內五百羅漢的泥塑。

右下・石林昆明湖內老友共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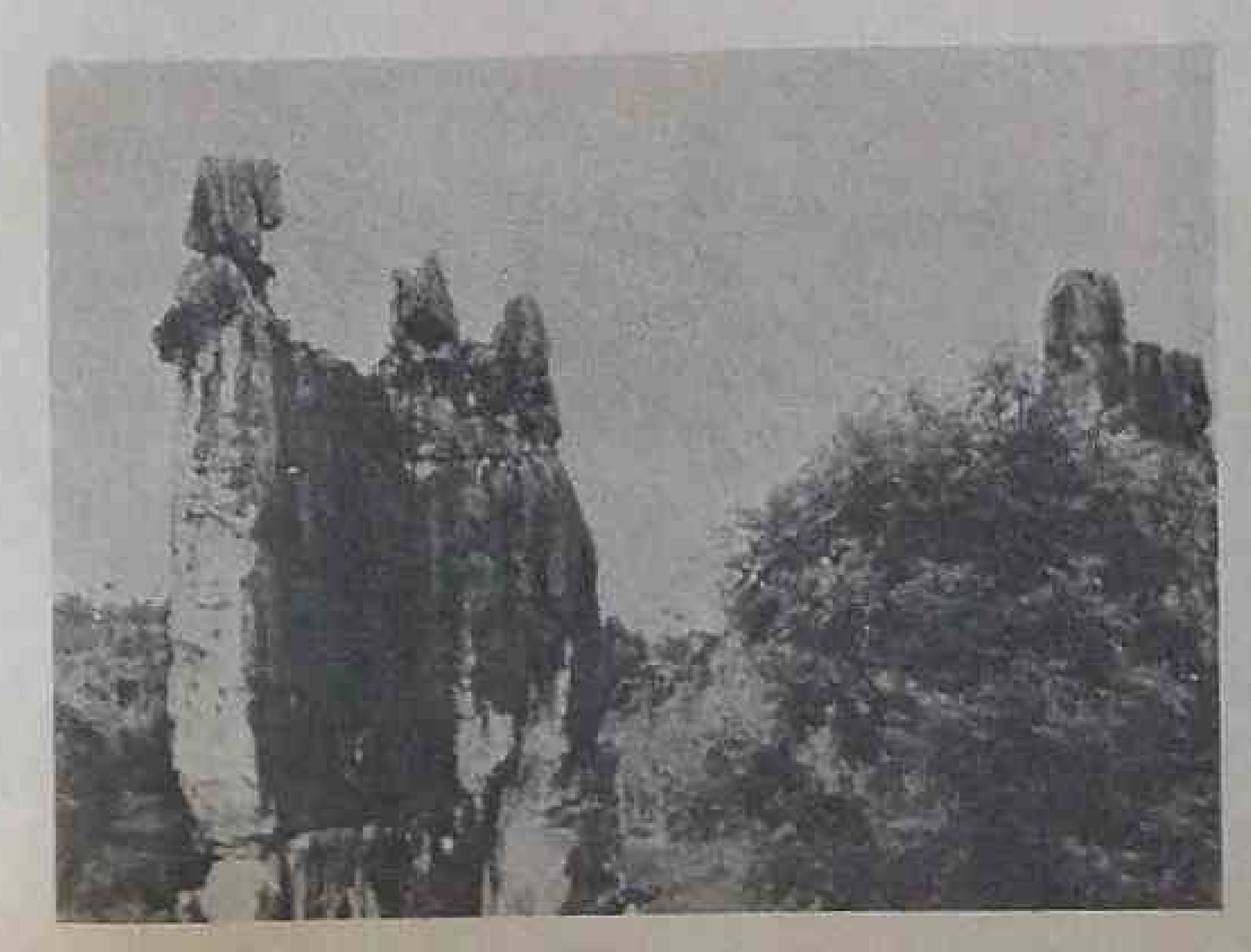




上・歷時二億七千萬年的石灰岩。

右下・石林勝景。

左下・座落在石林內詩情畫意的阿詩瑪。






長江三峽——作別神州
廁所

我可以想像到當年扶老携幼、顛沛流離的生活是何等艱辛，比起昔日這苦難的一羣，我們現在的處境又算什麼！至少，我們是正奔向溫馨的家園，而他們却正離鄉別井，走向茫茫天涯路。

第十二章　長江三峽——作別神州

「東方紅」靜靜的沿長江順流而下，但駛出重慶市後，江水便漸見澎湃，在滾滾的黃濤中，且有不少湍急非常的旋渦；至於江邊兩岸，則仍未有什麽景緻。據客輪上的服務員說，「東方紅」明早十時許才進至三峽，那時的風景才夠瞧！

冥色蒼茫，客輪泊抵萬縣碼頭，乘客於這時可登岸走走，但由於我們幾個「屈蛇客」沒有船票，故只得在船上憑欄觀賞這燈火通明的「不夜城」。

凌晨時分，「東方紅」繼續沿長江順流而下，我們將被褥搬出客艙，將之鋪在那用鐵欄間出的露天甲板上，幾個老朋友於是斜倚甲板之上，仰視天邊星宿，一邊細嚼從萬縣買來的鹵味和龍眼，一邊暢談彼此以往的「威水史」，不知不覺間，幾個人便在涼風習習的甲板上睡着了。

曙光初露，身邊忽然響起一陣急促而壓低聲浪的怪叫：「喂！乘務員來了呀！」身體立時彈起，隨手拉起身旁仍在夢鄉的老友，三抓兩撥的收起被褥便閃身藏在艙門後；從門隙中且見一女乘務員正在艙中換水壺，之後便悄悄的走出艙外，我們此時又得歡天喜地的從另一入口走回客艙——「屈蛇」滋味，可說是既提心吊胆，又樂趣無窮。

早上八時許，客輪開始駛進更加湍急和洶湧的江域，約兩小時後，長江三峽中的第一峽「瞿塘峽」漸進眼簾，且見江道逐漸收窄，迎面而至的兩岸石崖，既陡峭，又蒼鬱，風勢愈來愈狠勁，江面的旋渦，及內裡的暗流異常洶湧。

客輪上的擴音機此時亦播出「三峽風景介紹」，遺憾廣播音量奇細，而峽內之名勝，亦無特別標誌示之，那惟有自己靠估，幸而在渾渾噩噩中，還能得睹那常於古詩中出現的「白帝城」，在「下江陵」中有謂「朝辭白帝彩雲

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當中所云的「白帝」便是指建於此江邊石崖上的石殿；據說，當年劉備臨終時，便是於這白色石殿內託孤孔明。後來由於歷代文豪詩人，每多慕名而到此地，登臨石殿之上，發思古之幽情，低吟淺詠一番，故「白帝城」亦因而得名「詩城」。

於瞿塘峽之峽口，便是那「風廂峽」，據聞此峽之下，原有九副戰國時代留下來大小不同的「懸棺」，可是棺柩現已被移去，留下來的就只空空洞洞的一個泥洞。

在這全長八公里的瞿塘峽之後，便是長江三峽中最負盛名、最壯觀的巫峽，巫峽景色素以「山巒複疊、連綿多彎」聞世；每值大雨初霽，巫峽一帶更是滿盈雲霞煙霧，所以更有「石出疑無路，雲開別有天」之句來形容巫峽之秀。

巫峽主景，總的來說有「三台八景十二峯」，在每一景之後，分別各有一段神奇趣怪的傳說，而全部的傳說都與皇母娘娘之女兒瑤姬有關，至於那是什麽傳說，便有待各讀者暢遊此地時才自己慢慢探索吧！

在「三台八景十二峯」中，最爲人所讚賞的可說是那「十二峯」中的神女峯（又名望霞峯），此峯山勢挺拔尖削，峯頂是一塊狀若「少女迎風弄姿」的岩塊，傳說那便是天上瑤姬公主的化身。

在神女峯下，就是孔明碑。碑上刻有「重慶叠嶂巫峽」六個大字，相傳那是諸葛亮親手書寫的，但由於連年的風雨冲刷，這六個大字現已模糊不清。

在巫峽附近，還有一「金盔銀甲峽」，所謂「金盔」便是指石崖頂部那大片黃土，而「銀甲」則指山腰的那片呈灰白色的石灰岩。

經過巫峽，便是長江三峽中的第三峽西陵峽入口——秭歸的香溪口。

秭歸位於長江北岸，是一個典型的鄉間小城縣，城內居民稀落，人民生活閉遏，而我國戰國時代的大詩人屈原

，便是出生於此，據史記記載：「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歸來，喻令自寬全。鄉人冀見其從，因名爲秭歸。」

至於香溪，則相傳爲漢元帝的妃子王昭君之故鄉；香溪終年清澈不濁，傳說王昭君當年在溪中洗臉，因不慎將珍珠掉進溪流裡，故自此溪水便常年沁出香氣。

西陵峽是三峽中伸延最長的一峽，它起自秭歸，直達宜昌的南津關，全長七十六公里，是峽素以「灘多水急、暗礁滿佈、航道狹窄曲折、泡旋洶湧無常」聞名於世。

當「東方紅」駛進峽內時，乘客不時還可聽聞輪底與淺灘刮得「沙沙」作響；由於兩岸參天的山嶺相距甚近，故江風也顯得份外凜烈，若要站在船頭迎風拍照的話，便可感到頭髮被吹得有若被人從後扯着般，所以於此觀賞，非要戴上帽子不可。

客輪駛進江峽後，首先呈現眼前的就是在北岸峭壁的「兵書寶劍峽」，所以稱爲「兵書」，是指擱在岩壁石縫裡的一塊長扁形巨石；在「兵書」之側，又有一凸起的石條一直揷向江心，這便是「寶劍」了，相傳此峽之形成是當年劉邦之得力謀臣張良，於垓下一役大敗西楚霸王項羽後，便將其用兵之法，連同其配劍放於此岩縫間，後經連年變化，書劍皆化成石，於是便有此峽。

而另有一傳說，則是話說在三國時代，蜀相諸葛亮曾將其生平用兵之法寫成一書，後來他患上重病，但環顧四周，始終也找不着有足夠天分能承受其兵法之人，故於病癒後，他便親自將這部巨著及其珍藏寶劍，一併埋於江邊難於攀爬的峭壁上，好讓後世有才志之士，得承天機便自往取這兵書寶劍。

客輪駛過兵書寶劍峽後，乘客可漸聞江水「隆隆」奔騰，聲勢更有若洪瀑怒吼，原來這便是西陵峽中著名的枯水灘——青灘。據說此灘是經多次江岸懸岩崩塌而成，故此灘又名崩灘。每值雨季，洪水至此便會穩定下來，但當

水退之時，江水又急劇回流西上，而另一端的東來江水，至此灘頭時，便會如箭脫弦般飛射而下，冲擊江心礁石，形成湍急的渦漩、澎湃的浪濤。

古來船行其間，稍有出錯，就會全船覆沒，在青灘北岸上，有一座「白骨塔」，便是昔日船工們在此覆舟身亡後，由纍纍的屍骨堆積而成。

在青灘以西，長江北岸，可見在懸崖之上，有四、五片黃褐色狀若肝臟的岩塊，人們便稱之爲「牛肝」。在牛肝之上，還有一狀似肺臟的岩石，稱爲「馬肺」；兩者構成峽區，故此便稱爲「牛肝馬肺峽」。在清末光緒年間，英國軍艦闖進川江，任意發炮轟擊，馬肺被轟掉了一截，我國的顏面亦因而留下一記耳光。

「東方紅」搖搖幌幌的繼續向江東進發，左轉右折的才駛過「黃牛峽」內之礁石群，但隨之而至的，便是整個西陵峽區中最爲險要的崆嶺灘，灘中有一長約二百二十米的巨型礁石，名爲「大珠」石梁。此石梁縱臥江心，將滔滔東流的長江劃作南北兩漕：南漕亂石林立，泡漩翻騰；北漕彎曲險狹，礁石嶙峋。故自古以來，便有不少渡輪於此觸礁覆沉。

有鑑於崆嶺灘上意外頻生，有關當局便於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將「大珠」爆碎，然後才將之一一搬離江心，三年後，又展開了擴寬航道工程，直至第二年的初春，這個西陵峽「鬼門關」始才得以攻破。

駛過西陵峽中最後之一峽——燈影峽，便抵南津關，此關前爲峻嶺攢蹙、浪花滔天，關後却水濶流緩、綠野無垠，故素有「雄當蜀道，巍鎖荊門」之勢，是爲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出了南津關，長江三峽亦可說已遊畢，澎湃的波濤復歸平靜，凜烈的江風亦逐漸收斂過來，長江開始進入坦寬的中游。

下午三時許，「東方紅」泊抵宜昌碼頭。由於三峽已過，若繼續沿中游而下，也不會再看到什麽旖旎風光，而

若現在於宜昌登岸，那不但可省掉十六元的船票，還可多遊宜昌一地；故大食積等人早已在登船前，將往武漢的船票改爲只到宜昌。但要登岸的話，便得再與關口檢票員「交手」。

我們沿用無票五人分散帶頭，持票三人尾隨壓後的方法，但在使用這陣法時，必須有衆多的乘客作掩護才行，而斯時因宜昌僅屬小站的關係，下船乘客自然遠不及登船時勢衆，所以「推進行動」便倍感困難。

不知是大食積還是老招的過分憂慮，他們竟在重慶訂票時，通知宜昌中旅社人員到來接船；所以當我們一路下跳板，那些熱情的中旅社職員已擠在檢票關口向我們招手，於是臨關口之前，便藉這股「熱烈歡迎」，有意無意間，也顧不了那友善的檢票員，便乘勢與接船同志一擁而去，如是者一個復一個的便全混過「檢票關口」。

混過碼頭檢票站，我們隨即竄上宜昌中旅社派出的專車直奔賓館。

眞料不到這十分鐘的車程，竟要每位收費一元五角，我們一行八人，便要共付十二大元正了。

因開往武昌（武漢）的火車，要待至晚上才開出，故北中旅社人員便提議我們參加賓館所辦的「專車旅遊團」，一覩那仍在興建中，而日後將成爲全中國大陸最宏偉的大橋——宜昌長江大橋，可是屈指一數，十分鐘的車程也要十二塊，約一小時的專車瀏覽，豈不要……還是免了。八個人於是在休息室打起「橋牌」來。

千里迢迢始來到這號稱「川鄂咽喉、西南門戶」的古戰場（當年著名的吳蜀「彝陵之戰」，便是在此發生）——宜昌，就是爲了聚首玩撲克？想來可眞荒謬。

晚上九時三十分，我們乘火車往武昌進發，爲求省錢，我們八個人只購三張臥鋪車票（其餘五人則買硬座車票）；登車後又與車長來一番「清貧學生熱切認識祖國」的解釋，於是乎在列車長的特許下，我們八人又得擠上三張臥鋪。

次晨八時五十六分，列車抵達武漢市的武昌火車站。

武漢是湖北省的省會，它位於漢水和長江之匯集處，在長江之西岸，分別爲漢口和漢陽，在長江之東岸，則爲武昌，而昔日震撼全中國的「武昌起義」，便是發生於這片土地上，當年武昌起義，志士以「擲頭顱、洒熱血」的代價，達成「君權仆、民權伸、共和成、專制倒」之偉業，宣佈民國的誕生。

我們在火車站寄存下行李，便聯袂到武昌東郊的東湖風景區瀏覽，整個風景區佔地共八十七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積佔三十平方公里。東湖南依山巒，其餘三面因地勢關係，形成許許多多的半島和港灣，故向有「山外有山，湖外有湖」之譽。

甫進東湖的西大門，便是聽濤館，這兒亭閣毗連，湖汊廻環，遠眺「荷風」、「落羽」兩橋貫湖面，近看澤畔，波水粼粼。

沿輔湖繞過一片郁郁草坪，可見一座三層高的樓閣，是爲紀念戰國時代愛國詩人屈原的「行吟閣」，閣前爲一迎風超然而立的屈原像，像身渾凝雪白，像容慷慨激昂，在石像周圍，還有簇簇繁花，萋萋芳草，好一片寧謐泰然之景。

踏過落羽橋，迎面所見的便是「瀕湖畫廊」，據聞此處每值秋分，滿園皆會變得紅楓爛漫、丹桂飄香，可惜現正炎炎盛暑，園庭內只落得遍地菓皮。

轉至東湖北岸，有一座爲紀念在太平天國革命中壯烈犧牲的九位女英雄而建的碑墩。據說在一百二十五年前的春天，這九位女太平軍不幸被清軍所俘，因九人均不肯與清廷合作，故終於捐軀成仁；後來，當地居民便把她們的屍首偷偷埋葬於東湖邊，爲掩清兵耳目，衆人皆不敢說那是墳，而說成是墩，於是九女墳遂成「九女墩」。

至於湖的南面山區，則分別爲植物園和果樹園藝場，前者每年爲綠化城市提供大量樹苗，後者則每年爲全城人民提供數十萬斤的水果，而與植物園遙遙相對的北面湖面，則被用作養魚植藕，且還遍種有桂花、白蘭花、牡丹、

白芍等花卉，致使湖畔一年四季都是鮮花怒放，幽香遍園。

走出東湖，轉乘公共車至終站，可抵武漢長江大橋—鋼橋連接漢陽龜山和武昌蛇山二峯，爲橫跨長江兩岸的第一座鋼橋。大橋全長一千六百七十米，橋高八十米，分作上下兩層，上層爲可容六輛汽車同時並行的公路，下層爲雙軌火車鐵路。

武漢雖有旖旎的自然風光，歷史悠久的文物勝跡和光榮的革命傳統氣息，但在八月天的驕陽下，柏油道也給曬得冒煙，我們八個窩囊自提不起勁去遊這「火爐」（中國共有三處天氣最爲燠熱的地方，號稱「中國三大火爐」，而武漢正是其一）。

在大橋附近一檔小食店飽餐水餃後，八人便回火車站歇暑，待至下午三時十七分，便擠上南下列車向回港之路邁進。

連貫北京與廣州的京廣鐵路，由於途經的全都是內地主要城市，故向爲中國大陸最繁忙、最擠擁的幹綫，加上斯時暑假快要結束，回港的旅客更是歸心似箭，致使列車擠得差點兒沒爆裂。我們八人擠在車卡的接駁處，這兒除停站時可打開車門透透氣外，沿途均是密不通風，但同志們却還依然「吞雲吐霧」如故。

攝氏三十六度的高溫下，沒有氣窗的小廂內，塞滿了堆積如山的行李和汗如雨下的乘客，從口腔噴出的煙臭混和着濃烈的汗臭，薰得烏烟瘴氣，簡直令人發瘋！

由於我們棲身之處，是位於車卡的廁所和取燙水處，故列車開行後，同志們陸續源源擁來：爲解決生理上的需要，自是無可厚非；可是更多的却是爲取燙水泡茶而擠來，一面大叫「燙水來！燙水來！」，另一邊又要在衝鋒狀態下保持杯中「寶物」勿打翻——那份爲品茗而鍥而不捨的毅力，可眞叫人折服。

入夜後的車廂，暑氣稍減，交錯複雜的臭氣亦已漸漸習慣了，我們八人像僵硬了般站着入睡。

矇矓睡眼中，且見老招像「釣魚」般，下巴叩着胸口打瞌睡，牛般大的頭終「咩」的一聲撞向車卡鐵皮上，但撞醒後不久却又來撞過，如是者週而復始，至於小鄭、老楊、蘇珠等人因不能支持站着「釣魚」，只得屈膝側頭伏着膝蓋，兩人一排的對坐在一個僅三呎半濶的出入口槽內，但如此「蝦米式」的睡着，那有雙腿不痳痺之理？於是又得搓搓小腿肌肉，再次站起來、坐下來、站起來……。

彼此臉上的汗垢，就像被黑膠漿糊作一塊，但憔悴而沮喪的臉容却始終掩蓋不住，斯時心中不知不覺間，竟泛起一篇敍述抗戰期間走難歲月的文章。我可以想像到當年扶老攜幼、顛沛流離的生活是何等艱辛，比起昔日這苦難的一群，我們現在的處境又算什麽！至少我們是正奔向溫馨的家園，而他們却正離鄉別井，走向茫茫天涯路。每念及此，不禁又振作過來。

我們這班久處「溫室的盆栽」，也實在難得可體驗一下這略似亂世逃命的滋味！

凌晨四時許，大家也省得再半立半跪的打呵欠，將臉頰緊貼在車門的玻璃窗上，一直等着等着……待至大地由一片漆黑，轉爲深藍黑、深紫黑……終至一絲晨暉驀地劃破長空，蘊藏着無限生機的朝陽又從遠山冒昇，直至萬物綻出笑容。

由大食積一刻鐘一刻鐘的倒數着，直至早上七時四十分，我們終熬過十六小時三十二分的漫漫長夜，跳出列車，空氣清新得難以筆墨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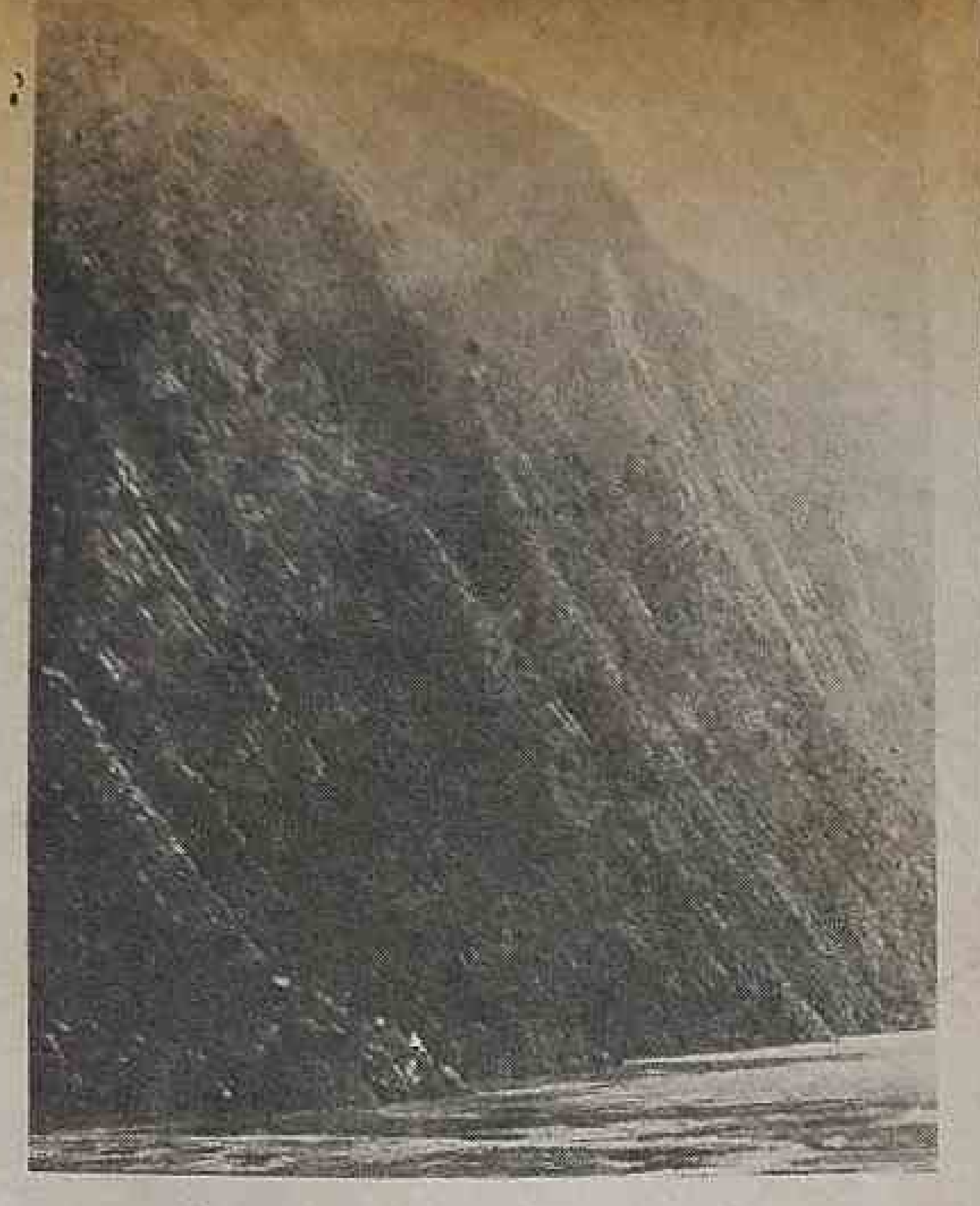
我得盡情嚎叫：我們又重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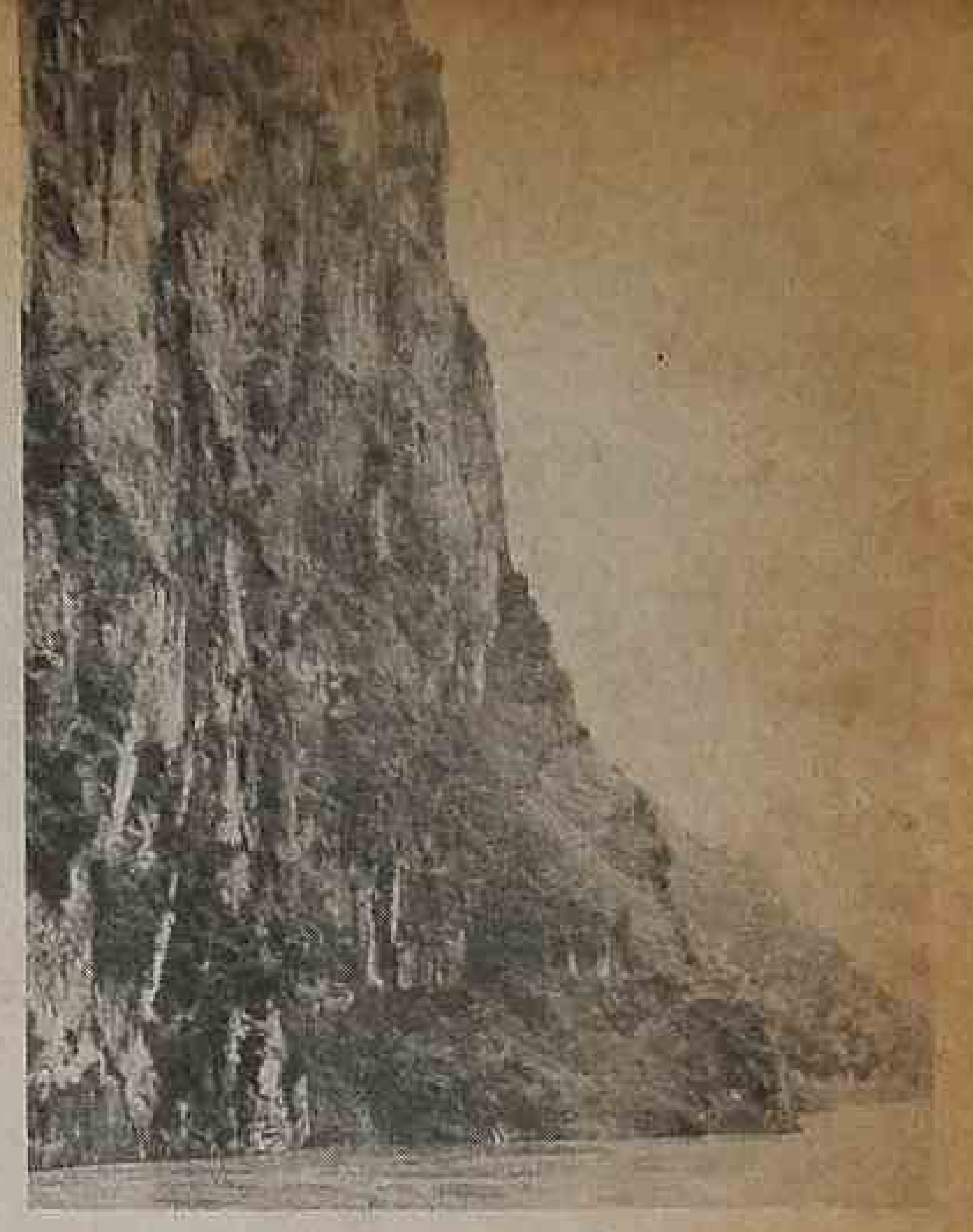
長夜累容霎時間一掃而空，面上反而添上一絲因克服困境泛起的光澤——這或許就是年輕人的生命力吧！

走出火車站，隨即重整衝鋒狀態，分頭輪票下才購得當天早上九時三十分開往深圳的慢車車票，安安靜靜的坐

上六時十分鐘的火車，順利經過海關，踏過深圳橋，便默默結束我這七十天之旅！

且說一聲：「再別神州！再別神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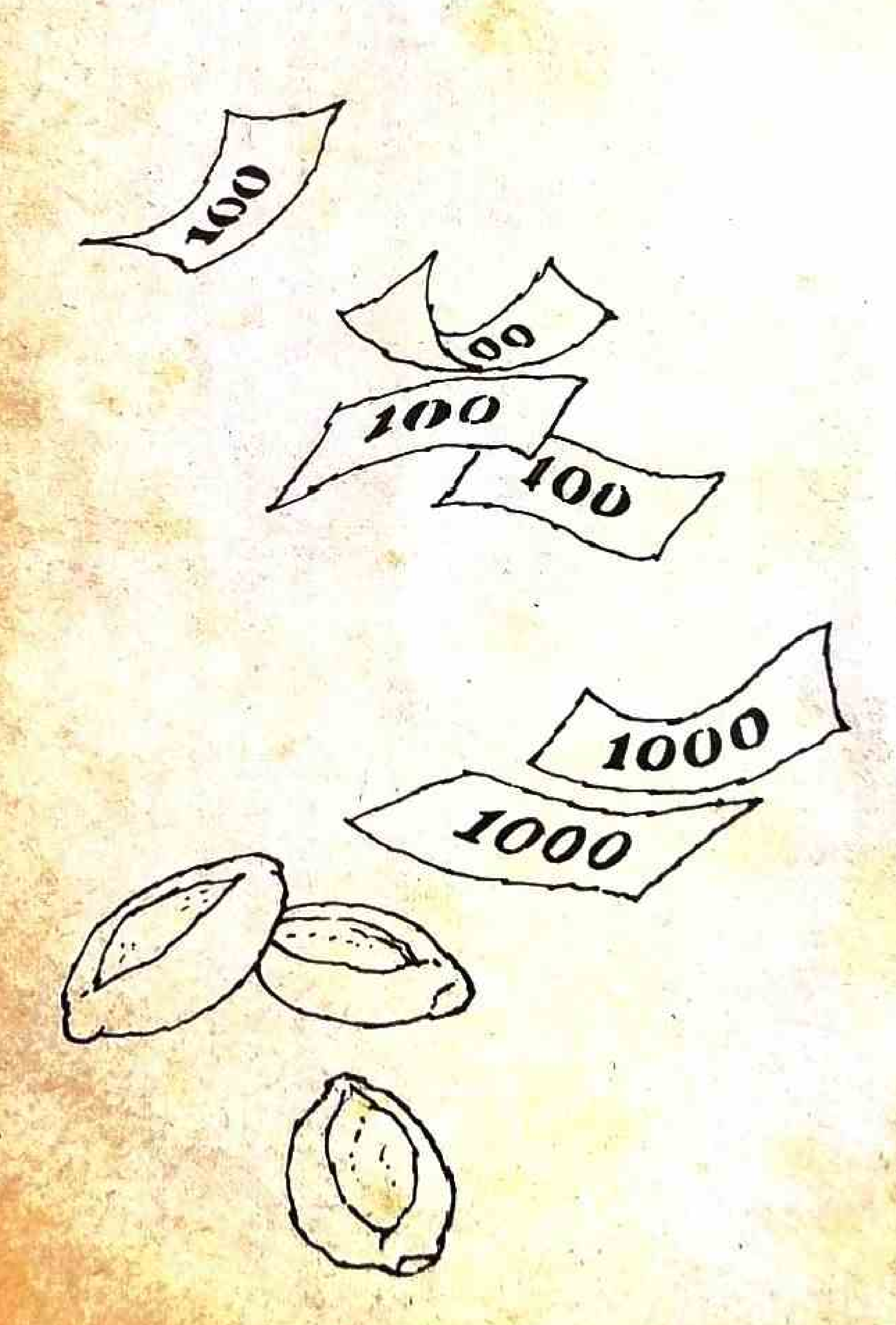
左上• 傳說紛紜的巫峽神女峰。

右上• 西起秭歸，東達宜昌的西陵峽。

中• 屈蛇暢遊長江三峽之渡輪。

下• 武漢東湖內行吟閣前的屈原像。

後記



後記

此行神州之旅，比自己預期的旅程雖是縮減了二十多天，所遊的地方亦隨之少了七、八處，但無論如何，七十日行程中，我已縱橫中國大陸十七省市、遍踏四十二處地方；對我而言，那已是一個非常珍貴的生活體驗。

完成整段旅程後，最大的收穫，除可增廣少許見聞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機會給自己冷靜思想、給自己面對自己、給自己面對挑戰、給自己成長！我可以用肯定的語氣答覆自己：「一向久處溫室的盆栽，移進山野後是仍能生根長葉的！」

縱使日後只能渾渾噩噩的過活，但當坐在搖椅抱着孫兒時，也能得意的訴說爺爺當年此段經歷。

在人生不斷的成長中，經過的階段實在不少，撫心自問：在自己現在置身的階段中，你有否做到該階段中你所應做的事。各人的生活鵠的雖有異，但你有否依着自己的意志去處事，去生活？

不過，客觀的環境因素，往往都使人不能依自己的意志過活，正如在我的旅程中，最使我懊惱的就是無時無刻都要打緊算盤；爲了一元數角的數目，經常要討價還價大半天，實是太市儈、太銅臭、太斤斤計較！可是若非如此，那又豈能以七百二十七元五角人民幣（折約港幣二千四百餘元），走最多的地方，見最多的景物。

二千四百餘元的旅費，加上二千多元的旅行用品購置（背囊、爬山靴、水壺、攝影費用、長距變焦鏡……）對一個大一學生來說，已是一筆鉅款；爲此，我必須作開源節流的籌錢功夫：

開源方面，我得於一年內盡量爭取幹兼職機會，包括當那自視爲最瑣碎的家教、清晨六時到大埔市場霸位作小販、當被人揮來指去的婚宴攝影員……。

節流方面，我得在同學們相擁而去吃午飯時，離群獨啃豬仔飽。

除開源節流外，我深知更要有充沛的體力才得以應付艱辛的旅程，於是一年來我每天迫自己作六十次揸腹、八十次掌上壓，冬天時還要每朝跑步四十五分鐘。

我深切明白到要獲取多一點的體驗，就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

節衣縮食的籌錢、機械化的體力訓練、七十日的時間、身上十二磅肉的損耗、還有………寂寞和無援的鞭策——

——這就是我此行的代價。

如果要以浪漫來形容這次歷程，

那麼，

浪漫的含意便需有

迷惘、困頓、孤獨、希望、失望………

以及喜悅。



作者簡介

曾展強，現於樹仁學院修讀新聞系。他獨個兒闖蕩大陸，作七十日的神州行，是在剛踏入專上學院之初。爲了籌足旅費，他曾幹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如小販、酒樓攝影以及報館翻譯等，那份幹勁與魄力，眞叫人佩服。

回港後，他毅然向報館毛遂自薦，撰寫有關這次縱橫大陸的所見所聞，一方面賺回旅費，另一方面也亦藉此鍛鍊文筆，可謂一舉兩得。

曾展強下一個目標是印度，繼而是世界有名的十大奇觀，他認爲在讀書期間四處瀏覽，四處縱橫，所抱的心境與對事的態度，都會與踏入社會後的迴然不同；而且他堅信日後對他的事業也有一定的幫助。



書　　名：神州行
作　　者：曾展强
執行編輯：鄭寶璇
封面設計：洪育慶
插　　圖：洪育慶
出　　版：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發　　行：香港電視有限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500號興利中心十樓
5-7956789
印　　刷：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八二年八月（初版）
定　　價：每本港幣十二元
出版書號：82015



博益

一個二十歲的青年，
手執二千四百元港幣，
歷時七十天走遍中國大江南北。
甘冒寂寞與孤獨，
跟死神作心靈上和肉體上的搏鬥，
接受怪異的目光與無援的鞭韃，
既熾熱、又無奈地去追尋眞正的自我，
這心路歷程，感人處使你心弦震盪，
妙趣處使你發出會心的微笑。

每本定價十二元